



禪觀要典彙編（二）

大眾閱藏・法海觀瀾彙編之禪觀要典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上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汗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閱藏儀軌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等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壹、前行：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娑嚩秫馱，娑嚩達摩娑嚩，娑嚩秫度憾。（三遍）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叁、結行：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嚩怛那，哆嚩夜耶。佉嚩佉嚩。俱住俱住。摩嚩摩嚩。虎嚩，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嚩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目 錄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序	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贊	2
行由第一	7
般若第二	13
疑問第三	18
定慧第四	21
坐禪第五	23
懺悔第六	23
機緣第七	27
頓漸第八	37
宣詔第九	41
付囑第十	42
附錄	49
萬善同歸集	56
萬善同歸集序	56
萬善同歸集卷上	57
萬善同歸集卷中	87
萬善同歸集卷下	124
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	155
(附)定慧相資歌	163

心賦注.....	167
註心賦卷第一.....	167
註心賦卷第二.....	225
註心賦卷第三.....	267
註心賦卷第四.....	309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8 冊 No. 200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目錄

卷首 序贊(各一編)

經 行由第一 般若第二 疑問第三 定慧第
四 坐禪第五 懺悔第六 機緣第七 頓漸第八 宣詔第
九 付囑第十

附錄 緣起外紀 歷朝崇奉事蹟 賜諡大鑒禪師
碑 大鑒禪師碑 佛衣銘 跋

目錄終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序

古筠比丘德異撰

妙道虛玄不可思議，忘言得旨端可悟明。故世尊分座於多子塔前，拈華於靈山會上，似火與火，以心印心。西傳四七，至菩提達磨。東來此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有可大師者，首於言下悟入，末上三拜得髓，受衣紹祖開闡正宗，三傳而至黃梅，會中高僧七百，惟負春居士，一偈傳衣為六代祖，南遷十餘年，一旦以非風旛動之機，觸開印宗正眼。居士由是祝髮登壇，應跋陀羅懸記，開東山法門，韋使君命海禪者錄其語，目之曰「法寶壇經」。大師始於五羊，終至曹溪，說法三十七年，霑甘露味，入聖超凡者，莫記其數，悟佛心宗，行解相應，為大知識者，名載傳燈。惟南嶽青原，

執侍最久，盡得無巴鼻。故出馬祖石頭，機智圓明，玄風大震，乃有臨濟潯仰、曹洞、雲門、法眼諸公巍然而出，道德超群，門庭險峻，啟迪英靈，衲子奮志衝關，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歷遍鑪錘，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夫《壇經》者，言簡義豐，理明事備，具足諸佛無量法門，一一法門具足無量妙義，一一妙義發揮諸佛無量妙理。即彌勒樓閣中，即普賢毛孔中。善入者，即同善財於一念間圓滿功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惜乎《壇經》為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遍求三十餘載，近得通上人尋到全文，遂刊于吳中休休禪庵，與諸勝士同一受用。惟願開卷，舉目直入大圓覺海，續佛祖慧命無窮，斯余志願滿矣。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中春日敘。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贊

宋明教大師契嵩撰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至人謂六祖篇內同)。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鑒(六祖諡號大鑒禪師)，大鑒傳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

諸修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

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迹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為法界門之樞機，為無量義之所會，為大乘之椎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祕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崇德辯惑，則真忘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即心即佛。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群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

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為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為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為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為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

「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眾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眾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為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為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為以般若振，不亦遠乎！我法為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闡證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輒謗毀，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

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效，其因真、其果不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迹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迹，謂之大乘也。乘也

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修。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為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至也。三歸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為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謗，戒之當也。

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為行藹如也；至人頽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於此乃曰，罔修罔證，罔因罔果，穿鑿叢脞競為其說，繆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未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循諸響，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平平之人以無記愔，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曖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承於聖人之言，

則計之博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其如此也矣。

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排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即四依也)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效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勳者也。

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為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歿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

此也。予固豈盡其道，幸蚊虻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風旛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寶編

行由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法。師陞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

大師告眾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

「惠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對曰：

『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猴，若為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猴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總在左右，乃令隨眾作務。惠能曰：『惠能啟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獼猴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經八月餘，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

「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喻利根者）眾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眾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餘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

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

「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

「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

「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獼猴不知，大師言：「世人

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惠能曰：『(一本有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眾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眾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眾以為然。

「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為

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啟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祖令上船，五祖把艣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艣。』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

「惠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眾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眾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龜慥，極意參尋。為眾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來，不為衣來。』惠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為我說法。』惠能云：『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明良久。惠能云：『不

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惠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趁眾曰：『向陟崔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趁眾咸以為然。惠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

「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

「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旛動，一僧曰：『風動。』一僧曰：『旛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眾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能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

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為惠能剃髮，願事為師。惠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

「惠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

一眾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般若第二

次日，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眾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為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

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谿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

「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閭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眾流，却入大海，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能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

「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

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人，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方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

「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

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

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闍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闍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臥。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悟則剎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眾生，言下見性成佛。」

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疑問第三

一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為解說。」

師曰：「有疑即問，吾當為說。」

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

師曰：「是。」

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

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

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

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

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

眾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

師言：「大眾！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貪欲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貪欲，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銷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大眾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眾生，聞者一時悟解。」

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

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

師言：「吾與大眾說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孝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眾惡無諍，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時不相待，眾人且散，吾歸曹溪。眾若有疑，却來相問。」

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定慧第四

師示眾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闇。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師示眾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淨名》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若言常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

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眾，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師示眾云：「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修，悟人頓契。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誤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鼻舌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坐禪第五

師示眾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即障道也。」

師示眾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懺悔第六

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陞座，告眾曰：「來，諸善知識！此事須從自事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于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眾胡跪。師曰：「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妬、無貪

瞋、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觀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眾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沈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熏，莫向外覓。

「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我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妬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妬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

「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家豈不道，眾生無邊誓願度。怎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眾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

等心，盡是眾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眾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

「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眾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

「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

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妬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善知識！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從報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師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銷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名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惟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

一眾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機緣第七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他本云，師去時，至曹侯村，住九月餘。然師自言：「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此求道之切，豈有逗留？作去時者非是)。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為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為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魏(魏一作晉)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

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為惡黨尋逐，師乃遯于前山。被其縱火焚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師跌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于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師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師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亡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為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為宗？」達曰：「學人根性闇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一遍，吾當為汝解說。」法達即高聲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為一切眾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瞋嫉妬，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眾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眾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眾生知見，即是世間。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讎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啟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牛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

達蒙啟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明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為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啟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上轉識為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污名。」

僧智常，信州貴溪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

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為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

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

「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悞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為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為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為真實義，
惟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眾色象，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
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
吾今彊言說，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踊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生吉州安城劉氏。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思首眾。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諡弘濟禪師)。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一本無西天以下二十七字)。」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勅諡大慧禪師)。

永嘉玄覺禪師，溫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

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曰：「願仁者為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繞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于世(諡曰無相大師，時稱為真覺焉)。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菴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

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一本無汝但以下三十五字。止云：師憫其遠來，遂垂開決)。」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土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眾。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磨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辯罔措。過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為人天福田。」

(師仍以衣酬之。辯取衣分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椶裹瘞地中。誓曰：「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

「臥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

頓漸第八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于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眾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眾，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

「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毋滯於此，可往曹溪參決。」一日，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若有所聞，盡心記取，還為吾說。」志誠稟命至曹溪，隨眾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眾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為示眾？」對曰：「常指誨大眾，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 死去臥不坐，
 一具臭骨頭， 何為立功課？」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師云：「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

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曰：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真如，
 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啟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為執侍，朝夕不懈（誠吉州太和人也）。

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

秀師為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師。師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解說。」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之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遍，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說偈曰：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柱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

一日，師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于世（是為荷澤禪師）。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

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宣詔第九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

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

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毘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勅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

付囑第十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惡用即眾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

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如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為闇？』答云：『明是因，闇是緣，明沒即闇。』以明顯闇，以闇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是年五月改延和，八月玄宗即位方改元先天，次年遂改開元。他本作先天者非）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眾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師云：「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眾僧作禮，請師說偈。偈曰：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徒眾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為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眾作禮而退。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眾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

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為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為七佛。

「已上七佛，今以釋迦文佛首傳。

「第一摩訶迦葉尊者、第二阿難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優波鞠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彌遮迦尊者、第七婆須蜜多尊者、第八佛駄難提尊者、第九伏駄蜜多尊者、第十脇尊者、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十二馬鳴大士、十三迦毘摩羅尊者、十四龍樹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羅睺羅多尊者、十七僧伽難提尊者、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十九鳩摩羅多尊者、二十闍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二十二摩拏羅尊者、二十三鶴勒那尊者、二十四師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此土是為初祖)、二十九慧可大師、三十僧璨大師、三十一道信大師、三十二弘忍大師。

「惠能是為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誤。」

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眾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眾生，即是佛性；若不識眾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眾生。只為眾生迷佛，非是佛迷眾生。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眾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眾生中；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真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真無窮。
姪性本是淨性因，	除姪即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剎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頓教門，	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真？
若能心中自見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著。」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于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泊門人僧俗，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仍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勅立碑，紀師道行。

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嗣法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耆布也)，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永鎮寶林道場。留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終)

附錄

六祖大師緣起外紀

門人法海等集

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瑫，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母李氏，先夢庭前白華競發，白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娠。遂潔誠齋戒，懷妊六年師乃生焉，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也。時毫光騰空，香氣芬馥。黎明有二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濟眾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師不飲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葬於宅畔。母守志鞠養，既長鬻薪供母。年二十有四，聞經有省。往黃梅參禮，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

南歸隱遯，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詰論玄奧，印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眾為師薙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中天耆多羅律師為說戒，西國蜜多三藏為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眾，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眾開示單傳之旨，一如昔讖（梁天監元年壬午歲，至唐儀鳳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五年）。

次年春，師辭眾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荊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

寶林，觀堂宇湫隘，不足容眾，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曰：

「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仙曰：「和尚坐具幾許闊？」祖出坐具示之，亞仙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嶺，因茲而名。仙曰：「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並在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為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營建，一依其言。師遊境內山水勝處，輒憩止，遂成蘭若一十三所。今曰華果院，隸籍寺門。其寶林道場，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為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峯巒奇秀，歎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請，賜寶林為額，遂成梵宮，落成於梁天監三年。寺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觸撓林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眾皆懼。師叱之曰：「爾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為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爾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舀之，龍不能動。師持鉢堂上，與龍說法，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堙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鎮處是也。

師墜腰石鐫龍朔元年盧居士誌八字，此石今存黃梅東禪。又唐王維右丞，為神會大師作《祖師記》云：「師混勞侶積十六載，會印宗講經，因為削髮。」又柳宗元刺史，作祖師諡號碑云：「師受信具，遯隱南海上十六年。度其可行，乃

居曹溪為人師。」又張商英丞相，作《五祖記》云：「五祖演化於黃梅縣之東禪院，蓋其便於將母。龍朔元年，以衣法付六祖已，散眾入東山結庵。有居人憑茂，以山施師為道場焉。」以此考之，則師至黃梅傳受五祖衣法，實龍朔元年辛酉歲。至儀鳳丙子，得一十六年，師方至法性祝髮。他本或作師咸亨中至黃梅，恐非。

歷朝崇奉事蹟

唐憲宗皇帝，諡大師曰大鑒禪師。

宋太宗皇帝，加諡大鑒真空禪師，詔新師塔曰太平興國之塔。

宋仁宗皇帝，天聖十年迎師真身及衣鉢入大內供養，加諡大鑒真空普覺禪師。

宋神宗皇帝，加諡大鑒真空普覺圓明禪師。具見晏元獻公碑記。

賜諡大鑒禪師碑(柳宗元撰)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諡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鍾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

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磨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

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遯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學者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寔，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諡。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疆，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挹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諡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誅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化所被泊，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大鑒禪師碑（并《佛衣銘》，俱劉禹錫撰）

元和十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諡曰大鑒。寔廣州牧馬總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

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維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習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

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沒，百有六年而諡。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中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為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瘡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去佛日遠，群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目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佛衣銘(并引)

吾既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摩救世，來為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

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為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為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眾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不朽，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眾僧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于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加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

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勅刺史楊紇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眾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為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諡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其餘事蹟，係載唐尚書王維、刺史柳宗元、刺史劉禹錫等碑。守塔沙門令韜錄。

跋

六祖大師平昔所說之法。皆大乘圓頓之旨。故目之曰經。其言近指遠。詞坦義明。誦者各有所獲。明教嵩公常讚云。

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誠哉言也。余初入道。有感於斯。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讎。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按察使雲公從龍。深造此道。一日過山房睹余所編。謂得壇經之大全。慨然命工鋟梓。顯為流通。使曹溪一派不至斷絕。或曰。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盧祖六葉正傳。又安用是文字哉。余曰。此經非文字也。達磨單傳直指之指也。南嶽青原諸大老。嘗因是指以明其心。復以之明馬祖石頭諸子之心。今之禪宗流布天下。皆本是指。而今而後。豈無因是指。而明心見性者耶。問者唯唯再拜謝曰。予不敏。請併書于經末以詔來者。至元辛卯夏。南海釋宗寶跋。

附錄(終)

萬善同歸集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8 冊 No. 2017 《萬善同歸集》

萬善同歸集序

朝奉郎守司農少卿致仕輕車都尉長興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緋魚袋沈振撰

稽夫享四溟之廣，非聚流而弗充；躋十地之尊，非聚善而弗具。然則深不可測者，在乎積納而久；聖不可知者，在乎積修而勤。矧妙覺垂言，玄通立教，苟一豪而嚮善，可三界以超塵；必也寤寐真詮，揄揚覺路，庶漸磨而成熟，亘鑽仰而克勤。抑則非聖非凡，在迷在悟，欲深躋於聖域，當遽革於凡心；匪一事以薰陶，必多門而練習。或教言曲妙，標佛隴之徽猷；或禪理深融，藹曹溪之淑譽。不可執空而離有，不可背實而從無。要釋權宜，爰歸實相；權實既了，虛空可存。故達者轉物以明心，可言妙用；迷者按文而滯教，豈謂通方。或克荷於經龍，或堅持於律虎，或瞻禮睟容之謹愿，或繞行淨室之勤渠，或口誦尊名，或心觀樂土，或供以蒲塞，無重富以忽貧；或施及擅波，無增好而減惡，事如均等，利亦優隆。凡依律依禪，當資乎介福；造經造像，必藉乎多為。莫謂有己之賢，即心而佛。從凡超聖，未有不修之釋迦；從妄入真，未有不證之達磨。在人崇道，非佛異途。常貴精勤，無從怠易；重分陰之瞬息，研大道之根原。一簣如虧，曷致巍峩之鎮？三乘或廢，難登慈忍之門。則無自我之矜，則無捨彼之善。必求全德，方可質疑。心非非心，法非非法，要在心傳心而印可，法授法以師資。匪膠善於一隅，宜勵精於

萬行。菩提之子可種，安養之方可修；明則而升兜率天，昧則而沈阿鼻獄。言如自泥，即罔水而行舟；性若稍通，非渡河之用筏。前聖後聖皆是因心，彼時此時曾何異法？噫！法在非在，心空弗空。無修而無所不修，真修亦泯；無住而無所不住，真住皆亡。憫爾群生，含茲一性，本無淑慝，為外物之所遷，苟不修明曷中，肩之能杜，如資妙善，可謂真歸。故前哲之縷言，俾後昆之緣學，乃搜羅教目，示諭迷情者也。

智覺禪師，性晤機圓，才豐學際。曩生積習，與諸法以同符；今世流通，與諸佛而合契。念他已則如自己；觀他心則如自心。嘗撰《萬善同歸集》上中下三卷，所以勸一切有緣者也。或朱紫名流、緇黃法系、善男善女、高行高才，但至恭而至勤，則無貴而無賤。寔利生之良藥，示求佛之要津，莫非括諸經、諸論之法言，作未覺、未知之先範。周旋勸導，謹密修持；永為梵花之權衡，宗門之準度云爾。

今法慧院智如藏主，夙資仁性，躬踐聖猷。見賢而同己之賢，見善而同己之善。總明師之論議，興異世之楷撫，福利茲深，方便不少。而又自傾囊楮，遽出賤貲，肇為倡率之隆，仍募高明之助；勝緣既集，能事必行。因鏤版以成編，貴修身而有監，將垂不朽。繆托非才，如振性昧，洞微言、睽樞要；猥承嘉請，難克固辭。聊述紀綱，敢逃誚讓。時聖宋熙寧五年閏七月七日序

萬善同歸集卷上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

夫眾善所歸，皆宗實相。如空包納，似地發生；是以但契一如，自含眾德。然不動真際，萬行常興；不壞緣生，法界恒現；寂不闕用，俗不違真；有無齊觀，一際平等。是以萬法惟心，應須廣行諸度，不可守愚空坐以滯真修。若欲萬行齊興，畢竟須依理事；理事無闕，其道在中。遂得自他兼利，而圓同體之悲；終始該羅，以成無盡之行。

若論理事，幽旨難明；細而推之，非一非異。是以性實之理、相虛之事，力用交徹，舒卷同時。體全遍而不差，跡能所而似別。事因理立，不隱理而成事；理因事彰，不壞事而顯理。相資則各立，相攝則俱空；隱顯則互興，無闕則齊現。相非相奪，則非有非空；相即相成，則非常非斷。若離事而推理，墮聲聞之愚；若離理而行事，同凡夫之執。當知：離理無事，全水是波；離事無理，全波是水。理即非事，動濕不同；事即非理，能所各異。非理非事，真俗俱亡；而理而事，二諦恒立。雙照即假，宛爾幻存；雙遮即空，泯然夢寂。非空非假，中道常明；不動因緣，寧虧理體。故菩薩以無所得而為方便，涉有而不乖空；依實際而起化門，履真而不闕俗。常然智炬，不昧心光，雲布慈門，波騰行海，遂得同塵無闕，自在隨緣，一切施為，無非佛事。

故《般若經》云：「一心具足萬行」；《華嚴經》云：「解脫長者告善財言：『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佛，隨意即見；乃至所見十方諸佛，皆由自心。善男子！當知菩薩修諸佛法、淨諸佛刹、積習妙行、調伏眾生、發大誓願，如是一切，悉由自心。是故，善男子！應以善法扶助自心、應以法水潤澤自心、應於境界淨治自心、應以精進堅固自心、應以智慧明利自心、應以佛自在開發自心、應以佛平等廣大自心、應以佛十力照察自心。』」

古德釋云：「心該萬法，謂非但一念觀佛，由於自心；菩薩萬行，佛果體用，亦不離心，亦去妄執之失。謂有計云：

『萬法皆心，任之是佛；驅馳萬行，豈不虛勞？』今明：『心雖即佛，久翳塵勞，故以萬行增修，令其瑩徹。但說萬行由心，不說不修為是；又萬法即心，修何闕心？』」

問曰：「祖師云：『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涅槃經》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如何勸修，故違祖教？」

答：「祖意據宗，教文破著。若禪宗頓教，泯相離緣，空有俱亡，體用雙寂；若華嚴圓旨，具德同時，理行齊敷，悲智交濟。是以文殊以理印行，差別之義不虧；普賢以行嚴理，根本之門靡廢。本末一際，凡聖同源；不壞俗而標真，不離真而立俗。具智眼而不沒生死；運悲心而不滯涅槃。以三界之有，為菩提之用；處煩惱之海，通涅槃之津。夫萬善是菩薩入聖之資糧；眾行乃諸佛助道之階漸。若有目而無足，豈到清涼之池？得實而忘權，奚昇自在之域！是以方便、般若，常相輔翼；真空、妙有，恒共成持。《法華》會三歸一，萬善悉向菩提；《大品》一切無二，眾行咸歸種智。故《華嚴經》云：『第七遠行地，當修十種方便慧殊勝道：所謂雖善修空、無相、無願三昧，而慈悲不捨眾生；雖得諸佛平等法，而樂常供養佛；雖入觀空智門，而勤集福德；雖遠離三界，而莊嚴三界；雖畢竟寂滅諸煩惱焰，而能為一切眾生起滅貪瞋癡煩惱焰；雖知諸法如幻、如夢、如影、如響、如焰、如化、如水中月、如鏡中像，自性無二，而隨心作業，無量差別；雖知一切國土猶如虛空，而能以清淨妙行莊嚴佛土；雖知諸佛法身本性無身，而以相好莊嚴其身；雖知諸佛音聲，性空寂滅，不可言說，而能隨一切眾生，出種種差別清淨音

聲；雖隨諸佛了知三世惟是一念，而隨眾生意解分別，以種種相、種種時、種種劫數，而修諸行。』《維摩經》云：『菩薩雖行於空，而植眾德本，是菩薩行；雖行無相，而度眾生，是菩薩行；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

古德問云：「萬行統惟無念，今見善見惡，願離願成，疲役身心，豈當為道？」

答：「此離念而求無念，尚未得真無念，況念無念而無闕乎？又無念但是行之一，豈知一念頓圓，如上所引。佛旨煥然，何得空腹高心，以少為足，擬欲蛙嫌海量，螢掩日光乎？」

問：「泯絕無寄、境智俱空，是祖佛指歸、聖賢要路。若論有作，心境宛然，憑何教文，廣陳萬善？」

答：「諸佛如來一代時教，自古及今，分宗甚眾。撮其大約，不出三宗：一、相宗。二、空宗。三、性宗。若相宗多說是；空宗多說非；性宗惟論直指，即同曹溪見性成佛也。如今不論見性，罔識正宗，多執是非，紛然爭競，皆不了祖佛密意，但徇言詮。如教中或說是者，即依性說相；或言非者，是破相顯性；惟性宗一門，顯了直指，不說是非。如今多重非心、非佛、非理、非事，泯絕之言，以為玄妙，不知但是遮詮治病之文。執此方便，認為標的，却不信表詮直指之教，頓遺實地，昧却真心。如楚國愚人，認雞作鳳；猶春池小兒，執石為珠。但任淺近之情，不探深密之旨，迷空方便，豈識真歸？」

問：「諸佛如來三乘教典，惟有一味解脫法門，云何廣說世間生滅緣起？擬心即失，不順真如；動念即乖，違於法體。」

答：「若論一相、一味，此乃三乘權教，約理而言，即以一切因緣，而為過患。今所集者，惟顯圓宗：一一緣起，皆是法界實德，不成不破、非斷非常。乃至神變施為，皆法如是故，非假神力暫得如斯。纔有一法緣生，無非性起功德。

《華嚴經》云：『此華藏世界海中，無間若山、若河，乃至樹林、塵毛等處，一一無不皆是稱真如法界、具無邊德。』」

問：「經云：『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又云：『取相凡夫，隨宜為說。』若得理本，萬行俱圓，何須事跡，而興造作乎？」

答：「此是破貪著執取之文，非干因緣事相之法。《淨名經》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金剛三昧經》云：『有二入：一、理入。二、行入。』以理導行，以行圓理。又菩提者，以行入無行。以行者，緣一切善法；無行者，不得一切善法。豈可滯理虧行，執行違理。」

「祖師馬鳴《大乘起信論》云：『信成就發心有三：一、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深心：樂集一切諸善行故。三、大悲心：欲拔一切眾生苦故。論問：「上說法界一相、佛體無二，何故不唯念真如，復假求學諸善法之行？」論答：「譬如大摩尼寶，體性明淨，而有鑛穢之垢；若人雖念寶性，不以方便，種種磨治，終無得淨。如是眾生真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無量煩惱、垢染；若人雖念真如，不以方便種種熏修，亦無得淨；以垢無量，遍修一切善行，以為對治；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歸順真如法故。略說方便有四種：一者行根本方便。謂觀一切法自性無生，離於妄見，不住生死；觀一切法因緣和合，業果不失，起於大悲，修諸福德，攝化眾生，不住涅槃，以隨順法性無住故。二者能止方便。謂慚愧、悔過能止一切惡法，令不增長，以隨順法性離諸過故。

三者發起善根增長方便。謂勤修供養、禮拜三寶，讚歎、隨喜、勸請諸佛，以愛敬三寶淳厚心故，信得增長，乃能志求無上之道；又因佛、法、僧力所護故，能消業障，善根不退，以隨順法性離癡障故。四者大願平等方便。所謂發願，盡於未來，化度一切眾生，使無有餘，皆令究竟無餘涅槃，以隨順法性無斷絕故；法性廣大，遍一切眾生，平等無二，不念彼此，究竟寂滅故。」』

「牛頭融大師問：『諸法畢竟空，有菩薩行六度萬行否？』答：『此是三乘二見心。若觀心本空，即是實慧，即是見真法身；法身不住此空，謂有運用覺知，即是方便慧。方便慧亦不可得，即是實慧；恒不相離，前念後念，皆由二慧發。故云：「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為父，一切眾導師，無不由是生。」』

「先德問云：『即心是佛，何假修行？』答：『祇為是故，所以修行。如鐵無金，雖經鍛鍊，不成金用。賢首國師云：「今佛之三身、十波羅蜜，乃至菩薩利他等行，並依自法，融轉而行。即眾生心中，有真如體大，今日修行，引出法身；由心中有真如相大，今日修行引出報身；由心中有真如用大，今日修行，引出化身。由心中有真如法性，自無慳貪，今日修行，順法性無慳，引出檀波羅蜜等。」當知三祇修道，不曾心外得一法、行一行。何以故？但是自心，引出自淨行性，而起修之。故知摩尼沈泥，不能雨寶；古鏡積垢，焉能鑒人？雖心性圓明、本來具足，若不眾善顯發，萬行磨治，方便引出，成其妙用，則永翳客塵，長淪識海，成妄生死，障淨菩提。是以祖教分明，理事相即，不可偏據而溺見河。』」

問：「善雖勝惡，念即乖真；約道而言，俱非解脫。何須廣勸，滯正修行？既涉因緣，實妨於道！」

答：「世出世間，以上善為本：初即因善而趣入，後即假善以助成。實為越生死海之舟航；趣涅槃城之道路。作人天之基陛；為祖佛之垣牆，在塵、出塵不可暫廢。十善何過？弘在於人。若貪著，則果生有漏之天；不執，則位入無為之道。運小心，墮二乘之位；發大意，昇菩薩之階；乃至究竟圓修，終成佛果。以知非關上善能為滯閼之因，全在行人自成得失之咎。故《華嚴經》云：『十不善業道，是地獄、畜生、餓鬼受生之因；十善業道，是人、天乃至有頂處受生之因。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以智慧修習，心狹劣故、怖三界故、闕大悲故、從他聞聲而了解故，成聲聞乘；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修治清淨，不從他教，自覺悟故、大悲方便不具足故、悟解甚深因緣法故，成獨覺乘；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修治清淨，心廣無量故、具足悲愍故、方便所攝故、發生大願故、不捨眾生故、希求諸佛大智故、淨治菩薩諸地故、淨修一切諸度故，成菩薩廣大行；又此上上十善業道，一切種清淨故，乃至證十力、四無畏故，一切佛法皆得成就。是故我今等行十善，應令一切具足清淨。』乃至『菩薩如是積集善根、成就善根、增長善根、思惟善根、繫念善根、分別善根、愛樂善根、修集善根、安住善根；菩薩摩訶薩如是積集諸善根已，以此善根所得依果，修菩薩行，於念念中，見無量佛，如其所應，承事供養。』又云：『雖無所作，而恒住善根。』又云：『雖知諸法無有所依，而說依善法而得出離。』《大智度論》云：『佛言：「我過去亦曾作惡人小蟲，因積善故乃得成佛。」』又如十八不共中，有欲無減者：佛知善法恩故，常欲集諸善法，故欲無減；修集諸善法，心無厭足，故欲無

滅。如一長老比丘目暗，自縫僧伽梨，衽脫，語諸人言：『誰樂欲為福德者，為我衽針。』爾時佛現其前語言：『我是樂欲福德、無厭足人，持汝針來。』是比丘斐亹，見佛光明，又識佛音聲，白佛言：『佛無量功德海，皆盡其邊底，云何無厭足？』佛告比丘：『功德果報甚深，無有如我知恩分者；我雖復盡其邊底，我本以欲心無厭足故得佛，是故今猶不息；雖更無功德可得，我欲心亦不休。』諸天世人驚悟：佛於功德尚無厭足，何況餘人！佛為比丘說法，是時肉眼即明，慧眼成就。又云：『佛言：「若不成就眾生淨佛國土，不能得無上道。」何以故？因緣不具足，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緣者，所謂一切善法，從初發意行檀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於是行法中，無憶想分別故。』」

問：「夫如來法身，湛然清淨，一切眾生祇為客塵所蔽，不得現前。如今但息攀緣，定水澄淨，何須眾善，向外紛馳，反背真修，但成勞慮？」

答：「無心寂現，此是了因；福德莊嚴，須從緣起。二因雙備，佛體方成。諸大乘經無不具載。《淨名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慈、悲、喜、捨生，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乃至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如來身。』又云：『具福德故，不住無為；具智慧故，不盡有為；大慈悲故，不住無為；滿本願故，不盡有為。』此乃自背圓詮，不遵佛語。擬捉涅槃之縛，欲沈解脫之坑；栽蓮華於高原，植甘種於空界，欲求菩提華果，何出得成？所以云：『入無為正位者，不生佛法耳。乃至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問：「入法，以無得為門；履道，以無為先導。若興眾善，起有得心，一違正宗，二虧實行。」

答：「以無得故無所不得；以無為故無所不為。無為豈出為中？無得非居得外。得與無得，既非全別；為與無為，亦非分同。非別非同，誰言一二；而同而別，不闕千差。若迷同、別兩門，即落斷、常二執。所以《華嚴·離世間品》云：『知一切法，無相是相，相是無相；無分別是分別，分別是無分別；非有是有，有是非有；無作是作，作是無作；非說是說，說是非說，不可思議。知心與菩提等，知菩提與心等，心及菩提與眾生等；亦不生心顛倒、想顛倒、見顛倒，不可思議。於念念中入滅盡定，盡一切漏而不證實際，亦不盡有漏善根；雖一切法無漏，而知漏盡，亦知漏滅；雖知佛法即世間法，世間法即佛法，而不於佛法中分別世間法，不於世間法中分別佛法；一切諸法，悉入法界，無所入故；知一切法皆無二、無變易，不可思議。』」

問：「一切眾生不得解脫者，皆為認其假名，逐妄輪迴，《楞嚴經》中唯令以湛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元覺，得元明覺無生滅性，為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證。云何一向徇斯假名，論其散善，轉增虛妄，豈益初心？」

答：「名字性空，皆唯實相，但從緣起，不落有無。《法句經》云：『佛告寶明菩薩：「汝且觀是諸佛名字，若有，說食與人，應得充飢；若名字無者，定光如來不授我記，及於汝名如無授者，我不應得佛。當知字句其已久如，以我如故，備顯諸法，名字性空，不在有無。」』《華嚴經》云：『譬如諸法不分別自性，不分別音聲，而自性不捨，名字不滅；菩薩亦復如是，不捨於行，隨世所作，而於此二無執著。』是以不動實際，建立行門；不壞假名，圓通自性。」

問：「何以不任運騰騰，無心合道？豈須萬行，動作關心？」

答：「古德顯佛果有三：一、亡言絕行，獨明法身無作果。二、從行漸修，位滿三祇果。三、從初理智自在圓融果。此是上上根人，圓修圓證，雖一念頓具，不妨萬行施為；雖萬行施為，不離一念。若亡情冥合，各是一門；遲速任機，法無前後。」

問：「觸目菩提，舉足皆道，何須別立事相道場，役念勞形，豈諧妙旨？」

答：「道場有二：一、理道場；二、事道場。理道場者，周遍剎塵；事道場者，淨地嚴飾。然因事顯理，藉理成事。事虛攬理，無不理之事；理實應緣，無闕事之理。故即事明理，須假莊嚴；從俗入真，唯憑建立，為歸敬之本，作策發之門，觀相嚴心，自他兼利。

「《止觀》云：『圓教初心，理觀雖諦，法忍未成，須於淨地嚴建道場，晝夜六時，修行五悔，懺六根罪，入觀行即乘戒兼急，理事無瑕，諸佛威加，真明頓發，直至初住，一生可階。』上都儀云：『夫歸命三寶者，要指方立相，住心取境，不明無相離念也。佛懸知凡夫繫心，尚乃不得，況離相耶？如無術通人，居空造舍也。依寶像等三觀，必得不疑。』佛言：『我滅度後，能觀像者，與我無異。』《大智論》云：『菩薩唯以三事無厭：一、供養佛無厭。二、聞法無厭。三、供給僧無厭。』天台智者問云：『世間有空行人，執其癡空，不與修多羅合，聞此觀心，而作難言：「若觀心是法身等，應觸處平等，何故經像生敬，紙木生慢？敬慢異故，則非平等；非平等故，法身義不成。」』答：「我以凡夫位中，觀如是相耳，為欲開顯此實相，恭敬經像，令慧不縛；

使無量人，崇善去惡，令方便不縛，豈與汝同耶？」』乃至廣興法會，建立壇儀，手決加持，嚴其勝事，遂得道場現證、諸佛威加，皆是大聖垂慈，示其要軌。或覩香華之相，戒德重清；或見普賢之身，罪源畢淨，因茲法事圓備，佛道遐隆，現斯感通，歸憑有據。是以須遵往聖，事印典章，不可憑虛出於胸臆，毀德壞善，翻墮邪輪，撥有凝空，枉投邪網。」

問：「《金剛般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如何立相標形，而稱罪事？」

答：「息緣泯事，此是破相宗；直論顯理，即是大乘始教。未得有無齊行，體用交徹。若約圓門無閼，性相融通，舉一微塵，該羅法界。《華嚴經》云：『清淨慈門剎塵數，共生如來一妙相；一一諸相莫不然，是故見者無厭足。』《法華經》云：『汝證一切智，十力等佛法；具三十二相，乃至真實滅。』《大涅槃經》云：『非色者，即是聲聞、緣覺解脫；色者，即是諸佛如來解脫。』豈同凡夫橫執頑閼之境以為實色，二乘偏證灰斷之質而作真形？是以六根所對，皆見如來；萬像齊觀，圓明法界，豈待消形滅影，方成玄趣乎？」

問：「即心是佛，何須外求？若認他塵，自法即隱。」

答：「諸佛法門，亦不一向，皆有自力、他力、自相、共相，十玄門之該攝、六相義之融通。隨緣似分，約性常合。從心現境，境即是心；攝所歸能，他即是自。古德云：『若執心境為二，遮言不二，以心外無別塵故；若執為一，遮言不一，以非無緣故。』《淨名經》云：『諸佛威神之所建立。』智者大師云：『夫一向無生觀人，但信心益，不信外佛威加益。』經云：『非內非外，而內而外。而內故，諸佛解脫於心行中求；而外故，諸佛護念。云何不信外益耶？』夫因緣之道，進修之門，皆眾緣所成，無一獨立。若自力充備，即

不假緣；若自力未堪，須憑他勢。譬如世間之人在官難中，若自無力得脫，須假有力之人救拔。又如牽拽重物，自力不任，須假眾它之力，方能移動。但可內量實德，終不以自妨人。又若執言內力，即是自性；若言外力，即成他性；若云機感相投，即是共性；若云非因非緣，即無因性，皆滯閼執，未入圓成。若了真心，即無所住。」

問：「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一念不生，天真頓朗。何得唱他佛號，廣誦餘經？高下輪迴，前後生滅；既妨禪定，但徇音聲。水動珠昏，寧當冥合？」

答：「夫聲為眾義之府，言皆解脫之門，一切趣聲，聲為法界。經云：『一一諸法中，皆含一切法。』故知一言音中，包羅無外，十界具足，三諦理圓。何得非此重彼，離相求真，不窮動淨之源，遂致語默之失。故經云：『一念初起，無有初相，是真護念。』未必息念消聲，方冥實相。是以莊嚴門內，萬行無虧；真如海中，一毫不捨。且如課念尊號，教有明文。唱一聲而罪滅塵沙；具十念而形棲淨土。拯危拔難，殄障消冤，非但一期暫拔苦津，託此因緣終投覺海。故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經云：『受持佛名者，皆為一切諸佛共所護念。』

《寶積經》云：『高聲念佛，魔軍退散。』《文殊般若經》云：『眾生愚鈍，觀不能解，但令念聲相續，自得往生佛國。』

《智論》云：『譬如有人初生墮地，即得日行千里，足一千年滿中七寶，以用施佛，不如有人於後惡世稱一佛聲，其福過彼。』《大品經》云：『若人散心念佛，乃至畢苦，其福不盡。』《增一阿含經》云：『四事供養，一閻浮提一切眾生，功德無量；若有眾生，善心相續，稱佛名號，如一犍牛乳頃，所得功德過上，不可思議，無能量者。』《華嚴經》

云：『住自在心念佛門，知隨自心所有欲樂，一切諸佛現其像。』故飛錫和尚高聲念佛，《三昧寶王論》云：『浴大海者，已用於百川；念佛名者，必成於三昧。亦猶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既契之後，心佛雙亡。雙亡定也，雙照慧也。定慧既均，亦何心而不佛，何佛而不心？心佛既然，則萬境、萬緣，無非三昧也。』誰復患之，於起心動念，高聲稱佛哉？故《業報差別經》云：『高聲念佛誦經，有十種功德：一、能排睡眠。二、天魔驚怖。三、聲遍十方。四、三塗息苦。五、外聲不入。六、令心不散。七、勇猛精進。八、諸佛歡喜。九、三昧現前。十、生於淨土。』

「《群疑論》云：『問：「名字性空，不能詮說諸法。教人專稱佛號，何異說食充飢乎？」答：「若言名字無用，不能詮諸法體，亦應喚火水來，故知筌蹄不空，魚兔斯得。故使梵王啟請轉正法輪，大聖應機弘宣妙旨；人天凡聖咸稟正言，五道四生並遵遺訓。聽聞讀誦，利益弘深；稱念佛名，往生淨土。亦不得唯言名字虛假，不有詮說者乎。」』

「論云：『問：「何因一念佛之力，能斷一切諸障？」答：「如一香栴檀，改四十由旬伊蘭林悉香；又譬如有人用師子筋以為琴弦，其聲一奏，一切餘弦悉皆斷壞。若人菩提心中，行念佛三昧者，一切煩惱、一切諸障，皆悉斷滅。」』

《大集經》云：『或一日夜，或七日夜，不作餘業，志心念佛。小念見小；大念見大。』又《般若經》云：『文殊問佛：「云何速得阿耨菩提？」佛答：「有一行三昧。欲入一行三昧者，應須於空閑處，捨諸亂意。不取相貌，繫念一佛，專稱名字。隨佛方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即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晝夜常說，智慧辨才終不斷

絕。」』是知佛力難思，玄通罕測，如石吸鐵，似水投河，慈善根力，見如是事，志心歸者，靈感昭然。」

問：「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有好境，取即成魔。何得著相興心，而希冥感耶？」

答：「修行力至，聖境方明；善緣所生，法爾如是。故將證十地，相皆現前。是以志切冥加，道高魔盛：或禪思入微，而變異相；或禮誦懇志，暫覩嘉祥。但了惟心，見無所見。若取之，則心外有境，便成魔事；若捨之，則撥善功能，無門修進。《摩訶論》云：『若真若偽，惟自妄心現量境界，無有其實，無所著故。又若真若偽，皆一真如，皆一法身，無有別異，不斷除故。』《智論》云：『不捨者，諸法中皆有助道力故；不受者，諸法實相畢竟空，無所得故。』台教云：『疑者言：「大乘平等，何相可論？」今言不爾，祇由平等，鏡淨故諸業像現。令止觀研心，心漸明淨，照諸善惡，如鏡被磨，萬像自現。』是知不有而有，無性緣生；有而不有，緣生無性。常冥實際，中道泠然，欣感不生，分別情斷，虛懷寂慮，何得失之所惑乎？又若諷誦遺典，受持大乘，功德幽深，果報玄邈。如經佛親比較，譬如一人辨若文殊，教化四天下人，皆至一生補處，格量功德，不如香華供養方等經典，得下等寶。又阿難疑審，七佛現身證明，實有此事。又如說修行，得上等寶；受持讀誦，得中等寶；香花供養，得下等寶。《法華經》云：『供養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眾生，乃至皆得阿羅漢道，盡諸有漏，於深禪定，皆得自在，具八解脫，不如第五十人聞《法華經》一偈，隨喜功德，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又經云：『若人讀誦經處，其地皆為金剛，但肉眼眾生，不能見耳。』南山《感通傳》云：『七佛金塔中有銀印，若誦大乘者，以銀印印其口，令無遺忘。』

《普賢觀經》云：『若七眾犯戒，欲一彈指頃，除滅百千萬億阿僧祇劫生死之罪者，乃至欲得文殊、藥王諸大菩薩，持香花住立空中侍奉者，應當修習此《法華經》。讀誦大乘，念大乘事，令此空慧與心相應。』《大般若經》云：『無諸惡獸，巖穴寂靜，而為居止。所謂聞法，晝夜六時，勤加讚諷。聲離高下，心不緣外，專心憶持。』《賢愚經》云：『行者欲成佛道，當樂經法，讀誦演說。正使白衣說法，諸天鬼神悉來聽受，況出家人。出家之人乃至行路誦經說法，常有諸天隨而聽之，是故應勤誦經說法。』已上皆是金口誠諦之言，非是妄心孟浪之說。是以志心誦者，證驗非虛，常為十方如來，釋迦文佛，密垂護念，讚言善哉；授手摩頭，共宿衣覆；攝受付囑，隨喜威加。乃至神王護持，天仙給侍，金剛擁從，釋梵散華。成就福因，等法界虛空之際量；校量功德，勝恒沙七寶之施緣。乃至凡質通靈，肉身不壞；舌變紅蓮之色，口騰紫檀之香。聞一句而畢趣菩提；誦半偈而功齊大覺。書寫經卷，報受欲天；供養持人，福過諸佛。可謂法威德力不思議門，萬瑞千靈因茲而感，三賢十聖從此而生。亘古該今，從凡至聖，三業供養、十種受持，盡稟真詮，傳持不絕。今何起謗，而斷轉法輪乎？」

問：「經中祇讚如說修行，深解義趣，勤求無念，默契玄根。云何勸修，廣興唱誦？」

答：「若約上上圓根，大機淳熟，無諸遮障，頓了頓修，若妄念不生，何須助道？大凡微細想念，佛地方無。故《安般守意經序》云：『彈指之間，心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意。意有一身，心不自知，猶彼種夫也。』是知情塵障厚，卒淨良難，若非萬善助開，自力恐成稽滯。又若論福業，遍行門中，萬行莊嚴，不捨一法，皆能助道，顯大菩提，

具足十種受持，亦無所闕。故《法華經》云：『爾時千世界微塵數菩薩摩訶薩，從地涌出者，皆於佛前一心合掌，瞻仰尊顏，而白佛言：「世尊！我等於佛滅度後，世尊分身所在國土，滅度之處，當廣說此經。所以者何？我等亦自欲得是真淨大法，受持、讀誦、解說、書寫，而供養之。」』以知登地菩薩，非獨為他解說，尚自發願誦持，何況初心，而不稟受？但先求信解悟入，後即如說而行；口演心思，助開正慧。若未窮宗旨，且徇文言，雖不親明，亦熏善本。般若威力，初後冥資；於正法中，發一微心，皆是初因，終不孤棄。」

問：「欲真持經，應念實相。既忘能所，誦者何人？若云心口所為，求之了不可得；究竟推檢，理出何門？」

答：「雖觀能念、所誦皆空，空非斷空，不闕能誦、所持為有；有非實有，不空不有，中理皎然。執無，則墮其邪空；沒有，則成其偏假。是以一心三觀，三觀一心。即一，而三相不同；即三，而一體無異。非合非散，不縱不橫；存泯莫羈，是非焉局？常冥三諦，總合一乘。萬行度門，咸歸實相。又所難：念誦有妨禪定者，且禪定一法，乃四辨六通之本，是革凡蹈聖之因；攝念少時，故稱上善。然須明沈、掉消息。《知時經》云：『如坐禪昏昧，須起行道念佛，或志誠洗懺，以除重障，策發身心，不可確執一門以為究竟。』故慈愍三藏云：『聖教所說正禪定者，制心一處，念念相續；離於昏掉，平等持心。若睡眠覆障，即須策動，念佛誦經、禮拜行道、講經說法、教化眾生，萬行無廢。所修行業，迴向往生西方淨土。若能如是修習禪定者，是佛禪定與聖教合，是眾生眼目，諸佛印可。一切佛法，等無差別，皆乘一如，成最正覺，皆云念佛，是菩提因。何得妄生邪見？』故台教行四種三昧，小乘具五觀對治，亦有常行、半行種種三昧，

終不一向而局坐禪。《金剛三昧經》云：『不動不禪，離生禪想。』《法句經》云：『若學諸三昧，是動非是禪；心隨境界生，云何名為定？』《起信論》云：『若人唯修於止，則心沈沒，或起懈怠，不樂眾善，遠離大悲。乃至於一切時、一切處，所有眾善，隨己堪能，不捨修學；心無懈怠，惟除坐時，專念於止。若餘一切，悉當觀察，應作不應作；若行、若住、若臥、若起，皆應止觀俱行。』是以若能通達，定散俱得入道；若生滯閼，行坐皆即成非。南嶽《法華懺》云：『修習諸禪定，得諸佛三昧，六根性清淨。菩薩學《法華》，具足二種行：一者有相行；二者無相行。無相安樂行，甚深妙禪定，觀察六情根。有相安樂行，此依勸發品，散心誦《法華》，不入禪三昧；坐立行一心，念《法華》文字；行若成就者，即見普賢身。』是以智者修《法華懺》，誦至《藥王焚身品》云：『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頓悟靈山如同即席。乃至密持神呪，靈貺照然，護正防邪，降魔去外；制重昏之巨障，滅積劫之深痼；現不測之神通，示難思之感應；扶其廣業，殄彼餘殃；仰憑法力難思，遂致安然入道。是以或因念佛而證三昧，或從坐禪而發慧門，或專誦經而見法身，或但行道而入聖境。但以得道為意，終不取定一門；惟憑專志之誠，非信虛誕之說。」

問：「行道禮拜，未具真修，祖立客舂之愆，佛有磨牛之誚。故《智論》云：『須菩提於石室悟了法空，得先禮佛。』《四十二章經》云：『心道若行，何用行道。』豁然詮旨，何故非違？」

答：「若行道、禮拜時，不生殷重，既無觀慧，又不專精。雖身在道場，而心緣異境，著有為之相，迷其性空，起能作之心，生諸我慢，不了自他平等，能所虛玄。儻涉茲倫，

深當前責。南泉大師云：『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祇是不許，分劑心量。』若無如是心，一切行處，乃至彈指、合掌，皆是正因，萬善皆同無漏，始得自在。百丈和尚云：『行道、禮拜、慈、悲、喜、捨，是沙門本事，宛然依佛勅，祇是不許執著。』《法華懺》云：『有二種修：一、事中修。若禮念行道，悉皆一心，無分散意。二、理中修。所作之心，心性不二，觀見一切，悉皆是心，不得心相。』《普賢觀經》云：『若有晝夜六時，禮十方佛，誦大乘經，思第一義甚深空法，於一彈指頃，除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行此法者，真是佛子，從諸佛生；十方諸佛及諸菩薩，為其和尚，是名具足菩薩戒者，不須羯磨，自然成就，應受一切人天供養。』且行道一法，西天偏重；繞百千匝，方施一拜。經云：『一日一夜行道，志心報四恩，如是等人，得入道疾。』

《繞塔功德經》云：『勇猛勤精進，堅固不可壞；所作速成就，斯由右繞塔。得妙紫金色，相好莊嚴身；現作天人師，斯由右繞塔。』《華嚴懺》云：『行道步步過於無邊世界，一一道場皆見我身。』南山《行道儀》云：『夫行道，障盡為期，無定日限。』若論障盡，佛地乃亡。心灼灼如火然；形翹翹如履刃。《儀》云：『若從來不行道，業相無因而現。經云：「眾生如大富盲兒，雖有種種寶物，而不得見。」今行道用功，垢除心淨，如翳眼開明，如水澄鏡淨，眾像皆現，亦如日照火珠，於火便出。』

問：「諸法實相，無善惡相，云何有現耶？」

答：「雖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諸法無相能示有相。行者行道，不念有相，不念無相。但念念功成，其相自現。猶如盆水，處於密室；雖無心分別，眾像自現。」

問：「相現之時，真偽何辨？云何分別，而取捨耶？」

答：「若取，如取虛空；若捨，如捨虛空。」

問：「有人久修不證者，何耶？」

答：「經云：『眾生心如鏡，鏡垢像不現。』」

問：「論云：『行道念佛與坐念，功德如何？』」

答：「譬如逆水張帆，猶云得往；更若張帆順水，速疾可知。坐念一口，尚乃八十億劫罪消；行念功德，豈知其量？故偈云：『行道五百遍，念佛一千聲，事業常如此，西方佛自成。』若禮拜，則屈伏無明，深投覺地，致敬之極，如樹倒山崩。《業報差別經》云：『禮佛一拜，從其膝下至金剛際，一塵一轉輪王位。獲十種功德：一者、得妙色身。二、出言人信。三、處眾無畏。四、諸佛護念。五、具大威儀。六、眾人親附。七、諸天愛敬。八、具大福報。九、命終往生。十、速證涅槃。』三藏勒那云：『發智清淨禮者，良由達佛境界，慧心明利，了知法界本無有閼，由我無始順於凡俗，非有有想，非閼閼想。今達自心虛通無閼，故行禮佛隨心現量。禮於一佛，即禮一切佛；禮一切佛，即是禮一佛。以佛法身，體用融通故。禮一拜遍通法界；如是香華種種供養，例同於此。六道四生，同作佛想。』文殊云：『心不生滅故，敬禮無所觀。內行平等，外順修敬；內外冥合，名平等禮。』《法華懺》云：『當禮拜時，雖不得能禮、所禮，然影現法界，一一佛前，皆見自身禮拜。』略引祖教，理事分明，不可滅佛意而毀金文，據偏見而傷圓旨。」

問：「文殊云：『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甚深修多羅，不聞不受持。』如何執相稱禮佛？徇文云誦經？違大士之誠言，失諸佛之深旨。」

答：「此雖約理而述，且無事而不顯；從事而施，又無理而不圓。理事相成，方顯斯旨。夫言『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者，此是破其能所之見。何者？心同虛空，不見能禮；無有所觀，則無所禮。如是禮時，非對一佛、二佛，心等太虛，身遍法界。『不聞不受持』者，不聞，則無法義可觀；不受持，則非文字可記。如是持經，有何間斷？亦是說者無示，聽者無得。然雖約理，非為事外之理；既不離事，即是理中之事。此乃正禮時無禮；當持時不持。不可依語而不依義，而興斷滅偏枯之見乎！」

問：「六念法門，十種觀相，雖稱助道；徇想緣塵，瞥起乖真，何如淨念？」

答：「無念一法，眾行之宗；微細俱亡，唯佛能淨。故經云：『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況居凡地又在初心，若無助道之門，正道無由獨顯。且六念之法，能消魔幻，增進功德，扶策善根；十觀之門，善離貪著，潛清濁念，密契真源。皆入道之要津，盡修禪之妙軌。似杖有扶危之力；如船獲到岸之功。力備功終，船杖俱捨。」

問：「《首楞嚴經》云：『持犯但束身，非身無所束。』《法句經》云：『戒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倒。』何苦堅執事相，局念拘身？奚不放曠縱橫，虛壞履道？」

答：「此破執情，非祛戒德。若見自持、他犯，起譏毀心，戒為防非，因防增過，如斯之類，實為迷倒。《淨名經》云：『非淨行、非垢行，是菩薩行。』故不著持犯二邊，是真持戒。《大般若經》云：『持戒比丘，不昇天堂；破戒比丘，不墮地獄。何以故？法界中無持犯故。』此亦破著，了諸法空，事理雙持，身心俱淨。又若論縱橫自在，唯佛一人持淨戒，其餘皆名破戒者。帶習尚被境牽，現行豈逃緣縛？」

三業難護，放逸根深。猶醉象無鉤，癡猿得樹；奔波乍擁，生鳥被籠。若無定水、戒香、慧炬，無由照寂。是以菩薩，稟戒為師，明遵佛勅。雖行小罪，由壞大懼；謹潔無犯，輕重等持；息世譏嫌，恐生疑謗。夫戒為萬善之基，出必由戶，若無此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華嚴經》云：『戒能開發菩提心，學是勤修功德地，於戒及學常順行，一切如來所稱美。』《薩遮尼乾子經》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法身？』《月燈三昧經》云：『雖有色族及多聞，若無戒智猶禽獸；雖處卑下少聞見，能持淨戒名勝士。』《智論》云：『若人棄捨此戒，雖山居苦行，食果服藥，與禽獸無異。若有雖處高堂大殿，好衣美食，而能行此戒者，得生好處，及得道果。又大惡病中，戒為良藥；大怖畏中，戒為守護；死閻冥中，戒為明燈；於惡道中，戒為橋梁；死海水中，戒為大舡。』又如今末代宗門中，學大乘人，多輕戒律；稱是執持小行，失於戒急。所以《大涅槃經》佛臨涅槃時，扶律談常，則乘戒俱急，故號此經，為贖常住命之重寶。何以故？若無此教，但取口解脫，全不修行，則乘戒俱失。故經云：『尸羅不清淨，三昧不現前。』從定發慧，因事顯理；若闕三昧，慧何由成？是知因戒得定，因定得慧，故云贖常住命之重寶。何得滅佛壽命，壞正律儀？為和合海內之死屍，作長者園中之毒樹。眾聖所責，諸天所訶；善神不親，惡鬼削跡。居國王之地，生作賊身；處閻羅之鄉，死為獄卒。諸有智者，宜暫思焉。」

問：「空即罪性；業本真如。取相增瑕，如何懺悔？」

答：「若煩惱道，理遣合宜；苦業二道，須行事懺。投身歸命，雨淚翹誠；感佛威加，善根頓發。似池華，得日敷榮；若塵鏡，遇磨光耀。三障除而十二緣滅，眾罪消而五陰

舍空。《最勝王經》云：『求一切智、淨智、不思議智、不動智、三藐三菩提、正遍知者，亦應懺悔，滅除業障。何以故？一切諸法，從因緣生故。』又經云：『前心起罪，如雲覆空；後心滅罪，如炬破暗。』須知炬滅暗生，要須常然懺炬。《彌勒所問本願經》云：『彌勒大士，善權方便，安樂之行，得致無上正真之道。晝夜六時，正衣束體，下膝著地，向於十方，說此偈言：「我悔一切過，勸助眾道德；歸命禮諸佛，令得無上慧。」』《大集經》云：『百年垢衣，可於一日浣令鮮淨；如是百劫中所集諸不善業，以佛法力故，善順思惟，可於一日一時盡能消滅。』又經云：『然諸福中，懺悔為最。除大障故，獲大善故。』論云：『菩薩懺悔，銜悲滿目。』況不蒙大聖，立斯赦法，抱罪守死，長劫受殃。《婆沙論》云：『若人於一時，對十方佛前，代為一切眾生，修行五悔，其功德若有形量者，三千大千世界著不盡。』《高僧傳》曇策於道場中行懺，見七佛告曰：『汝罪已滅，於賢劫中號普明佛。』思大禪師行方等懺，夢梵僧四十九人，命重受戒，倍加精苦，了見三生。智者大師，於大蘇山修法華懺，證旋陀羅尼辨。沙門道超於道場中修懺，獨言笑曰：『無價寶珠，我今得矣。』東都英法師講《華嚴經》，入善導道場，便遊三昧；悲泣歎曰：『自恨多年虛費光陰，勞身心耳。』高僧慧成，學窮三藏，被思大禪師訶曰：『君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未得暖，虛喪工夫。』示入觀音道場，證解眾生語言三昧。經云：『晝夜六時行上法者，如持七寶滿閻浮提，供養於佛，比前功德出過其上。』經云：『不能生難遭之想。』今生末世，但見遺形；理宜端肅，涕零寫淚，欷歔咎躬。如入廟堂，不見嚴父。故思大禪師行《方等》，而了見三生；高僧曇策入道場，而親蒙十號；智者證旋陀羅尼辨；道超獲

無價寶珠，此皆投身懺門，歸命佛語，致茲玄感，頓躡聖階。是以懺悔，劑至等覺，謂有一分無明，猶如微烟，故須洗滌。又法身菩薩，尚勤懺悔，豈況業繫之身，而無重垢？所以十八不共法中，三業清淨，唯佛一人。南嶽大師云：『修六根懺，名有相安樂行；直觀法空，名無相安樂行。妙證之時，二行俱捨。』」

問：「結業即解脫真源，罪垢不住三際。何不了無生而直滅，隨有作而勞功乎？」

答：「夫罪性無體，業道從緣。不染而染，習垢非無；染而不染，本來常淨。業性如是，去取尤難。一切眾生，業通三世。真慧不發，被二障之所纏；妙定不成，為五蓋之所覆。唯圓乘佛旨，須於淨處嚴建道場，苦到懇誠，普代有情，勤行懺法。內則唯憑自力；外則全仰佛加，遂得障盡智明，雲開月朗。是以非內非外，能悔所懺俱空；而內而外，性罪遮愆宛爾。故菩薩皆遵至教，說悔先罪，而不說入過去。且登地入位，尚洗垢以除瑕；毛道散心，却談虛而拱手！」

問：「《淨名經》云：『罪性不在內、外、中間。』豈是虛誑？何堅不信，謗正法輪，執有所作罪根，實乃重增其病。」

答：「佛語誠諦，理事分明；能拔深疑，善開重惑。若深信者，一聞千悟，稱說而行。既蕩前非，不形後過；步步觀照，念念無差。此乃宿習輕微，善根深厚；乘戒俱急，理行相從。斯即深達教門，堅持佛語，何須事懺，過自不生。如若垢重障深，智荒德薄；但空念一切罪性，不在內外中間，觀其三業現行，全沒根塵法內。如說美食，終不充飢；似念藥方，焉能治病？若令但求其語，而得罪消，則一切業繫之人，故應易脫，何乃積劫生死，如旋火輪？以知業海渺茫，

非般若之舟罕渡；障山孤峻，匪金剛之慧難傾。然後身心一如，理事雙運，方萎苦種，永斷業繩。所以祖師云：『將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亦無虛空之量，始得報不相酬。』又教云：『淨意如空，此有二義：一者離虛妄取，如彼淨空無有雲翳。二者觸境無滯，如彼淨空不生障閼。』既廓心境，罪垢何生？若能如是，名為依教，尚不見無罪，豈況有愆耶？又罪性本淨，是體性淨；契理無緣，是方便淨。因方便淨，顯體性淨；因體性淨，成方便淨。方便淨者，力行熏治；體性淨者，一念圓照。本末相應，內外更資。故須理事相扶，成其二淨；正助兼懺，證此一心。設但念空言，實難違教；不信之謗，非此誰耶？南山《四分鈔》：『問：「有人言：『罪不罪不可得，名戒者』何耶？」』《鈔》答：『非謂邪見龜心言無罪也。若深入諸法相，行空三昧，慧眼觀故，言罪不可得。若肉眼所見，與牛羊無異。誦大乘語者，何足據焉。』是以理觀苦諦，事行須扶。如風送船，疾有所至；猶膏助火，轉益光明。豈同但保空言，全無剋證；誑他陷己，果沒阿鼻；捨生受身，神投業網。』

問：「唯心淨土，周遍十方。何得託質蓮臺，寄形安養，而興取捨之念，豈達無生之門？欣厭情生，何成平等？」

答：「唯心佛土者，了心方生。《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三世一切諸佛，皆無所有，唯依自心。菩薩若能了知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極樂淨佛土中。』故知：識心方生唯心淨土，著境祇墮所緣境中。既明因果無差，乃知心外無法。又平等之門，無生之旨，雖即仰教生信，其乃力量未充，觀淺心浮，境強習重；須生佛國，以仗勝緣，忍力易成，速行菩薩道。

《起信論》云：『眾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

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回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若觀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往生論》云：『遊戲地獄門者，生彼國土，得無生忍已，還入生死國，教化地獄，救苦眾生。以此因緣，求生淨土。』《十疑論》云：『智者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即真無生，此謂心淨故即佛土淨。愚者為生所縛，聞生即作生解，聞無生即作無生解；不知生即無生，無生即生。不達此理，橫相是非，此是謗法邪見人也。』《群疑論》問云：『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觀眾生如第五大，何得取著有相，捨此生彼？』答：『諸佛說法，不離二諦。以真統俗，無俗不真；以俗會真，萬法宛爾。經云：「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成就一切法者，世諦諸法也；而離諸法者，第一義諦無相也。又經云：「雖知諸佛國及與眾生空，常修淨土行，教化諸群生。」汝但見說圓成實性，無相之教，破遍計所執、畢竟空無之文；不信說依他起性、因緣之教，即是不信因果之人，說於諸法斷滅相者。』《摩訶衍》云：『菩薩不離諸佛者，而作是言：「我於因地遇惡知識，誹謗般若墮於惡道，經無量劫雖未得出，復於一時依善知識，教行念佛三昧，其時即能併遣諸障，方得解脫，有斯大益故，不願離佛。」』故《華嚴》偈云：『寧於無量劫，具受一切苦；終不遠如來，不覩自在力。』』

問：「一生習惡，積累因深；如何臨終，十念頓遣？」

答：「《那先經》云：『國王問那先沙門言：「人在世間，作惡至百歲；臨終時念佛，死後得生佛國。我不信是語。」』

那先言：「如持百枚大石置船上，因船故不沒。人雖有本惡，一時念佛，不入泥犁中。其小石沒者，如人作惡不知念佛，便入泥犁中。」』又《智論》問云：『臨死時少許時心，云何能勝終身行力？』答：『是心雖時頃少，而心力猛利。如火如毒，雖少能作大事。是垂死時心，決定勇健故，勝百歲行力，是後心名為大心；及諸根事急故，如人入陣，不惜身命，名為健。』故知善惡無定，因緣體空；跡有昇沈，事分優劣。真金一兩，勝百兩之疊華；爝火微光，熱萬仞之積草。」

問：「心外無法，佛不去來；何有見佛及來迎之事？」

答：「唯心念佛，以唯心觀，遍該萬法；既了境唯心，了心即佛，故隨所念，無非佛矣。《般舟三昧經》云：『如人夢見七寶，親屬歡喜；覺已追念，不知在何處。』如是念佛，此喻唯心所作。即有而空，故無來去；又如幻非實，則心佛兩亡；而不無幻相，則不壞心佛。空有無閼，即無去來，不妨普見；見即無見，常契中道。是以佛實不來，心亦不去，感應道交，唯心自見。如造罪眾生，感地獄相。《唯識論》云：『一切如地獄，同見獄卒等，能為逼害事，故四義皆成。』四義者，如地獄中亦有時定、處定、身不定、作用不定，皆是唯識。罪人惡業心現，並無心外實銅狗、鐵蛇等事；世間一切事法，亦復如是。然遮那佛土，匪局東西，若正解了然，習累俱殄，理量雙備，親證無生；既歷聖階，位居不退，即不厭生死苦，六道化群生。如信心初具，忍力未圓，欲拯沈淪，實難俱濟。無船救溺，翅弱高飛；臥沈痼而欲離良醫，處襁褓而擬拋慈母；久遭沈墜，必死無疑。但得陷己之虞，未有利他之分。故《智論》云：『譬如嬰兒，若不近父母，或墮坑落井，水火等難，乏乳而死。須常近父母，養育長大，方能紹繼家業。』初心菩薩，多願生淨土，親近諸佛，增長

法身，方能繼佛家業，十方濟運，有斯益故，多願往生。又按諸經云：『生安養者，緣強地勝，福備壽長，蓮華化生，佛親迎接，便登菩薩之位，頓生如來之家，永處跋致之門，盡受菩提之記。身具光明妙相，跡踐寶樹香臺；獻供十方，寧神三昧；觸耳常聞大乘之法，差肩皆隣補處之人；念念虛玄，心心靜慮；煩惱焰滅，愛欲泉枯。尚無惡趣之名，豈有輪迴之事。』《安國鈔》云：『所言極樂者，有二十四種樂：一、欄楯遮防樂。二、寶網羅空樂。三、樹陰通衢樂。四、七寶浴池樂。五、八水澄漪樂。六、下見金沙樂。七、階際光明樂。八、樓臺陵空樂。九、四蓮華香樂。十、黃金為地樂。十一、八音常奏樂。十二、晝夜雨華樂。十三、清晨策勵樂。十四、嚴持妙華樂。十五、供養他方樂。十六、經行本國樂。十七、眾鳥和鳴樂。十八、六時聞法樂。十九、存念三寶樂。二十、無三惡道樂。二十一、有佛變化樂。二十二、樹搖羅網樂。二十三、千國同聲樂。二十四、聲聞發心樂。』《群疑論》云：『西方淨土，有三十種益：一、受用清淨佛土益。二、得大法樂益。三、親近佛壽益。四、遊歷十方供佛益。五、於諸佛所聞授記益。六、福慧資糧疾得圓滿益。七、速證無上正等菩提益。八、諸大人等同集一會益。九、常無退轉益。十、無量行願念念增進益。十一、鸚鵡舍利宣揚法音益。十二、清風動樹如眾樂益。十三、摩尼水漩宣說苦空益。十四、諸樂音聲奏眾妙音益。十五、四十八願永絕三塗益。十六、真金身色益。十七、形無醜陋益。十八、具足五通益。十九、常住定聚益。二十、無諸不善益。二十一、壽命長遠益。二十二、衣食自然益。二十三、唯受眾樂益。二十四、三十二相益。二十五、無實女人益。二十六、無有小乘益。二十七、離於八難益。二十八、得三法忍益。

二十九、身有常光益。三十、得那羅延身益。』如上略述法利無邊，聖境非虛，真談匪謬。何乃愛河浪底，沈溺無憂；火宅焰中，焚燒不懼？密織癡網，淺智之刃莫能揮；深種疑根，汎信之力焉能拔？遂即甘心伏意，幸禍樂災。却非清淨之邦；顧戀恐畏之世。焦蛾爛繭，自處餘殃；籠鳥鼎魚，翻稱快樂。故知：佛力不如業力；邪因難趣正因。且未脫業身，終縈三障；既不愛蓮臺化質，應須胎藏稟形。若受肉身，全身是苦；既沈三界，寧免輪迴？今於八苦之中，略標生死二苦：一、生苦者：攬精血為體，處生熟藏中，四十二變而成幻質；上壓穢食，下薰臭坑；飲冷若冰河，吞熱如爐炭；宛轉迷悶，不可具言。及至生時，眾苦無量。觸手墮地，如活剝牛皮；逼窄艱難，似生脫龜殼；銜冤抱恨，擬害母身；纔觸熱風，苦緣頓忘。嬰孩癡駭，水火橫亡；脫得成人，有營身種。業田既熟，愛水頻滋；無明發生，苦芽增長。膠粘七識，籠罩九居；如旋火輪，循環莫已。二、死苦者：風刀解身，火大燒體；聲虛內顫，魄悸魂驚。極苦併生，惡業頓現；千愁鬱悒，萬怖惴惶。乃至命謝氣終，寂然孤逝；幽途黯黯，冥路茫茫。與昔冤酬，皎然相對；號天扣地，求脫無門。隨業淺深，而歷諸趣：或倒生地獄，或陰受鬼形。忍飢渴而長劫號咷，受罪苦而遍身焦爛。未脫二十五有，善惡之業靡亡；追身受報，未曾遺失。生死海闊，業道難窮。聲聞尚昧出胎；菩薩猶昏隔陰。況具縛生死底下凡夫，寧不被生苦所羈、死魔所繫？故《目連所問經》云：『佛告目連：「譬如萬川長注，有浮草木，前不顧後，後不顧前，都會大海。世間亦爾，雖有豪貴富樂自在，悉不得免生老病死。祇由不信佛經，後世為人，更深困劇，不能得生千佛國土。是故我說，無量壽佛國土，易往易取，而人不能修行往生，反事九十六種邪道。』

我說是人，名無眼人、名無耳人。」』《大集月藏經》云：『我末法時中，億億眾生，起行修道，未有一得者。』當今末法，現是五濁惡世，唯有淨土一門，可通入路。當知自行難圓，他力易就。如劣士附輪王之勢，飛遊四天；凡質假仙藥之功，昇騰三島。實為易行之道，疾得相應。慈旨叮嚀，須銘肌骨。」

問：「龐居士云：『事上說佛國，此去十萬里；大海渺無邊，動即黑風起。往者雖千萬，達者無一二；忽遇本來人，不在因緣裡。』如何通會而證往生？」

答：「若提宗考本，尚不說有佛有土，豈言達之不達乎？所以天真自具，不涉因緣；匪動絲毫，常冥真體。若約事論，故非一等。九品往生，上下俱達。或遊化國，見佛應身；或生報土，覩佛真體。或一夕而便登上地，或經劫而方證小乘；或利根、鈍根；或定意、散意；或悟遲速，根機不同；或華開早晚，時限有異。今古具載，凡聖俱生；行相昭然，明證目驗。故釋迦世尊親記文殊，當生阿彌陀佛土，位登初地。《大經》云：『彌勒菩薩問佛：「未知此界有幾許不退菩薩，得生彼國？」佛言：「此娑婆世界有六十七億不退菩薩，皆得往生。」』智者大師，一生修西方業；所行福智二嚴，悉皆回向。臨終令門人唱起《十六觀》名，乃合掌讚云：『四十八願，莊嚴淨土；香臺寶樹，易到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者，尚乃往生；況戒、定、慧薰修行道力，終不唐捐；佛梵音聲終不誑人。』《稱讚淨土經》云：『十方恒河沙諸佛，出廣長舌相，遍覆大千，證得往生。』豈虛構哉？」

問：「《維摩經》云：『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何等為八？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眾生，謙下無閼；於諸

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共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恒以一心，求諸功德。』如何劣行、微善，而得往生？」

答：「理須具足，此屬大根。八法無瑕，成就上品；如其中下，但具一法，決志無移，亦得下品。」

問：「《觀經》明十六觀門，皆是攝心修定，觀佛相好，諦了圓明，方階淨域。如何散心而能化往？」

答：「九品經文自有昇降，上下該攝，不出二心：一、定心：如修定習觀，上品往生。二、專心：但念名號，眾善資熏，迴向發願，得成末品。仍須一生歸命，盡報精修。坐臥之間，常面西向。當行道禮敬之際，念佛發願之時，懇苦翹誠，無諸異念。如就刑戮，若在狴牢，怨賊所追，水火所逼。一心求救，願脫苦輪。速證無生，廣度含識；紹隆三寶，誓報四恩。如斯志誠，必不虛棄。如或言行不稱，信力輕微；無念念相續之心，有數數間斷之意。恃此懈怠，臨終望生，但為業障所遮，恐難值其善友；風火逼迫，正念不成。何以故？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應預因實，果則不虛。聲和則響順，形直則影端故也。如要臨終，十念成就，但預辦津梁，合集功德，迴向此時，念念不虧，即無慮矣。夫善惡二輪、苦樂二報，皆三業所造、四緣所生、六因所成、五果所攝。若一念心，瞋恚邪淫，即地獄業；慳貪不施，即餓鬼業；愚癡闇蔽，即畜生業；我慢貢高，即修羅業；堅持五戒，即人業；精修十善，即天業；證悟人空，即聲聞業；知緣性離，即緣覺業；六度齊修，即菩薩業；真慈平等，即佛業。若心淨，即香臺寶樹，淨刹化生；心垢則丘陵坑坎，穢土稟質。皆是等倫之果，能感增上之緣。是以離自心源，更無別體。《維摩經》云：『欲得淨土，但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

淨。』又經云：『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華嚴經》云：『譬如心王寶，隨心見眾色；眾生心淨故，得見清淨剎。』《大集經》云：『欲淨汝界，但淨汝心。』故知一切歸心，萬法由我；欲得淨果，但行淨因。如水性趣下，火性騰上，勢數如是，何足疑焉？」

萬善同歸集卷上

萬善同歸集卷中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

夫性起菩提，真如萬行。終日作而無作，雖無行而遍行。若云有作，即同魔事；或執無行，還歸斷滅。故知自心之外，無法建立，十身具足，四土圓收。雖總包含，不壞內外；皆稱法界，豈隔有無。空中具方便之慧，不著於有；有中運殊勝之行，不墮於無。是以即理之事，行成無閼；即事之理，行順真如。相用無虧，體性斯在。夫化他妙行，不出十度、四攝之門；利己真修，無先七覺、八正之道。攝四念歸於一實，總四勤不出一心；嚴淨五根，成就五力。若論施，則內外咸捨；言戒，則大小兼持；修進，則身心並行；具忍，則生法俱備；般若，則境智無二；禪定，則動寂皆平；方便，則普照塵勞；發願，則遍含法界；具力，則精通十力；了智，則種智圓成；愛語，則俯順機宜；同事，則能隨行業；運慈，則冤親普救；說法，則利鈍齊收；七覺，則沈掉靡生；八正，則邪倒不起。乃至備修三堅之妙行，具足七聖之法財；秉持三聚之律門，圓滿七淨之真要。悟天行，契自然之本理；修梵行，斷塵習之根源；現病行，憩聲聞之化城；示兒行，引

凡夫於天界。歷五位菩提之道，入三德涅槃之城。練三業而成三輪，離三受而圓三念；因從三觀薰發，果具五眼圓明。方能遊戲神通，出入百千三昧；淨佛國土，履踐無閼道場。然後普應諸方，現十身之妙相；遍照法界，然四智之明燈。感應道交，任他根量，不動本際，跡應方圓，凡有見聞，皆能獲益云云。自彼於我何為？斯皆積善之所熏，成此無緣之大化。《還源觀》云：「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澄，舉隨緣而會寂。」肇師云：「統萬行，則以權智為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為根；濟蒙惑，則以慈悲為首；語宗極，則以不二為言。此皆不思議之本也。至若借座燈王，請飯香土，室包乾象，手接大千，皆不思議之迹也。然幽關雖啟，聖應不同；非本無以垂迹，非迹無以顯本，本迹雖殊，而不思議一也。」

問：「身為道本，縛是脫因；何得然指、燒身，背道修道？高僧傳內、小乘律中，貶斥分明，奚為聖典？」

答：「亡身沒命，為法酬恩，冥契大乘，深諧正教。大乘《梵網經》云：『若佛子應行好心，先學大乘威儀經律，廣開解義味。見後新學菩薩，有從百里千里，來求大乘經律，應如法為說一切苦行：若燒身、燒臂、燒指。若不燒身、臂、指供養諸佛，非出家菩薩。乃至餓虎、狼、獅子、一切餓鬼，悉應捨身肉手足而供養之。然後一一次第，為說正法，使心開意解。若不如是，犯輕垢罪。』大乘《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若我滅後，其有比丘，發心決定，修三摩提，能於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熱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長揖世間，永脫諸漏。雖未即明無上覺路，是人於法已決定心。若不為此捨身微因，縱成無為，必還生人，酬其宿債，如我馬麥正等無異。』』

所以小乘執相，制而不開；大教圓通，本無定法。《菩薩善戒經》云：『聲聞戒急，菩薩戒緩；聲聞戒塞，菩薩戒開。』又經云：『聲聞持戒，是菩薩破戒。』此之謂也。若依了義經，諸佛悅可；執隨宜說，眾聖悲嗟。祇可歎大褒圓，自他兼利；豈容執權滯小，本跡雙迷。」

問：「五熱炙身，投巖赴火；九十六種，千聖同訶。幸有正科，何投邪轍？」

答：「《智論》云：『佛法有二種道：一、畢竟空道。二、分別好惡道。』若畢竟空道者，凡夫如即漏盡解脫如；如來語即提婆達多語，無二無別，一道一源。是以地獄起妙覺之心，佛果現泥犁之界；若捨邪趣正，邪正俱非；離惡著善，善惡咸失。若分別好惡道者，愚智不等，真俗條然；玉石須分，金鋤可辨。且約修行門內，昇降位中，自有內、外宗徒，邪、正因果，善須甄別，不可雷同。且教中毀讚之文，的有抑揚之旨。執即成滯，了無不通；四悉對治，縱奪料簡。若云總是，尼乾成正真之道，諸佛錯訶；若說俱非，藥王墮顛倒之愆，諸佛錯讚。是以興邪，則成無益之行；廢正，則斷方便之門。須曉開遮，寧無去取。且內教、外人遺身，各有二意。內教二者：一、明自他性空，無法我二執；不見所供之境，亦無能燒之心。二、惟供三寶，深報四恩，以助無上菩提，不希人天果報。外道二者：一、身見不亡，轉增我慢；迷無作之智眼，起有得之能心。二、惟貪現在名聞，祇規後世福利；或願作剎利之主，或求生廣果之天。所以台教釋《藥王焚身品》云：『境智不二，能所斯亡。以不二觀，觀不二境，成不二行，會不二空。作是觀時，若為法界見聞者益，故曰乘乘。所以投巖，無招外行之論；赴火，不為內眾之譏。良由內有理觀，外曉期心。故勝熱息善財之疑，尼

乾生嚴熾之解；篤論其道，行方有剋；心正行正，智邪事邪；行不可廢，智不可亡；後學之徒，無失法利。』《文殊問經》云：『菩薩捨身，非是無記，惟得福德。是煩惱身滅，故得清淨身。譬如垢衣，以灰汁浣濯，垢滅衣在。』若得圓旨，明斷皎然。請鑒斯文，以為龜鏡。」

問：「住相布施，果結無常；增有為之心，背無為之道。爭如理觀，福等虛空。故經云：『佛言非我，而能順理。』何堅執事緣塵，而不觀心達道乎？」

答：「若約觀心，寓目皆是；既云達道，舉足寧非？菩薩萬行齊興，四攝廣被，不可執空害有，守一疑諸。《華嚴經》云：『受一非餘，魔所攝持。』是以捨邊趣中，還成邪見。不可據宗據令，認妙認玄；識想施為，陰界造作。應須隨機遮照，任智卷舒；於空有二門，不出不在；真俗二諦，非即非離；動止何乖，圓融無閼。大凡諸佛菩薩，修進之門，有正有助、有實有權；理事齊修，乘戒兼急；悲智雙運，內外相資。若定立一宗，是魔王之種；或亡泯一切，成己見之愚。故《大集經》云：『有二行：緣空直入，名為慧行。帶事兼修，是行行。』《菩提論》有二道：一、方便道，知諸善法。二、智慧道，不得諸法。又經云：『二如：因中如如而無染；果中如如而無垢。又二心：自性清淨心，本有之義；離垢清淨心，究竟之義。』《起信論》立二相：一、同相，平等性義。二、異相，幻差別義。台教有二善：達能、所空，名止善；方便勸修，名行善。」

問：「祖佛法要，惟立一乘。或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或云：『一切無閼人，一道出生死。』如何廣陳差別，立二法門，惑亂正宗，起諸邪見？」

答：「諸佛法門，雖成一種；約用分二，其體常同。如一心法，立真如生、滅二門，則是二諦一乘之道。今古恒然，無有增減。是以總別互顯，本末相資。非總無以出別，非別無以成總；非本無以垂末，非末無以顯本。故知隻翼難沖，孤輪匪運；惟真不立，單妄不成。約體則差而無差；就用則不別而別。一二無闕，方入不二之門；空有不乖，始蹈真空之境。」

問：「事則分位差別；理惟一味湛然。性相不同，云何無闕？」

答：「能依之事，從理而成；所依之理，隨事而現。如千波不闕一濕，猶眾器匪隔一金。體用相收，卷舒一際。若約圓旨，不惟理事相即，要理理相即亦得；事事相即亦得；理事不即亦得。故稱隨緣自在無闕法門。又且諸佛化門，檀施一法，為十度之首，乃萬行之先，入道之初因，攝生之要軌。《大論》云：『檀為寶藏，常隨逐人；檀為破苦，能與人樂；檀為善御，開示天道；檀為善府，攝諸善人；檀為安隱，臨命終時，心不怖畏；檀為慈相，能濟一切；檀為集樂，能破苦賊；檀為大將，能伏慳敵；檀為淨道，賢聖所由；檀為積善，福德之門；檀能全獲福樂之果；檀為涅槃之初緣；入善人眾中之要法；稱譽讚歎之淵府；處眾無難之功德；心不悔恨之窟宅；善法道行之根本；種種歡樂之林藪；富貴安隱之福田；得道涅槃之津濟。』《六行集》云：『若凡夫施時，起慢心成罪行；起敬心成福行。若二乘施時，惟觀塵動轉。小菩薩施時，念色體空。大菩薩施時，知心妄見。若佛謂證惟心，離念常淨。是知一布施門，六行成別；豈可雷同，一時該下。亦有內施、外施、理檀、事檀，體用更資，本末互顯。據理沈斷；執事墮常。理事融通，方超二患。且諸佛

聖旨，校量施中，理檀為先，內施偏重。』故《法華經》云：

『佛言：「若有發心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山林、河池、諸珍寶物而供養者。」』《智論》云：『若人捨身，勝過閻浮提滿中珍寶。』則知利口輕言易述，全身重寶難傾；保命情深，好生意切。直得三輪體寂，猶為通教所收；況乃取捨情生，豈得成其淨施？且圓教施門，遍含法界，乃何事而不備？何理而不圓？菩薩照理而不却事，鑒事而不捐理；弘之在人，曷滯於法。若離理有事，事成定性之愚；若離事有理，理成斷滅之執。若著事而迷理，則報在輪迴；若體理而得事，則果成究竟。故《法華經》云：『又見菩薩，頭、目、身體，欣樂施與，求佛智慧。』若捨身是邪，何成佛慧？故知毫善，趣果弘深；以此度門，標因匪棄。如釋迦佛捨身命時，度度皆證法門，或得柔順忍，或入無生法忍等。大凡菩薩所作，皆了無我、無性；涉事見理，遇境知空。不同凡夫，造其罪福，不解因果、善惡無性；是為迷事取性，常繫三有。」

問：「經云：『以三恒河沙身命布施，不如受持四句偈。』故知般若功深，施門力劣。何得違宗越理，枉力勞神？可謂期悟遭迷，求昇反墜矣！」

答：「得理則萬行方成；知宗乃千途不滯。不可去彼取此，執是排非；須履無閼之門，善入遍行之道。是以過去諸佛、本師釋迦，從無量劫來，捨無數身命，或為求法，則出髓而剜身；或為行慈，則施鷹而飼虎。《般若論》云：『如來無量劫來捨身命財，為攝持正法。正法無有邊際，即無窮之因，得無窮之果；果即三身也。』乃至西天此土，菩薩高僧，自古及今，遺身不少，皆遵釋迦之正典，盡效藥王之遺

風。《高僧傳》藹法師入南山，自剜身肉布於石上，引腸掛樹，捧心而卒。書偈以石云：『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眾生。又復業應盡，有為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業盡於今日。』又僧崖菩薩燒身云：『代一切眾生苦，先燒其手。』眾人問曰：『菩薩自燒，眾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又告眾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天台宗滿禪師，一生講誦《蓮經》，感神人現身，正定經呪文字；後焚身供養《法華經》。又智者門人淨辯禪師，於懺堂前焚身，供養普賢菩薩。雙林傅大士，欲焚身救眾生苦；門人等前後四十八人，代師焚身，請師住世，教化有情。傳記廣明，不能備引。若云：『諸聖境界，示現施為。』則聖有誑夫之愆，凡無即聖之分；教網虛設，方便則空。本為接後逗前，令凡實證；設是示現權施，亦令後人倣倣。不可將邪倒之法，賺人施行，大聖真慈，終不虛誑。是以八萬法門，無非解脫；一念微善，皆趣真如。自有初心、後心，生忍、法忍，未必將高斥下，以下凌高。善須知時，自量根力；不可評他美惡，強立是非；言是禍胎，自招來業。且如得忍菩薩，雖證生、法二空，為利他故，破慳貪垢，尚乃燒臂焚身，如藥王菩薩、僧崖之類。若未具忍者，雖知以智慧火焚煩惱薪，了達二空不生身見；其或現行障重，未得相應；起勇猛心、運真實行，酬恩供佛、代苦行慈，欲成助道之門，不起希求之想；若不欺誑，事不唐捐。脫或智眼未明，猶生我執，但求因果，志不堅牢，擬倣先蹤，不在此限。夫眾生根機不同，所尚各異。

故經云：『佛言：「若眾生以虛妄而得度者，我亦妄語。」』是知事出千巧，理歸一源。皆是大慈，善權方便。或因捨身命而頓入法忍；或一心禪定而豁悟無生；或了本清淨，而證實相門；或作不淨觀，而登遠離道；或住七寶房舍，而階聖果；或處塚間樹下，而趣涅槃。是以塵沙度門，入皆解脫；無邊教網，了即歸真。大聖垂言，終不虛設，譬如涉遠，以到為期；不取途中，強論難易。故知醫不專散，天不長晴；應須丸散調停，陰陽兼濟；遂得眾疾同愈，萬物齊榮。皆是權施，實無定法；隨其樂欲，逗其便宜。惟取證道為心，不揀入門麤細。若於圓教四門生著，猶為藏教初門所治。故菩薩所行檀度之門，如囚因廁孔而得出，似病服不淨而獲痊。非觀，無以拔三毒之病根；非行，無以超三界之有獄。《書》云：『獲鳥者，羅之一目；不可以一目為羅。治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為國。』是以眾行俱備，萬善齊修；一行歸源，千門自正。經明：十二因緣是一法，以四等觀者，得四種菩提。若惟取上上根人，則中下絕分。故弘半教，有成滿之功；至寶所，因化城之力。豈可捨此取彼、執實謗權，頓棄機緣，滅佛方便。故云：從實分權，權是實權；開權顯實，實是權實。如迷權實二門，則智不自在。《大論》云：『眾生種種因緣，得度不同。有禪定得度者；有持戒說法得度者；有光明觸身得度者。譬如城有多門，入處各別，至處不異。』所言般若功深者，然般若孕聖弘賢，含靈蘊妙。標之則為宗、為首、為導、為依；融之則觸境該空，無非般若。故經云：『色無邊故，般若無邊。』《肇論》云：『三毒、四倒，皆悉清淨，何獨尊淨於般若？』今何取捨，而欲逃空避影乎？且諸佛密意，詮旨難裁；空拳誑小兒，誘度於一切；無有決定法，故號大菩提。不知般若有破著之功，教中偏讚；

却乃隨語生見，是以依方故迷。故般若能導萬行；若無萬行，般若何施？偏噉醬而飲醎，失味致患；專抱空而執斷，喪智成愆。《智論》云：『帝釋意念：「若般若是究竟法者，行人但行般若，何用餘法？」佛答：「菩薩六波羅蜜，以般若波羅蜜，用無所得法和合故，此即是般若波羅蜜；若但行般若，不行餘法，則功德不具足，不美不妙。譬如愚人，不識飯食種具，聞醬是眾味主，便純飲醬，失味致患。行者亦如是，欲除著心故，但行般若，反墜邪見，不能增進善法。若與五波羅蜜和合，則功德具足，義味調適。」』《楞伽山頂經》云：『菩薩速疾道有二：一、方便道者，能為因緣。二、般若道者，能至寂滅。』是以般若無方便，溺無為之坑；方便無般若，陷幻化之網。二輪不滯，一道無虧；權實雙行，正宗方顯。住無所住，佛事所以兼修；得無所得，智心所以恒寂。」

問：「教祇令觀身無我，了本無生；既達性空，何存身見，而欲妄想，仍須捨乎？」

答：「理中非有，事上非無。從緣幻生，雖無作者，善惡無性，業果宛然。從無始際，喪無數身，但續俱生，無利而死。今捨父母遺體，豈是己身？若一念圓修，戒定慧等，微妙善心，方真己體。今所捨者，乃是緣生。然於事中，且為利益而死；況正當無明煩惱，三障二死所纏，何乃說空，誰當信受？是以佛法，貴在行持，不取一期口辯。如蟲食木，偶得成文；似鳥言空，全無其旨。煩惱不減，我慢翻增，是惡取邪空，非善達正法。須親見諦，言行相應。但縱妄語龜心，豈察潛行蜜用？古德云：『行取千尺萬尺，說取一寸半寸。』又經云：『言雖說空，行在有中。』《寶積經》云：『佛言：「若不修行得菩提者，音聲言說，亦應證得無上菩

提。作如是言：『我當作佛、我當作佛。』以此語故，無邊眾生，應成正覺。」』故知行在言前，道非心外。又經云：『佛言：「學我法者，惟證乃知。」』是以劇惡不如微善；多虛不如少實。但能行者，不棄於小心；縱空說者，徒標於大意。若未契真如之用，順法性而行，惟得上慢之心，自招誣罔之咎。是以《仁王》列五忍之位；智者備六即之文。行位分明，豈可叨濫？何不入平等觀，起隨喜心；積眾善之根，成大慈之種？經云：『然一指節、爇一炷香，尚滅積劫之愆瑕；或散一華、暫稱一佛，畢至究竟之果位。』《首楞嚴經》云：『菩薩同事，尚作奸偷、屠販、淫女、寡婦，靡所不為。』《無生義》云：『離相無住行人，不住涅槃，能普現色身，在有為中，能貴、能賤、能凡、能聖；行仁義之道，悲濟十方，盡未來際。』又云：『凡地修聖行，果地習凡因；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明知真是俗真，俗是真俗；執即塵勞，通為佛事。入法性三昧，無一法可嫌；證無邊定門，無一法可棄。勝負既失，取捨全乖；不可障他菩提，滅自善本。又縱了非身，深窮實相，不滯心境，決定無疑。雖知一切有為，猶如空中鳥跡，尚須地地，觀練對治，習氣非無。沉堅執四倒之愚，深陷八邪之網；持此穢質，廣作貪淫；被幻網所籠，為情色所醉；汨沒生死，沈淪苦輪者歟！所以大覺深嗟，廣垂毀擯；諸聖捨身之際，無不先訶。如以毒藥而換醍醐，似將瓦器而易珍寶。故《寶積經》觀身有四十種過患：或云貪欲之獄，恒為煩惱之所繫纏；臭穢之坑，常被諸蟲之所啖食。似行廁而五種不淨；若漏囊而九孔常穿。瞋恚毒蛇起害心，而傷殘慧命；愚癡羅刹執我見，而吞噉智身。猶惡賊而舉世皆嫌；類死狗而諸賢並棄。不堅如芭蕉、水沫；無常似焰影、電光。雖灌啖而反作冤讎；每將養而罔知恩報。

廣銷非一，難可具言。若不審此深愆，遂乃廣興惡業；迷斯為是，而不進修，則智行兩虧，理事俱失。須先厭患，苦切對治；知非而欲火潛消，了本而真源自現。故《法華經》云：

『猶如三界，火宅所燒，何由能解，佛之智慧？』」

問：「身雖虛假，眾患所纏；然因此幻形，能成道果。經云：『不入煩惱大海，不得無價寶珠。』若欲捨之，恐成後悔。」

答：「夫生不滅，有相皆空。若於三寶中，志誠歸向，起一捨心，猶勝世間虛生浪死；則能以無常體得金剛體，以不堅身易堅固身，取捨二途，須憑智照。」

問：「安心入道，須順真空；起行度生，全歸世諦。但了法性，以辯正宗；何乃斥實憑虛，喪本驟末？有為擾動，造作紛紜，汨亂真源，昏濁心水。」

答：「第一義中，真亦不立，平等法界，無佛眾生；俗諦門中，不捨一法，凡興有作，佛事門收。是以諸佛，常依二諦說法；若不得世諦，不得第一義諦。《唯識論》云：『撥無二諦是惡取空，諸佛說不可治者。』《金剛經》云：『發阿耨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賢首國師云：『真空不壞緣起業果，是故尊卑宛然。』《金剛三昧論》云：『真俗無二，而不守一。由無二故，則是一心；不守一故，舉體為二。』《華嚴經》云：『譬如虛空，於十方中，若去來今，求不可得；然非無虛空。菩薩如是，觀一切法，皆不可得，然非無一切法；如實無異，不失所作；普示修行，菩薩諸行；不捨大願，調伏眾生；轉正法輪，不壞因果。』又云：『菩薩摩訶薩，了達自身及以眾生，本來寂滅，不驚不怖，而勤修福智，無有厭足。雖知一切法，無有造作，而亦不捨諸法自相；雖於諸境界，永離貪欲，而常樂瞻奉諸佛色身；雖知

不由他悟入於法，而種種方便求一切智；雖知諸佛國土皆如虛空，而常樂莊嚴一切佛刹；雖恒觀察無人無我，而教化眾生無有疲厭；雖於法界而本來不動，以神通智力現眾變化；雖已成就一切智智，而修菩薩行無有休息；雖知諸法不可言說，而轉淨法輪令眾生喜；雖能示現諸佛神力，而不厭捨菩薩之身；雖現入於大涅槃，而一切處示現受生。能作如是權實雙行法，是佛業。』是以若撥果排因，即空見外道；據體絕用，是趣寂聲聞。又若立正宗，何法非宗？既論法性，何物非性？從迷破執，則權立是非；從悟辯同，實無取捨。今所論者，不同凡夫所執事相，又非三藏菩薩偏假離真，及通教聲聞但空滅相。若離空之有，乃妄色之因；若離有之空，歸灰斷之果。今則性即相之性，故不閼繁興；相即性之相，故無虧湛寂。境是不思議境，空是第一義空。舒卷同時，即空而常有；存泯下壞，即有而常空。故台教云：『如鏡有像，瓦礫不現，中具諸相；但空即無。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清涼國師云：『凡聖交徹，即凡心而見佛心；理事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古德釋云：『禪宗失意之徒，執理迷事，云：「性本具足，何假修求？但要亡情，即真佛自現。學法之輩，執事迷理，何須孜孜修習理法？」合之雙美，離之兩傷；理事雙修，以彰圓妙。休心絕念，名理行；興功涉有，名事行。依本智者，本覺智，此是因智；此虛明不昧名智，成前理行。亡情顯理，求佛智者，即無障閼解脫智，此是果智；約圓明決斷為智，成前事行，以起行成果故。此則體性同故，所以依之；相用異故，所以求之。但求相用，不求體性。前亡情理行，即是除染緣起，以顯體性；興功事行，即是發淨緣起，以成相用。』無相宗云：『如上所說，相用可然；但依本智情亡，則相用自顯，以本具故。何須特爾起於

事行？』圓宗云：『性詮本具；亡情之時，但除染分相用，自顯真體。若無事行，彼起淨分相用，無因得生。如金中雖有眾器，除礦但能顯金，若不施功造作，無因得生其器。豈金出礦已，不造不作，自然得成於器？若亡情則不假事行，佛令具修，豈不虛勞學者？是以八地，已能離念，佛勸方令起於事行，知由離念不了。所以文云：「法性真常離心念，二乘於此亦能得；不以此故為世尊，但以甚深無閼智。」七勸皆是事行故。是知果佛，須性相具足；因行，必須事理雙修。依本智如得金；修理行如去礦；修事行如造作；求佛智如成器也。』《慈愍三藏錄》云：『若言世尊，說諸有為，定如空華，無有一物，名虛妄者；虛妄無形，非解脫因，如何世尊勅諸弟子，勤修六度萬行妙因，當證菩提涅槃之果？豈有智者，讚乾闥婆城，堅實高妙？復勸諸人，以兔角為梯，而可登陟乎？由此理故，雖是凡夫，發菩提心、行菩薩行，雖然有漏修習，是實是正，有體虛妄；非如龜毛，空無一物，說為虛妄。皆是依他，緣生幻有；不同無而妄計。若如是解者，常行於相，相不能閼，速得解脫。迷情局執，於教不通，雖求離相，恒被相拘，無有解脫。』又云：『若三世佛行，執為妄想；憑何修學，而得解脫？不依佛行，別有所宗，皆外道行。』古德云：『若一向拱手，自取安隱，不行仁義，道即闕莊嚴，多劫亦不成。』但實際不受一塵，佛事不捨一法。《還源觀》云：『真該妄末，行無不修；妄徹真源，相無不寂。』又云：『真如之性，法爾隨緣；萬法俱興，法爾歸性。』祖師傳法偈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閼，當生即不生。』故知真不守性，順寂而萬有恒興；緣不失體，任動而一空常寂。」

問：「《思益經》云：『入正位者，不從一地至十地。』《楞伽經》云：『寂滅真如，有何次第？』古德云：『寧可永劫沈淪，終不求諸聖解脫。』又云：『任汝千聖現，我有天真佛。』何乃捏目生華，強分行位？」

答：「若心冥性佛，理括真源，豈假他緣，尚猶忘己。若隨智區分，於無次第中而立次第，雖似昇降，本位不動。夫聖人大寶曰位，若無行位，則是天魔外道。若約圓融門，則順法界性，本自清淨；若約行布門，則隨世諦相，前後淺深。今圓融不礙行布，頓成諸行，一地即一切地故；若行布不礙圓融，遍成諸行，增進諸位功德故。點空論位，常居中道。不有而有，階降歷然；有而不有，泯然虛靜。故《般若經》云：『須菩提問佛：「若諸法畢竟無所有，云何說有一地乃至十地？」佛言：「以諸法畢竟無所有故，則有菩薩初地至十地；若諸法有決定性者，則無一地乃至十地。」』是以三十七品，菩薩履踐之門；五十二位，古佛修行之路。從初念處一念圓修，迄至十八不共，練磨三業，究竟清淨。」

問：「真源自性本自圓成，何藉修行廣興動作？經云：『見苦斷集，證滅修道，名為戲論。』若起妄修行，何當契本？」

答：「《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為說真覺。亦因真如內熏，令此無明而有淨用。』復因諸佛言教力，內外相資，令此妄心，自信己身有真如性，能起種種方便修諸對治。此能修行，則是信有真如，由未證真，不名無漏；妄念若淨，真性自顯。又雖修無性，不闕真修；從妄顯真，因識成智。猶如影像，能表鏡明；若無塵勞，佛道不立。古德云：『真妄二法，同是一心。妄攬真成，無別妄故；真隨妄現，無別真故。又真外有妄，理不遍故；妄外有真，

事無依故。』又若執本淨，是自性癡；若假外修，是他性癡；若內外相資，是共性癡；若本末俱遣，是無因癡。《長者論》云：『若一概皆平，則無心修道；應須策修，以至無修，方知萬法無修。』《寶積經》云：『若無正修者，猫兔等亦合成佛，以無正修故。』台教云：『行能成智，行滿智圓；智能顯理，理窮智寂。』相須之道，興廢不無。因權顯實，實立權亡；約妄明真，真成妄泯。權妄既寂，真實亦空；非妄非權，何真何實。牛頭融大師云：『若言修生，則造作非真，若言本有，則萬行虛設。』」

問：「一切凡夫常在於定，何須數息入觀而無繩自縛乎？」

答：「若法性三昧，何人不具？若論究竟定門，唯佛方備。等覺菩薩，尚乃不知；散心凡夫，豈容測度。故文殊云：『譬如人學射，從麤至細，後乃所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三昧，諦緣一境，後入無心三昧，始一切時中，常與定俱。』所以不淨假觀、數息妙門，是入甘露之津，出生死之徑。故龍樹祖師云：『觀佛十力中，二力最大：因業力故入生死；因定力故出生死。』《正法念經》云：『救四天下人命，不如一食頃端心正意。』是以在纏真如，昏散皆具；出纏真如，定慧方明。總別條然，前後無濫。何專理是，寧斥事非？」

問：「菩薩大業，以攝化為基；何乃獨宿孤峯、入深蘭若，既違本願，何成利人？」

答：「菩薩本為度他，是以先修定慧。空閑靜處，禪觀易成；少欲頭陀，能入聖道。《法華經》云：『又見菩薩，勇猛精進，入於深山，思惟佛道。』」

問：「多聞、廣讀、習學、記持，徇義窮文，何當見性？」

答：「若隨語生見，齊文作解，執詮忘旨，逐教迷心，指月不分，即難見性。若因言悟道，藉教明宗，諦入圓詮，

深探佛意；即多聞而成寶藏，積學以為智海。從凡入聖，皆因玄學之力；居危獲安，盡資妙智之功。言為入道之階梯，教是辯正之繩墨。《華嚴經》云：『欲度眾生令住涅槃，不離無障閼解脫智；無障閼解脫智，不離一切法如實覺；一切法如實覺，不離無行無生行慧光；無行無生行慧光，不離禪善巧決定觀察智；禪善巧決定觀察智，不離善巧多聞。菩薩如是，觀察了知己，倍於正法，勤求修習。日夜惟願聞法、喜法、樂法、依法、隨法、解法、順法、到法、住法、行法。菩薩如是勤求佛法，所有珍財，皆無憊惜，不見有物，難得可重；但於能說佛法之人，生難遭想。』《法華經》云：『若有利根，智慧明了，多聞強識，乃可為說。』《論》云：『有慧無多聞，是不知實相；譬如大暗中，有目無所見。多聞無智慧，亦不知實相；譬如大明中，有燈而無目。多聞利智慧，是所說應受；無聞無智慧，是名人身牛。』故圓教二品，方許兼讀誦；位居不退，始聞法無厭。聞有助觀之力；學成種智之功。不可作牛羊之眼，罔辨方隅；處愚戇之心，不分菽麥乎！」

問：「靈知不昧，妙性常圓。何假參尋，遍求知識？」

答：「一切眾生，悟裡生迷，真中起妄，祇為不覺，須假發揚。《法華經》云：『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又云：『善知識者，是大因緣，所謂令得見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華嚴經》云：『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了。』又云：『不要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珍寶；惟願樂聞一句未聞佛法。』又云：『雖知諸法不由他悟，而常尊敬諸善知識。』《起信論》云：『又諸佛法，有因有緣；因緣具足，乃得成辦。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若無人知，不

假方便，能自燒人，無有是處。眾生亦爾，雖有正因，熏習之力，若不遇諸佛、菩薩、善知識等，以之為緣，能自斷煩惱、入涅槃者，則無是處。』《法句經》云：『如裹香之紙、繫魚之索。佛語諸比丘：「夫物本淨，皆由因緣，以興罪福。近賢明，則道義隆；友愚暗，則殃禍集。譬如紙、索，近香則香；繫魚則臭，漸染翫習，各不自覺。」頌曰：「鄙夫染人，如近臭物；漸迷習非，不覺成惡。賢夫染人，如附香熏；進智習善，行成芳潔。」』《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砂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成。」』是知初心，須親道友，以辨邪正，方契真修。或涉權門，日劫相倍；若得圓旨，不枉功程，直至道場，永無疑悔。及生自悟之時，惟證無師自然之智，決定不從人得。」

問：「說法為人，雖成大業；未齊極地，恐損自行。登地菩薩，尚被佛訶；未證凡夫，如何開演？」

答：「台教初品，即是凡夫；若信入圓門，亦可說法。以凡夫心同佛所知，用所生眼齊如來見。《般若經》中校量，正憶念自修行般若之福，不如廣為人天巧說譬喻，令前人易解般若，其福最勝。經云：『其人戒足雖羸劣，善能說法利多人；若有供養是人者，則為供養十方佛。』《未曾有經》云：『說法有二大因緣：一者開化天人，福無量故。二者為報施食恩故，豈得不說。』又財施如燈，但明小室；法施若日，遠照天下。《大方廣總持經》云：『佛言：「善男子！佛滅度後，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為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眾，有發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滴淚者，

當知皆是佛之神力。」』但見解不謬，冥契佛心，雖為他人，亦乃化功歸己；既能助道又報佛恩，儻不涉名聞，實一毫不棄。至於傳持法寶、講唱大乘、制論釋經、著文解義，拔不信之疑箭，照愚暗之智光；建法垣牆，續佛壽命。或取經西土，求法遐方；或翻譯大乘，潤文至教；或廣行經呪，遍施受持。開法施之門，續傳燈之焰。能將甘露，沃枯竭之心；善使金錚，扶癡盲之眼。經云：『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床座遍三千；若不傳法度眾生，決定無能報恩者。』」

問：「何不一法頓悟，萬行自圓。而迂迴漸徑，勤勞小善乎？禪宗一念不生，一塵不現；若爭馳焰水、競執空華，以幻修幻，終無得理。」

答：「諸佛了幻，方能度幻眾生；菩薩明空，是以從空建立。《涅槃經》云：『佛言：「一切諸法皆如幻相，如來在中以方便力，無所染著。何以故？諸佛法爾。」』《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是以頓如種子已包；漸似芽莖旋發。又如見九層之臺，則可頓見；要須躡階而後得昇。頓了心性，即心是佛，無性不具；而須積功，遍修萬行。又如磨鏡，一時遍磨，明淨有漸。萬行頓修，悟則漸勝，此名圓漸，非是漸圓。亦是無位中位；無行中行。是以徹果該因，從微至著，皆須慈善根力，乃能自利利他。故九層之臺成於始簣，千里之程託於初步；滔滔之水起於濫觴，森森之樹生於毫末。道不遺於小行；暗弗拒於初明。故一句染神，歷劫不朽；一善入心，萬世匪忘。《涅槃經》云：『佛說：「修一善心，破百種惡；如少金剛，能壞須彌；亦如少火，能燒一切；如少毒藥，能害眾生。少善亦爾，能破大惡。」』

《日摩尼寶經》云：『佛告迦葉菩薩：「我觀眾生，雖後數千巨億萬劫，在欲愛中，為罪所覆；若聞佛經，一反念善，

罪即消盡。」』《大智度論》云：『如來成道時，有十種微笑，而觀世間。有小因大果，小緣大報：如求佛道，讚一偈、一稱南無佛、燒一捻香，必得作佛。何況聞知諸法實相，不生不滅，不不生不不滅，而行因緣，業亦不失，以是故笑。』」

古德問云：「達磨不與梁帝說功德因緣，而云無耶？菩薩捨國城、建塔廟，豈虛設乎？」

答：「大師此說，不壞福德因果，武帝不達。有為功德，而有限劑；空無相福，不可思量。破他貪著；如不貪著，盡是無為。菩薩亦作輪王，如是福報，因果歷然，可是無耶？若達理者處之，與法界同量，無有竭盡；若不達理，即是有為輪迴之報，不應貪著。忠國師云：『諸佛菩薩，皆具福、智二嚴，豈是撥無因果？但勿以理滯事，以事妨理；終日行，而不乖於無行也。』」

生法師問：「云何彈指、合掌，無非佛因耶？」

答：「一切法皆無定性，而所適隨緣。若以貪為緣，即適人天之報；若迴向菩薩為緣，即成佛果之報。真如尚不守自性，而況此微善乎？又云：萬善理同無漏者，夫萬善本有，皆資理發；理既無異，善豈容二。本如來藏性，為萬善之因，亦名正因，親生萬善。台教云：『如輕小善不成佛，是滅世間佛種。』又云：『善機有二：一、感人天華報。二、感佛道果報。若以佛眼圓照，眾生萬善，究竟得佛，一大事出世之正意。』荊溪尊者云：『一毫之善，本趣菩提；如操刀執炬，得其要柄。若以相心，如把刃抱火。』《法華經》中，明散心念佛、小音讚歎、指甲畫像、聚沙成塔，漸積功德，皆成佛道。《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有眾生，於諸佛所，一發信心，種少善根，終不敗亡。假使久遠，百千萬億那由他劫，彼一善根，必得涅槃。如一滴水，投大海中，

雖經久遠，終不虧損。」』是以大聖，順機曲應，大小不忘，接後逗前，半滿豈廢。或讚小而引歸深極；或訶半而恐滯初門。黃葉寧金；空拳豈實？皆是抑揚之意，權施誘度之恩。而不得教旨者，但執方便之言，互相是非，確定取捨。或執小滯大，違失本宗；或據大妨小，而虧權慧。又雖然宗大，大旨焉明？徒云斥小，小行空失。運意，則承虛託假；出語，則越分過頭。斷正法輪、謗大般若，深愆極過，莫越於斯；歷劫何窮，長淪無間。《淨名經》云：『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豈可執權謗實，害有實無。但大小雙弘，空有俱運，一心三觀即無過矣。是以順法體，則纖毫不立；隨智用，則大業恒興。體不離用，故寂而常照；用不離體，故照而常寂。是以常體常用，恒照恒寂。若會旨歸宗，則體用俱離，何照何寂？曷乃據體而礙用；執性而壞緣！理事不融，真俗成隔。則同體之悲絕運，無緣之慈靡成。善惡既不同觀，冤親何能普救？過之甚矣，失莫大焉！又先德云：『夫善知識者，雖明見佛性，與佛同等；若論其功，未齊諸聖。須從今日，步步資熏。』又古德云：『輩子比丘還債，雖不得理，猶有行門；今時多有學人，二事俱失。』故知見性未諦，但是隨語依通；及檢時中，正助皆喪。是以先聖，終不浪階；撫臆捫心，豈可容易。是以六即揀濫；十地辨功。若以即故，何凡何聖？若論六故，凡聖天隔。又若論其理，初地即具足一切地；若言其行，後地則倍倍超前。祇如纔登八地，一念利生，下地多劫不及。」

問：「善惡同源，是非一旨。云何棄惡崇善，而違法性乎？」

答：「若以性善性惡，凡聖不移。諸佛不斷性惡，能現地獄之身；闍提不斷性善，常具佛果之體。若以修善修惡，

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別。修一念善，遠階覺地；起一念惡，長沒苦輪。若以性從緣，雖同而異；若泯緣從性，雖異而同。故《禪門祕要經》云：『佛言：「善惡業緣，本無有異；雖復不異，不共俱止。」』《華嚴經》云：『如相與無相，生死及涅槃，分別各不同，智無智如是。』故知教旨如鏡，何所疑焉？」

問：「若分修性，則善惡二途。乖平等之慈，失遍行之德。」

答：「自行須離，約法即空；化他等觀，在人何別？是以初心自利，則損益兩陳；究竟利他，則善惡同化。如夜行險道，以惡人執燭，豈可以人惡故，而不隨其照？菩薩得般若之光，終不捨惡。《華嚴經》云：『捨惡性人，遠懈怠者；輕慢亂意，譏嫌惡慧，是為魔業。』台教云：『惡是善資；無惡亦無善。』《法華經》云：『惡鬼入其身，罵詈毀辱我；我等念佛故，皆當忍是事。』惡不來加，不得用念，用念由於惡加。又『威音王佛所，著法之眾，聞不輕言，罵詈捶打；由惡業故還值不輕，不輕教化，皆得不退。』又『提婆達多是善知識。』書云：『善者是惡人之師；惡者是善人之資。』故知惡能資善，非能通正；豈有一法，而可捨乎？」

問：「無緣不強化，機熟自相應。若愚惡不信之人，如何誘度？」

答：「捨愚從智，平等理乖；棄惡歸善，同體悲廢。眾生本妙，不可度量；忽遇因緣，機發不定。設未得度，亦作度緣；以此而推，應須等化。」

問：「若修眾善之門，須興樂欲之念。憎愛二苦，能障寂滅菩提；取捨兩情，豈成無閼解脫？」

答：「《涅槃經》云：『一切眾生，有二種愛：一者善愛；二者不善愛。不善愛者，惟愚求之；善法愛者，諸菩薩求。』《華嚴經》云：『廣大智所說，欲為諸法本；應起勝希望，志求無上覺。』又云：『斷善法欲，是菩薩魔事。』是以入道之初，欲為道本；至其極位，法愛須忘。階降宛然，初後不濫。」

問：「人法本空，身心自離；既無能作，誰行眾善乎？」

答：「《涅槃經》云：『雖本自空，亦由菩薩修空見空。』又『師子吼菩薩言：「世尊！眾生五陰空無所有，誰有受教修習道者？」佛言：「善男子！一切眾生皆有念心、慧心、發心、勤精進心、信心、定心，如是等法，雖念念滅，猶故相似相續不斷，故名修道。乃至如燈雖念念滅，而有光明除破暗冥。念等諸法亦復如是。如眾生食雖念念滅，亦能令飢者而得飽滿；譬如上藥雖念念滅，亦能愈病；日月光明雖念念滅，亦能增長草木樹林。善男子！汝言念念滅，云何增長者？心不斷故名為增長。」』」

問：「所行眾善，福德竟何所歸？若云自度，還同二乘之心；若云度他，即立眾生之相。」

答：「菩薩所作福德，皆為成熟眾生；空有圓融，自他無滯。觀世若幻，豈違實相之門？度生同空，寧虧方便之道。

《般若經》云：『菩薩成就二法，魔不能壞：一者觀諸法空；二者不捨一切眾生。』《論》釋云：『以日月因緣，故萬法潤生。但有月而無日，則萬物濕壞；但有日而無月，則萬物焦爛；日月和合，故萬物成就。菩薩亦如是，有二道：一者悲；二者空。佛說二事兼用，雖觀一切空，而不捨眾生；雖憐愍眾生，不捨一切空。觀一切法空，空亦空故，不著空；

是故不妨憐愍眾生。雖憐憫眾生，亦不著眾生，亦不取眾生相。但憐憫眾生，引導入空故。』」

問：「經云：『佛不得佛道，亦不度眾生。』若見眾生苦，即是受苦者，云何修習福德，而度眾生乎？」

答：「約真即無，隨俗即有。論云：『佛答須菩提：「若一切眾生，自知諸法自性空者，菩薩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亦不於六道中拔出眾生。何以故？眾生自知諸法性空，則無所度。譬如無病則不須藥；無暗則不須燈。今眾生實不知自相空法，故隨心取相生著；以著故染；染故隨於五欲；隨五欲故，為貪所覆；貪因緣故，乃至作生死業，無復窮已。』」是知因凡立聖，凡聖皆空；從惡得善，善惡無性。以無性故，萬善常興；以皆空故，一真恒寂。」

問：「眾生之界，如二頭三手。若實見度者，何異撈水月而捉鏡像，削鳥跡而植焦芽！未審究竟以何為眾生，而興濟度？」

答：「夫眾生者，即是自身日夜所起，無量妄念之心。《大集經》云：『汝日夜念念，常起無量百千眾生。』《淨度三昧經》云：『一念受一身。善念生天上、人中身；惡念受三惡道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受千身。一日一夜種生死根，後當受八億五千萬雜類之身；乃至百年之中，種後世身，體骨皮毛，遍大千剎土，地間無空處。若一念不生，恬然反本。』故云：『度妄眾生，了念即空，無有起處。』復云：『不見眾生可度。』亦云：『度盡一切眾生，方成正覺。』即斯旨也。《華嚴經》云：『身為正法藏，心為無閼燈；照了諸法空，名曰度眾生。』既自行已立，還說示人，普令觀心，還依是學；是為真實之慈，究竟之度矣。夫從凡入聖，萬善之門，先發菩提心，最為第一。乃眾行之首，履道之初，終始

該羅，不可暫廢。《梵網經》云：『若佛子，常起大悲心。乃至若見牛、馬、豬、羊，一切畜生，應心念口言：「汝是畜生，發菩提心。」而菩薩入一切處，山林川野，皆使一切眾生發菩提心。若菩薩不發教化眾生心者，犯輕垢罪。』《華嚴經》云：『欲見十方一切佛，欲施無盡功德藏，欲滅眾生諸苦惱，宜應速發菩提心。』又云：『菩提心者，猶如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故。菩提心者，猶如良田，能長眾生白淨法故。菩提心者，猶如大地，能持一切諸世間故。菩提心者，猶如淨水，能洗一切煩惱垢故。菩提心者，猶如大風，普於世間無所闕故。菩提心者，猶如盛火，能燒一切諸見薪故。』

問：「菩提理本，性自周圓。何假發心，故興妄念？」

答：「《般若經》云：『若菩薩知心性即是菩提，而能發起大菩提心，是名菩薩。』又上首菩薩云：『吾於無所求中，而故求之，又無所發。』菩薩云：『知一切法皆無所發，而發菩提心。然於所證真如，如外無智，能發妙智，智外無如。雙照雙遮，不存不泯。不二而二，理智自分；二而不二，能所俱寂。』次即歸命三寶無上福田，起堅固心，具不壞信；離五怖畏，成三菩提，最初之因緣，攝一切善法。《大報恩經》云：『如阿闍世王，雖有逆罪，應入阿鼻獄，以誠心向佛故，滅阿鼻罪，是謂三寶救護力也。又如在山林曠野，恐怖之處，若念佛功德，恐怖即滅。是故歸憑三寶，救護不虛。』古德云：『山有玉，則草木潤；泉有龍，則水不竭；住處有三寶，則善根增長。』謂三寶救護力也。《法句經》云：『帝釋命終，入驢母腹中。因歸命三寶，驢韁解走，破壞坏器；其主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却復天身。佛為說偈，帝釋聞之，達罪福之變、解興衰之本、遵寂滅之行，得須陀洹道。』《木槌子經》云：『時有難國，王名波金璃，白佛言：「我國邊

小，頻歲賊寇；五穀勇貴，疾病災行；人民困苦，我恒不安。法藏深廣，不得修行；惟願垂矜，賜我法要。」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者，當穿木楔子一百八箇，常以自隨，志心無散，稱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乃至能滿百萬遍者，當斷百八結業，獲無上果。」王聞歡喜：「我當奉行。」佛告王言：「有莎斗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含果；漸次修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

問：「志公云：『苦哉哀哉冤枉！棄却真佛造像；香華供養求福，不免六賊枷杖！』此意如何以契今說？」

答：「此是古人破凡夫不識自佛，一向外求，住相迷真，分別他境；不為助道，但求福門。似箭射空，如人入暗；果招生滅，寧越心塵？若達惟心，所見一切，皆是心之相分，終不執為外來。然不壞因緣，理事無閼。故神鑒和尚云：『緣眾生空，不捨於大慈；觀如來寂，不失於敬養。談實相，不壞於假名；論差別，不破於平等。』又《華嚴經》八地菩薩，親證無生法忍，入無功用道；了一切法，如虛空性，乃至涅槃，心猶不現前，方始見無量佛，熾然供養。又云：『若彼常於三寶中，恭敬供養無疲厭，則能超出四魔境，速成無上佛菩提。』《賢愚經》云：『舍衛國有長者，生一男兒。當爾之時，天雨七寶，因字寶天；後值佛出家得道。佛言：「毘婆尸佛出現於世，有一貧人，雖懷喜心，無供養具；以一把白石擬珠，用散眾僧，今此寶天比丘是。乃至受無量福，衣食自然；今遭我世，得道果證。」』又真覺大師云：『深信正法，勤行六度；讀誦大乘，行道禮拜。妙味香華，音聲讚唄；燈燭臺觀，山海泉林；空中平地，世間所有，微塵已上，悉持供養。合集功德，迴助菩提。』以知祇破凡夫心外所執：

或是貪利供養、瞋心持戒、憍慢作福、勝他布施，無殷重心、非廣大意。若如是行，難招淨業。不可錯會聖意，斷自凡情，起斷滅心，滅菩提種。《首楞嚴經》云：『若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消，受陰明白。自謂已足，忽有無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與過慢，及慢過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時俱發。心中尚輕，十方如來；何況下位，聲聞緣覺。此名見勝，無慧自救。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禮塔廟，摧毀經像。謂檀越言：「此是金銅，或是土木；經是樹葉，或是疊華；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却崇土木，實為顛倒。」其深信者，從其毀碎，埋棄地中。疑誤眾生，入無間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但所作之時，一切無著；歡喜慶幸，竭力盡誠，迴向無上菩提，普施法界含識。則一毫之善，皆是圓因，終不墮落，人天因果。

「又福業弘深，凡聖俱濟。福是安樂之本，智為解脫之門，以此二輪不可暫失。乃成佛之正轍，實拔苦之深因。恭惟無上寶王、十方慈父，作大福聚、具功德身，尚乃親對大眾，起禮骨塔；躬為弟子，不棄穿針。豈況下劣凡形，薄福尠德，闡提不信，我慢貢高，恥作低心，頓遺小善。《像法決疑經》云：『佛言：「若復有人，見他修福及施貧窮，譏毀之，言：『此邪命人，求覓名利；出家之人，何用布施？但修禪定、智慧之業，何用紛動無益之事？』作是念者，是魔眷屬。其人命終墮大地獄，經歷受苦；從地獄出墮餓鬼中，於五百身墮在狗中；從狗出已，五百世中常生貧賤，受種種苦。何以故？由於前世，見他施時，不隨喜故。』』論云：『福德是菩薩摩訶薩根本，能滿願。一切聖入所共讚歎；無智人所毀訾。智人所行處；無智人所遠離。是福德因緣故，

作人王、轉輪聖王、天王、阿羅漢、辟支佛、諸佛世尊，大慈大悲，十力、四無所畏、一切種智，自在無閼，皆從福德中生。』又云：『須菩提問：「以畢竟空中，無有福與非福。何故但以福德而得佛？」答：「以世諦中，有福故得。」』須菩提為眾生著無所有故問；佛以不著有故答。所謂：精進修福，尚不可得；何況不修福德。如受乞食道人，至一聚落，從一家至一家，乞食不得。見一餓狗飢臥，以杖打之。言：『汝畜生無智，我種種因緣，家家求食尚不得，何況汝臥而望得耶！』

「至於寶炬、蘇燈，續命供佛，遂乃恒增智焰、常曜身光；因正果圓，行成業就。故賊人偶挑殘焰，天眼長明；貧女因獻微燈，佛階遙記。《華嚴經》云：『又放光明名照曜，映蔽一切諸天光；所有暗障靡不除，普為眾生作饒益。此光覺悟一切眾，令執燈明供養佛；以燈供養諸佛故，得成世中無上燈。然諸油燈及蘇燈，亦然種種諸明炬；眾香妙藥上寶燭，以是供養獲此光。』《普廣經》云：『然燈供養，照諸幽冥；苦痛眾生，蒙此光明，得互相見。緣此福德，拔彼眾生，悉得休息。』《施燈功德經》云：『佛告舍利弗：「若人於塔廟施燈明已，臨命終時，得見四種光明：一者、臨終見於日輪圓滿涌出。二者、見淨月輪圓滿涌出。三者、見諸天眾一處而坐。四者、見於如來正遍知，坐菩提樹，垂得菩提；自見己身尊重如來，合十指掌恭敬而住。」』

「或散華供養，嚴飾道場，盡作菩提之緣因，成佛之正行。《法華經》云：『若人散亂心，乃至以一華，供養於畫像，漸見無數佛。』《大思惟經》云：『若不散華獻佛，雖得往生，而依報不具。』《賢愚經》云：『舍衛國內，有豪富長者，生一男兒，面首端正；天雨眾華，積滿舍內，即字

華天。乃至出家，得阿羅漢。阿難白佛：「華天何福而得如是？」佛言：「過去有佛，名毘婆尸；有一貧人，見僧歡喜；即於野澤採眾草華，用散大眾。爾時貧人，今華天比丘是。散華之德，九十一劫，身體端正；意有所須，如念而至。」』經云：『若以一華散虛空中，供養十方佛，乃至畢苦，其福無盡。』論云：『億耳阿羅漢，昔以一華施於佛塔，九十一劫，人天中受樂；餘福力得阿羅漢。』

「或燒香、塗香，莊嚴佛事，焚一捻而位期妙果；塗故塔而身出栴檀。昔佛在世，時有長者名栴檀香，昔曾以香泥塗故塔；從是已來九十一劫，身諸毛孔出栴檀香，從其口出優鉢華香。

「或懸幡塔廟，寶蓋聖儀；標心而雖為他緣，獲福而惟成自果。故佛在世時，有婆多迦，過去曾作一長幡，懸毘婆尸佛塔上；從是已來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常有大幡覆廕其上，受福快樂，後出家得道。又經云：『若人懸幡，風吹一轉，受一輪王位；乃至爛壞為塵，一塵一小王位。』《百緣經》云：『有一寶蓋長者，過去曾持一摩尼寶珠，蓋毘婆尸佛舍利塔頭；從是已來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常有自然寶蓋，覆其頂上；乃至遇佛出家，皆成佛果。』

「或稱揚佛德，讚歎大乘，勝報無邊，殊因最大。讚一偈，有超劫成佛之功；頌一言，獲舌相妙音之報。《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有佛出世，號寶威德上王。時有比丘與九弟子，往詣佛塔，禮拜佛像。見一寶像，嚴顯可觀；禮已諦觀，說偈讚歎。後時命終，悉生東方寶威德上王佛國，大蓮華中忽然化生；從此已來，恒得值佛，得念佛三昧；佛為授記，於十方面各得成佛。』《法華經》云：

『譬如優曇華，一切皆愛樂；天人所希有，時時乃一出。聞

法歡喜讚，乃至發一言；則為已供養，十方三世佛。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華嚴經》云：『又放光明名妙音，此光開悟諸菩薩；能令三界所有聲，聞者皆是如來音。以大音聲稱讚佛，及施鈴鐸諸音樂；普使世間聞佛音，是故得成此光明。』

「至於諷詠唱唄，妙梵歌揚。昔婆提颺唄，清響徹於淨居；釋尊入定，琴歌震於石室。園林樓觀，入法界之法門；音聲語言，成佛宗之佛事。《毘尼母經》云：『佛告諸比丘，聽汝等唄。』唄者即言說之辭。《十誦律》云：『為諸天聞唄心喜。』或音樂舞妓，螺鈸簫韶，發歡喜心，種種供養。

《法華經》云：『若使人作樂，繫鼓吹角唄，簫笛琴箏篴，琵琶鐃銅鈸，如是眾妙音，盡持以供養。或以歡喜心，歌唄頌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

「或勸請諸佛，初轉法輪，不般涅槃，悲濟含識。《智論》問云：『菩薩法爾，六時勸請十方佛者，若於目前，面請諸佛則可；今十方無量佛亦不目見，云何可請？』答：『如慈心念眾生，令得快樂，眾生雖無所得，念者大得其福。請佛說法亦復如是。又雖眾生，不面請佛，佛常見其心，亦聞彼請。或隨喜讚善，助他勝緣，如觀買香，徬染香氣，雖不親作，得同善根。』論云：『有人作功德，見者心隨喜，讚言：「善哉！在無常世界中，為癡冥所蔽，能弘大心，建此福德。」菩薩但以隨喜心，過於二乘人上，何況自行。又菩薩晝夜六時，常行三事：一、禮十方佛，懺三世罪。二、隨喜十方三世諸佛，所行功德。三、勸請諸佛初轉法輪，及久住世間。行此三事，功德無量，轉近得佛。』若作諸善，悉皆迴向，成就菩提，免墜生滅。如微聲入角，遂致遠聞；似滴水投河，即同廣潤。以少善而至極果；運微意而成大心。

「或發大願者，萬行之因。能長慈悲，不斷佛種；大事成辦，所作剋終；成道利生，皆因弘誓。是以有行無願，其行必孤；有願無行，其願必虛。行願相從，自他兼利。《華嚴經》云：『不發大願，魔所攝持；樂處寂滅，斷除煩惱，魔所攝持；永斷生死，魔所攝持；捨菩薩行，魔所攝持；不化眾生，魔所攝持。』《智論》云：『作福無願，無所樹立；願為導師，能有所成。譬如銷金，隨師所作，金無定也。菩薩亦爾，修淨土願，然後得之。以是故知，因願獲果。』又云：『若能一發心言：「願我當作佛，滅一切眾生苦。」雖未斷煩惱，未行難事，以心口重故，勝一切眾生。』《大莊嚴論》云：『佛國事大，獨行功德，不能成就，要須願力。如牛雖力挽車，要須御者能有所至；淨佛國土，由願引成。』以願力故，福德增長，不失不壞，常見佛故。

「或造新修故，立像圖真，興建伽藍，莊嚴福地。《法華經》云：『若人為佛故，建立諸形像，刻雕成眾相，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寶成，鍮鈛赤白銅，白鐵及鉛錫，鐵木及與泥，或以膠漆布，嚴飾作佛像，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彩畫作佛像，百福莊嚴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作佛形像經》云：『優填王來至佛所，白佛言：「世尊！若佛滅後，其有眾生作佛形像，當得何福？」佛告王言：「若當有人，作佛形像，功德無量，不可稱計。天上人中，受諸快樂，身體常作紫磨金色。若生人中，常生帝王、大臣、長者、賢善家子，乃至若作帝王，王中特尊；或作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自然，千子具足；乃至若生天上，作六欲天主；若生梵天，作天梵王。後皆得生無量壽國，作大菩薩，畢當成佛，入泥洹道。」』若當有人，作佛形像，獲福如是。《華首經》云：『佛告舍利弗：「菩薩有四法，終不退轉無上菩

提。何等為四：一者、若見塔廟毀壞，當加修治，若泥乃至一磚。二者、若於四衢道中，多人觀處，起塔造像，為作念佛善福之緣。三者、若見比丘僧，二部諍訟，勤求方便，令其和合。四者、若見佛法欲壞，能讀、誦、說乃至一偈，令使不絕；為護法故，敬養法師，專心護法，不惜身命。菩薩若成就是四法者，世世當作轉輪聖王，得大力身如那羅延，捨四天下而行出家，能得隨意修四梵行，命終生天作大梵王，乃至究竟成無上道。」』是故獼猴戲造石塔，尚乃生天；樵人誤唱佛聲，猶云得度。何況志誠，寧無勝報？

「或興崇寶塔，鑄瀉洪鍾，乃至大如拇指，天界福生。或復暫擊一聲，幽途苦息。《無上依經》云：『佛告阿難：「如帝釋天宮住處，有大飛閣名常勝殿，種種寶莊各八萬四千。若有清信男子女人，造作如是常勝寶殿，百千拘胝施與四方眾僧；若復有人，如來般涅槃後，取舍利如芥子大、造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剎如針大、露盤如棗葉大、造佛形像如麥子大，此功德勝前所說，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阿僧祇數分，所不及一。何以故？如來無量功德故。」』《涅槃經》云：『善守佛僧物，塗掃佛僧地；造塔如拇指，常生歡喜心，亦生不動國。』此即淨土常嚴，不為三災所動也。

「或書寫大藏，啟發真詮；或刻石銷金，剝皮刺血。令見聞隨喜，十種傳通；誓報四恩，明遵慈勅。是以佛智，讚而不及；天福，報而無窮。齊善逝之功，作如來之使。《法華經》云：『若人得聞此《法華經》，若自書若使人書，所得功德，以佛智慧，籌量多少，不得其邊。』

「或興崇三寶，廣扇慈風；或牆塹釋門，威力外護。遂令正法久住，佛道長隆。外感則雨順風調，家寧國泰；內報則道生垢滅，果滿因圓。能遵付囑之恩，不失菩提之記。或

釋其拘繫，放人出家；或廣度僧尼，紹隆佛種。開出離之道，施引接之門。格量勝因，群經具讚。《出家功德經》云：『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本緣經》云：『以一日一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僧祇律》云：『以一日一夜出家，修梵行者，離六百六千六十歲三塗苦。』乃至醉中剃髮；戲裡披衣，一晷時間，當期道果。何況割慈捨愛，具足正因，成菩薩僧，福何邊際？

「或忘身為法，禁絕邪師；建正法幢，斷魔羅索。朗慧日於無明暗室；磨慈雲於煩惱稠林。使信邪者，趣三脫之門；俾執見者，裂八倒之網。或成他大業，助發菩提；作增上之緣，為不請之友。《涅槃經》云：『助人發菩提心者，許破五戒。』故知損己為他，是大士之行。

「或飯僧設供，資備修行。開大施之門，建無遮之會。是以減一匙之飯，七返生天；施一團之粢，現登王位。或造經房、禪室，或施華果、園林，供給所須，助成道業。昔支辨安禪道侶，致天樂自然；日給誦經沙彌，獲總持第一。《大報恩經》云：『若以飯食、瓔珞施人，除去瞋心，以是因緣獲得二相：一者金色，二者常光。』

「乃至掃塔塗地，給侍眾僧；起恭敬心，成愍重業；發一念之微善，成無邊之淨緣。《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有阿羅漢婆多竭梨。觀因地，曾掃灑定光佛古塔，誅伐草木；嚴淨已訖，踊躍歡喜，繞之八匝，作禮而去。命終之後，生光音天；盡其天壽，乃至百返作轉輪聖王，顏容端正，見者歡喜；欲行之時，道路自淨。九十劫中天上人間，富貴尊榮，快樂無極。今最後身，值釋迦佛，捨豪出家，得阿羅漢。』若有人能於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毫髮許，所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盡。《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

淨心供養眾僧，掃如來塔，命終生意樂天，身無骨肉，亦無污垢，香氣能熏一百由旬，其身淨潔猶如明鏡。』《付法傳》云：『有一比丘毳多，觀其無福，不能得道，令教化供僧，便證羅漢果。又有羅漢名祇夜多，具三明六通，觀見前生曾作狗身，未曾暫得一飽，常忍飢渴，遂每躬自執爨，供給眾僧。』《大報恩經》云：『思惟諸法，甚深之義，樂修善法，供養父母、和尚、師長，有德之人，若行道路，佛塔僧房，除去磚石、荊棘不淨，以是因緣，得三十二相中一一毛右旋相。』乃至看病、浴僧、義井、圍廁，扶危拯急，濟用備時，皆大菩薩之心，成不思議之行。利他既重，得果偏深。或永受堅固不壞之形；或常得清淨相好之體；或往生佛國甘露之界；或頓獲輕安自在之身。皆三十二相之殊因，八十種好之妙果。《大方便佛報恩經》云：『三業清淨，瞻病施藥，破除憍慢，飲食知足，以是因緣，得三十二相中平立相。』《福田經》云：『佛告天帝：「我昔於波羅柰國，安設圍廁。緣此功德，世世清淨。累劫行道，穢染不污；金色晃昱，塵垢不著；食自消化，無便利之患。」』《百緣經》云：『孫陀利比丘，過去作長者，因備辦香水，澡浴眾僧，復以珍寶，投之水中。今所生之時，舍內自然有一涌泉，香水冷美，有諸珍寶充滿其中，端正殊妙，後出家得道。』《賢愚經》云：『昔有五百賈客，入海採寶，請一五戒優婆塞，用作導師。海神取水一掬，而問之曰：「掬中水多？海水多耶？」賢者答曰：「掬中水多，海水雖多，劫欲盡時，必有枯竭；若復有人，能以一掬水，供養三寶，或奉父母，或丐貧窮，給與禽獸，此之功德，歷劫不盡。」以此言之，知海水少，掬水多。海神歡喜，即以珍寶，用贈賢者。』以知一切萬物，惟應濟急利時；如若不用，雖多無益。經云：『若種樹園林，

造井廁橋梁，是人所為福，晝夜常增長。』《高僧傳》云：『道安法師，感聖僧語曰：「汝行解過人，祇緣少福；能浴眾僧，所願必果。」』

「或平治坑塹，開通道路；或造立船筏，興置橋梁；或於要道，建造亭臺；或在路傍，栽植華果，濟往來之疲乏，備人畜之所行。六度門中，深發弘揚之志；八福田內，普運慈濟之心。一念善因，能招二報：一者華報，受人天之快樂。二者果報，證祖佛之真源。或施食給漿，病緣湯藥，住處衣服，一切所須。安樂有情，是諸佛之家業；撫綏沈溺，乃大士之常儀。遂使施一訶梨，受九十劫之福樂；分一口食，得千倍之資持。經云：『施食得五種利益：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力；四者施安；五者施辯。』《智度論》云：『鬼神得人一口之食，而千萬倍出。』《華嚴經》云：『又放光明名安隱，此光能照疾病者；令除一切諸苦痛，悉得正定三昧樂。施以良藥救眾患，妙寶延命香塗體；蘇油乳蜜充飲食，以是得成此光明。』

「或施無畏，善和諍訟；哀愍孤露，救拔艱危。福受梵天，行齊大覺；因強果勝，德厚報深。《華嚴經》云：『又放光明名無畏，此光照觸恐怖者；非人所持諸毒害，一切皆令疾除滅。能於眾生施無畏，遇有惱害皆勸止；拯濟危難孤窮者，以是得成此光明。』

「又慈悲喜捨，種種利益，度貧代苦，軫念垂哀。及施畜生一搏之食，皆是佛業，無緣慈因。《法句經》云：『行慈有十一種利。佛說偈言：「履行仁慈，博愛濟眾，有十一譽。福常隨身，臥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喪，在所得利，死昇梵天，是為十一。」』故經云：『一切聲聞、緣覺、菩薩、諸佛，所有善根，慈為

根本。』《毘沙論》云：『若修慈者，火不能燒、刀不能傷、毒不能害、水不能漂、他不能殺。所以然者，慈心定是不害法故。有大威勢諸天擁護，害不能害。』《像法決疑經》云：

『佛言：「若人於阿僧祇劫，以身供養十方諸佛，并諸菩薩及聲聞眾，不如有人施與畜生一口之食，其福勝彼，百千萬倍無量無邊。」』《丈夫論》云：『悲心施一人，功德如大地；為己施一切，得報如芥子。救一厄難人，勝餘一切施；眾星雖有光，不如一月明。』《華嚴經》云：『菩薩乃至施與畜生之食，一搏一粒，咸作是願：「當令此等，捨畜生道；利益安樂，究竟解脫，永度苦海、永滅苦受、永除苦蘊、永斷苦覺；苦聚、苦行、苦因、苦本，及諸苦處，願彼眾生皆得捨離。」菩薩如是，專心繫念一切眾生；以彼善根而為上首，為其迴向一切種智。』《大涅槃經》云：『佛過去惟修一慈，經此劫世七反成壞，不來生此。世界壞時，生光音天；世界成時生梵天中，作大梵王；三十六反為大帝釋；無量百千世，作轉輪聖王，乃至成佛。』

「又師子現指，醉象禮足，慈母遇子，盲則得明，城變金璃，石舉空界，釋女瘡合，調達病痊，皆是本師積劫熏修，慈善根力，能令苦者見如是事。今既承紹，合履玄蹤；乃至放生贖命，止殺興哀。斷燒煮之殃，釋籠罩之繫；續壽量之海，成慧命之因。遂得水陸全形，息陷網、吞鉤之苦；飛沈任性，脫焚林、竭澤之憂。免使穴罷新胎，巢無舊卵，脂消鼎鑊，肉碎刀砧。《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而殺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常行放生。乃至若不爾者，犯輕垢罪。』故知有情、無情

不可傷害。《華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作大國王，於法自在，普行教命，令除殺業；閻浮提內，城邑聚落，一切屠殺皆令禁斷。無足、二足、多足，種種生類，普施無畏，無欺奪心。廣修一切諸行，仁慈蒞物，不行侵惱。發妙寶心，安隱眾生；於諸佛所，立深志樂。常自安住，三種淨戒；亦令眾生，皆如是住。菩薩摩訶薩，令諸眾生，住於五戒，永斷殺業；以此善根，如是迴向，所謂：「願一切眾生發菩薩心，具足智慧，永保壽命，無有終盡。」乃至見眾生，心懷殘忍，損諸人畜，所有男形，令身缺減，受諸楚毒；見是事已，起大慈悲，而哀救之。令閻浮提，一切人民，皆捨此業。』

《涅槃經》云：『一切惜身命，無不畏刀杖；恕己以為喻，勿殺勿行杖。』昔有禪僧鄧隱峯，未出家時，曾射一猿子，墮地而終。須臾，猿母亦墮而死；因剖腹開，見肝腸寸寸而斷。遂捨其射業，因此出家。是知人形獸質，受報千差；愛結情根，其類一等。所以失林窮虎，乃委命於廬中；鍛翮驚禽，遂投身於案側。至如楊生養雀，寧有意於玉環？孔氏放龜，本無情於金印。命既無於大小，罪豈隔於賢愚？三業施為，切宜競慎。誤傷誤殺，尚答餘殃；故作故為，寧逃業迹？或受一日戒，或持八關齋；或不噉有情，或永斷葷血，不值三災之地，能昇六欲之天；既為長壽之緣，又積大慈之種。經云：『昔有迦羅越，興設大檀，請佛及僧。時有一人賣酪，主人駐食，勸令持齋聽經，至冥乃歸。婦語之言：「我朝來不食，相待至今。」遂破夫齋。半齋之福，猶生天上，七世人間，常得自然衣食。一日持齋，得六十萬歲自然之糧；又有五福：一者、少病。二者、身意安隱。三者、少姪。四者、少睡臥。五者、命終之後，神得生天，常識宿命。』

「或懷慚抱愧，常生慶幸之心；識分知恩，恒起報酬之想。《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淨法，能護世間。何等為二？所謂慚、愧。假使世間，無此二淨法者，世間亦不知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宗親、師長、尊卑之緒，顛倒混亂，如畜生趣。即說偈言：『世間若無有，慚、愧二法者，違越清淨道，向生老病死；世間若成就，慚、愧二法者，增長清淨道，永關生死門。』』』」

「或代誅贖罪，沒命救人；或釋放狴牢，赦宥刑罰；或歸復遷客，招召逋民；或停置關防，放諸商稅；或給濟貧病，撫恤孤惻。常以仁恕居懷，恒將惠愛為念。若覺、若夢，不忘慈心；乃至蠕動蜎飛，普皆覆護。《華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見有獄囚，五處被縛，受諸苦毒，防衛驅逼，將之死地，欲斷其命；乃至自捨身命，受諸苦毒。菩薩爾時語主者言：「我願捨身，以代彼命；如此等苦，可以與我。如彼人隨意皆作，設過彼苦阿僧祇倍，我亦當受，令其解脫。我若見彼，將被殺害，不捨身命，救贖其苦，則不名為住菩薩心。何以故？我為救護一切眾生，發一切智菩提心故。』』

《正法念經》云：『造一所寺，不如救一人命。』墮藍本經，校量眾福，總不如慈心，愍傷一切蠢動、含識之類，其福最勝。

「或盡忠立孝，濟國治家，行謙讓之風，履溫恭之道，敬養父母，成第一之福田；承事尊賢，開生天之淨路。《賢愚經》云：『佛語阿難：「出家在家，慈心孝順，供養父母，計其功德，殊勝難量。所以者何？我自憶念，過去世時，慈心孝順，供養父母，乃至身肉，濟活父母危急之厄，以是功德，上為天帝，下為聖王，乃至成佛，三界特尊，皆由斯福。』』

「或稱揚彼德，開舉善之門；或讚歎其名，發薦賢之路。成人之美，助發勇心；喜他之榮，同興好事。削嫉妬之蠱刺；息忿恨之毒風。起四無量之心，攝物同己；成四安樂之行，利益有情。是以諸大菩薩，皆思往世。波騰苦海，作諸不利益事；捐功喪力，惟長業芽。今省前非，頓行佛道；擯精進甲，發金剛心；眾善普行，廣興法利。入世間三昧，現功巧神通；和光同塵，潛行密用。滅無明火，摧憍慢幢；曲順機宜，和顏誘誨。愛語攝受，慈眼顧瞻；開諭愚盲，安慰驚恐。懸照世之日，耀破暗之燈；揭有獄之重關，沃火宅之熾焰。滿求者之願，若如意之珠；拔病者之根，猶善見之藥。乾欲海而成悲海，碎苦輪而成智輪；變貧窮濟作福德之津，轉生死野合菩提之道。諸佛法內，靡所不為；眾生界中，無所不濟。如地所載、如橋所昇、如風所持、如水所潤、如火所熟、如春所生、如空所容、如雲所覆。遂令聞名脫苦，蹈影獲安；觸光而身垢輕清，憶念而心猿調伏。皆是從微至著，漸積善根；行滿功圓，成其大事。何乃毀善業道，開惡趣門；成就魔緣，斷滅佛種？」

萬善同歸集卷中

萬善同歸集卷下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

夫一念頓圓，三德悉備；未有一法，能越心源。設修萬行，皆從真法界之所成；或治習氣，而用佛知見之所斷。所謂無成之成，何妨妙行；不斷之斷，豈闕圓修！極惡違境，尚為助發知識；美德嘉善，寧非進趣道乎？

問：「何不直明本際，則本立而道生。若廣述行門，恐生迂滯。」

答：「理為道本，行為道跡。因本垂跡；無本，跡何所施？因跡顯本；無跡，本奚獨立？故云：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是知先明其宗，方能進道；若一向逐末，實有所妨。經云：『非不了真如，而能成其行；猶如幻事等，似有而非真。』且圓根頓受之人，則遮照而無滯。即遮而照，故雙非即是雙行；即照而遮，故雙行即是雙遣。不壞本而常末，萬行紛然；不壞末而常本，一心恒寂。」

問：「《法句經》云：『若能心不起，精進無有涯。』何故立事興心，而乖無作道乎？」

答：「即心無心，事不妨理；作而無作，性不闕緣。故賢首國師云：『緣起體寂，起恒不起；達體隨緣，不起恒起。』

《大集經》云：『佛言：「精進有二種：一、始發精進。二、終成精進。菩薩以始發精進，習成一切善法；以終成精進，分別一切法，不得自性。」』《金光明經》中，雖得佛果，精進不休，故於眾中，起禮身骨；況餘凡下，端拱成耶？故十八不共法中，精進無減，《大論》云：『菩薩知一切精進，皆是虛妄，而常成就不退，是名真實精進。』」

問：「一切法空，悉宗無相。何陳眾善，起有相之心耶？」

答：「以諸法畢竟無所有故，則有萬善施為；若諸法有決定性者，則一切不立。故《般若經》云：『若諸法不空，即無道、無果。』《法句經》云：『菩薩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金剛三昧經》云：『若說法有一，是相如毛輪；如焰水迷倒，為諸虛妄故。若見於法無，是法同虛空；如盲無目倒，說法如龜毛。』又經云：『寧可謗有如須彌，不可謗無如芥子。』論云：『諸法實相中，決定相不可得，故名

無所得；非無有福德、智慧，增益善根。』又云：『邪見人破諸法令空，觀空人知諸法真空，不破不壞。譬如田舍人，初不識鹽，見貴人鹽著種種肉菜中而食。問言：「何以故爾？」語言：「此鹽能令諸物味美故。」此人便念：「此鹽能令諸物美，自味必多。」便空抄鹽，滿口食之，鹹苦傷口。而問言：「汝何以言鹽能作美？」貴人語言：「癡人！比當籌量多少，和之令美。云何純食鹽？」無智人聞空解脫門，不行諸功德但欲得空，是為邪見，斷諸善根。』

「廬山遠大師釋《涅槃經》『問云：「若無所得，云何作善？」佛答：「明諸眾生，現有佛性，當必因果；如子在胎，定生不久，理須修善。」又問：「我今不知所趣入處，云何作善？」佛答：「有如來藏可以趣入，宜修善業。」』《弘明集》云：『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退善。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又善惡諸法，等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真性，同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殊矣。故經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勸誡，聞當不疑。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為萬；其等空也，則萬像皆一。防斷常之生尤，兼空有而除疾。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故《中論》云：『諸佛說空法，為治於有故；若復著於空，諸佛所不化。』《金剛三昧經》云：『若離無取有，破有取空，此偽妄空，而非真無。令雖離有而不存空，如是乃得諸法真無。』故《肇論》云：『若以有為有，則以無為無，有既不有，則無無也。夫不存無以觀法者，可謂見

法實性矣。』何得以空害有，以有害空；乖一味之源，成二見之垢乎？並是依語失義，遺智存情。雖言破有，未達有源；強復執空，罔窮空旨。今略辨之，以消邪滯：夫有是不有之有，非實有；空是不空之空，非斷空。若決定為有，非是幻有，而生隔閡；若虛豁為空，即同太虛，而無妙用。所以從緣而有，無性之空。無性之空，空不閡有；從緣之有，有不妨空。有因空立，成圓智而萬行沸騰；空從有生，起妙慧而一真虛寂。豈同執但空而生斷見，福海傾消；據實有而起常心，慢山高峙。是以諸佛說空，為空無明而成福業，破遍計而了圓成；愚人說空，即生妄解而謗佛意，增空見而滅善因。又斷滅空，則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第一義空，有業有報，不見作者。」

問：「何不深入無生，自然合道。有為多過，豈益初心？」

答：「因世慈而入真慈，從生忍而具法忍；學分初後，位豈濫陳？又生即無生，豈越性空之地？無為即為，寧逃實相之源？但取捨情亡，即真俗理見。故經云：『菩薩不盡有為，不住無為。』肇法師云：『有為雖偽，捨之則大業不成；無為雖實，住之則慧心不朗。』《華嚴經》云：『解如來身，非如虛空，一切功德，無量妙法，所圓滿故。』《大集經》云：『捨離大慈而觀無生，是為魔業；厭離有為功德，是為魔業。』」

問：「無漏性德本自具足，何假外修而虧內善？」

答：「自有修、性二德，內、外二緣。若性德本具，如水中火，不成事用，須假修德，如遇因緣，方能顯現；是以因修顯性，以性成修。若本無性，修亦不成；修性無二，和合方備。又內有本覺，常熏聖種；外仗善緣，助開覺智。有內闕外，菩提不圓。《華嚴經》云：『法如是故，內因本有；

佛神力故，外緣所加。』是以若修萬善，則順法性；以淨奪染，性德方起。凡夫雖具，以造惡違性，本性不顯，不成妙用。」

問：「忘緣頓入，教有明文。今何所非，而逐因緣法乎？」

答：「頓教一門，亦是上根所受；忘緣淨意，真為如實修行。今所該者，為著法之人而生偏見，一向毀事不了圓宗。但析妄情，豈除教道？祇如見佛一法，自有五等教人：一、小乘人：見佛身即是父母生身，從心外來，有相好分劑。意識所熏，有所分別；不知唯識義故，見從外來。二、大乘初教：見佛但是現化，非有相好，然其實體，空無所有。故云：

『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三、大乘終教：見佛相好光明，一一悉同真性。身即非身，非身即身，理事無閼。四、頓教：見佛無有始末之異，何有現應之差！亦無相好可立，一切分別非真理故。此離念之真名為見佛。五、一乘圓教：見佛即此離念之真，非但不生彼相之理，而乃不閼萬像繁興，具足依正，該攝理事，人法等圓，明一事遍於十方一切世界，無不同時影現，猶如帝網。又緣起一門，若是頓教，不說緣起，即是事相，令真理不現；要由相盡，乃是實性。若說緣起，如以翳眼，而見空華。若是圓教法界，起必一多互攝，有力無力，方得成立；一多無閼，攝入同時，名入大緣起。

「如上五門，皆是入路。尚不訶小，恐廢權門；何乃斥圓，而妨實德？台教云：『如大乘師不弘小教，則失佛方便。』祇如古德，設有邊辟之言，皆是為物遣執。今時但效其言，罔知其旨；又全未入於頓門，但妄生譏謗，所失太過，故今愍之。故圓教《華嚴經·離世間品》云：『佛子，菩薩摩訶薩又作是念：「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心為本；心若清淨，

則能圓滿一切善根，於佛菩提必得自在，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意即成。若欲除斷一切取緣，住一向道，我亦能得，而我不斷，為欲究竟佛菩提故，亦不即證無上菩提。何以故？為滿本願，盡一切世界行菩薩行，化眾生故。」是為如金剛大乘誓願心。』是以驟緣違性，積雜染而為凡；離緣求證，沈偏空而成小；緣性無闕即大菩提。不斷塵勞門，能成無為種；不溺實際海，能隨有作波。真俗鎔融，有無不滯。可謂：履非道而達正道，即世法而具佛法矣！」

問：「萬善威儀，聲聞劣行，迂滯化壘，跼伏草庵。豈稱大心，何成圓頓？」

答：「三乘初學，不愚於法，所以《法華經》云：『若有比丘，實得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又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漸漸修學，悉當成佛。』皆是中途取證，起住著心，是以諸佛所訶，勸令起行。且二乘之人，皆登聖位，超九地之煩惱，斷三界之業身；同坐解脫之床，已具神通之慧，豈比博地具縛凡夫，惟向依通，全無修證。故真覺大師云：『二乘何咎，而欲不修？』教中或毀或讚，抑揚當時耳。凡夫不了，預畏被訶；寧知見愛尚存，去小乘而甚遠。雖復言其修道，惑使之所不除，非惟身口未端，亦乃心由邪曲；見生自意，解背真詮。聖教之所不依，明師未曾承受；根緣非為宿習，見解未預生知。而能世智辯聰，談論以之終日；時復牽於經語，曲會私心，縱邪說以誑愚人，撥因果而排罪福。順情則熙怡生喜，逆意則慍懣懷瞋。三受之狀固然，稱位乃儔菩薩；初篇之非未免，過人之釁又繁。大乘之所不修，而復譏於小學；恣一時之強口，謗說之患鏗然，三途苦輪，報之長劫。《書》云：『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又云：『止沸莫若去薪，息過莫若無語。』又如經說：『凡

夫有漏散心，一稱南無佛，乃至小低頭，以此因緣尚成佛道。』何況二乘無漏聖心，永斷後有身，親證人空慧，所習諸行，而不登正位乎？」

問：「有功之功，皆歸敗壞；無功之功，至功常存。何乃棄不遷之旨，而述有作之行乎？」

答：「《肇論》云：『如來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經云：『三災彌綸，而行業湛然。』今信之矣。故知一毫之善，雖是有為，若助菩提，直至成佛而不墮壞。任大劫火競起，終不燒虛空；縱生死浪無邊，實不沈真善。」

問：「諸法無體，從緣幻生；眾緣無依，還從法起。緣法無性，必竟俱虛；無主無人，無生無滅。如何廣論無常之事相，復說虛妄之果報乎？」

答：「以真心不守自性，隨緣成諸有；雖似有即空，乃體虛成事。猶如樹影雖虛，而有陰覆之義；還同昏夢不實，亦生憂喜之情。雖無作者之能為，不失因緣之果報。故《淨名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又教所明空，以不可得故，無實性故；不是斷滅之無，何起龜毛兔角之心，作蛇足鹽香之見？」

問：「初心入道，言行相扶，萬善資熏，不無其理。果地究竟，大事已終，境智虛閑，何須眾行乎？」

答：「果德佛位，畢竟無為；若無邊行門，八相成道，皆是佛後，普賢行收，任運常然，盡未來際。《維摩經》云：『雖得佛道，轉于法輪，入於涅槃，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華嚴經》云：『了知法界無有邊際，一切諸法一相無相，是則說名究竟法界，不捨菩薩道。雖知法界無有邊際，而知一切種種異相，起大悲心度諸眾生，盡未來際無有疲厭，是則說名普賢菩薩。』」

問：「五度如盲，般若如導。今何偏讚眾行，廣明散善乎？」

答：「今所論眾善者，祇為成就般若故。教中或訶有為，但是破其貪執。如若取捨不生，一切無闕；若未明般若，以萬行為助緣。《法華經》云：『佛名聞十方，廣饒益眾生；一切具善根，以助無上心。』《華嚴經》云：『譬如一切法，眾緣故生起；見佛亦復然，必假眾善業。』若已明般若，用眾行為嚴飾。《法華經》云：『其車高廣，眾寶裝校，乃至又多僕從，而侍衛之。』故云『萬善同歸集』。離般若外，更無一法。如眾川投滄海，皆同一味；雜鳥近妙高，更無異色。或不謂般若，但習有為，祇成生死之因，豈得涅槃之果？若布施無般若，惟得一世榮，後受餘殃債；若持戒無般若，暫生上欲界，還墮泥犁中；若忍辱無般若，報得端正形，不證寂滅忍；若精進無般若，徒興生滅功，不趣真常海；若禪定無般若，但行色界禪，不入金剛定；若萬善無般若，空成有漏因，不契無為果。故知般若是險惡徑中之導師、迷闇室中之明炬、生死海中之智楫、煩惱病中之良醫、碎邪山之大風、破魔軍之猛將、照幽途之赫日、驚昏識之迅雷、扶愚盲之金鑰、沃渴愛之甘露、截癡網之慧刃、給貧乏之寶珠。若般若不明，萬行虛設。祖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不可剎那忘照，率爾相違。』乃至成佛究竟位中，定慧力莊嚴，以此度含識。故佛云：『我於二夜中間，常說般若。』」

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何不直指其事，而廣涉因緣，興諸問答乎？」

答：「《楞伽經》云：『佛告大慧：「若不說一切法者，教法則壞；教法壞者，則無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若無者，誰說為誰？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莫著言說，隨宜方便

廣演諸法。」』故知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離理無說，離說無理。以真性普遍故，不可說不異可說；以緣修無性故，可說不異不可說。若說四實性，及諸法自相，皆不可說；若依四悉檀，及諸法共相，皆是可說。是以諸佛，常依二諦說法，但得圓旨，說即無過。若一向無言，何由悟解？令尋言求理，而知理圓；但為言偏，故云言說不及，不說無言。又性雖離言，不可說，要以言說，方會不可說也。若夫履踐道源，紹隆佛種，先明般若，以辨真心。般若乃萬行之師，千聖之母；真心是群生之本，眾法之源。若般若未通，真心由昧，應須歸命一體三寶，懺悔三世愆瑕。以尸羅而檢過防非；用禪定而除昏攝亂；親近善友，讚誦大乘，萬善熏治，多聞修習，助顯真性，直至菩提。障盡而妙定自明，慧發而真心豁淨；既能自利，復愍未聞。廣作福因，具行諸度；紹佛家業，建大法幢。注一味之法雨，蕩諸惑塵；然無作之智燈，照開迷暗。是以功德萬行，初後並興，於佛教中，法爾如是。故《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不作逼惱眾生物，但說利益世間事。』《法華經》云：『若人受持讀誦是經，為他人說，若自書若教人書。復能起塔及造僧坊，供養讚歎聲聞眾僧；亦以百千萬億讚歎之法，讚歎菩薩功德。又為他人種種因緣，隨義解說此《法華經》；復能清淨持戒，與柔和者而共同止；忍辱無瞋，志念堅固；常貴坐禪得諸深定；精進勇猛攝諸善法；利根智慧善答問難。乃至是人，若坐、若立、若行處，此中便應起塔，一切天人皆應供養如佛之塔。』

「大凡善法，略有四種：一、自性善，無貪瞋癡等三善根。二、相應善，善心起時，心王、心所一時俱起。三、發起善，發身語業，表內心所思。四、第一義善，體性清淨。又略有二種：一、理善，即第一義。二、事善，即六度萬行。

今時多據理善，若是理善，闡提亦具，何不成佛？是以須行事善，莊嚴顯理；積大福德，方成妙身。如礦含金，似山藏玉；若石蘊火，猶地生泉。未遇因緣，不成濟用；雖然本具，有亦同無。眾生三因，亦復如是。凡曰有心，正因悉具；未得緣、了，法身不成。了因智慧莊嚴，正解觀察；緣因福德莊嚴，妙行資發。三因具足，十號昭然；自利利他，理窮於此。故《法華經》云：『我以相嚴身，光明照世間；一切眾所尊，為說實相印。』

「又薄德少福人，不堪受此法。夫善根易失，惡業難除。《涅槃經》明：『譬如畫石，其文常在；畫水速滅，勢不久住。瞋如畫石；諸善根本，如彼畫水，是故此心難得調伏。』故知善事易忘，人身難得，不可因循，剎那異世。《提謂經》云：『如有一人，在須彌山上以纖縷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中有旋嵐猛風，吹縷難入針孔。人身難得甚過於是。』又《菩薩處胎經》云：『盲龜浮木孔，時時猶可值；人一失命根，億劫復難是。海水深廣大，三百三十六，一針沒海底，求之尚可得。』又云：『吾從無數劫，往來生死道；捨身復受身，不離胞胎法。計我所經歷，記一不記餘；純作白狗身，積骨億須彌。以利針地種，無不值我體；何況雜色狗，其數不可量。吾故攝其心，不貪著放逸。』是以暫得人身，於十二時中，不可頃剋忘善，剎那長惡，此便難逢，豈容空過。」

「又無常迅速，念念遷移；石火風燈，逝波殘照，露華電影，不足為喻。《法句經》云：『佛告梵志，世有四事，不可得久。一者、有常必無常。二者、富貴必貧賤。三者、合會必別離。四者、強健必當死。』又經云：『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死。』如上所明，萬德眾善，菩提資糧。惟除二法，能成障閼：一者、不信。二者、

瞋恚。不信，障未行善、欲行善；瞋恚，滅已行善、現行善。以不信故，如同敗種，永斷善根，墮壞正宗，增長邪見；以瞋恚故，焚燒功德，遮障菩提，開惡趣門，閉人天路。又不瞋從慈而起，大信因智而成。智刃纔揮，疑根頓斷；慈雲既潤，瞋火潛消。是以因智，度苦海之津；因信，入菩提之戶；因慈，住大覺之室；因忍，披如來之衣。《華嚴經》云：『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信令諸根淨明利，信力堅固無能壞；信能永滅煩惱本，信能專向佛功德。信為功德不壞種，信能生長菩提樹；信能增益最勝智，信能示現一切佛。』《大莊嚴法門經》云：『瞋恨者能滅百劫所作善業。』《華嚴經》云：『菩薩起一瞋心，能生百萬障門。』又經云：『劫功德賊無過瞋恚。』又意地起瞋，大道冤賊。」

問：「凡修萬善，皆助菩提；云何有稽滯不成，復云何速得圓滿？」

答：「因放逸懈怠故無成，因勇猛精進故速辦。《譬喻經》云：『有一比丘飽食入室，閉房靜眠，愛身快樂。却後七日，其命將終；佛愍傷之，告比丘言：「汝維衛佛時，曾得出家，不念經戒，飽食却眠；命終魂神生蜈蚣蟲中，積五萬歲壽盡，復為螺蚌之蟲，樹中蠹蟲，各五萬歲。此四品蟲，生在冥中，貪身愛命，樂處幽隱為家，不喜光明；一眠之時，百歲乃覺，纏綿罪網，不求出要。今世罪畢，得為沙門，如何睡眠不知厭足？」比丘聞已，慚怖自責，五蓋即除，成阿羅漢。』《大寶積經》云：『佛言：「譬如綵帛繫在頭上，火來燒綵帛，無暇救火，何以故？究實理急。」』此上一親明教行，豈敢造次，輒有浪陳。願遵懇苦之言，不違究竟之說。」

問：「慈悲萬善，深如佛業；祖教或毀或讚，所以生疑。上雖廣明，猶懷餘惑；未審佛旨，究竟所歸。更希指南，永祛積滯。」

答：「祖立言詮，佛垂教跡，但破遍計所執，不壞緣起法門。遍計性者，情有理無。如繩上生蛇、杌中見鬼，無而橫計，脫體全空。依他性者，即是因緣。若隨淨緣，即得成聖；若隨染緣，即乃為凡。是以從緣無性故號圓成。《法華經》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論云：『若見因緣法，則名為見佛。』故知無有一塵，不合理事；未有一法，非是佛乘。皆是不了萬法之初源，一塵之自性，遂生情執；滯相迷名，妄分自他，強生離合，致令理事，水火競生，各據二邊，不成一味。自翳眼見，明珠有類；以執心觀，萬善生瑕。姪怒癡性，邪見非道，尚為解脫之門；尊崇三寶，利他眾善，豈成障閼之事？是以達之則瓦礫為金，取之則妙藥成毒。故經云：『虛妄是實語，除邪執故；實語成虛妄，生語見故。』但除去取之情，盡履玄通之道。見網既裂，惟一真心；塵翳若消，無非佛國。故《大般若經》云：『佛言：「我以諸法無所執故，即名般若波羅蜜多。我等住此無所執故，便能獲得真金色身，常光一尋。」』若欲無過，但理事融通，行願相從，悲智兼濟。故《華嚴論》云：『偏修理則滯寂；偏修智則無悲；偏修悲則染習便增；但發願則有為情起。故菩薩以法融通，不去不取。』圭峯禪師云：『師資傳授，須識藥病。』承上方便，皆須先開示本性，方令依性修禪；性不易悟，多由執相。故欲顯性，先須破執；破執方便，須凡聖俱泯，功業齊祛，使心無所著，方可修禪。後學淺識，便執此言，為究竟道。又以修習之門人多放逸故，後廣說欣厭、毀責、貪瞋；讚歎勤苦、調身、調

息，入道次第，後人聞此，又迷本覺之用，便一向執相、滯教、違宗。又學淺之人，或祇知離垢清淨，離障解脫，故毀禪門即心是佛；或祇知自性清淨，性淨解脫，故輕於教相、持律、坐禪、調伏等行。不知必須頓悟自性清淨，性淨解脫；漸修令得圓滿清淨，究竟解脫。若身、若心無所擁滯。又云：

『空宗但述遮詮，非凡非聖，一切不可得等；性宗有遮有表。』今時人皆謂，遮言為深，表言為淺，故惟重非心非佛。良由以遮非之辭為妙，不欲親證自法體，故如此也。如上所引，祖教了然。但以所非者，破其執：離性之相而生常見，離相之性成其斷滅。或有所讚者：乃是了即性之相，用不離體；即相之性，體不離用。故知相是性之相，性是相之體。若欲讚性，即是讚相；若欲毀相，祇是毀性。云何妄起取捨之心，而生二見？若入一際法門，則毀讚都息。」

問：「如上問意，祇據今時，多取理通，少從事習，皆稱玄學，離物超塵。佛果尚鄙而不修；片善豈宗而當作。未審上古，事總如然？請更決疑，免墜邪網。」

答：「前賢往聖，志大心淳；究理而晷刻不忘，潛行而神靈罔測。曉夕如臨深履薄，剋證似然足救頭。重實而不重虛，貴行而不貴說；涉有而不住有，行空而不證空。從小善而積殊功，仗微因而成大果。今時則劫濁時訛，志微根鈍；我慢垢重，懈怠障深。一行無成，百非恒習；乘戒俱喪，理事雙亡。墮無知坑坐黑暗獄；不達即事即理之旨，空念破執破病之言。智者深嗟，愚人倣倣；既成途轍，頓奪尤難。是以廣引祖佛之深心，備彰經論之大意，希悛舊執，庶改前非。同躡先聖之遺蹤，共稟覺王之慈勅；無虧本志，免負四恩。齊登解脫之門，咸闡離生之道；成諸佛業，滿大菩提。塞邪徑而闢正途，堅信根而拔疑刺；備波羅蜜之智楫，駕大般若

之慈航。越三有之苦津，入普賢之願海；渡法界之飄溺，置涅槃之大城。往返塵勞，周旋五趣；不休不息，無始無終；未來窮而不窮，虛空盡而無盡。仰惟佛眼證此微誠，普為群靈敬述茲集。」

問：「上上根人頓悟自心，還假萬行，助道熏修不？」

答：「圭峯禪師有四句料簡：一、漸修頓悟：如伐樹，片片漸斫，一時頓倒。二、頓修漸悟：如人學射，頓者箭箭直注意在的；漸者久久方中。三、漸修漸悟：如登九層之臺，足履漸高，所見漸遠。四、頓悟頓修：如染一綵絲，萬條頓色。上四句多約證悟。惟頓悟漸修，此約解悟；如日頓出，霜露漸消。《華嚴經》說：『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然後登地，次第修證；若未悟而修，非真修也。惟此頓悟漸修，既合佛乘，不違圓旨。如頓悟頓修，亦是多生漸修，今生頓熟。此在當人，時中自驗。若所言如所行，所行如所言；量窮法界之邊，心合虛空之理；八風不動，三受寂然；種現雙消，根隨俱盡。若約自利，則何假萬行熏修，無病不應服藥。若約利他，亦不可廢；若不自作，爭勸他人？故經云：『若自持戒，勸他持戒；若自坐禪，勸他坐禪。』《智論》云：『如百歲翁翁舞，為教授兒孫故。』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如或現行未斷，煩惱習氣又濃；寓目生情，觸塵成滯，雖了無生之義，其力未充，不可執云：『我已悟了，煩惱性空，若起心修却為顛倒。』然則煩惱性雖空，能令受業；業果無性，亦作苦因；苦痛雖虛，祇麼難忍。如遭重病，病亦全空，何求醫人，遍服藥餌？故知言行相違，虛實可驗，但量根力，不可自謾，察念防非，切宜子細。」

問：「老子亦演行門，仲尼大興善誘。云何偏讚佛教，而稱獨美乎？」

答：「老子則絕聖棄智，抱一守雌，以清虛憺泊為主，務善嫉惡為教；報應在一生之內，保持惟一身之命。此並寰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談；義乖兼濟之道，而無惠利也。仲尼則行忠立孝，闡德垂仁，惟敷世善，未能忘言神解，故非大覺也。是以仲尼答季路曰：『生與人事，汝尚未知。死與鬼神，余焉能事？』此上二教，並未逾俗柱，猶局塵籠，豈能洞法界之玄宗，運無邊之妙行乎？」

問：「佛行無上，眾哲所尊；儒道二教，既盡欽風。云何後代之中，而有毀謗不信者何？」

答：「儒道先宗，皆是菩薩，示劣揚化，同讚佛乘。老子云：『吾師號佛，覺一切民也。』《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列子云：『商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非聖人也。」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任因時，亦非丘所知。」太宰嚭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夫子動容有言曰：「丘聞西方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以不？」闕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校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言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主大悅，用闕澤為太子太傅。』《起世界經》云：『佛言：「我遣二聖，往震旦行化：一者、老子，是迦葉菩薩。二者、孔子，是儒童菩薩。」』明知自古及今，但有利益於人間者，皆是密化菩薩；惟大士之所明，非常情之所測。遂使寡聞淺

識，起謗如烟；並是不了本宗，妄生愚執。事老君者，則飛符走印，鍊石燒金；施醮祭之鯁羶，習神仙之誑誕。入孔門者，志乖淳朴，意尚浮華；騁鸚鵡之狂才，擅蜘蛛之小巧。此皆違背先德，自失本宗。斯人不謗，焉顯其深？下士不笑，寧成其道？是以佛法如海，無所不包；至理猶空，何門不入？眾哲冥會，千聖交歸；真俗齊行，愚智一照。開俗諦也，則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紹、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惟一字以為褒，豈止五刑而作戒。敷真諦也，則是非雙泯，能所俱空；收萬像為一真，會三乘歸圓極。非二諦之所齊，豈百家之所及。」

問：「道無不在，真性匪移；有佛無佛，性相常住。此即一體三寶，常現世間。何用金檀刻像，竹帛書經，剃髮出塵，以為三寶？」

答：「上根玄解，何假相施？中下鈍機，須憑事發；不覩正相，但染邪宗。祇如此土，像教未來，惟興外道，罔知真偽，莫辨靈蹤。伏自漢明夢現金身，吳帝瑞彰舍利，爾後國王長者，方知歸敬之門，哲士明人，頓曉棲神之地。是知迹能顯本，相可通真；因筌得魚，理事無廢。是以木母變色，金像舒光；道藉人弘，物由情感。能生淨種，敬假像而開心；不結信緣，遇真儀而不見。是以迷之則本末咸喪；了之則真假俱通。若驗斯文奚生取捨？或廣興供養，發大志誠；意業功深，修因力大。是以貧女獻潘澱，而位登支佛；童子進土麁，而福受輪王。」

問：「因緣義空，自他無性；涅槃生死，一體無殊。如何行慈，廣垂攝化？」

答：「雖人法本空，彼我虛寂，而眾生迷，如夢所得，都不覺知；菩薩興悲而示真實。《大般若經》云：『佛告善

現：「應知有情雖自性空，遠離眾相，而有雜染、清淨可得。」』

《起信論》云：『雖念諸法，自性不生；而復即念，因緣和合，善惡之業、苦樂等報，不失不壞。雖念因緣，善惡業報；而亦即念，性不可得。是以觀緣起，而不住涅槃；了性空，而不住生死。』』

問：「西天九十六種外道，各立修行之門，勤苦兢兢，非無善業。云何報盡，還入輪迴，不得解脫？」

答：「未達無生正理，惟修生滅有因。起貪著之心，懷希望之意；以苦捨苦，從迷積迷；匍匐昇沈，輪迴莫已。蒸砂之喻，足可明之。」

問：「非惟外道修善，不得解脫；依內教修，亦有不得道者，何耶？」

答：「皆為有我故，不得斷結。凡作之時，皆云我能作；隨境所得，住著因果。若了二無我理，證解一心，不動塵勞，當處解脫。」

問：「正作之時，云何了無我？」

答：「所作之時，從緣而起，以有施為，而無主宰。所出音聲，猶如風鐸；隨機轉動，惟似木人。但依業力所為，而無我性可得。四大聚散，生滅隨緣；乃至六趣受身，亦復如是。實無有人，而能來往。《華嚴經》云：『如機關木人，能出種種聲；彼無我非我，業性亦如是。』論云：『因緣故生天，因緣故墮地獄。』若言是我，非因緣者，作惡何不生天，乃墮地獄耶？我豈愛彼地獄受苦耶？我既作惡而不受樂者，故知善惡感報，惟是因緣，非是我也。而眾生於無我、無作之中，妄認我、作，強為其主，不知是識所為，決定無有作者。外道皆稱執作，悉有神我；若無神我，誰為所作？

《智論》破云：『心是識相，故自能使身，不待神也。如火

性能燒物不假人。』《唯識論》云：『諸所執實有我體，為有思慮，為無思慮？有思慮應是無常，非一切時有思慮故；無思慮如虛空，不能作業，亦不受果。故所執我，理俱不成。由此故知，定無實我。但有諸識，無始時來，前滅後生，因果相續；由妄熏習，似我相現；愚者於中，妄執為我。』又無我者，即是無性；性即是體，體是主質義。凡有一法，皆從眾緣所成，實無本體；以無體故空。是以眾生，於性空中，執為實有；內則為我所羈，外則為塵所局，所以修行不出心、境；及至得果，不離所因。昇降雖殊，常繫諸有；互為高下，終始輪迴。眾患所生，我為其本。」

問：「既萬法無體，本來自空，云何復有諸法建立？」

答：「祇為空無體性，而從緣生。若有自體，即不假緣生；既不從緣生，即萬法有其定體。若立定相，即成常過：善惡不可改移，因果遂成錯亂。為惡應生天，為善應沈淪，以無因故；作善應無福，作惡應無罪，以無果故。是以萬法無體、無定，但從緣現；以緣生故無性，諸法皆空；以無性故，緣生諸法建立故。《華嚴經》明菩薩於無自性中，建立一切佛事。是以因空立有，有無自名；從有辨空，空無自體。」

問：「現見諸法發生，云何無性？」

答：「即生無生，所以無性。若云有生，為復自生？為他生？為共生？為無因生？若云自生，譬如自身，若非父母，云何得生？故云此身即父母之遺體，以過去業為內因，託父母體為外緣，內外因緣和合而有，即非自生。或云他生者，若無宿業自因，終不託胎，皆從自業而有；譬如外具水土，若無種子，決定不生。若共生者，因假緣成，何有自體之用？緣從因起，而無外助之能；因緣各無，和合豈有？如一砂無油，和眾砂而非有；一盲不見，聚群盲而豈觀？若無因生者，

即石女生兒、龜毛作拂，有因尚無，無因豈有？又從有因而立無因，有因既無，無因亦絕。但了自他兩句無生，則四句皆破。既無自他，將誰作和合，及以無因有？四句自然宴寂。是知無生之生，幻相宛爾；生之無生，真性湛然。故《金剛三昧經》云：『因緣所生義，是義滅非生；滅諸生滅義，是義生非滅。』」

問：「既一切諸法，無性無生；云何眾生執著境緣，而受實報？」

答：「祇為不了無性，迷為實有，所以受其實報。如達其性空，即不生貪著，既不耽著，任運施為，不住其因，終不受果。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又云：『一切惟心造。』若心不起，外境常虛；了境性空，其心自寂；妄心既寂，幻相何生？心境俱冥，自然合道。《華嚴經》云：『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一切空無性，妄心分別有。』又云：『世間一切法，但以心為主；隨解取眾相，顛倒不如實。』」

問：「既受實報，云何言一切空？」

答：「分明云眾生自妄認為實，其性常空。雖受苦樂，厭愛情生；人法俱空，一無所得。猶如夢見好惡，欣感盈懷；及至覺來，豁然無事。覺來非有，夢裡非無；既習顛倒之因，不無虛妄之果。」

問：「妄心幻境，為復本無？從今日無？」

答：「心境本無。」

問：「既是本無，眾生云何不得解脫？」

答：「本來無縛，云何稱解？祇為不達本無，妄生今有。從無始際，熏習之力，不覺不知，隨業而轉；雖在業拘，性常清淨。」

問：「如何得究竟清淨？」

答：「此有二義：一者、了其本無，得自性清淨。二者、淨其妄染，得離垢清淨。本性既淨，妄念不生；二障雙消，三輪廓徹。契本冥源，種現俱寂。」

問：「佛道遐昌，凡聖同稟。何乃興替不定，而有墮壞者乎？」

答：「夫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通而化。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若眾生福薄，則佛事冰消；若國土緣深，則梵剎雲聳。在人自生得喪，非法而有盛衰。故《法華經》云：『眾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

問：「既讚眾善，報應非虛。云何有勤苦求者，全無剋證？」

答：「修善之人，自有冥顯二益。《法華玄義》四句料簡：一、冥機冥應：若過去善修三業，現在未運身口，藉往善力，此名為冥機；雖不見靈應，而密為法身所益，不見不聞、非覺非知，是名冥益。應身應，是顯應；法身應，是冥應。二、冥機顯益：過去植善而冥機已成，便得值佛聞法，現前獲利，是為顯益。如佛初出世，最初得度之人，現在何曾修行，諸佛照其宿機，自往度之。三、顯機顯益：現在身口精勤不懈，而能感降，道場禮懺，能感靈瑞。四、顯機冥益：如人雖一世勤苦，現善濃積，而不顯感，冥有其利。若解四意，一切低頭舉手，福不虛棄；終日無感，終日無悔矣。」

問：「或有一生修善，現縈惡報；終日造惡，目覩吉昌者何？」

答：「業通三世，生熟不定；又通三報，厚薄相傾。西天第十九祖師，鳩摩羅多云：『前生修功德，而致強半功，有少破壞故。迴心修惡，行罪業、少功德，亦死先受福。正

受快活時，心似得安樂，忽降諸衰惱，其家漸殘破；承彼先惡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修福，而招斯惡報。』又曰：『前世作惡業，其罪強半功；忽遇一智者，而教修福德。福德雖修已，其善未過彼；功德少於罪，亦死生貧窮。心不敬信佛，亦不重三寶；如是過半已，其家漸富有，資生多財帛；承彼先善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作惡，而招斯善報。』論云：『今我疾苦，皆由過去；今生修福，報在當來。』若見喜殺長壽，好施貧窮；能信斯言，不生邪見。若不解此，憂悔失理，謂徒功喪計，善惡無徵。但修善之時，一心不退，既不間斷，福果長新；祇慮中途自生遮障，識達賢士曉斯旨焉。」

問：「惡能掩善，則禍起而福傾；善能排惡，則障消而道現。何乃或有從生積善，反受餘殃？及蕭梁武帝，歸憑三寶；一朝困斃，全無靈祐者何？舉世咸疑，請消餘滯。」

答：「前明業通三世，事已昭然，今重決疑，有其三義：一者、是諸佛菩薩示現施為，隨順世間，同其苦樂，千變萬化，誘引勞生。或居安而忽危，示物極即反；或處榮而頓弊，現盛必有衰。令耽榮者，悟世無常；使恃祿者，知生有限。潛消貪垢，巧洗情塵。示正示邪，或逆或順，斯乃密化之祕術，非凡小之所知。二者、善惡無定，果報從緣；業力難思，勢不可遏。故《涅槃經》云：『業有三報：一、現報：現作善惡，現受苦樂。二、生報：今生作業，來生受果。三、後報：或今生作業，過百千生方受其報。』又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殃尚在，善緣便發。又若善多惡少，則先受樂，而後受苦，則福盡禍生。或善少惡多，則先受苦，而後受樂，則災消慶集。此皆並是後報，善惡業熟，今生善力難排，斷結證聖，尚還宿債。如師子比

丘、一行禪師等，豈況業繫凡夫，寧逃此患？三、者或善根深厚，修進堅牢，決志無疑，誓過金石，則現受輕報，能斷深愆。故經云：『今生作惡少為善多，則迴地獄重，而現世輕。或作善少為惡多，則迴現世輕，而地獄重。乃至純善修行之人，現世暫時頭痛，則滅百千萬劫地獄之苦。』是以菩薩發願云：『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受苦。』作惡之人雖現安樂，果在阿鼻，積劫燒然，受苦無間。又復修行，力至將出輪迴，臨終之時，雖受微苦，無始惡業，一時還盡。如唐三藏法師，九世支那為僧，福德智慧，常稱第一；大弘聖教，廣演佛乘，利濟無邊，殊功罕測。及至遷化之時，臥疾房中。瞻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各長一丈，共捧一白蓮花，至法師前云：『師從無始已來，所有損惱有情，諸有惡業，因今小疾，並得消殄，應生欣慶。』法師顧視合掌，遂右脇而臥。弟子問云：『和尚決定得生彌勒內院不？』報云：『得生。』言訖，氣息漸微，奄然神逝。若明如上三義，方為知因識果之人；或昧斯文，終生疑謗。」

問：「夫修善應純，云何造惡？既能造惡，何用善乎？若善惡齊行，恐虛功力。」

答：「若出家菩薩，無諸障閼，應純修善，直至菩提；如在家菩薩，事業所拘，未得純淨，傍興善道，以為對治。夫業難頓移，惡非全斷；漸積功德，以趣菩提。若更積惡不修，惡無有盡；須行善業，以奪惡因。《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射獵還，過寺繞塔，為沙門作禮。群臣共笑之，王乃覺知，問群臣曰：「有金在釜，釜中湯沸，以手取金，可得不？」答曰：「不可得。」王言：「以冷水投中，可取得不？」臣白王言：「可得也。」王言：「我行王事，射獵

所作如湯沸；燒香然燈繞塔，如持冷水投沸湯中。」』夫作王有善惡之行，何故但有惡無善乎？」

問：「在家菩薩，亦許純修善不？」

答：「若志苦心堅，一向歸命，如鹿在網，若火燒頭，惟求出離之門，不顧人間之事。自古及今，亦多此等。《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大好道德；常行繞塔，百匝未竟，邊國王來征伐，欲奪其國。傍臣大恐怖，即白王言：「置斯旋塔，以攘重寇。」王言：「聽使兵來，我終不止。」心意如故，繞塔未竟，兵散罷去。』夫人有一心定意，無所不消也。是以河嶽不靈，惟人所感；但能志到，無往不從。至於水池躍鱗、寒林抽筍，故非神力，志所為也。」

問：「若廣修萬善，皆奉慈門；但稟真詮，有妨世諦。則處國廢其治國，在家闕於成家，雖稱利人，未得全美。」

答：「佛法眾善，普潤無邊；力濟存亡，道含真俗。於國有善則國霸，於家有善則家肥，所利弘多，為益不少。所以《書》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又云：『行善降之百祥；為惡降之百殃。』宋典文帝，以元嘉中問何侍中曰：『范泰、謝靈運云：「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真要，則以佛經為指南。」如其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也。』侍中對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傳此風訓，已遍宇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陛下所謂坐致太平也。』是以包羅法界，遍滿虛空；一善所行，無往不利。則是立身輔化，匡國保家之要軌矣。若以此立身，無身不立；以此匡國，無國不匡。近福人天，遠階佛果。」

問：「所修萬善，以何為根本乎？」

答：「一切理事，以心為本。約理者，經云：『觀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此以真如觀、真實心為本。約事者，經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此以心識觀，緣慮心為本。真實心為體，緣慮心為用；用即心生滅門，體即心真如門。約體用分二，惟是一心。即體之用，用不離體；即用之體，體不離用。開合雖殊，真性不動。心能作佛，心作眾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獄。心異則千差競起，心平則法界坦然；心凡則三毒縈纏，心聖則六道自在；心空則一道清淨，心有則萬境縱橫。如谷應聲，語高而響大；似鏡鑒像，形曲而影邪。以萬行由心，一切在我。內虛，外終不實；內細，外終不麤。善因終值善緣，惡行難逃惡境。踏雲霞而飲甘露，非他所授；臥烟焰而噉膿血，皆自所為。非天之所生，非地之所出，祇在最初一念，致此昇沈。欲外安和，但內寧靜；心虛境寂，念起法生；水濁波昏，潭清月朗。修行之要，靡出於斯。可謂眾妙之門，群靈之府，昇降之本，禍福之源。但正自心，何疑別境？經云：『為善福隨，履惡禍追；響之應聲，善惡如音；非天龍鬼神所授，非先禰後裔所為。』造之者惟心，成之者身口矣。佛說偈曰：『心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惡，即言即行；罪苦自追，車磔于轍。心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即言即行；福樂自追，如影隨形。』《華嚴經》云：『智首菩薩問文殊師利云：「何得無過失身口意業？乃至為上，為無上；為等，為無等等？」文殊師利答言：「佛子，若諸菩薩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密嚴經》云：『如地無分別，庶物依以生；藏識亦如是，眾境之依處。如人以己手，還自摩捏身；亦如象以鼻，取水自沾沐；復似諸嬰兒，以口含其指。如是自心內，現境還自緣；是心之境界，

普遍於三有。久修觀行者，而能善通達；內外諸世間，一切惟心現。』以此之言，豈止萬善之本，乃至有情、無情，凡聖境界，虛空萬像，悉為其本。亦云：『無住為本。』本立道生，斯之謂矣。」

問：「萬行之源，以心為本。助道門內，何法為先？」

答：「以其真實正直為先，慈悲攝化為道。以正直故，果無迂曲，行順真如；以慈悲故，不墮小乘，功齊大覺。以此二門，自他兼利。」

問：「前明先知正宗，遍行助道。今萬行門中，以消疑滯，未審以何為宗旨？」

答：「佛法本無定旨，但隨入處，明見心性，權名為宗。」

問：「以何方便，而得悟入？」

答：「有方便門，應須自入。」

問：「豈無指示？」

答：「見性無方，云何所指？實非見、聞、覺知境界。」

問：「既無所指，明見之時，見何物？」

答：「見無物。」

問：「無物如何見？」

答：「無物即無見。無見是真見；有見即隨塵。」

問：「若然如是，教中佛云何亦說見？」

答：「佛隨世法，即是不見見，非同凡夫執為實見。究竟而論，見性非屬有無，湛然常寂。」

問：「畢竟如何？」

答：「須親省察。」

問：「前云：心外無法。云何稱有見即隨塵？」

答：「一切色境，皆是第八識親相分現量所得，實無外法。眼見色時，未生分別；剎那轉入，明了意識，分別形像，作外量解，遂執成塵境。」

問：「此境何識所現？」

答：「塵以識所現，內識變起，似塵而現。如鏡中見自面像，非他影現。《唯識論》云：『內識轉似外境，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諸識生時，變自我法。此我法相，雖在內識，而由分別，似外境現。諸有情類，無始時來，緣此執為實我、實法。如幻夢者，幻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內識所變，似我似法，雖有而非實。』經云：『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惟心。』此由約事而論，說為識變；若深達真如，一切諸法，本來不動，即心自性亦非待變。」

問：「此塵與識，從何而立？」

答：「謂由名言熏習種子，而得建立；實無其體，而似有義，相貌顯現，如幻物等。因名立法，因法建名；名中無法，法中無名。無體互成，有相俱寂。」

問：「此識既不立，何識為宗？」

答：「諸識亦無畢竟所歸。約極權論，惟一真性。此亂識，為遣境故立；境消識謝，能所俱亡，惟一真識，即是實性。《三無性論》云：『先以亂識，遣於外境；次阿摩羅識，遣於亂識，究竟惟一淨識。』」

問：「理事無閼，萬事圓修，何教所宗？何諦所攝？」

答：「法性融通，隨緣自在。隨舉一法，萬行圓收；即華嚴所宗，圓教所攝。若六度萬行，成佛度生，雖淨緣起，皆世諦所收。若發明本宗，深窮果海，則理智俱亡，言心路絕。」

問：「此集所陳，有何名目？」

答：「若問假名，數乃恒沙。今略而言之，總名萬善同歸；別開十義：一名理事無閼。二名權實雙行。三名二諦並陳。四名性相融即。五名體用自在。六名空有相成。七名正助兼修。八名同異一際。九名修性不二。十名因果無差。」

問：「名因義立，義假名詮。既立假名，其義何述？」

答：「第一、理事無閼者，理則無為，事則有為。終日為，而未嘗有為；終日不為，而未嘗無為。為與無為，非一非異，同法性源，等虛空界。若云是一，《仁王經》說：『諸菩薩有為功德、無為功德，皆悉成就。』若但是一，不應說有二種功德。若云是異，《般若經》云：『不得離有為說無為，不得離無為說有為。』是以理事相即，非斷非常，起滅同時，無閼雙現。

「第二、權實雙行者，實則真際，權則化門。從真際而起化，實外無權；因事跡而得本，權外無實。常冥一旨，無閼雙行；遮照同時，理量齊現。

「第三、二諦並陳者，諸佛常依二諦說法，何以故？俗是真詮，了俗無性，即是真諦。故云：『若不得俗諦，不得第一義。』所以真不待立而常現；俗不待遣而自空。二諦雙存，如同波水。水窮波末，波水同時；波徹水源，動濕一際。

「第四、性相融即者，《無量義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生。』所言法者，即是真心。從一真心，具不變、隨緣二義。不變是性，隨緣是相；性是相之體，相是性之用。以不了根源，則妄生諍論。如今毀相者，是不識心之用；毀性者，是不識心之體。若能融通，取捨俱息。

「第五、體用自在者，體即法性之理，用乃智應之事。舉體全用，用即非一；舉用全體，體即非異。即體之用不閼用，即用之體不失體；所以一味雙分，自在無閼。

「第六、空有相成者，且夫一切萬法，本無定相；互成互壞，相攝相資。空因有立，緣生故性空；有假空成，無性故緣起。因義顯別，隨見成差。迷之則萬狀不同，悟之則三乘不異。何者？且如有之一法，小乘見是實色；初教觀為幻有；終教則色空無閼，以空不守自性，隨緣成諸有故；頓教見一切色法，無非真性；圓教見是無盡法界。若如是融通，即成真空妙有；有能顯萬德，空能成一切。

「第七、正助兼修者，正即是主，助即是伴。因伴成主，無助即正終不圓；從主得伴，無正則助無由立。是以主伴相成，正助兼備，亦是止觀雙運，隱顯互興，內外更資，乘戒兼急。

「第八、同異一際者，同則據理不變，異則約事隨緣。所以不變故，乃能隨緣；隨緣故，所以不變。祇為不異，而成異事；不同而立同門。若異則壞於異，以失體故；若同則不成同，以無用故。所以同，無同而異；異，無異而同。各執即落斷常，雙融即成佛法。故經云：『奇哉！世尊，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

「第九、修性不二者，本有曰性，非從觀成；今顯曰修，因智而現。由修顯本有之性；因性發今日之修。全性成修，全修成性；修性無二，因緣似分。

「第十、因果無差者，因從果起，果滿則乃成因；果逐因生，因圓則能立果。事分前後，理即同時；相助相酬，業用無失。」

問：「此集所申，當何等機？得何等利？」

答：「自他兼利，頓漸俱收。自利者，助道之圓門，修行之玄鏡；利他者，滯真之皎日，二見之良醫。頓行者，不違性起之門，能成法界之行；漸進者，免廢方便之教，終歸

究竟之乘。若信之者，則稟佛言；若毀之者，則謗佛意。信毀交報，因果歷然。略述教海之一塵，普施法界之含識；願弘正道，用報佛恩。頌曰：

「菩提無發而發，	佛道無求故求，
妙用無行而行，	真智無作而作，
興悲悟其同體，	行慈深入無緣。
無所捨而行檀；	無所持而具戒；
修進了無所起；	習忍達無所傷；
般若悟境無生；	禪定知心無住；
鑒無身而具相，	證無說而談詮。
建立水月道場，	莊嚴性空世界；
羅列幻化供具，	供養影響如來。
懺悔罪性本空，	勸請法身常住；
迴向了無所得，	隨喜福等真如。
讚歎彼我虛玄，	發願能所平等；
禮拜影現法會，	行道足躡虛空。
焚香妙達無生，	誦經深通實相；
散華顯諸無著，	彈指以表去塵。
施為谷響度門，	修習空華萬行；
深入緣生性海，	常遊如幻法門。
誓斷無染塵勞，	願生惟心淨土；
履踐實際理地，	出入無得觀門。
降伏鏡像魔軍，	大作夢中佛事；
廣度如化含識，	同證寂滅菩提。」

萬善同歸集卷下

精嚴講寺

副都綱 祖福 住持 宗昱 宗韶 東序 祖祐祖壽
祖印文玉 道綱

真如本山 惠璘 宗盛 道洪 廣福 本房 道俊
文亮 本常 圓悟

股庵 道馥 助刊莊嚴先師沾益庵 諸刹 子敬
文程 大洪善士姚福良

同發道意，捨財助刊功德，並願世出世間，勤修萬善，
莊嚴淨土，剋證菩提者。

萬善同歸此一心，瓶盤釵釧總黃金；自他兼利醍醐海，
頓漸俱收珠玉林。板化信檀多感果，印行京國廣知音；言言
直指西方路，宗鏡高懸照古今。

宣德己酉春釋 子德儀識

《萬善同歸集》一書有益於進修，誠非小補。志於道者，
舍此而他求，如繪無形之太虛，補無跡之疾風，徒弊精神，
未見其有成也。諦思其義，法而行之，不惟不負於禪師著書，
指迷之功；抑亦不負於區區重行鏤板之用心也，願勿以徒遮
眼而已。

成化戊戌秋嘉禾真如講寺比丘如[承/巳]識

流虹興聖禪寺比丘德海書

四明王鴻刊 徐均祥助筆

附永明壽禪師垂誡（按舊本不載此誡，今從佛祖綱目考
訂，以其針劄宗門人，最為痛切，故附錄于后）

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
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
心如木石相似；直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若逢真正導

師，切須勤心親近；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在耳根，永為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須信道，真善知識是人中最大因緣，能化眾生得見佛性。深嗟末世誑說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姪，無妨般若，生遭王法，死墮阿鼻。受得地獄業消，又入畜生餓鬼，百千萬劫無有出期。除非一念回光，立即翻邪為正。若不自懺、自悔、自修，諸佛出來也無救爾處。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若飲酒如屎尿相似，便可飲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屍相似，便可行姪；若見己財如糞土相似，便可偷盜。饒爾煉得至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古聖施設，豈有他心？只為末法僧尼，少持禁戒，恐賺向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所說，萬論所陳，若不去姪，斷一切清淨種；若不去酒，斷一切智慧種；若不去盜，斷一切福德種；若不去肉，斷一切慈悲種。三世諸佛，同口敷宣；天下禪宗，一音演暢。如何後學，略不聽從，自毀正因，反行魔說？只為宿薰業種，生遇邪師，善力易消，惡根難拔。豈不見，古聖道：「見一魔事，如萬箭攢心；聞一魔聲，如千錐割耳。」速須遠離，不可見聞。各自究心，慎莫容易，久立珍重。

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8 冊 No. 2018 《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

詳夫心者，非真妄有無之所辨，豈文言句義之能述乎！然眾聖歌詠、往哲詮量，非不洞明，為物故耳。是以千途異說，隨順機宜，無不指歸一法而已。故《般若》唯言無二，《法華》但說一乘，《思益》平等如如，《華嚴》純真法界，《圓覺》建立一切，《楞嚴》含裹十方，《大集》染淨融通，《寶積》根塵混合，《涅槃》咸安祕藏，《淨名》無非道場。統攝包含，事無不盡；籠羅該括，理無不歸。是以一法千名，應緣立號，不可滯方便之說、迷隨事之名，謂眾生非真、諸佛是實。若悟一法，萬法圓通，塵劫凝滯當下冰消、無邊妙義一時通盡，深徹法源之底、洞探諸佛之機，不動微毫之功、匪移絲髮之步，優游沙界、遍歷道場，何佛刹而不登？何法會而不涉？無一相而非實相，無一因而非圓因，恒沙如來煥若目前、十方佛法皎然掌內，高低岳瀆共轉根本法輪、大小鱗毛普現色身三昧，處一座而十方俱現、演一音而沙界齊聞，談玄顯妙而不壞凡倫、千變萬化而未離真際，與三世佛一時成道、共十類生同日涅槃。擊法鼓於魔宮、震法雷於邪域，履逆而自順、處剛而自柔，臨高而不危、在滿而不溢，可謂端居絕學之地、深履無為之源，入眾妙之玄門、遊一實之境界。無一法本有、無一法始成，泯中邊、絕前後，印同異、一去來，萬境齊觀，一際平等。明知三寶常現，我土不燒；梵音恒聞，慧光常照。此大寂三昧、金剛定門，今古咸然、聖凡齊等，如一滴之水，與渤澥之潤性無差；若芥孔之空，

等太虛之容納非別。信之者功超遠劫、明之者祇在剎那。此一際之法門，真無方之大道。聚一塵而非合、散眾剎而非分，和光而不群、同塵而不染，超出而不離、冥合而無歸，養育凡聖而無質像可觀、興建法界而無名字可立，依蔭草木、籠罩古今。遍界遍空，穹蒼不能覆其體；常照常現，鐵圍不能匿其輝；無住無依，塵勞不能易其性；非純非雜，萬法不能隱其真。聞爾無聲而群音揭地、蕩然無相而眾像參天，相入而物境千差、相即而森羅一味。不從事而失體，非共非分；不守性而任緣，亦同亦別。是以即性之相故，無妨建立；即理之事故，不翳真常；以空之有故，豈礙繁興；以靜之動故，何虧湛寂。言一則大小相入，言異則高下俱平；言有則理體寂然，言無則事用不廢。雖起而常滅，世相含虛；雖寂而恒生，法界出現；任動而常住，萬化不移；任隱而恒興，一體隨應。無假而幻相和合，無實而真性湛然；無成而異質交輝，無壞而諸緣互絕。境雖現而無現性、智雖照而無照功，寂用非差，能所一際。狀同淨鏡，萬像而不能越形；性若澄空，眾相而不能離體。為常住藏，作變通門；湛爾堅凝，恒隨物化；紛然起作，不動真如。男身沒、女身彰，東方入、西方起。當存而正泯，在卷而恒舒，普注而不迂，俱遍而無在。舉一塵，列無邊剎土；指一念，樹無盡古今。居一相而非升，即淨隨染；驟五趣而不墜，處濁恒清。外望無盈餘，內窺無積聚；觸目而不見，滿耳而不聞；盈懷而無知，遍量而非覺；本成而非故，今現而非新；不磨而自明，弗瑩而自淨。可謂妙體常住，靈光靡沈，至德遐周，神性獨立。眾妙群靈而普會，為萬法之王；三乘五性而冥歸，作千聖之母。獨尊獨貴、無比無儔，實大道源，是真法要。玄蹤不定，任物性以方圓；妙應無從，逐機情而隱顯。是以本生末而末表本，體用互興；

真成俗而俗立真，凡聖交映；此顯彼而彼分此，主伴齊參；生成佛而佛度生，因果相徹。境無自性而他成自，心無自性而自成他；理不成就而一即多，事不成就而多即一。相雖虛而恒冥一體，性雖實而常在萬緣；雖顯露而難以情求，任超絕而無妨大用。縱橫幻境，在一性而融真；寂滅靈空，寄森羅而顯相。諦智相發、染淨更熏，隨有力無力而出沒無恒、逐緣成緣散而卷舒不定，相攝則纖塵不現、相資則萬境俱生。來如水月之頓呈、去若幻雲之忽散，動寂無礙，涉入虛融；互奪互存，靈通莫測；不出不在，妙性無方。智海滔滔，包納而無遺纖芥；靈珠璨璨，照臨而不顯微毫。若真金隨異器以分形，千差不礙；如湛水騰群波而顯相，一體無虧。俱是俱非，亦邪亦正。不有而示有，杳若夢存；無成而似成，倏如幻住。依空源而起盡，法法無知；隨化海以興亡，緣緣絕待。是以五岳穹崇而不峻，四溟浩渺而不深，三毒四倒而非凡，八解六通而非聖；悉住真如寂滅之地，盡入無生不二之門。施為大解脫中，重重無盡；顯現不思議內，浩浩難窮。豈可立其始終、定其方域，何必崇真斥妄、厭異欣同，欲壞幻化之身、擬斷陽焰之識。不知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分別現文殊之心、動止運普賢之行，門門而皆開甘露、味味而純是醍醐，不出菩提之林、長處蓮華之藏，晃晃而無塵不透、昭昭而溢目騰光，豈勞妙辯之敷揚，誰待神通之顯示。動止常遇、明暗不離，非古盛而今衰、豈愚亡而智現？語默常合，終始冥通，初祖豈用西來，七佛何嘗出世？是以心空則天地虛寂，心有則國土崢嶸；念起則山岳動搖，念默則江河寧謐；機峻而言言了義，志徹而念念虛玄；器廣而法法周圓，量大而塵塵無際。意地清而世界淨、心水濁而境像昏，舉一全該，坦然平等，宛爾具足，唯在正觀。萬法本只

由人，真如自含眾德；無念而殊功悉備，無作而妙行皆圓。不運而成，靈智法爾；無求自得，妙性天真。方知理智圓融，大道無外，絕一塵而獨立，何眾相以縱然。是則聲處全聞，見外無法，豈玄黃之所惑，匪音響之能淪。如滄海之味混百川，猶須彌之色吞群鳥，無一名不播如來之號，無一物不闡遮那之形。巖樹庭莎，各挺無邊之妙相；猿吟鳥噪，皆談不二之圓音。癡愛成解脫真源，貪瞋運菩提大用；妄想興而涅槃現，塵勞起而佛道成。從體施為，報化而未嘗不寂；隨緣顯現，法身而無處不周。實教法之所歸，聖賢之稟受，群生之實際，萬物之根由，正化之大綱，出世之本意，三乘之正轍，入道之要津，般若之靈源，涅槃之窟宅。

蓋以妙理玄邈，大旨希夷，狂慧而徒自勞神，癡禪而但能守縛。實謂言思路絕，分別意窮，識智翛然，神清可鑑，空有雙豁，根塵洞開。如窺淨天、似臨皎日，無一法門而不現，無一至理而不明。豈動神情，春池而穩探真寶；匪勞心力，赤水而自獲玄珠。觀沙界於目前，指大千於身際，收群生於掌握，納萬彙於胸襟。不施一功，成就楞嚴之大定；不披一字，遍覽普眼之真經。四句之義頓融，百非之路杳絕；豎徹三際，橫亘十方，為一總持，號大自在。神光赫赫，威德巍巍；尼乾魄消、波旬膽碎，煩惱賊颯然墮壞、生死軍豁爾飄颺，愛河廓清、慢山崩倒，逍遙物外、無得無求，擔怕虛懷、曠然絕累，虛空讓其高廣、日月慚其光明。然後則權實雙游、悲智齊運，拯世若幻、度生同空，涉有而不乖無、履真而不礙俗，若乾坤之覆載、猶日月之相須。示聖現凡，出生入死，持實相印，建大法幢。作一種之光明、為萬途之津濟，能令寒灰再焰、焦種重榮，永為苦海之迅航、常作迷途之明導。任運遮照、隨智卷舒，雖無知而萬法圓通、雖無

見而一切明現，但契斯旨，體本自然。如群萌值春、萬物得地，十身頓現、四智鬱興。猶如意幢，若大寶聚，法財豐溢，利物何窮；故號功德之林，乃稱無盡之藏。豈有朝曦而不照，夜炬而不明者哉？何得以限量心、起分齊見，局太虛之闊狹、定法界之邊疆，遂令分別之情，不越眾塵之境，向真如境上鼓動心機、於寂滅海中奔騰識浪，於管中存見、向壁罅偷光，立能所之知、起勝劣之解，齊文定旨、逐語分宗。蟭螟豈繼於鵬程，螢照那齊於日曜。豈能一毛孔內，納十方之虛空；一剎那中，現億佛之世界。一一身而遍一切剎，一一剎而含無邊身。乘高廣之大車，展大千之經卷，陞燈王之法座，飡香積之嘉羞，披迦葉之上衣，入釋迦之正室。促多生於頃刻，擲世界於他方；腹吸風輪，口吹劫火；變丘陵為寶剎，移淨土於穢邦；一毫中放無盡之光明，一言內演難思之教海。此乃群生之常分，與眾聖而同儔，無一法而不然，但有心而皆爾；非假變通之力，不從修證之因。德量如然，塵毛悉具。一香一味，同棲滅盡定門；蠢動蜎飛，不昧靈知寂照。何得遺山認培、棄海存漚，劣志卑心而自鄙屈；翻乃持神珠而乞丐，守金藏以貧窮，辜負己靈，埋沒家寶。或捨離而保持偏正，或絕分而甘處塵勞，或認妄而謬附邪宗，或執權而勞修漸行，或認位高推於極聖，或積德望滿於三祇。不知全體現前，猶希妙悟；豈覺從來具足，仍待功成；不入圓常，終成輪轉。

只為昧於性德、罔辯真宗，捨覺循塵、棄本就末，掛有無之魔網、投一異之邪林，宰割真空、分羅法性，依塵生滅、隨境有無，執斷迷常、驟緣遺性，謬興知解、錯倒修行。或和神養氣而保自然，或苦質摧形而為至道，或執無著而椿立前境，或求靜慮而伏捺妄心，或剝情滅法以凝空，或附影緣

塵而抱相，或喪靈源之真照，或殞佛法之正因。或絕識凝神，受報於無情之地；或澄心泯色，住果於八難之天。或著有而守乾城，或撥無而同兔角。或絕見而居暗室，或立照而存所知。或認有覺是真佛之形，或効無知同木石之類。或執妄同究竟之果，如即泥是瓶；或妄緣趣解脫之門，似撥波求水。或外騁而妄興夢事，或內守而端居抱愚。或宗一而物象同如，或見異而各立法界。或守愚癡無分別而為大道，或尚空見排善惡而作真修。或解不思議性作頑空，或體真善妙色為實有。或沈機絕想，同有漏之天；或覺觀思惟，墮情量之域。或不窮妄性，作冥初之解；或昧於幻體，立空無之宗。或認影而為真，或執妄而求實。或認見聞性為活物，或指幻化境作無情。或起意而乖寂知，或斷念而虧佛用。或迷性功德，而起色心之見；或據畢竟空，而生斷滅之心。或執大理而頓棄莊嚴，或迷漸說而一向造作。或據體離緣而堅我執，或亡泯一切而守己愚。或定人法自爾而墮無因，或執境智和合而生共見。或執心境混雜，亂能所之法；或著分別真俗，縛智障之愚。或守一如不變而墮常，或定四相所遷而沈斷。或執無修而祛聖位，或言有證而背天真。或耽依正而隨世輪迴，或厭生死而喪真解脫。或迷真空而崇因著果，或昧實際而欣佛厭魔。或著隨宜所說而守語為真，或失音聲實相而離言求默。或宗教乘而毀自性之定，或弘禪觀而斥了義之銓。或鬪奇特而但顧出身，俄沈識海；或作淨潔而推求玄密，返墮陰城。或起殊勝知解而剝肉為瘡，或住本性清淨而執藥成病。或尋文探義而飲客水，或守靜居閑而坐法塵。或起有得心，談無相大乘；或運圖度想，探物外玄旨。或廢說起絕言之見，或存詮招執指之譏。或認動用而處生滅根源，或專記憶而住識想邊際。或安排，失圓覺之性；或縱任，虧入道之門。或起

身心精進而滯有為，或守任真無事而沈慧縛。或專繫念勤思而失於正受，或效無礙自在而放捨修行。或隨結使而恃本性空，或執纏蓋而妄加除斷。或保重而生法愛，或輕慢而毀佛因。或進求而乖本心，或退墮而成放逸。或語證相違而虧實地，或體用各據而乖佛乘。或守寂而住空，失大悲之性；或泯緣而厭假，違法爾之門。或著我見而昧人空，或迷現量而堅法執。或解不兼信而滋邪見，或信不兼解而長無明。或云人是而法非，或稱境深而智淺。或取而迷法性，或捨而乖即真；或離而違因，或即而忘果；或非而謗實，或是而毀權。或惡無明而背不動智門，或憎異境而壞法性三昧。或據同理而起增上慢，或貶別相而破方便門。或是菩提而謗正法輪，或非眾生而毀真佛體。或著本智而非權慧，或迷正宗而執化門。或滯理溺無為之坑，或執事投虛幻之網。或絕邊泯跡，違雙照之門；或保正存中，失方便之意。或定慧偏習焦爛道芽，或行願孤興沈埋佛種。或作無作行，修有為菩提；或著無著心，學相似般若。或趣淨相而迷垢實性，或住正位而失自本空。或立無相觀而障翳真如，或起了知心而違背法性。或守真詮而生語見，服甘露而早終；或敦圓理而起著心，飲醍醐而成毒。

已上略標一百二十種邪宗見解，並是迷宗背旨、失湛乖真，捏目生花、迷頭認影，若敲冰而索火、類緣木以求魚，畏影逃空、捫風捉電。苦非甘種，砂豈飯因；皆不能以法性融通、一旨和會，盡迷方便、悉溺見河，障於本心、不入中道。匍匐昇沈之路、纏綿取捨之懷，於無心中強欲斷除、向無事內剛求捨離。將法空為患愛之境、返真智作想礙之情，長隨八倒之風、難出四邊之網。竟不知理即生死，恒與道冥；妄本菩提，從來合覺；明常住暗，水不離冰；靈智常存，妙

用無盡。何乃遏想念而求湛寂，斷煩惱而證真如。妄作妄修，自難自易。且靈覺之性本非祕密、如來之藏實不覆藏，故知圓常之理不虧、信解之機難具。如針鋒上無邊身菩薩，似藕絲懸須彌盧之山；唯歎希奇，罔知所措。如水母土蜂之類、猶蚍[虫*末]屈步之徒，歷劫他求、終朝取相，不自暫省、返照回光。貨鬻衣珠，承紹家業，但爭空花之起滅、定認眚影之是非，去淳朴而專尚浮華、喪根源而唯尋枝派；可謂遺金拾礫、擲寶持薪。

是以眾聖驚嗟、達人悲歎，都謂不到實地、未達本心，妄識浮沈、緣心巧偽，遍計所執現似外塵、人杌繩蛇橫生空見。不知萬法無體、一切無名，從意現形、因言立號，意隨想起、言逐念興，想念俱虛、本末非有。是以三界無物、萬有俱空，邪正同倫、善惡齊旨，全拋大義、莫返初源。於無心中妄立異同、就一體內強分離合，自他纔立、逆順隨生；起鬭爭之端、結惑業之始，織是非之緻網、鎖憎愛之樊籠，觀鏡像分妍醜之心、聆谷響興喜怒之色，責化人之心行、保幻物之堅牢，汲焰水而欲滿漏卮、折空花而擬栽頑石。能所雙寂，事理俱空，既造惑因，不無幻果。

欲知妙理，唯在觀心。恒沙之業，一念而能消；千年之暗，一燈而能破。自然不立名相，解惑寂然；豈有一物當情，萬境作對。取捨俱喪，是非頓融；眾翳咸消，豁然清淨；無非不思議解脫，盡是大寂滅道場。視聽俱忘，身心無寄；隨緣養性，逐處消時；猶縱浪之虛舟，若凌空之逸翮；縱橫放曠，任跡郊廓。

普勸諸後賢，但遵斯一路。聞而不信，尚結佛種之因；學而未成，猶益人天之福。此乃群經具載、諸佛同宣，非率爾以致辭，請收凝而玄鑒。

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終)

(附)定慧相資歌

祖教宗中有二門，十度萬行稱為尊。初名止觀助新學，
後成定慧菩提根。唯一法，似雙分，
法性寂然體真止，寂而常照妙觀存。定為父，慧為母，
能孕千聖之門戶，增長根力養聖胎，
念念出生成佛祖。定為將，慧為相，能弼心王成無上，
永作群生證道門，即是古佛菩提樣。
定如月，光燦外道邪星滅，能挑智炬轉分明，
滋潤道芽除愛結；慧如日，照破無明之暗室，
能令邪見愚夫禪，盡成般若波羅蜜。少時默，剎那靜，
漸漸增修成正定，諸聖較量功不多，
終見靈臺之妙性。瞥聞法，纔歷耳，能熏識藏覺種起，
一念回光正智開，須臾成佛法如是。禪定力，不思議，
變凡為聖剎那時，無邊生死根
由斷，積劫塵勞巢穴墮。湛心水，淨意珠，
光吞萬像燦千途，抉開己眼無瑕翳，三界元無一法拘。
覺觀賊，應時剋；攀緣病，倏然淨；
蕩念垢兮洗惑塵，顯法身兮堅慧命。如斷山，若停海，
天翻地覆終無改，瑩似琉璃含寶月，
倏然無寄而無待。般若慧，莫能量，自然隨處現心光，
萬行門中為導首，一切時中稱法王。
竭苦海，碎邪山，妄雲卷盡片時間，貧女室中金頓現，
壯士額上珠潛還。斬癡網，截欲流，大雄威猛更無儔，

能令鐵床銅柱冷，頓使魔怨業果休；
和諍訟，成孝義，普現群生諸佛智，邊邪惡慧盡朝宗，
螻蟻鯤鵬齊受記。偏修定，純陰
爛物剝正命，若將正慧照禪那，自然萬法明如鏡；
偏修慧，純陽枯物成迂滯，須憑妙定助觀門，
如月分明除霧翳。勸等學，莫偏修，從來一體無二頭，
似禽兩翼飛空界，如車二輪乘白牛，
即向凡途登覺岸，便於業海泛慈舟。
或事定，制之一處無不竟；或理定，唯當直下觀心性。
或事觀，明諸法相生籌算；或理觀，頓了無一無那畔。
定即慧，非一非二非心計；慧即定，不同不別絕觀聽。
或雙運，即寂而照通真訓；
或俱泯，非定非慧超常準。一塵入定眾塵起，
般若門中成法爾。童子身中三昧時，老人身分談真軌。
能觀一境萬境同，近塵遠刹無不通。
真如路上論生死，無明海裏演圓宗。
眼根能作鼻佛事，色塵入定香塵起。心境常同見自差，
誰言不信波元水。非寂非照絕言思，
而寂而照功無比；權實雙行闡正途，體用更資含妙旨。
勸諸子，勿虛棄，光陰如箭如流水，
散亂全因缺定門，愚盲祇為虧真智。真實言，須入耳，
千經萬論同標記，定慧全功不暫忘，
一念頓歸真覺地。定須習，慧須聞，勿使靈臺一點昏。
合抱之樹生毫末，積漸之功成寶尊。
獼猴學定生天界，女子纔思入道門。自利利他因果備，
若除定慧莫能論。

警世

夫不體道本，沒溺生死，處胎卵濕化、橫豎飛沈之類。於中失人身者如大地之土，得人身者如爪上之塵；於人身中，多生邊夷下賤；及處中國，或受女身；若為男子，癱殘百疾；設得丈夫十相具足者，處恐畏世，生五濁時。以肉為身，以氣為命，一報之內，如石火風燈，逝波殘照，瞬息而已！於中少夭非橫殂者，不計其數；或有得天年，壽極耳順，萬中無一；脫得知命之歲，除童稚無知，至三十豪、四十富，且約其間三十年。於中有疾病、災禍、愁憂、苦惱，居強半矣！所以昔人有言，浮生一月之中，可開口而咲，只四五日矣。故知憂長喜促、樂少苦多，如在萬仞之危峯，似處千尋之滄海，縱得少樂，畢慮漂沈！且夫有生勞我處胎，有老奪我壯色，有病損我形貌，有死壞我神靈，有榮縱我驕奢，有辱敗我意氣，有貴使我嬌倨，有賤挫我行藏，有富恣我貪婪，有貧乏我依報，有樂動我情地，有苦痛我精神，有讚起我高心，有毀滅我聲價；乃至寒則逼切我體，熱則煩悶我襟，渴則乾我喉，饑則羸我腹，驚則懾我魄，懼則喪我魂，憂則撓我神，惱則敗我志，順則長我愛，逆則起我憎，親則牽我情，疎則生我恨，害則殞我體，愁則結我腸；乃至遇境生心，隨情動念，或美或惡，俱不稱懷，皆長業輪，盡喪道本。其或更詭於君、悖於父，傲其物、趨其時，獸其心、狐其意，苟其利、徇其名，誑其人、諂其行，附其勢、欺其孤，淵其殃、崇其業，扇其火、吹其風，驟其塵、背其覺，邪其種、睽其真，但顧前、非慮後，只謀去、靡思回，唯求生、焉知滅，則念念燒煮，步步溝隍矣！如今或得剎那在世，須蘊仁慈，行善修心，除非去惡。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以世間逆順、種種因緣，空受身心妄苦，皆為不知三界唯

是一心。以前五識，眼、耳、鼻、舌、身，及第八識，皆是現量所得，無心外法；以第六明了意識比量計度而成外境。全是想生，隨念而至；若無想念，萬法無形。故經云：「想滅間靜，識停無為。」又云：「諸法不牢固，唯立在於念，善解見空者，一切無想念。」若了一心之旨，心外自然無法可陳，豈有欣戚關懷、是非干念？佛頌云：「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既了境唯心，便捨外塵相，從此息分別，悟平等真空。」故《起信論》云：「一切境界，唯心妄動。心若不起，一切境界相滅，唯一真心遍一切處。」是故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即無六塵境界；乃至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先德云：「心外有法，生死輪迴；心外無法，生死永棄。」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論云：「三界無別法，但是一心作。」既信一心，須以禪定冥合。如經云：「若能教三千大千世界眾生令行十善，不如一食頃一心靜處入一相法門。」若能諦了自心，以此定慧相應，則能不動塵勞，便成正覺。平生所遇，莫越於斯，普勸後賢，可書紳耳。

心賦注

已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63 冊 No. 1231 《心賦注》

註心賦卷第一

宋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

覺王同稟。

楞伽經。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又經頌云。如世有良醫。以妙藥救病。諸佛亦如是。為物說唯心。問。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既稱心賦。便是標宗。何假廣用文言。仍繁註解。且凡論宗旨。唯逗頓機。如日出照高山。駛馬見鞭影。所以丹霞和尚云。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首楞嚴經云。圓明了知。不因心念。揚眉動目。早是周遮。如先德頌云。便是猶倍句。動目即差違。若問曹溪旨。不更待揚眉。答。今為樂佛乘人。實未薦者。假以詞句。助顯真心。雖挂文言。妙旨斯在。俯收中下。盡罩羣機。但任當人。各資己利。百川雖潤。何妨大海廣含。五嶽自高。不礙太陽普照。根機莫等。樂欲匪同。於四門入處雖殊。在一真見時無別。如獲鳥者羅之一目。不可以一目為羅。治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為國。如內德論云。夫一水無以和羹。一木無以建室。一衣不稱眾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無以為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眾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異。令法門之專一。故云。如為一人。眾多亦然。如為眾多。一人亦然。豈同劣解凡情。而生局見。我此無礙廣大法門。如虛空非相。不拒諸相發揮。似法性無身。匪礙諸身頓現。所以藏法師云。自有眾生。尋教得真。會理無礙。常

觀理而不礙持教。恒誦習而不礙觀空。則理教俱融。合成一觀。方為究竟博通耳。斯乃教觀一如。詮旨同原矣。

祖胤親傳。

此土初祖達磨大師云。以心傳心。不立文字。又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云。默傳心印。代代相承。迄至今日。

大開真俗之本。

如大乘起信論云。有摩訶衍。能發起一切眾生大乘信根。所言摩訶衍者。此云大乘。又大乘者。是眾生心。心體周遍。故名為大。心能運載。故名為乘。立心真如門。心生滅門。論云。摩訶衍者。總說有二種。一者法。二者義。所言法者。謂眾生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訶衍體故。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所言義者。則有三種。一者體大。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一切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薩皆乘此法到如來地故。是知一心。是諸佛本所乘。菩薩因乘此心法。皆到如來地故。離此一心外。別無殊勝。故今賦詠。志在於此。藏法師云。真俗雙泯。二諦恒存。空有兩亡。一味常現。所以華嚴疏云。真俗雖相即。而各不壞其相。謂即有之空。方是真空。即空之有。方為妙有。空有不二。兩相歷然。如波即水而恒動。俗即真而俗相立。如水即波而恒溼。真即俗而真體存。已上皆況心之體用。非一非異。又云。不壞生滅門說真如門。不隱真如門說生滅門。良以二門唯一心故。所以十方諸佛。常依二諦說法。若不得俗諦。不得第一義諦。以俗諦無有自體。即第一義諦故。

獨標天地之先。

傅大士頌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老子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之曰大。寶藏論云。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無形。真空無名。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作萬法之根源。為天地之太祖。上施玄象。下列冥庭。元氣含於大象。大象隱於無形。為識物之靈。靈中有神。神中有身。無為變化。各稟乎自然。

常為諸佛之師。能含眾妙。

諸佛以法為師。起信論云。所言法者。眾生心是。又知之一字。眾妙之門。禪源集云。夫言心者是心之名。言知者是心之體。能含眾妙者。一心杳冥之內。眾妙存焉。清淨法界。杳杳冥冥。以為能含。恒沙妙德。微妙相大。以為所含。相依乎性。性無不包。故稱為含。又云。妄念本寂。塵境本空。空寂之心。靈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前達磨所傳清淨心也。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籍緣生。不因境起。迷時煩惱。知非煩惱。悟時神變。知非神變。然由迷此知。即起我相。若了此知。剎那成佛。故心要賤云。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又況如一摩尼珠。一靈心也。唯圓明淨。空寂知也。都無一切差別色相。以體明故。對外物時。能現一切差別色相。色相自有差別。明珠不曾變易。且如珠現黑時。但云黑等是珠。如洪州馬大師云。起心動念。彈指瞬目。所作所為。皆是佛性。此是即妄明真。或擬離黑覓珠。如北宗秀大師云。眾生本有覺性。如鏡有明性。煩惱覆之不見。如鏡有塵闇。妄念盡則心明。昏塵滅則鏡朗。此是離妄明真。或云明黑都無者。如牛頭融大師云。諸法如夢。本來無事。心境本寂。非今始空。宜喪已忘情。情忘即絕。此是

真妄俱無。初一皆真。次一皆妄。後一皆無。皆是未見珠也。如荷澤和尚。於空無相處。指示知見。了了常知。不昧心性。見珠黑之時。但見珠體明白。不觀黑色。及青黃等雜色。既不即黑。亦不離黑。亦不黑白俱拂。了了見心性之時。不即不離。無住無著。非一非異。不取不捨。又真心本體。有二種用。一者自性本有。二者隨緣應用。猶如銅鏡。銅之質是自性體。銅之明是自性用。明所現影是隨緣用。影即對緣方現。現有千差。明即光明。明唯一味。以喻心常寂是自性體。心常知是自性用。今洪州指示能語言分別等。但是隨緣用。闕自性用也。又顯教。有比量顯。現量顯。洪州云。心不可指示。但以能語言等驗之。知有佛性。是比量顯也。荷澤直云。心體能知。知即是心。不約知以顯心。是現量顯。洪州闕此。又不變是體。隨緣是用。又荷澤所宗空寂知者。空寂即是無相。以神解之性。雖無形相。而靈知不昧。故云寂知。亦云寂照。亦云無相之智。亦云無知之知。如肇論云。放光般若云。般若無所有相。無生滅相。道行般若云。般若無所知無所見。此辯智照之用。而曰無相無知者。何耶。果有無相之知。不知之照。明矣。何者。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經云。聖心無知。無所不知。信矣。空寂即是無相。即是無知。論云無所不知。又云。乃曰一切知者。此知即是真知。為一切眾生自心之體。真性靈知。湛然恒照。亦云無念之知。若有念而知。凡夫境界。故云知覺乃眾生。若無念無知。二乘境界。若無念而知。諸佛境界。空寂即是無念。亦云無住之知。若有所住。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無所住。如日月光明。照見種種色。華嚴錦冠云。含眾妙而有餘者。謂一切事。皆不改本相。不離本位。法法皆能為大為小。為一為多。為主

為伴。即此即彼。即隱即顯。即延即促。互相攝入。重重無盡。如帝網天珠。以要言之。隨一一事。念念皆具十玄之義。同時具足。無有前後。如海一滴。即具百川。滴滴皆爾。故名為妙。

恒作羣賢之母。可謂幽玄。

夫般若者。是諸佛之母。故淨名經頌云。智度菩薩母。能生一切導師。所言般若者。即一切眾生自心靈知之性耳。如寶藏論云。夫天地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識物靈照。內外空然。寂寞難見。其謂玄玄。巧出於紫微之表。用在於虛無之間。端化不動。獨而無雙。聲出妙響。色吐華容。窮覩無所。寄號空空。誰留其聲。不見其形。唯留其功。不見其容。幽顯朗照。物理虛通。森羅寶印。萬象真宗。其為也形。其寂也冥。本淨非瑩。法爾圓成。光超日月。德越太清。萬物無作。一切無名。能轉變天地。自在縱橫。恒沙妙用。混沌而成。誰聞不喜。誰聞不驚。如何以無價之寶。隱於陰入之坑。哀哉哀哉。其謂自輕。悲哉悲哉。晦何由明。其寶也。煥煥煌煌。朗照十方。閭寂無物。圓應堂堂。應聲應色。應陰應陽。奇特無根。妙用常存。瞬目不見。側耳不聞。其本也冥。其化也形。其為也聖。其用也靈。可謂大道之真精。其精甚靈。萬有之因。凝然常住。與道同倫。故經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任用森羅。其名曰聖。又若證此一心。則解一切法門。如止觀云。譬如良醫。有一祕方。總攝諸方。阿伽陀藥。功兼諸藥。如食乳糜。更無所須。一切具足。如如意珠。乃至此一心。是大中大。上中上。圓中圓。滿中滿。實中實。真中真。了義中了義。玄中玄。妙中妙。不可思議中不可思議。若能如此簡非顯是。體權實而發心者。是一切諸佛種。譬如金剛。從金性生。佛菩提心。從

大悲起。是諸行先。如服阿婆羅藥。先用清水。諸行中最。如諸根中。命根為最。佛正法正行中。此心為最。如太子生。具王儀相。大臣恭敬。有大聲名。如迦陵頻伽鳥。殼中鳴聲已勝諸鳥。此菩提心有大勢力。如師子筋絃。如師子乳。如金剛鎚。如那羅延箭。具足眾寶。能除貧苦。如如意珠。雖小懈怠。小失威儀。猶勝二乘功德。舉要言之。此心即具一切菩薩功德。能成三世無上正覺。

靈性有珠。該通匪一。

此一心靈臺之性。最靈最妙。作萬法之王。為羣有之體。豎徹三世。橫亘十方。大智度論云。在有情數中為佛性。在無情數中為法性。所以華嚴經頌云。法性遍在一切處。一切眾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如肇論離微體淨品云。夫性離微者。則非取非捨。非修非學。非本無今有。非本有今無。乃至一法不生。一法不滅。非三界所攝。非六趣所變。非愚智所改。非真妄所轉。平等普遍。一切圓滿。總為一大法界幻化靈宅。迷之者歷劫浪修。悟之者當體凝寂。

千途盡向於彼生。萬象皆從於此出。

淨名經云。一切法以無住為本。無住者。一切眾生第八識心。此心無住無本。故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華嚴經云。不離於心。所見清淨。又云。不離於心無處所。是知心生一切法。如地出水。如谷孕風。如石生雲。如木出火。是知離心無法。離法無心。如長者論云。若直說第八種子識為如來藏者。即業種恒真。生怖難信。以法如是之力。何一含識而不具神通。承本覺性之功。豈一剎塵而靡含道跡。故華嚴經云法如是力者。本合如然。又云佛神力者。應真曰神。所以古德云。自力與佛力無別。自智與佛智無差。又云。一

身即以法界為量。自他之境都亡。法界即自身遍周。能所之情見絕。如大海之滄。滄滄之中皆得大海。比眾生之心。心心皆含佛智。

事廓恒沙。理標精實。吞滄溟於毛孔。唯是自因。卷法界於塵中。匪求他術。

首楞嚴經云。眾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我以妙明不生不滅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現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是知背境觀心。自然大明相含。不為物轉。亦如芥納須彌等。百門義海云。且如見山高廣。是自心現作大。今見塵小時。亦是自心現作小。今由見塵。全以見山高之心。而今現塵也。是故即小容大。如云萬象如須彌。淨心如芥子。故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即是萬法一心。一心萬法。故稱毛吞巨海。芥納須彌。非干神通變化之力。真心具德法性如是。如華嚴記云。如經一毛端中一切世界差別性者。謂一毛端性。即是一切世界差別性。今一切世界即事。隨其法性即一毛端。以性即毛端。諸界即性故。

任機啟號。應物成名。

一切法本無名。但是心為名。故般若經云。六塵鈍故。不自名。不自立。皆是因心立名。故云萬法本閑。而人自鬧。又云三阿僧祇名字。皆是心之異號。如天台淨名疏云。一法異名者。諸經異名。說真性實相。或言一實諦。或言自性清淨心。或言如來藏。或言如如。或言實際。或言實相般若。或言一乘。或言即是首楞嚴。或言法性。或言法身。或言中道。或言畢竟空。或言正因佛性。性淨涅槃。如是等種種異名。此皆是實相之異稱。故大智論偈言。般若是一法。佛說

種種名。隨諸眾生類。為之立異字。大涅槃經云。如天帝釋有千種名。解脫亦爾。多諸名字。又云佛性者有五種名故。皆是赴機利物。為立異名也。而法體是一。未曾有異。如帝釋千名。名雖不同。終是目於天主。豈有聞異名故。而言非實相理。如人供養帝釋。毀憍尸迦。供養憍尸迦。毀於帝釋。如此供養。未必得福。末代執法者亦爾。或信賴耶自性清淨心。而毀畢竟空。或信畢竟空無所有。毀賴耶識自性清淨心。或言般若明實相。法華明一乘。皆非佛性。此之求福。豈不慮禍。若知名異體一。則隨喜之善。遍於法界。何所爭乎。又諸經內。逗緣稱機。更有多名。隨處安立。以廣大義邊。目之為海。以圓明理顯。稱之曰珠。以萬法所宗。號之曰王。以能生一切。詔之曰母。但是無義之真義。多亦不多。無心之真心。一亦不一。故華嚴私記云。取決斷義。以智言之。取能生長。以地言之。取其高顯。以山言之。取其深廣。以海言之。取其圓淨。以珠言之。此上約有名。尚乃無數。更有無名。豈可測量。如大法炬陀羅尼經云。佛告諸菩薩。汝等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餓鬼定餓鬼也。乃至如一事有種種名。如一人有種種名。如一天。乃至餓鬼畜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鬼。全無名字。於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如是眾生於一時間現無量色身。云何可得呼其名也。若餓鬼等。有生處名字。受食名字。及壽命名字。若地獄眾生。無有名字生處者。則其形亦無定。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種變身。釋曰。如地獄中。一日一夜之中萬生萬死。豈可名其名字耶。又無間獄中。一一身無間。各各盡遍八萬四千由旬。地獄之量不相障礙。是知業果不可思議。非獨聖果。如云清淨妙法身。湛然應一切。今時人將謂

諸佛法身能分能遍。不信眾生亦一身無量身。以眾生業果不可思議故。是以經云。佛界不可思議。眾生界亦不可思議。

大士修之而行立。

菩薩所行十波羅蜜。四攝。萬行。皆從真慈悲心起。故金剛三昧經云。空心不動。具足六波羅蜜。又般若經云。一心具足萬行十波羅蜜者。檀因心捨。經云。無可與者。名為布施。是名真施。若心外有法。即名住相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戒因心持。經云。戒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倒。自性之律豈執事相。妄分持犯耶。忍因心受。經云。云何菩薩能行忍辱。佛言。見心相念念滅。豈可將心對治前境。為忍受耶。進因心作。經云。若能心不起。精進無有涯。寧著有為。妄興勞慮耶。禪因心發。經云。能觀心性。名為上定。豈避喧雜。而守靜塵耶。般若從心起。經云。不求諸法性相因緣。是名正慧。寧外徇文言。強生知解耶。方便從心生。經云。菩薩以無所得而為方便。則心外無法。方能行菩薩之道。力從心運。四大之力皆不如心。心無形故力最無上。神通變化入不思議。心之力也。願從心布。一切意願盡從心生。一切行門。皆從願起。智從心達。如來靈智。是眾生心。此心念念具足十波羅蜜。乃至八萬四千法門。皆從心出。如眾生心中有體大。今日修行引出法身。心中有相大。今日修行引出報身。心中有用大。今日修行引出化身。故知三身四智。皆自心中出。心外更無一事一法而能建立。如還源觀云。一體起二用。一者海印森羅常住用。海印者。真如本覺也。妄盡心澄。萬象齊現。猶如大海。因風起浪。若風止息。海水澄清。無像而不現。故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一法者。所謂一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則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唯是一。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唯一真如。

故云海印三昧。二者法界圓明自在用。是華嚴三昧也。謂廣修萬行。稱理成德。普同法界。而證菩提。良以非真流之行。無以契真。何有飾真之行。不從真起。此則真該妄末。行無不修。妄徹真源。相無不寂。

覺帝體之而圓成。

諸佛了一切法。皆是真心圓成實性。眾生迷於自心。但是遍計所執性。情有理無。如還源觀云。良以法無分劑。起必同時。真理不礙萬差。顯應無非一際。用即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即鏡淨水澄。舉隨緣而會寂。若曦光之流彩。無心而朗十方。如明鏡之端形。不動而呈萬象。

聲聞證之為四諦。

聲聞不了自心。但見人空。證作苦諦集諦滅諦道諦。生滅四諦。為灰斷之果。不達一心圓教無作四諦。具廣大神通。所以舍利弗。於法華會中得見心性。親受佛記。後方懺悔云。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

支佛悟之詔緣生。

辟支佛但於自心境內。見因緣性離。證十二因緣法門。亦成灰斷之果。皆不能一心圓具十法界之體用。

天女之華無著。

淨名經中。天女散華之菩薩身上即無著。於聲聞身上即華著身。大凡一切菩薩施為。皆是自心作用。以心無著故。華亦無著。是以聲聞執為心外之華。妄起厭離。云不如法。乃隨拂隨生。故知萬法。隨自心生。隨自心滅。

海慧之水澄清。

大集經中。海慧菩薩初來之時。不見四眾。盡見為水。以法外無法故。

執謬解而外道門開。邊邪網密。

西天九十六種外道。皆不達自心。唯苦其身。行投巖赴火無益苦行。但心外見法。理外別求。皆是外道盡成邪見。如密網自圍。不能得出三界。

役妄念而凡途業起。生死波橫。

一切諸業。皆從有心起。無心即無業。故經頌云。諸法不牢固。但立在於念。善解見空者。一切無想念。又云。一念中有九十剎那。一剎那中有九百生滅。故知生死即念。念即生死。所以經頌云。有念即生死。無念即泥洹。

括古搜今。深含獨占。

此一心法。諸教同詮。無不指歸傳通於此。如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觀心品云。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告妙德等五百長者。我為汝等敷演心地微妙法門。我今為是啟問如來。云何為心。云何為地。乃至薄伽梵告諸佛母無垢大聖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言。大善男子。此法名為十方如來最勝祕密心地法門。此法名為一切凡夫入如來地頓悟法門。此法名為一切菩薩趣大菩提真實正路。此法名為三世諸佛自受法樂微妙寶宮。此法名為一切饒益有情無盡寶藏。此法能引諸菩薩眾到色究竟自在智處。此法能引詣菩提樹後身菩薩真實導師。此法能雨世出世財。如摩尼寶滿眾生願。此法能生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功德本原。此法能消一切眾生諸惡業果。此法能與一切眾生所求願印。此法能度一切眾生生死險難。此法能息一切眾生苦海波浪。此法能救苦惱眾生而作急難。此法能竭一切眾生老病死海。此法善能出生諸佛因緣種子。此法能與生死長夜為大智炬。此法能破四魔兵眾而作甲冑。此法即是正勇猛軍戰勝旂旗。此法即是一切諸佛無上法輪。此法即是最勝法幢。此法即是擊大法鼓。此法即是吹大法螺。此法即是大師子王。此法即是大師子吼。此法猶

如國大聖王。善能正法。若順王化獲大安樂。若違王化尋被誅滅。善男子。三界之中。以心為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究竟沈淪。眾生之心。猶如大地。五穀五菓。從大地生。如是心法。生世出世善惡五趣。有學無學。獨覺菩薩。及於如來。以是因緣。三界唯心。心名為地。一切凡夫。親近善友。聞心地法。如理觀察。如說修行。自利教他。讚勵慶慰。如是之人。能斷二障。速圓眾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五乘道。鍊出於沖襟。

五乘者。一持五戒。得人乘。二行十善。得天乘。三修四諦。得聲聞乘。四悟十二因緣法。得緣覺乘。五具六度行。得菩薩乘。此五乘法。皆從一念善心熏鍊而出。

十法界。孕成於初念。

十法界者。一天法界修十善業。二人法界。持五戒業。三脩羅法界。行憍慢業。四地獄法界。造十惡業。五餓鬼法界。造慳貪業。六畜生法界。造愚癡業。七聲聞法界。證四諦法。八緣覺法界。悟十二因緣法。九菩薩法界。行六度門。十佛法界。行平等一乘法。已上凡聖。共成十法界。陞降雖殊。皆從最初一念發起。爾後念念相續成事。善因樂果。惡因若果。前後相酬。未曾遺失。故經云。心能天堂。心能地獄。且約地獄界。法華中十如唯心。上九界亦然。如觀音玄義云。地獄界具十如。性相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一如是地獄性者。性名不改。如竹中有火性。若其無者。不應從竹求火。從地求水。從扇求風。心有地獄界性。亦復如是。二地獄相者。攬而可別。名之為相。善觀心者。即識地獄之相。如善相師。占相無謬。三地獄體者。以心為體。心覺苦樂。故以當體。譬如釵鐺環釧之珠。終以銀為體質。六道之

色雖異。祇是約心。故心為體也。四地獄力者。運御名力。緣刀山。入火聚。皆是其心力也。五地獄作者。發動曰作。既能有力。即有所作。或作善作惡。皆是心作也。六地獄因者。業是心因也。七地獄緣者。緣者假藉為緣也。如貪愛潤業。即因緣會合也。八地獄果者。習果也。如地獄人。前世多姪。生地獄中。還約多姪。見可愛境。即往親附。如見美女。近前抱之。即是銅柱。名習果也。九地獄報者。報者果也。昔有姪罪。今墮地獄。受燒炙之苦。昔行姪罪。名為慾火。後受其報。即受火車鐵牀之苦。初後相等。報應無善。名為報果也。十本末者。地獄本者。性德法也。地獄末者。修德法也。究竟等者。覽修德即等有性德。覽性德即具有修德。初後相在。故言等也。餘九法界亦然。雖逐界行相各別。都不出一心。如性相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等。十界十如。皆從心體而起。先因心造作善惡等業因緣。後受凡聖苦樂等果報。初後是心。本末皆等。故云本末究竟等。

虛聲頓息。法空之正信旋生。

高僧傳云。法空禪師初棲蘭若。每至中宵。庵外常有清聲所召。屢呼空禪。及至開關。又無蹤跡。後乃悟云。乃是自心境界。爾後其聲永絕。

猛燄俄消。靈潤之真誠立驗。

高僧傳云。釋靈潤。常與四僧共遊山谷。忽遇野火四合。三僧迸走。其靈潤獨不動。乃曰。心外無火。火是自心。為火可逃。焉能免火。言訖。火至身自斂。

陞沈表用。體具靈知。

此知是一切眾生心體。不同虛空。性自神解。亦不作意。任運而知。禪源集云。此言知者。不是證知。意說真性不同木石。故云知也。非如緣境分別之識。非如照禮了達之智。

直是真如之性自然常知。又不同虛空者。靈然覺知。覺知即神解義。陰陽不測謂之神。解即是智。智即是知。知即一心也。故祖師云。空寂體上。自有本智能知。於一切染淨法中。有真實之體。了然鑒覺。目之為心。如是無漏無明種種業幻。皆同真如性相。蓋為真如隨緣成於一切。一切不離真如。以理融之。唯是一味。此是通相。相即無相。若約別顯。染淨施為造作。即是真心不守自性。隨緣之相用。隱顯不定。陞降一差。

惺惺不昧。了了何虧。湛爾而無依無住。

一切法依虛空。虛空無所依。一切法依真智。真智無所依。

蕭然而非合非離。

祖師偈云。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

一字寶王。演出難思之法海。

心為一字中王。經云。一句能訓誨八萬四千之國邑。又一切法中。心最為勝。萬象含於一字。千訓備於一言。如云依境教理行果五。唯識中。一明境唯識。捨離心外無境。一切境不離心故。二教唯識。成論本教。釋彼唯識說故。三理唯識。成立本教所說之理。分別唯識性相義故。四行唯識。明五位修唯識行故。五果唯識。求大果亦證唯識性故。

羣生慈父。訓成莫測之宗師。

淨名經頌云。方便以為父。一切諸聖。皆從一心方便門入。得成祖佛。為人天之師。故華嚴經云。以少方便。疾得菩提。以即心是故。所以疾證。又般若經云。以無所得為方便。心外無法。豈有得耶。是以菩薩親證自心。方能入世間

幻化之綱。自利利他。無有斷絕。是知十方如來。皆悟心成佛。故華嚴經頌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是以經中所說西方阿彌陀等諸佛。皆是釋迦。如古釋云。以理推之。結成正義。皆我本師海印頓現。且法華分身有多淨土。如來何不指己淨土。而令別往彌陀妙喜。思之。故知賢首彌陀等佛。皆本師矣。復何怪哉。言賢首者。即壽量品中。過百萬阿僧祇剎。最後勝蓮華世界之如來也。經中偈云。或見蓮華勝妙剎。賢首如來住其中。若此不是歎本師者。說他如來在他國土。為何用耶。且如總持教中。亦說三十七尊。皆遮那一佛所現。謂毗盧遮那如來。內心證自受用。成於五智。從四智流出四方四如來。謂大圓鏡智。流出東方阿閼如來。平等性智。流出南方寶生如來。妙觀察智。流出西方無量壽如來。成所作智。流出北方不空成就如來。法界清淨智。即自當毗盧遮那如來。言三十七者。五方如來。各有四大菩薩在於左右。復成二十。謂中方毗盧遮那如來四大菩薩者。一金剛波羅蜜菩薩。二寶波羅蜜菩薩。三法波羅蜜菩薩。四羯磨波羅蜜菩薩。東方阿閼如來四菩薩者。一金剛薩埵菩薩。二金剛王菩薩。三金剛愛菩薩。四金剛善哉菩薩。南方寶生如來四菩薩者。一金剛寶菩薩。二金剛威光菩薩。三金剛幢菩薩。四金剛笑菩薩。西方無量壽如來。亦名觀自在王如來。四菩薩者。一金剛法菩薩。二金剛劍菩薩。三金剛因菩薩。四金剛利菩薩。北方不空成就如來四菩薩者。一金剛業菩薩。二金剛法菩薩。三金剛藥叉菩薩。四金剛拳菩薩。已具二十五。及四攝八供養。故成三十七。言四攝者。即鈎索鎖鈴。八供養者。即燒散燈塗華鬘歌舞。皆上有金剛。下有菩薩。然此三十七尊。各有種子。皆是本師智用流出。與今經中海印頓現大意同也。問。若依此義。豈不違於平等

意趣。平等意趣云定即我者。依於平等意趣而說。非即我身。如何皆說為本師耶。答中平等之定。乃是一義。唯識尚說一切眾生中有屬多佛。多佛共化以為一佛。佛能示現以為多身。十方如來一一皆爾。今正一佛能為多身。依此而讚本師。又本師者。即我心耳。我攝歸自心。無法不備。豈止他耶。

任性卷舒。隨緣出沒。挺一真之元始。總萬有之綱骨。原始該終。唯一心道。大教至理。皆同所詮。如華嚴經云。佛子。諸菩薩初住地時。應善觀察。隨其所有一切法門。隨其所有甚深智慧。隨所修因。隨所得果。隨其境界。隨其力用。隨其示現。隨其分別。隨其所得。悉善觀察。知一切法皆是自心。而無所著。如是知己。入菩薩地。能善安住。

十二因緣之大樹。產自玄根。

此十二因緣法。皆從眾生心中建立。云何稱樹。若眾生界中。即以無明為根。愛水溉注。抽名色芽。開有漏華。結生死果。生住異滅四相常遷。無有斷絕。若諸聖界中。發正覺芽。開萬行華。成菩提果。盡未來際供佛利生。無有休息。並從一心十二因緣大樹生起。故云十二因緣即是佛性。又一心十二因緣者。如眼見色時。心不了名無明。心於色生愛惡名行。是中心意名識。色共識行即名色。眼與色等六處生貪名六入。色與眼作對名觸。心見色時領納名受。心於色纏綿不斷名愛。心想像色相名取。念色心起名有。一念心生名生。一念心滅名滅。如華嚴經云。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如來於此分別演說十二有支。皆依一心如是而立。又頌云。了達三界依心有。十二因緣亦復然。生死皆由心所作。心若滅者生死盡。

五千教典之圓詮。終歸理窟。

諸佛案一切眾生心。宣說諸法。華嚴經頌云。諸佛不說法。佛於何有說。但隨其自心。為說如是法。如普賢行願疏云。指其源也。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之火莫焚。萬法之門皆入。冥二際而不一。動千變而非多。事理交徹而兩亡。性相融通而無盡。若秦鏡之互照。猶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齊現。故得圓至功於頃刻。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內眾生。新新作佛。眾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真。

孤標寂寂。獨立堂堂。若華中之靈瑞。

此華三千年一現。當佛出世。表說圓教一心法門時。難聞難遇。

猶照內之神光。

於眾光中。神光為最。祖師云。眾明之中。心明為上。截瓊枝而寸寸是寶。析栴檀而片片皆香。

此明法法是心。塵塵合道。

剋從凡夫之身。便登覺位。類在白衣之地。直坐龍牀。

若信入華嚴一心無盡宗趣。長者論云。如將寶位。直授凡庸。似夜夢千秋。覺已隨滅。華嚴疏云。頓教之人一念不生即是佛者。即一切眾生心。未是佛體。妄念起故為眾生。一念妄心不生。何為不得名佛。故華嚴經頌云。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又頌云。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又般若經云。以本性空為佛眼。若論性空。皆是凡聖之體。祇為不覺。忽起妄念。隨境流轉。所以云法身流轉五道。號曰眾生。設一念起時亦是佛。以妄念無體。不出性空故。但要直下信解圓明。不在更思量推度也。華嚴疏云。眾生心中佛。為佛心中眾生說法。此明眾生稱性普周。而佛不壞相在眾生心內。又佛心稱性普周。而眾生不壞相在

佛心內。喻如水乳和同一處。而互為能和所和。且約說聽解釋。以能和為說。所和為聽。且將水喻於佛。乳喻眾生。應言乳中之水。和水中之乳。水中之乳。受乳中之水。雖一味。能所宛然。雖能所宛然。而互相在相遍相攝。

聽而不聞。觀之莫見。

法身無像。真聽無聲。

常在而莫更推尋。本瑩而何勞熏鍊。三界之門無體。谷裏傳聲。

首楞嚴經云。三界之法。捏所成故。是知無體。猶如谷響。皆是我聲。長者論云。一切法如谷響。以表萬法唯心故。華嚴經云。一念之間悉包法界。又云。一念三世畢無餘。又云。一念現於無盡相。

六塵之境本空。鏡中寫面。

六塵之境。皆從妄念而生。如人照鏡。自見其面。非有別影。

寂寞虛沖。無事不融。彌勒閣而普現。

華嚴經云。善財童子入彌勒閣時。見其樓閣廣博無量。同於虛空。阿僧祇寶以為其地。乃至見彌勒菩薩初發心。行菩薩道。八相成佛。三生之事耳。

摩耶腹而無窮。

華嚴經云。摩耶夫人腹中。悉現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形像。其百億閻浮提內。各有都邑。各有園林。名號不同。皆有摩耶夫人於中止住。天眾圍繞。為顯現菩薩將生不可思議神變之相。又廣大如法界。究竟若虛空。是處胎義。

文殊寶冠之內。

文殊般泥洹經云。文殊身如紫金山等。其文殊冠。毗楞伽寶之所嚴飾。有五百種色。一一色中。日月星辰。諸天龍宮。世間眾生。所希有事。皆於中現。

淨名方丈之中。

淨名經云。東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乃至其室廣博悉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

芥子針鋒而不窄。

淨名經云。以須彌之高廣。納芥子中。而不迫窄。涅槃經云。於針鋒上。立無邊身菩薩等。

近塵遠刹而全通。

華嚴經頌云。一一微塵中。能證一切法。如是無所礙。周行十方國。又云。於一微塵中。一切國土曠然安住。古德云。一切不思議事。於一切處悉能普現。其唯一毗盧清淨法身之應用耳。此法身者。即是心也。心是法家之身。所以言若能諦觀心不二。方見毗盧清淨身。一念起惡。法身亦隨現。一念起善。法身亦隨現。名為處處互現。乃至色處現。空處現。自在無礙。更莫遠推諸佛。唯一念空心是。華嚴疏云。猶如海印頓現。經云。一念現故。謂無前後。如印頓成。又常現。非如明鏡有現不現時。又非現現。如明鏡對至方現。以不待對。是故常現。該三際故。已上俱是一真心寂照普現之義耳。

摩滅摩增。綿綿而常凝妙體。非成非壞。續續而不墜玄風。

亘古垂今。通凡徹聖。更無異法。唯是一心。得時不增。失時不減。陞時不成。墜時不壞。如華嚴錦冠云。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大者即是心體。心體無邊。故名為大。方是心相。心具德相之法。故名為方。廣是心用。心有稱體之用。故名為廣。佛是心果。心解脫處。名之為佛。華是心因。心所行行。喻之以華。嚴是心之功用。心能善巧嚴飾。目之為嚴。經是心教。心起名言。詮顯於此。故名為經。斯即大等七字。並不離心。然心之一字。非體非用。非因非果。非義非教。雖非一切。能為一切。何以故。謂一法界心是體。若能依此悟解。念念即是華嚴法界。念念即是毗盧法身。如華嚴經云。若與如是觀行相應。於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疾得現前。初發心時即成正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大業機關。金輪種族。

釋迦佛是金輪王之種。一鉢和尚歌云。萬代金輪聖王子。祇這真如靈覺是。所以祖代相傳。但示即心是佛。纔生信解。即紹祖位矣。

如頻伽鳥而韻壓羣音。

頻伽鳥未出殼時。於殼中發聲。已勝眾鳥之音。此況一切生死最初際底下凡夫。未脫煩惱殼。便能識心。我當作佛。已超過一切聲聞辟支佛上。

猶好堅樹而高陞眾木。

西天有好堅樹。出土便高百尺。超過羣木之上。此況圓教之人。知心即具法界。圓解圓修。出過二乘藏通別教修行之人。若論功程。日劫相倍。

一翳初起。繽紛而華影駢空。瞥念纔興。縱橫而森羅滿目。

首楞嚴經云。由汝無始心性狂亂。知見妄發。發妄不息。勞見發塵。如勞目睛。則有狂華。於湛精明無因亂起。一切世間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即狂勞顛倒華相。是知萬法因想而生。隨念而至。故瓔珞經云。佛言。我從本來。不得一法。究竟定意。如今始知。所謂無念。若得無念者。觀一切法悉皆無形。因此得成無上正真之道。又如起信論云。是故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即無六塵境界。此義云何。以一切法。皆從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當知世間一切境界。皆依眾生無明妄念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鏡中像。無體可得。唯心虛妄。以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又云。一切境界。唯心妄動。心若不動。則一切境相滅。唯一真心遍一切處。是知心外見有境界。皆自妄念情想而生。故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情生智隔者。失正智而成妄想故。想變體殊者。迷真如以成名相故。還源觀云。真空滯於心首。恒為緣慮之場。實際居在目前。翻成名相之境。唯識樞要云。起自心相有二。一者影像相。萬法是心之影像。二者所執相。諸境無體。隨執而生。因自心生。還與心為相。

道絕浮言。至妙難論。出生死而無別路。登涅槃而唯一門。

華嚴經云。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首楞嚴經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此二教。唯宗一心法而求出離。是以既了一心而出。亦不住生死涅槃。謂大悲故。常處生死。謂大智故。常處涅槃。是俱住義。二大悲故不住涅槃。大智故不住生死。即二俱不住。又一明俱不住者。有二義故。不住生死。一見生死過患故不可住。二由見生死本空故無可住。

上二皆約智故不住。有二義故。不住涅槃。一見涅槃本自有故不住。二由不異生死故不可住。

須臾而即俗歸真。莫儔茲旨。頃刻而從凡入聖。難報斯恩。

禪宗門下。從上已來。但了即心是佛。便入祖位。即坐道場。但信之。凡聖不隔一念。若不信。天地懸殊。如經頌云。諸佛從心得解脫。心者清淨名無垢。五道鮮潔不受染。有解此者成大道。直饒未信自心是佛。雖淪五道。心性常淨。染不能染。故云五道鮮潔不受染。以眾生法身。即諸佛法身。不增不減。雖隨流返流。其性不改。是以隨流作眾生時不減。返流成佛時不增。以一切眾生。垢深障重。設遇善友開發。亦不信受。唯逐情生。不見自性。故先德云。妄情牽引何年了。辜負靈臺一點光。

羣籍共推。罕逾深理。吞蛇得病而皆是疑生。

晉書樂廣傳。廣有親客。久隔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座。蒙賜酒。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廳署。壁上有角弓。上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前處。客見如初。豁然意解。沈疴頓愈。

懸砂止饑而悉從思起。

如律中四食章云。思食者。如饑饉之歲。小兒從母求食。啼而不止。母遂懸砂囊。誑云此是飯。兒七日諦視其囊。特為是食。其母七日後。解下示之。其兒見是砂。絕望。因此命終。方驗生老病死。皆是自心。地水火風。終無別體。

乃至筍拔寒林。

孟宗父病。冬中索筍。宗遂抱竹而泣。筍乃隨生。

魚跳冰泚。

晉王祥至孝。早喪所親。後母朱氏喜食生魚。時寒。祥乃解衣冰上。冰忽自釋。雙鯉躍出。時人以為孝感。

酒變河中。

越王單醪投河。三軍告醉。

箭穿石裏。

李廣少失怙。問母。父安在。母云。汝父早被虎所傷。廣遂攜弓捉虎。至山向晚。見石似虎。挽弓射之沒羽。近前觀看。乃知是石。

非麴蘖之所成。豈功力之能恃。

上四事。皆從孝心及平等心所感。

無纖塵而不因識變。道理昭然。

此八識心有四分。一見分。二相分。三自證分。四證自證分。華嚴記云。如契經說。一切唯有覺。所覺義皆無。能覺所覺分。各自然而轉。釋曰。此即華嚴經。上半明無外境。下半明有見相二分。各各自從因緣所生。名自然而轉。下結正義。論云。達無離識所緣境者。則所變相分是所緣。見分名自行相。相見所依自體名事。即自證分。釋曰。此中雖是立二分家。義已有三。故次論云。若無自證分。此者應不自憶心所法。如不曾更境。必不能憶。故釋曰。此明有自證分。意云。相離於見。無別自體。但二功能。故應別有一所依體。若無自證。應不自憶。心心所法如不曾更境。必不能憶。謂如見分不更相分之境。則不能憶。要曾更之。方能憶之。若無自證。已滅心所。則不能憶。以曾不為自證緣故。則如見分不曾更憶。今能憶之。明先有自證已曾緣故。如於見分憶曾更境故。次下立三分。論云。然心心所一一生時。以理推徵。各有三分。所量。能量。量果。別故。相見必有所依體故。釋曰。所量是相分。能量是見分。量果是自證分。自證

分與相見為所依故。論如集量論伽陀中說。似境相所量。能取相自證。即能量及果。此三體無別。釋曰。所量如絹。能量如人。量果如解數智。果是何義。成滿因義。言無別體者。唯一識故。則離心無境。次立四分。論云。又心心所。若細分別。應有四分。見分。相分。自證分。如前。第四證自證分。若無此者。誰證第三。心分別既同。應皆證故。釋曰。見分是心分。說有自證分。自證分應無有果。諸能量者皆有果故。釋曰。見分是能量。須有自證量見分。說有第四果。恐被救云。却用見分為第三果。故次論云。不應見分是第三果。見分或則非量攝故。因此見分不證第三。證自體者必現量故。釋曰。意明見分通於三量。三量者。謂現量。比量。非量。即明見緣相時。或量非量。不可非量法。為現量果。或見緣相。是於比量。及緣自證。復是現量。故自證是心體。得與比量非量而為果。見分非心體。不得與自證而為其量果。故不得見分證於第三。證自體者必現量故。第三四分既是現量。故得相證無窮過矣。意云。若以見分為能量。但用三分亦得足矣。若以見分為所量。必須第四為量果。若通作喻者。絹如所量。尺如能量。智所量果。是自證分。若人為所使。智為能使。何物用智。即是於人。如證自證分。人能用智。智能使人。故能更證。亦如明鏡。鏡像為相分。鏡明為見分。鏡面如自證分。鏡背如證自證分。面依於背。背復依面。故得互證。亦可以銅為證自證分。鏡依於銅。銅依於鏡。

非一種而罔賴心成。言思絕矣。

心識變者。如密嚴經頌云。汝等諸佛子。云何不見聞。藏識體清淨。眾或所依止。或具三十二。佛相及輪王。或為種種形。世間皆悉見。譬如淨空月。眾星所環遶。諸識阿賴耶。如是身中住。譬如欲天主。侍衛遊寶宮。江海等諸神。

水中而自在。藏識處於世。當知亦復然。如地生眾物。是心多所現。譬如日天子。赫奕乘寶宮。旋遶須彌山。周流照天下。諸天世人等。見之而禮敬。藏識佛地中。其相亦如是。十地行眾行。顯發大乘法。普與眾生樂。常讚於如來。在於菩薩身。是即名菩薩。佛與諸菩薩。皆是賴耶名。佛及諸佛子。已受當受記。廣大阿賴耶。而成於正覺。密嚴諸定者。與妙定相應。能於阿賴耶。明了而觀見。佛及辟支佛。聲聞諸異道。見理無怯人。所觀皆此識。種種諸識境。皆從心所變。瓶衣等眾物。如是性皆無。悉依阿賴耶。眾生迷惑見。以諸習氣故。所取能取轉。此性非如幻。陽燄及毛輪。非生非不生。非空亦非有。譬如長短等。離一即皆無。智者觀幻事。此皆唯幻術。未曾有一物。與幻而同起。幻燄毛輪等。在在諸物相。此皆心變異。無體亦無名。世中迷惑人。其心不自在。妄說有能幻。幻成種種名。去來皆非實。如鐵因磁石。所向而轉移。藏識亦如是。隨於分別轉。一切諸世間。無處不周遍。如日摩尼寶。無思及分別。此識遍諸處。見之謂流轉。不死亦不生。本非流轉法。定者勤觀察。生死猶如夢。是時即轉依。說名為解脫。此即是諸佛。最上之教理。審量一切法。如秤如明鏡。若以此一心。為一切法之定量者。如秤稱物。斤兩無差。似鏡照像。妍醜皆現。又心成者。古釋一心有四。一絃陀耶。此云肉團心。身中五藏心也。如黃庭經所明。二緣慮心。此是八識。俱能緣慮自分境故。色是眼識境。根身種子器世界。阿賴耶識之境。各緣一分。故云自分。三質多耶。此云集起心。唯第八識。積集種子。生起現行。四乾栗陀耶。此云堅實心。亦云貞實心。此是真心也。故祖佛法中。皆以心為印。楷定萬法故。若能決定信入。請各收疑。離此別無奇特。故云言思絕矣。

動靜之境。皆我緣持。如雲駛而月運。似舟行而岸移。

圓覺經云。佛言。善男子。一切世界。始終生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未出輪迴而辯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譬如動目能搖湛水。又如定眼猶迴轉火。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亦復如是。善男子。諸旋未息。彼物先住。尚不可得。何況輪轉生死垢心曾未清淨。觀佛圓覺而不旋復。譬如動目能搖湛水者。古釋云。以眼勞觀水。見水有動。眼若不瞬。池水則不搖。妄見若除。亦無草木成壞之相。若舉眼見色。由有色陰。舉身受苦樂。由有受陰。舉心即亂。由有想陰。舉眼見生滅。由有行陰。精明湛不搖處。即識陰。又若以遍身針刺俱知。不帶分別。則是識陰。若次第分別。則餘識陰。故知一念纔起。五陰俱生。微識未亡。六塵不滅。若唯識之義燈常照。妄何由生。一心之智鏡恒明。旨終不昧。又如定眼猶迴轉火者。如定目看旋火輪之時。眼亦迴轉。前因眼動而水動。即是因心動而境動。後因火動而眼動。即是因境動而心動。故知心即是境。境即是心。能所雖分。一體常現。故華嚴疏云。往復無際。動靜同源。雲駛月運舟行岸移者。亦復如是。故知真心不動。妄念成差。如起信論云。復次顯示從生滅門即入真如門。所謂推求五陰。色之與心。六塵境界。畢竟無念。以心無形相。十方求之終不可得。如人迷故謂東為西。方實不轉。眾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為念。心實不動。若能觀察知心無念。即得隨順入真如門故。

魚母憶而魚子長。

如魚散子。魚母不憶持。其子即爛壞。魚母若憶。子即生長。如獨影境。過去等諸法。心若不緣。境不現前。一切諸法。皆是心緣識變。若無心。即無法。

蜂王起而蜂眾隨。

大智度論云。諸法入佛心中。唯一寂滅三昧門。攝無量三昧。如牽衣一角。舉衣皆得。亦如得蜜蜂王。餘蜂盡攝。心王若起。從心所有善惡等法。悉皆隨起。況如王出。百司盡隨。

印前後而無差。諸賢共仰。揩初終而不謬。千聖同推。

如王寶印。其文頓現。無前後際。又印定天下。如佛法中。若無心印。不成佛法。是知前亦是心。後亦是心。古亦是心。今亦是心。故云。非古盛而今衰。匪愚亡而智現。又云。萬法不出一心矣。華嚴經頌云。眾生心行無有量。能令平等入一心。以智慧門悉開悟。於所修行不退轉。又云。如是一切人中主。隨其所有諸境界。於一念中皆了悟。而亦不捨菩提行。又云。諸佛隨宜所作業。無量無邊等法界。智者能以一方便。一切了知無不盡。

是以朕迹纔生。皆從此建。快馬見鞭而驚子先知。

經云。外道問佛。不問有語不問無言時如何。佛默然而坐。外道讚曰。快哉。瞿曇。開我迷雲。令我得入。禮拜而出。後阿難問佛。外道得何道理而稱讚之。佛言如快馬見鞭影。疾入正道。驚子先知者。舍利弗亦名驚子。於法華會上。初周法說。最先領解。前得授記。

香象迴旋而龍女親獻。

象王迴旋者。文殊師利於覺城東畔。如象王迴。顧示四眾。最初善財童子得入。法華會上龍女獻珠。此是實報畜生女。以不得人身。是戒緩。得悟大乘心宗。是乘急。如淨名經云。於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又處胎經云。釋梵女。皆不受身不捨身。皆現身成佛。又偈云。法性如大

海。不說有是非。凡愚賢聖人。平等無高下。唯在心垢滅。取證如返掌。

得果而榮枯已定。盡合前因。舉念而苦樂隨生。悉諧初願。

唯識變定。豐儉由心。飲啄有分。追身受報。未曾遺失。不唯人間報應隨心。一切出世功德。皆在初心圓滿。如華嚴演義記云。初發心時。得如來一身無量身。則法身開顯。得究竟智慧。得一切智慧光明。則般若開顯。以心離妄取。寂照雙流。故解脫開顯。故此心中無德不攝。因該果海。並在初心。從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即梵行品。又言初後圓融者。以初是即後之初。後是即初之後。以緣起法。離初無後。離後無初。故舉初攝後。若約法性融通。一切因果。不離心性。契同心性。無德不收。以一切法隨所依住。皆於初心頓圓滿故。如梵行品云。若諸菩薩。能與如是觀行相應。於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疾得現前。初發心時。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十善業道經云。爾時世尊告龍王言。一切眾生心想異故。造業亦異。由是故有諸趣輪轉。龍王。汝見此會及大海中形色種類各別不耶。如是一切靡不由心造。乃至又觀此諸大菩薩妙色嚴淨。一切皆由修集善業福德而生。又諸天龍八部眾等大威勢者。亦因善業福德所生。今大海中所有眾生。形色麤鄙。或大或小。皆由自心種種想念。作身語意諸不善業。是故隨業各自受報。是知境隨業識轉。是故說唯心。不淨之財變為膿血。非分之寶化作毒蛇。如昔有娼姬。捨錢造普光王寺。主者不受。遂令埋於寺東北上。邇後尋掘。悉變為血。所亦有屠羊之人。聚錢於竹筒之內。死後。母開之。亦成赤血。如古德云。眾生世界海。依住形相。苦樂淨穢。皆是眾生自業果報。

之所莊嚴。不從他有。諸佛菩薩世界海。皆依大願力。自體清淨法性力。大慈悲智力。不思議變化力。之所成就。故知染淨緣起。不出自心。世界果成。更無別體。如經頌云。或從心海生。隨心所解住。如幻無處所。一切是分別。又頌云。始從一念終成劫。悉依眾生心想生。一切剎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又唯識變定。報應無差。千駟一瓢。各任其分。朱門華戶。盡逐其緣。隨善惡現行之心。感豐儉等流之境。如前定錄云。韓晉公在中書。因召一吏。不時而至。公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宥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綰。吏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如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大官進食。有饒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以賜之。既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日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固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又云。京兆府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入就禮部試不利。太和九年秋。旅居宣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沈醉。俄而精魂去身。約行六七十里。至一城門之外。有數百千人。忽有一人出拜之。敏求曰。何人也。答曰。某李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遊。卒於涇州。何得在此。對曰。某自離二十二郎後。事柳十八郎。職甚雄盛。二十二郎既至此。亦須一見。遂於稠人中引入通見。入門。兩廊多有衣冠。或有愁立者。或白衣者。或簡板者。或有將通狀者。其服率多黪紫。或綠色。既至廳。

柳揖坐。與之言曰。公何為到此。得非為他物所誘乎。某力及。公宜速去。非久駐之所也。敏求具如此答。柳命吏送出。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慮君子不進德修業。小人惰於農耳。君固欲見。亦不難爾。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約有屋一百餘間。從地至屋。書架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吏取一卷。出三行。第一行云。太和二年罷舉。第二行云。其年得伊宰宅錢二十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平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具書於標帙之間。明年客遊西京。過時不赴舉。明年遂娶韋氏。韋氏之外祖伊宰。將鬻別第。召敏求而售之。敏求因訪所親。得價錢二百萬。伊宰乃以二十萬貺敏求。既而當用之券頭。以四萬為貨。時敏求與萬年尉戶曹善。因請之九十君用所資伊亦貺焉。累為二十四萬。明年以蔭調授河北縣。有張平子墓。時說者失其縣名。以俟知者。

美惡無體。因念所持。

一切萬法。因第八識之所持。一切好惡。是第六意識分別之所起。

聲響冥合。形影相隨。

心直事直。心邪法邪。一一法但隨心開合。更無別旨。或正殺悞殺。實報虛報。絲毫匪濫。晷刻不移。既自心口所為。還自心口所受。如自鏡錄云。昔月氏國城西有大山。是離越辟支佛住處。去此不遠。有人失牛。尋到此山。值此辟支燃火染衣。宿業力故。當於爾時。鉢變為牛頭。法衣變為牛皮。染汁變為血。染滓變為肉。柴變為骨。其迹既爾。遂為牛主執入獄中。弟子推覓。莫知所在。從是荏苒經十二年。後遇因緣。知在獄中。便向王說。我師在獄。願王放赦。王問獄典。有僧否。典曰。無僧。白王。願喚獄中沙門者出。

我師自出。獄典尋喚。辟支佛即出。此辟支佛在獄既久。髮長衣壞。沙門形滅。諸弟子等。禮而問曰。師何在此。師於爾時答以上事。弟子復問。宿世造何因。今令致此。師答曰。吾於昔時謗他人偷牛。致使如此耳。故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本性希奇。莫可思議。似服伽陀之藥。如餐真乳之糜。經云。阿伽陀藥。功兼諸藥。能治一切病。又經云。如食乳糜。更無所須。沉了心之人。一切悉皆具足。

同如意樹。雨無盡之寶。

此如意樹。隨一切眾生心所念。悉皆雨寶。心亦如是。隨念出生萬法。無有窮盡。

類水清珠。澄眾濁之池。

大水清珠。能清濁水。如悟一心。能破一切塵勞境界。陞第一義天。正會大仙之日。登普光明殿。當朝法界之時。

教中有第一義天。故號佛為天中天。又號佛為大仙。普光明殿者。華嚴經中。佛登普光明殿。說華嚴經。華嚴經以法界為宗。如法華經云。以禪定智慧力。得法國土。王於三界。又普光明智者。若說等覺說妙覺是約位。普光明智不屬因果。該通因果。其由自覺聖智超絕因果故。七卷楞伽。妙覺位外。更立自覺聖智之位。亦猶佛性。有因有果。有因因。有果果。以因取之。是因佛性。以果取之。是果佛性。然則佛性非因非果。普光明智亦復如是。體絕因果。為因果依。果方究竟。故云如來普光明智。

冥真寂照。含虛吐耀。

肇論云。玄道在乎妙悟。妙悟在乎即真。即真則有無齊觀。有無齊觀則彼己莫二。所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

體。同我則非復有無。異我則乖於會通。所以不出不在。而道存乎其中。又云。至人虛心冥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中。而靈鑒有餘。鏡萬有於方寸。而其神常虛。

罔象兮獲明珠。

黃帝於赤水求玄珠。有臣離婁。百步能觀毫末。求之不得。乃罔象而得之。罔象即無心也。故弄珠吟云。罔象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偽。

希夷兮宗法要。

眼不見謂之希。耳不聞謂之夷。故云無心道現。又真心無形。非見聞覺知之所能解。

恩覆羣生而無得。不作不為。

肇論云。夫聖人功高二儀而不仁。明踰日月而彌昏。註云。是以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芻者。無吠守之功也。不仁者。施恩不望報。彌昏者。照而無照也。即無心矣。

光含萬象而絕思。忘知忘照。

永嘉集云。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作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為無知。以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如手不執物。亦不自作拳。不可為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角。斯為禪宗之妙。故今用之。而復小異。以彼但顯無緣真智。以為真道。若奪之者。但顯本心。不隨妄心。未有智慧照了心原。故云直須能所平等。等不失照。為無知之知。此知知於空寂無生如來藏性。方為妙耳。

如是則塵成佛國。念契圓音。

心要賤云。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道成。無一塵而非佛國。又唯心訣云。巖樹庭莎。各挺無邊之妙相。

猿吟鳥噪。皆談不二之圓音。又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猶如滿月唯一圓形。隨器差別而現多影。謂多即是一。若多不即一。則非一音。一復即多。若一不即多。即非圓音矣。

但顯金色之世界。

華嚴經云。一切處文殊師利。從金色世界來。金色者。即一切眾生自心白淨之色。文殊者。即信自心無依住性妙慧解脫。是自文殊。若人若法。皆是自心所表之法。如法華經云。入如來室者。即眾生大慈悲心是。豈可入於有相屋宅乎。所以牛頭第一祖融大師。天台智者大師。所釋佛經。皆作觀心之釋。如是即深契祖佛之本懷矣。

唯聞薝蔔之園林。

如淨名經云。方丈之內。唯談大乘一心之旨。故云。唯聞薝蔔之香。不麝餘香三乘之氣。

莫比商人之寶。

任商人採寶。設獲驪珠。皆是世珍。徒勞功力。如管子云。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不遠。利在前也。漁人入海。海水百仞。衝波逆流。宿夜不出。利在水也。此乃世間勤苦求利之耳。如或堅求志道。曉夕忘疲。不向外求。虛襟澄慮。密室靜坐。端拱寧神。利在心也。如利之所在。求無不獲。況道之在心。信無不得矣。故知訓格之言。不得暫捨。可以鏤於骨。書於紳。染於神。熏於識。所以楚莊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此乃成家立國。尚輕珍重言。況稱揚心地法門。諸佛祕密。言下契無生。聞之成大道。寧容輕慢乎。

寧齊樵客之金。

如採樵人。負薪而歸。路逢黃金。即棄薪拾金。價逾萬倍。況捨偽歸真。不依權漸不了義教。直入一心實教之門。則所學功程。日劫相倍。如孤寂吟云。不迷須有不迷心。看時淺淺用時深。此箇真珠若採得。豈同樵客負黃金。黃金烹鍊轉為新。此珠含光未示人。了則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一滴一塵並舉喻一心包含廣大矣。豈比人間之寶。此乃出世之珍。標萬化之原。統一真之本。隨緣應用。猶如意珠。對物現形。若大圓鏡。是以能包萬象。是大法藏。出生無盡。是無盡藏。妙慧無窮。是大智藏。法法恒如。是如來藏。本性無形。是淨法身。體合真空。是虛空身。相好虛玄。是妙色身。妙辯無窮。是智慧身。隱顯無礙。是應化身。萬行莊嚴。是功德身。念念無滯。是入解脫法門。心心寥廓。是入空寂法門。六根自在。是入無礙法門。一念不生。是入無相法門。又此中旨趣。若相資。則唯廣唯大。演之無際。若相奪。則唯微唯細。究之無蹤。斯乃離有無而不壞有無。標一異而非一異。則四邊之火莫能燒。百非之垢焉能染。但隨緣顯現。如空谷響。故大涅槃經云。譬如一人。多有所能。若其走時。則名走者。若收刈時。復名刈者。若作飲食。名作食者。若治材木。則名工匠。鍛金銀時。言金銀師。如是一人。有多名字。法亦如是。其實是一。而有多名。故知約用分多。體恒冥一。廬山遠大師云。唯一知心隨用分多。非全心外別有諸數。譬如一金作種種器。非是金外別有器體。

厭異忻同而情自隔。

摩訶衍釋論云。厭異捨別。唯一真如。譬如有人避影畏空。終不得離。任九十六種外道。常合圓宗。縱八萬四千塵勞。恒當正位。以各不離心故。

捨此取彼而理恒任。

任背覺合塵。遺心驟境。且一心真如之理。未嘗移易。如釋摩訶衍論云。一心真如體大。通於五人。平等平等。無差別故。云何名為五種假人。一者凡夫。二者聲聞。三者緣覺。四者菩薩。五者如來。是名為五。如是五人。名自是五。真自唯一。所以者何。真如自體。無有增減。亦無大小。亦無有無。亦無中邊。亦無去來。從本已來。一自成一。同自作同。厭異捨別。唯一真如。是故諸法。真如一相。三昧契經中作如是說。譬如金剛作五趣像。五人平等亦復如是。於諸人中無有增減。故起信論云。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相。一切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差別之相。

繩上生蛇而驚悸。

論頌云。白日看繩繩是麻。夜裏看繩繩是蛇。麻上生繩猶是妄。豈堪繩上更生蛇。此沉迷心作境之人。如繩上生蛇。若麻上生繩。是依他起性。若繩上生蛇。是遍計所執性。無名無體。情有理無。例觀萬境。亦復如是。悉落周遍計度之心。

杌中見鬼而沈吟。

如夜看杌。疑為是鬼。雖無真實。而起怖心。亦如夢中所見。以萬法體虛成事。此亦喻迷心作境。自起怖心。若了一心。無境作對。自然忻厭不生。

癡猿捉月而費力。渴鹿逐燄而虛尋。

並喻心外取法。無有得理。故證道歌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寶藏論云。察察精勤。徒興夢慮。遑遑外覓。轉失玄路。

飲狂藥而情隨轉日。食菴蕩而眼布華針。

大涅槃經云。如人醉時。見有轉日。此況妄心纔動。幻境旋生。又經云。如人服菴蕩子。眼見針華。並況不達一心。妄生境界。

皆自想生。萬品而始終常寂。盡因念起。一真而境界恒深。

經云。一切國土。皆想持之。若無想。即無法。又一切境界。隨念而至。若無念。諸境不生。如還源觀云。攝境歸心真空觀者。謂三界所有法。唯是一心。心外更無一法可得。故曰歸心。謂一切分別。但由自心。曾無心外境。能與心為緣。何以故。由心不起。外境本空。論云。由依唯識故。境本無體。真空義成故。以塵無有故。本識即不生。

法內規模。人間軌則。

此一心法門。可謂盡善盡美。何者。體含虛寂。不能讚其美。理絕見聞。不能書其過。降茲已下。皆墮形名。則難逃毀讚矣。如昔人云。夫大道混然無形。寂爾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知。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名不並盛矣。雖天地之大。三光之明。聖賢之智。猶未免於毀譽也。故天有拆之象。地有裂之形。日月有謫蝕之變。五星有勃彗之妖。堯有不慈之誹。舜有謫父之謗。湯主有放君之稱。武王有弑主之譏。齊桓有貪姪之目。晉文有不臣之聲。伊尹有誣君之迹。管仲有僭上之名。以夫二儀七曜之靈。不能無虧彌。堯舜湯武之聖。也不能免嫌謗。桓文伊管之賢。也不能遺纖過。由此觀之。宇宙庸流。奚能得免怨謗。而無悔悟也。若以心智通靈。成無為之化。則萬累不能干矣。又真俗二諦。並從心起。第八識心是持種依。真如心是迷悟依。如華嚴記云。依生滅八識辯二所由。顯法相但是心境依持。而即如來藏。辯其二所以。於中先總。後以

會緣入實。下別示二相。即以起信真如生滅二門為二義耳。存壞不二。唯一緣起。結歸華嚴會緣入實。言二門無礙。唯是一心者。結歸起信依一心法立二種門。故須具足二義。方名具分唯識。問。唯識第九。亦說其所轉依有其二種。一持種依。謂第八識。二迷悟依。謂即真如。何以說。言然依生滅八識。唯有心境依持。答。彼雖說迷悟依。非即心境依持。以真如不變。不隨於心變萬境故。但是所迷耳。後還淨時。非是攝相即真如故。但是所悟耳。今乃心境依持。即是真妄非有二體。故說一。約義不同。分成兩義。說二門別。故論云。然此二門。皆各總攝一切法。以此二門不相離故。

願無不從。信無不剋。見萬像於掌中。收十方於座側。

華嚴策林云。全色為眼。恒見色而無緣者。色是所緣之境。眼是能緣之根。今即是眼。故無緣也。言全眼為色。恒稱見而非我者。眼是我能見。今全為色。正見之時。即非我也。非我離於情想。無緣絕於貪求。收萬像於目前。全十方於眼際。是以緣義無盡。隨見見而不窮。物性叵思。應法法而難準。法普即眼普。義通乃見通。體之自隱隱。照之遂重重。然後窮十方於眼際。鏡空有而皎明。收萬像以成身。顯事理而通徹。

感現而唯徇吾心。美惡而咸歸我識。

此明具分唯識者。以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即是具分。以具有生滅不生滅故。不生滅即如來藏。即通真心也。若不全依真心。事不依理。故唯約生滅。便非具分。有云影外有質。為半頭唯識。質影俱影。為具分者。此乃唯識宗中之具分耳。又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心法總有四義。一是事。隨境分別。見聞覺知。二是法。論體唯是生滅法數。此二義。論俗故有。約真故無。三是理。窮

之空寂。四是實。論其本性。唯是真實如來藏法。又如進趣大乘方便經云。佛言。一實境界者。謂眾生心體。從本已來。不生不滅。乃至一切眾生心。一切二乘心。一切菩薩心。一切諸佛心。皆同不生不滅真如相故。乃至盡於十方虛空一切世界。求心形狀。無一區分而可得者。但以眾生無明癡闇熏習因緣。現妄境界。令生念著。所謂此心不能自知。妄自謂有。起覺知想。計我我所。而實無有覺知之相。以此妄心。畢竟無體。不可見故。若無覺知能分別者。則無十方三世一切境界差別之相。以一切法皆不能自有。恒依妄心分別故有。所謂一切境界。各各不自念為有。知此為自。知彼為他。是故一切法不能自有。則無別異。唯依妄心。不了不知。內自無故。為有前外所知境界。妄生種種法想。謂有謂無。謂好謂惡。謂是謂非。謂得謂失。乃至生於無量無邊法想。當如是知。一切諸法。皆從妄想生。依妄心為本。然此妄心無自相故。亦依境界而有。所謂緣念覺知前境界故。說名為心。又此妄心。與前境界。雖俱相依。起無前後。而此妄心。能為一切境界原主。所以者何。謂依妄心不了法界一相故。說心有無明。依無明力因故。現妄境界。亦依無明滅故。一切境界滅。非依一切境界自不了故。說境界有無明。亦非依境界故。生於無明。以一切諸佛。於一切境界。不生無明故。又復不依境界滅故。無明心滅。以一切境界。從本已來。體性自滅。未曾有故。因如此義。是故但說一切諸法依心為本。當知一切諸法。悉名為心。以義體不異。為心所攝故。又一切諸法。從心所起。與心作相。和合而有。共生共滅。同無有住。以一切境界。但隨心所緣。念念相續故。而得住持。暫時而有。

手出金毛師子。皆籍善根。城變七寶華池。盡承慈力。

大涅槃經云。阿闍世王欲害如來。放護財狂醉之象。佛即舒手示之。即於五指出五師子。是象見已。投地敬禮。佛言。我於爾時手五指頭實無師子。乃是修慈善根力故。令彼見如斯事。又云。南天竺國有一大城。名首波羅。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為眾導首。佛欲至彼城邑。化度彼人。彼眾尼乾。聞佛欲至。遂破壞林泉。堅閉城壁。各嚴器仗。防護固守。設彼來者。莫令得前。佛言。我於爾時至彼城已。不見一切樹木叢林。唯見諸人莊嚴器仗當壁自守。見是事已。尋生憐愍。慈心向之。所有樹木還生如本。河池泉井清淨盈滿。如清淨池生眾雜華。變其城壁為紺瑠璃。我於爾時實不化作種種樹木清淨華池。當知皆是慈善根力。能令彼見如是事。故知凡有一切苦樂境界。仗佛力為增上緣。但是自心感現。例見目前實境。悉是想生。心外實無一法。但從識變耳。

卷舒不定。隱顯千端。或閬爾無跡。或爛然可觀。處繁而不亂。履險而常安。

心境諸法。互奪互資。相泯相入。若相資相入。則性相俱存。爛然可見。若互奪互泯。則理事俱空。閬爾無跡。以萬法從心。隨緣建立。以無性從緣故有。以從緣無性故空。如寶印重玄序云。蘊大千之經卷。不出情塵。布極淨之身雲。常居穢土。會寂滅於因緣之際。得圓常於生死之輪。理事雙現而兩亡。性相共成而互奪。一真湛爾而非寂。萬化紛然而匪繁。頓虛諸相而不空。遍興多事而非有。不得一法而密傳心要。不演一字而恒轉圓音。一體遍多。猶朗月而影分千水。多身入一。若明鏡而光寫萬形。

醍醐之海泓深。橫吞眾派。法性之山挺出。高落羣巒。

法華經云。譬如一切川流江河。諸水之中。海為第一。此法華經亦復如是。於諸如來所說經中最为深大。又云。及

十寶山眾山之中。須彌山為第一。此法華經亦復如是。於諸經中為其最上。此經是醍醐之教。為第一心宗。故經云。十方諸國土。唯有一乘法。

理體融通。芳名震烈。瞻時而別相難窮。入處而一門深徹。

若以事相觀。隨差別而迷旨。若以一心照。隨平等而歸根。所以首楞嚴經云。但於一門深入。則六知根一時清淨。又云。入一無妄。李長者論云。一入全真。如新豐和尚悟道頌云。向前物物上求通。祇為從前不悟宗。如今悟了渾無事。方知萬法本來空。

服善見王之藥餌。眾病咸消。奏師子筋之琴絃。羣音頓絕。

善見王藥。能治眾病。心之妙藥亦復如是。能治諸法。故偈云。一丸療萬病。不假藥方多。又云。以師子筋為琴絃。其音一奏。羣音斷絕。況說一心能收萬法。

爾乃明逾皎日。德越太清。隨機起用。順物無生。

問。初心學人。悟入此宗。信解圓通。有何勝力。答。若正解圓明。決定信入。有超劫之功。獲頓成之力。雖在生死。常入涅槃。恒處塵勞。長居淨刹。現具肉眼。而開慧眼之光明。匪易凡心。便同佛心之知見。則煩惱塵勞。不待斷而自滅。菩提妙果。弗假修而自圓。乃至等冤親。和諍論。齊凡聖。泯自他。一去來。印同異。融延促。混中邊。世出世間。不可稱不可量不可說不可說之力。莫能過者。亦名佛力。亦名般若力。亦名大乘力。亦名法力。亦名無住力。所以先德釋云。無住力持者。則大劫不離一念。又云。色平等是佛力。色既平等。則唯心義成。故知觀心之門。理無過者。最尊最貴。絕妙絕倫。刹那成佛之功。頓截苦輪之力。大涅

槃經云。譬如藥樹。名曰藥王。於諸藥中。最為殊勝。能滅諸病。樹不作念。若取枝葉及皮身等。雖不作念。能愈諸病。涅槃亦爾。是以若於一心。有圓信圓修。乃至見聞隨喜。一念發心者。無不除八萬塵勞三障二死之病。大品經云。如摩尼珠。所在住處。一切非人不得其便。以珠著身。闇中得明。熱時得涼。寒時得溫。若在水中。隨物現色。即況識此自心如意靈珠。圓信堅固。一切時處。不為無明塵勞非人之所侵害。則處繁不亂。履險恒安。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非異非同。盈剎而坦然平現。不大不小。遍空而法爾圓成。

此一心法。是大真理。不假有緣生。亦非無緣生。以法體故。為萬法之性。遍一切處。隨人所感。應現無盡。異而非異。同而非同。大而非大。小而非小。如華嚴經頌云。一一微塵中。能證一切法。一切眾生心。普在三世中。如來於一念。一切悉明達。

神靈之臺。祕密之府。

此一心法。是神解之性。能通靈通聖。故曰靈臺。又萬法之指歸。千途之通體。故云祕府。

病遇良醫。民逢聖主。

法華經云。如商人得主。如子得母。如渡得船。如病得醫。如闇得燈。如貧得寶。如民得王。如賈客得海。此況人間所遇。若於佛法中。直了心人。可以永脫塵勞。長居聖地。治煩惱之重病。成無上之法王。校量得失。天地懸殊矣。

以本攝末。駕智海之津梁。

一心為本。諸法為末。欲渡生死海。應以心智而度之。

舉一蔽諸。闢玄關之規矩。

舉一心法。攝盡無餘。此一法門。能建立凡聖境界。攝生化門。六度萬行。無不具足。如還源觀云。從一心體。出生二用。三遍。四德。五止。六觀。一體者。即自性清淨圓明體。即通為十定之體。言二用者。一海印森羅常住用。即海印三昧。二法界圓明自在用。即華嚴三昧。言三遍者。一者一塵普周法界遍。二一塵出生無盡遍。三一塵含容空有遍。此三並是因陀羅網三昧門。言四德者。一隨緣妙用無方德。二威儀住持有則德。三柔和質直攝生德。四普代眾生受苦德。言五止者。一照法清虛離緣止。二觀人寂泊絕欲止。三性起繁興法爾止。四錠光顯現無念止。五事理玄通非相止。言六觀者。一攝境歸心真空觀。二從心現境妙有觀。三心境祕密圓融觀。四智身影現眾緣觀。五多身入一鏡像觀。六主伴互現帝網觀。上之止觀。並是寂用無涯三昧門也。

匡時龜鏡。為物權衡。

此一心法。能考古推今。窮凡達聖。如秤知輕重。似鏡鑒妍媸。但了一心。無不知諸法根源巨細矣。

相奪則境智互泯。相資則彼我俱生。

以境奪智則智泯。以智奪境則境亡。以彼資我則我立。以我資彼則彼生。

無明樹上而覺華頓發。八苦海內而一味恒清。

經云。煩惱大海中。有圓滿如來。宣說實相常住之理。本覺實性中。有無明眾生。起無量無邊煩惱之波。論云。唯真不立。單妄不成。真妄相成。方能建立。如水因風而起波。風水不相捨離故。

全體現前。豈用更思於妙悟。本來具足。何須苦待於功成。

諸佛將眾生心為佛。眾生將佛心為眾生。一體無差。但隔迷悟。以即心是佛故。雖分三身之異。終無別體。故云。法身相好。一際無差。又古德云。新佛舊成。曾無二體。以報身就法身。如出模之像。像本舊成。故無二體。新成舊佛。法報似分。以法身就報身。如金成像。金像似分。以有未成像金故。今成像竟。似分於二。諸佛如已成像之金。眾生如未成像之金。成與未成。似分前後。則金體始終。更無別異。

顯異標奇。精明究竟。如舒杲日之光。似布勾芒之令。此一心法。如日照天下。無法而不明。猶春遍寰中。無物而不發。

三毒四倒而非凡。八解六通而非聖。

在凡非凡。處聖非聖。以但是自心故。終無別理。寶藏論云。如實際中。無毫釐凡聖可得。

至寶居懷兮終不他求。靈珠在握兮應須自慶。

肇論云。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何者。為眾生自心。皆是般若。但能體悟至理。即心是佛。即今日靈覺之真性。即是般若聖智也。此明真智。斯乃悟理之聖。非神通果證也。又所云般若聖智者。若正智即觀照般若。如如即實相般若。此正智如如。即是圓成實性。圓成實性。即是如來藏心。如來藏心。即是眾生靈覺之性。眾生靈覺之性。即是般若真智。

愍同體兮起無緣。

菩薩觀一切眾生。同一體性。愍彼不達。而行大悲。無緣者。即無緣慈。如石吸鐵。任運吸取一切眾生。而無度想。

溢法財兮資慧命。

法財者有七。一聞。二信。三戒。四定。五進。六捨。七慚愧。慧命者。即自心無盡真如之性。此七種法財。乃至恒沙智德。皆是心所有法。悟入之者。資益無窮。

履得一之旨。豁爾消疑。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而道成。經云。若得一。萬邪滅矣。又云。若得一。萬事畢。若了一真心。何理而不圓。何事而不畢也。如古德問云。所言心性是一者。何得眾生界見有種種。答。以真如心性是一。隨緣生滅而成種種。又第八識。正是所熏心體。含多種子。熏成種種。即是真如隨緣義。又心性是一者。古釋有二義。一者妄心之性。成心之性。以性相不同故。真心之性。真心即性故。二者通成。謂此二性。別明二藏。前之二性。皆具二藏。但為妄覆。名如來藏。直語藏體。即自性心故。此自性清淨真心。不與妄合。名為空藏。具恒沙德。名不空藏。前明即離。此明空有。故重出也。言皆平等無二者。上二即離不同。由心之性故不即。由心即性故不離。不即不離。為心之性。後二即空之實為不空。即實之空為空藏。空有不二。為心之性。然空有無二之性。即是不即不離之性。故但云一也。

入不二之門。廓然無諍。

心外有法。即見有二。便有對治。即乃成諍。若了境即心。能所冥一。即無諍矣。既不涉能所。即非情無情。但直論見性之門。匪落是非之道。是以能所不同。不可執一。心境一味。不可稱異。若以性從緣。則情非情異。為性亦殊。若泯緣從性。則非覺不覺。若二性互融。則無非覺悟。華嚴經云。真如無少分非覺悟者。則真如遍一切有情無情之處。若無少分非覺悟者。豈無情非佛性乎。又經意但除執瓦礫無情之見。非除佛性。則性無不在。量出虛空。寧可除乎。又古德云。覺性是理。覺了屬事。如無情中。但有覺性。而無覺了。如木中但有火性。亦無火照。今言性者。但據理本。

誰論枝末。又覺智緣慮名情。自性不改名性。愚人迷性生情。
故境智不一。智者了情成性。故物我無二。

大理齊平。不虧不盈。道性如是。無送無迎。千澗海底
而孤峻。萬仞峰頭而坦平。

傅大士行路易云。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爺。山海坦然
平。敲冰來煑茶。

竹祖搖風而自長。桐孫向日而潛榮。數朵之青山長在。
一片之閑雲忽生。

丹霞和尚忘己吟云。青山不用白雲朝。白雲不用青山管。
雲常在山山在雲。青山自閑雲自緩。皆比一心之道性。智境
閑閑。

意地頓空。如兔角之銛利。解心全息。猶燄水之澄清。

新豐和尚頌云。井底燄塵生。高山起波浪。石女生得兒。
龜毛長數丈。若欲學菩提。應須看此樣。

大建法幢。深提寶印。居下恒高。處違常順。

此一心法門。是高建法幢。又是祖佛之心印。乃平等門。
為一際地。高下自相傾。順逆自違諍。若入真智。必無差別。
如華嚴經云。智入三世悉皆平等。此明俗體本真。故云平等。
以六相該之。即總而全別。即別而全總。即同而俱異。即異
而恒同。即成而俱壞。即壞而俱成。

握王庫刀之真形。撫脩羅琴之正韻。

涅槃經中。沉眾生佛性。昧者不見。如王庫中。有真寶
刀。羣臣無能識者。又經云。阿脩羅王琴。不撫而韻。此沉
眾生心。恒轉根本法輪。未嘗間斷。如華嚴經云。刹說眾生
說。三世一時說。

得趣而幽途大闢。胡用多求。了一而萬事齊休。但生深
信。

信心銘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若能如是。何慮不畢。
華嚴經頌云。種種變化無量身。一切世界微塵等。欲悉了達
從心起。菩薩以此初發心。

自在無礙。超古絕倫。荊棘變為行樹。梟獍啼或梵輪。
高僧傳云。釋智通云。若夫尋近大乘修正觀者。察微塵
之本際。識一念之初原。便可荊棘播無常之音。梟獍說甚深
之法。十方淨土。未必過此矣。凡言唯心淨土者。則一淨一
切淨。可謂即塵勞而成佛國也。

似毛端之頭含於寶月。

龐居士偈云。毛頭含寶月。徹底見真源。

如瑠璃之內現出金身。

法華經偈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

若暢斯宗。發明妙慧。剔摩訶衍之骨髓。摘優曇華之根
蒂。

摩訶衍。即大乘心。優曇華。是靈瑞華。表說心時。難
遇難解。

任聚須彌之筆。未寫纖毫。縱饒樂說之門。難敷一偈。

華嚴經云。聚須彌山為筆。未寫普眼經之一句一偈。

印同異。泯中邊。等來去。絕偏圓。

以自心之體。非同異中邊之見。如太虛空。更無異相。
故經云。菩薩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
又起信論云。復次真如自體相者。一切凡夫聲聞緣覺菩薩佛。
無有增減。非前際生。非後際滅。畢竟常恒。無始已來。本
性具足一切功德。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遍照法界義。
真實識知義。自性清淨心義。常樂我淨義。清涼不變自在義。

水朝東而星拱北。

水朝東者。尚書云。江漢朝宗于海。宗者尊也。有似於朝。如心為萬法宗。未有一法而不歸心者。星拱北者。論語云。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為政以德者。無為之德也。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拱之。如一心不動。眾行歸之。

谷孕風而海納川。

斯皆法爾如是。道性自然。如寶藏論云。谷風無絕。泉水無竭。亦比道性無有間絕。則道不離心。心不離道。故先德云。至妙靈通。目之曰道。又楞嚴經云。汝之心靈。一切明了。豈非真道耶。

寂爾無聲。眾響羣音而吼地。蕩然無相。奇形異狀而參天。

即相無相。無相即相。以是一心之境界故。如華嚴經中。境界重重。佛身無盡。互相徹入。能同能別。全異全同。淨穢國土。無障無礙。不論有情無情之異。皆為一心真智之境界。

約理而分。稱真而說。蜜齊海內之甜。火均天下之熱。一蜜甜。遍天下之蜜皆甜。一火熱。盡寰中之火皆熱。此況若此一法是心。則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皆即是心矣。

當正位之發揚。因法性之施設。

此心賦者有二觀。一唯心識觀。二真如實觀。先觀唯心。次入真如。楞伽經云。自覺聖智者。令覺自心耳。攝論云。通達唯是意言分別。無有實法。即為入唯識方便。不取外相。即入唯心。占察經云。一唯心識觀。二真如實觀。唯心觀淺。真如觀深。能入法性。法性即真如異名。如起信論云。心若馳散。即當攝來。令住正念。其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此即唯心識觀。次云。即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

得。此即真如實觀。若了唯心。成唯心識觀。若了無性。成真如實觀。心境兩亡。則成無分別智。

弗從事而失體。非一非多。不守己而任緣。亦同亦別。

如前云正位發揚者。未曾有一法。出心之正位。如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又前云法性施設者。般若經云。未曾有一法。而出於法性。真如一心。不守自性。隨事建立。故云亦同亦別。雖隨事建立。不失自體。故云非一非多。

本迹雙舉。權實俱存。

肇論云。非本無以垂末。非末無以顯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心即是本。法即是末。

言中而盡提綱要。指下而全見根源。

萬法雖殊。一言而無不該盡。千月不等。一指而各見根源。如錦冠云。一一事中。皆具如是無盡之德。如海一滴。即具百川。又一一事。不壞本相。不離本位。而圓融即入。謂欲言相用。即同體寂。欲謂之寂。相用紛然。故華嚴疏序云。超言思而迴出。匪但超言思。抑亦出於超言思。超與不超俱出。華嚴經云。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但即言亡言。即思忘思。以契超出之旨。

如一金分眾器之形。不變隨緣之道。猶千波含溼性之理。隨緣不變之門。

金是不變。器是隨緣。波是隨緣。溼是不變。則一心門。具隨緣不變二義。如演義記云。由隨緣即不變故。奪差別令體空。則末寂也。由體空差別故。奪不變令隨緣。故本寂也。以全本為末。故本便隱。全末為本。故末便亡也。是則真如隨緣成眾生時。未曾失於真體。故令眾生非眾生也。眾生體

空即法身時。未曾無眾生。故令法身非法身也。故二雙絕。二既互絕。則真妄平等。無可異也。

若達斯宗。無在不在。

淨名經云。佛說一切法。皆無在無不在。約理實而隱。云無在。約相虛而現。云無不在。斯即一心隱顯。無礙自在也。

入聖體而靡高。居凡身而弗改。即狹而廣。毫端遍於十方。以短攝長。剎那包於劫海。

先德云。塵含法界。無虧大小。念包九世。延促同時。即是一心開合。以彰殊勝。如朝菌之類。夕死之徒。豈等大椿之歲耶。此是世間人物。延促之情見耳。如華嚴經。明毗目仙人執善財手。時經多劫。處歷無邊。故不可以長短思也。若顯超勝。一生頓圓。若約甚深。多劫莫究。延促不可定執。貴在入玄。即權機淺學。罔測津涯矣。如華嚴經頌云。始從一念終成劫。悉依眾生心想生。一切剎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釋曰。一方便者。即是自心。延促由心定量。若了一心。長短之劫自盡。故云皆清淨。華嚴經頌云。有數無數一切劫。菩薩了知即一念。於此善入菩提行。常勤修習不退轉。

一葉落時天下秋。一塵起處厚地收。向空門而及第。

龐居士偈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於禪苑而封侯。

世間以成功立德。以為封侯。出世悟心得記。以為封侯。

敵生死軍之甲冑。戰煩惱陣之戈矛。

唯識疏云。心外有法。生死輪迴。心外無法。生死永絕。

得大總持。可作超塵之本。

心是總持都院。無法不收。

具王三昧。堪為入道之由。

能觀心性。名為上定。此心是真如三昧。一切三昧之根本。故心為三昧之王。名王三昧。是以悟心成道。萬行俱成。夫若了即心是佛者。自然謙下。何以故。信自心故。知一切眾生皆有心。悉即是佛故。既不自憍。亦不輕慢他。以知一心平等故。經云。柔和之行。以順法界。謙下是忍辱之本。周易云。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於自於他。不讚不毀。若自讚非大人之相。是銜惑人。若自毀。是妖諂之人。若毀他。是讒賊之人。若讚他。是諂諛之人。是以傅大士云。見好見惡但低頭。有底因緣得成病。故知得地萬物皆生。得理萬行皆成。唯心之理。不可忘也。迄至成佛。無有增減。

學問宗師。菩提勝樣。功德叢林。真如庫藏。

一切眾生第八識心。名含藏識。亦名宅識。如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知善巧說法。示現涅槃。為度眾生所有方便。一切皆是心想建立。非是顛倒。亦非虛誑。何以故。菩薩了知一切諸法。三世平等。如如不動。實際無住。不見有一眾生已受化。今受化。當受化。亦自了知無所修行。無有少法若生若滅而可得者。而依於一切法。令所願不空。是為第九如實住。

縱橫幻境。在一性而融虛。寂滅靈空。寄千門而顯相。

一性是萬法之性。千門是萬法之相。性相分二。融之歸一。如涅槃經云。佛性者。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智慧。此二不二。以為佛性。然第一義空。是佛性。名為智慧。即佛性相。第一義空不在智慧。但名法性。由在智慧。故名

佛性。以性從相。則唯眾生得有佛性。有智慧故。牆壁瓦礫無有智慧。故無佛性。若以相從性。第一義空無所不在。則牆壁等。皆是第一義空。如何非性。故經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論云。以色性即智性故。色體無形說名智身。以智性即色故。說名法身遍一切處。其體本均。今分性相。故分二義。

妙跡無等。寰中最親。

天下最親。莫過心也。以一切法從心所生。離心則無一法。所以華嚴經云。以從波羅蜜所生一切寶蓋。於一切佛境界清淨解所生一切華帳。無生法忍所生一切衣。入金剛法無礙心所生一切鈴網。解一切法如幻心所生一切堅固香。周遍一切佛境界如來座心所生一切佛眾寶妙座。供養佛不懈心所生一切寶幢。解諸法如夢歡喜心所生佛所住一切寶宮殿。無著善根所生一切寶蓮華雲等。

小器出無邊之嘉饌。

華嚴經云。有具足優婆夷。得菩薩無盡福德藏解脫門。能於小器中。隨諸眾生種種欲樂。出生種種美味飲食。悉令充滿。以此小器。能於天中充足天食。乃至人中充足人食。諸佛聲聞羅漢及遍鬼趣等。乃至云。善男子。且待須臾。汝當自見。說是語時。善財則見無量眾生。從四門入。皆是優婆夷本願所請。既來集已。敷座令坐。隨其所須。給施飲食。悉皆充足。於小器中者。即是心器。心為無盡藏。隨念出生一切世出世間珍寶法門。有何窮盡。

仰空雨莫測之殊珍。

華嚴經中。明智居士云。我得隨意出生福德藏解脫門。凡有所須。悉滿其願。所謂衣服瓔珞。象馬車乘。華香幢蓋。飲食湯藥等。乃至爾時居士知會眾普集。須臾繫念。仰視虛

空。如其所須。悉從空下。一切眾會。普皆滿足。然後為說種種法。所謂為得美食而充足者。與說種種集福德行等。釋曰。空中雨物者。一是居士心中出。故云隨意出生。又云須臾繫念。二是所化眾生自心感現。機應冥合。非一非異。成就斯事。仰視虛空者。即是法空中現。故法句經云。菩薩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

仙人執手之時。動經塵劫。

如華嚴經中。毗目仙人執善財手。即時善財自見其身。往十方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彼佛刹及其眾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乃至經百千億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乃至時彼仙人放善財手。善財童子即自見身還在本處。是知不動本位之地。身遍十方。未離一念之中。時經塵劫。古釋云。善財隨事差別。皆入法界。若圓融門。纔舉一門。即融諸門。然以理融事。令事如理。以理顯事。令理如事。故云理非無分。謂理即事。事既有分。理亦有分。不爾。真理不即事故。理既如事。隨舉一法。即一法界。若舉多法。即多法界。如善財親證。暫時執手。便經多劫。明一切時圓融。後入樓閣。普見無邊。明一切處圓融。是以善財一生能辦多劫之行。既善友力。瞬息之間。或有佛所。見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修行。何得一生不經多劫。仙人之力長短自在故。如世王質遇仙之碁。令斧柯爛。三世尚謂食頓。既然以長為短。亦能以短為長。如周穆隨於幻人。雖經多年。實唯瞬息。故結云。不應以長短之時。廣狹之處。定其旨也。

童子登樓之日。倏見前因。

善財童子登彌勒樓閣。見彌勒三生之事。

成現而雖圓至道。弘闡而全在當人。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十方三世諸佛。皆是了心成佛。心即是法。法即是心。所以由人信故。乃能弘之。又人即是法。法即是人。離人無有法。離法無有人。故云此法先佛已說。後佛隨順不加一字。故云佛以法為師。如燕公張悅問水南善知識云。法在前耶。佛在前耶。答云。法在前。諸佛所師所謂法故。便被難云。若爾。最初成佛。前無佛說。何由悟法。答云。自然而悟。如月令中。獺乃祭天。豈有人教。燕公大伏也。

殊功警世。大用通神。樂蘊奇音。指妙而宮商應節。心懷覺性。智巧而動用冥真。

首楞嚴經云。譬如琴瑟笙篴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汝與眾生亦復如是。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是知指不妙故。五音不成。智不巧故。一心不現。如藏教是拙度。通教是巧度。又但了諸法實相。不須勤苦而修。是名巧度。

十力功高。上賢能踐。日月潛光。山川迴轉。

龐居士偈云。劫火燃天天不熱。嵐風吹動不聞聲。百川競注海之溢。五嶽名山不見形。澄清靜慮無蹤跡。千途盡總入無生。故知無有一法不入一心無生之旨。

摧慢峯兮涸愛河。拆疑城兮截魔罟。

若了一心。悟法空理。則入平等際。住實相門。乃能倒慢山。拔愛箭。裂疑網。突魔圍。何者。以達魔界即佛界。歸一實心故。如論有喻云。譬如蠅能緣一切物。唯不能緣火燄。緣火燄即為燒故。魔亦如是。能緣一切法。唯不能緣諸法實相。若入實相。魔即實相。何所惑耶。故論云。魔界如佛界如。一如無二如。皆法界印。豈以法界印。更壞法界印。

又論云。絕見解般若菩薩。如捕魚人。見一大魚入深大水。鈎網所不及。則絕望憂愁。以離六十二見網故。

明之而法法在我。巨嶽可移。昧之而事事隨他。纖毫莫辯。

還源觀云。明者德隆於即日。昧者望絕於多生。又李長者論云。迷之者歷劫浪修。悟之者當體凝寂。皆是一心迷悟。致茲得失。

法無難易。轉變由人。

迷時人逐法。悟了法由人。迷時執心為境。被境所轉。悟時了境即心。一切由我。

促多生於一念。化寒谷為芳春。

一念證真。功超累劫。如寒谷遇春。萌芽頓發。故華嚴論云。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如華嚴策林問云。成功立德。三教修同。如何此經。讚無功用。答。緣修積行。即說立功。造極體真。須忘功用。無功即功。流未來際。無用之用。用周十方。無功之功。曰真功矣。如乘舟入海。頓息篙橈。而舉帆隨風。萬里非遠。功用行息。是止篙橈。無相智圓。即錦帆高舉。無依無住。既無功用。則處法流。長遊智海。

秉大矩而燭幽關。炳然見旨。駕迅航而渡深濟。倏爾登真。

若直了一心。菩提易辦。如登車立屆於遐方。似乘船坐至於千里。

生如來家之要。

若心外行法。是生世俗家。若了心即佛。是生如來家。此一心法。諸佛本宗。語默卷舒。常順一真之道。治生產業。不違實相之門。運用施為。念念而未離法界。行住坐臥。步

步而常在其中。若不信之人。對面千里。如寒山子詩云。可貴天然物。獨一無伴侶。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汝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如明達之者。寓目關懷。悉能先覺。若未遇之子。可以事知。舉動施為。未嘗間斷。如蔡順字君仲。順少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嚙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嚙指以悟汝耳。又唐裴敬彝。父為陳王典所殺。敬彝時在城。忽自覺流涕不食。謂人曰。我大人凡有痛處。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遂乃歸覲。父果已死。又唐張志安。居鄉間稱孝。差為里尹。在縣。忽稱母疾急縣令問。志安曰。母有疾。志安亦病。志安適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因之差人覆之。果如所說。尋奏高表門閭。拜為散騎常侍。

行菩薩道之因。

法華經云。若未聞法華經者。當知是人未善行菩薩道。若有得聞是經典者。乃能善行菩薩之道。又菩薩所修萬行。皆是不空如來藏真心不變性起功德。如起信論云。復次真如依言說分別。有二種義。云何為二。一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二者如實不空。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華嚴記云。自性清淨心。不與妄合。則名為空。性具萬德。即名不空。若離妄心。實無可空。則顯空藏因妄而顯。不空藏要由翻染。方顯不空。如本有檀德。今為慳貪。本有尸德。今隨五欲。本有寂定。今為亂想。本有大智。今為愚癡。是則慳藏於施。乃至愚藏於慧。故論云。以知法性無慳貪故。隨順修行檀波羅蜜等。萬行例然。故本有真實識知義。云若心有動。非真識知。明妄心之動。藏其真如。是以即妄之空。藏不空之萬德。故經云。知妄本自真。見佛則清淨。以能究竟顯實。故名為空。故知空藏。能藏不空。能藏既空。則顯

不空藏之本來具矣。又普賢行。遊入十方。略有十門。一入世界。法界緣起於即入故。二入眾生界。生界佛界無二體故。三供養。一一供具皆稱真故。四明請法。窮法界智。無時不請諸佛無時不雨法故。五大智攝生。了生迷倒。而無眾生。不礙化故。六明現通。十方塵刹互入重重。震動現相而無息故。七常寂定。未曾一念有起動故。八廣出生。念念毛孔出現諸境無窮盡故。九者說法。念念常雨無邊法雨。雨一切故。十明總說。上之九義。舉一全收。無前後故。

萬別千差。靡出虛空之性。尊高卑下。難逃平等之津。一切法性。即是眾生心性。眾生心性。即是虛空性。問。真妄相乖。其猶水火。云何此二得交徹耶。答。真妄二法同一心故而得交徹。若演若達多。狂故失頭却復本心。頭不曾失。設爾狂時。頭亦不失。狂情纔歇。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如迷真執妄。迷情纔悟。即復真心。設正迷時。真亦不失。

剪惑裁疑。標真顯正。使佛法之穹崇。致宗門之昌盛。類秋江萬影而交羅。

經明十喻中。一如影喻。一喻體虛無實。二喻有用能廕覆義。故華嚴記云。如明淨物。得日光曜。於屋壁上有光影現。如來應機現身亦爾。謂曰喻如來。身樹等質以喻眾生。日無異體。質有萬差。樹側影邪。形端影正。影不現於日內。但有質邊弄影多端。隨心萬品。

狀寒室千燈而互暎。

一室千燈光光涉入。一心萬境。萬境一心。如光無礙。若鳥戛以翱翔。似魚沈淵而游泳。

入楞伽經云。若一切唯心。世間何處住。去來依何法。云何見地中。如鳥虛空中。依心風而去。不住不觀察。於地

上而去。如是諸眾生。依分別心動。自心中來去。如空中飛鳥。見是資生器。佛說心如是。故知舉足下足。不離自心。如鳥若離空。何以騫翥。魚若離水。豈得浮沈。故祖師彌遮迦。問祖師婆須蜜曰。何方而來。復往何許。答曰。從自心來。復往無處。

啼笑而佛慧分明。行坐而覺源清淨。

長者論云。不乖當念。蘊功即佛。都無時分遷轉之相。應真自性。常轉法輪。又云。纖塵不隔於十方。毛孔詎妨於剎海。又云。三世一念。古今咸即。過去未來無盡之劫。同時無礙。一念成正覺時也。三賢菩薩。念念入法流水中。任運至佛。初水後水。一性水故。因佛果佛。一性佛故。於其中間無初中後。不隔念故。依本法故。無念可隔。因果便終。一念相應一念佛。不論相好及與神通。相好神通。從此正覺中得。若證正覺。即不著諸相。但以覺道相應故。神通相好不求自至。又云。明眾生世間即法界故。眾生性即不思議故。眾生分別即如來智故。又如來根本智。是眾生分別心。契同無二故。法界自在。

妙解而唯應我是。列祖襟喉。

此心賦者。但說真心。不言妄識。以真心妄心。各有性相。且真心以靈知寂照為心。不空無住為體。實相為相。妄心以六塵緣影為心。無性為體。攀緣思慮為相。此緣慮覺了能知之妄心。而無自體。但是前塵。隨境有無。境來即生。境去即滅。因境而起。全境是心。又因心照境。全心是境。各無自性。唯是因緣。故法句經云。燄光無水。但陽氣耳。陰中無色。但緣氣耳。以熱時炎氣。因日光燦。遠看似水。但從想生。唯陽氣耳。此虛妄色心亦復如是。以自業為因。父母外塵為緣。和合似現色心。唯緣氣耳。故圓覺經云。妄

認六塵緣影為自心性。故知此能推之心。若無因緣。即不生起。但從緣生。緣生之法。皆是無常。如鏡裏之形。無體而全因外境。似水中之月。不實而虛現空輪。認此為真。愚之甚矣。所以慶喜執而無據。七處茫然。二祖了而不生。一言契道。則二祖求此緣慮不安之心不得。即知真心遍一切處。悟此為宗。遂乃最初紹於祖位。阿難因如來推破妄心。乃至於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性。一一微細窮詰。徹底唯空。皆無自性。既非因緣自他和合而有。又非自然無因而生。悉是意言識想分別。因茲豁悟妙明真心。廣大含容徧一切處。即與大眾俱達此心。同聲讚佛云。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消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即同初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一真心。則列祖之襟喉也。

通心而莫更餘思。羣賢性命。

如不增不減經云。甚深義者。即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即眾生界。眾生界者。即如來藏。如來藏者。即法身。釋曰。夫心者。為諸法總持之門。作萬有真實之性。故稱第一義諦。雜雜心念。故號眾生。是心之界。即眾生界。從真如性起。名曰如來。無所缺減。乃目為藏。能積聚恒沙功德。故名法身。是以仁王經云。最初一念。具足八萬四千波羅蜜。諸身分中。命根為上。諸法門中心。為其上。

註心賦卷第一

註心賦卷第二

宋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

逆順同歸。行住不離。雨寶而摩尼絕意。演教而天鼓無私。

摩尼天鼓。皆無功用。無私成事。並況真心寂用無滯也。如還源觀云。定光顯現無念觀者。謂一乘教中。白淨寶網。萬字輪王之寶珠。此珠體性明徹。十方齊照。無私成事。念者皆從。雖現奇功。心無念慮。若人入此大妙止觀門中。無思念慮。任運成事。如彼寶珠。遠近齊照。分明顯現。廓徹虛空。如華嚴經云。時天鼓中出聲告言。諸天子。菩薩摩訶薩。非此命終而生彼間。但以神通。隨諸眾生心之所宜。令其得見。諸天子。如我今者非眼所見。而能出聲。如普賢行願序云。圓音非扣而長演。果海離念而心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礙而雙入。

重重而理事相須。恒體恒用。一一而有空齊現。常寂常知。

理因心成。事從理顯。體冥於理。用興於事。即體之用體不失。即用之體用不亡。故云恒體恒用。又有從心作。空從心現。空故常寂。有故常知。即寂而知。知不失寂。即知而寂。寂不失知。故云常寂常知。所以云。有為法從心生。無為法從心現。

迎之弗前。隨之不後。匿纖芥而非無。展十方而曷有。旋轉陀羅之內。常當大士之心。

法華經云。爾時受持讀誦法華經者。得見我身。甚大歡喜。轉復精進。以見我故。即得三昧。名為旋陀羅尼。百千萬億旋陀羅尼。此法華經。是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直

於眾生心中。開佛知見。佛知見者。即是一切眾生真心。若持此經。即大心菩薩。故云常當大士之心。

嚩呬三昧之中。不墮二乘之手。

師子嚩呬三昧者。此明如來以即用之體。無非法界。即體之用。緣起萬差。其理事皆無障礙。名師子嚩呬。如華嚴經云。爾時世尊。知諸菩薩心之所念。大悲為首。入師子嚩呬三昧。時逝多林菩薩大眾悉見一切盡法界虛空界一切佛刹。乃至或入佛所住三昧無差別大神變。即頓證逝多林中。而諸聲聞等。不知不見。如聾如盲。

一理當鋒。萬境皆融。囊括智源之底。冠擎法海之宗。

諦了一心。無事不達。無理不通。該古括今。收無不盡。如寶藏論中。本際虛玄品云。經云。佛性平等。廣大難量。凡聖不二。一切圓滿。咸備草木。周遍螻蟻。乃至微塵毛髮。莫不含一而有。故云能了知一。萬事畢也。是以一切眾生。皆乘一而生。故為一乘。若迷故則異。覺故則一。故云前念是凡。後念即聖。又云一念知一切法也。是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故知以一知法。功成萬像。故經云。一切若有心即迷。一切若無心即遍十方。故真一萬差。萬差真一。譬如海涌千波。千波即海。一切皆無有異也。夫言一者。對彼異情。情既非異。一亦非一。非一不一。假號真一。夫言一者。非名字所統也。是以一非見一。若有所見。則有二也。不得名為真一也。

如觀鏡中。現千重之影像。猶窺牖隙。見無際之虛。

此並況一心具斯大用。如見波諳海。見土知山。

萬彙雖分。還歸一總。

此一心法。舒遍法界。卷入一塵。則心賦指歸。至萬法源底。一切智慧之本。無邊行願之宗。不達斯文。無路成佛。

出必由戶。斯之謂歟。諸大乘詮。證明非一。皆云。鏡一心之玄極。囊萬法之根由。如華嚴經云。菩薩知一切法皆是自心。又云。解了世間皆如變化。明達眾生唯是一法。又頌云。有數無數一切劫。菩薩了知即一念。於此善入菩提行。常勤修習不退轉。又頌云。諸佛隨宜所作業。無量無邊等法界。智者能以一方便。一切了知無不盡。

渤澥之潤同濫觴。十方之空齊芥孔。

溼性與空性。俱無大小。盡況平等真心。無有勝劣。

其猶今古之日。照無異明。仍侔過現之風。鼓無二動。

日光無私。動性不二。皆表真心之德也。

履實際地。沖涅槃天。掘眾生之乾土。涌善逝之智泉。

法華經云。譬如有人渴乏須水。於彼高原穿鑿求之。猶見乾土。知水尚遠。施功不已。轉見溼土。遂漸至泥。其心決定知水必近。眾生如乾土。聲聞如溼土。菩薩如泥。諸佛如水。

聲聞之焦芽蘗綻。

淨名經云。二乘如焦芽敗種。不能發無上道心。後於法華會中。深入一乘。得受真記。重發圓信之芽。結菩提之果。

華王之極果功圓。

眾生之心。是諸佛果源。故華嚴疏云。十方諸佛。證眾生之體。用眾生之用。又經云。十方諸佛。於一小眾生心念中。念念成正覺。轉法輪。而眾生不覺不知。

如得返魂之香。枯荄再發。似服還丹之藥。寒燄重燃。

如返魂之香。力善起死屍。猶還丹之藥。功能換凡骨。況一心之功力。處凡身而成聖體。即生死而入涅槃。亦如枯樹生華。寒灰發燄矣。如聲聞於法華會上。見如來性。得受佛記。則如焦穀生芽。盲聾視聽。死屍再起。寒燄重燃。

了達無疑。何勞科判。駕牛車而立至祇林。乘慈舟而坐昇彼岸。

但信自心。他疑頓斷。故信心銘云。狐疑淨盡。正信調直。又若信心。即不信一切法。如古德云。謂自心智信。還信自心。的非心外別有能信之者。又信若不信自心。不名正信。心即體也。此則體信不二。故起信論云。自信己心。知心妄動。修遠離法。是知所說一切理智等事。並不離心。是故我等悉皆有分。

千年闇室而破在一燈。無始樊籠而唯憑妙觀。

千年闇室。一燈能破。無始結業。實觀能消。實觀者即是正觀。正觀者即是觀心。故云。若自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臨法國土。無小境而不降。靜佛邊疆。豈一塵而作亂。

華嚴經云。三界唯心。三世唯心。則豈有一境一塵而相違背。又如華嚴經頌云。覺悟法王真實法。於中無著亦無縛。如是自在心無礙。未曾見有一法起。

超情絕解。對此無言。旨冥真極。道契玄源。

夫直了一心。非真非妄。不即不離。何者。真妄無性。常契一源。豈有二心。而互相即。以性源無染。妄不可得。如勾刀不能斫石。若霧不能染空。為不了一心之人。所以說即。如台教問云。無明即法性。無復無明。與誰相即。答。為不識冰人。指水是冰。指水是冰。但有名字。寧復有二物相即耶。是知時節有異。融結隨緣。溼性常在。未曾變動。乃至即凡即聖。亦復如是。凡聖但名。一體無異。故先德釋華嚴經云。一世界盡法界亦如是者。知一眼如。一切眼如皆然。舉譬如一人身有手足。一切人皆有手足。是知不了此一心。皆成二見。若凡夫執著此心。造輪迴業。二乘厭棄此心。

求灰斷果。又凡夫無眼。將菩提智照。成煩惱火燒。如大富盲兒。坐寶藏中。舉動罣礙。為寶所傷。二乘將如來四德祕藏。為無常五陰。謂是賊虎龍蛇。怕怖馳走。縛脫雖殊。取捨俱失。若諦了通達之者。不起不滅。無得無生。了此妄心。念念無體。從何起執。念念自離。不須斷滅。尚不得一。何況二乎。故知諸法順如證圓成。而情無理有。羣情違旨執遍計。而情有理無。順常在違。一道而何曾失體。情不乖理。千途而未暫分岐。洞之而情理絕名。了之而順違無地。是以法法盡合無言之道。念念皆歸無得之宗。天真自然。非干造作。

二諦推而莫知。理中第一。三際求而罔得。法內稱尊。此一心法。非俗不離俗。非真不離真。又雖非真非俗。而能真能俗。即不可以俗諦求。真諦取。故云二諦推而莫知。又此一心。非過去法。不住前際。非未來法。不住後際。非現在法。不住中際。故云三際求而罔得。若不信心。萬行虛設。故大智度論云。若不知諸法無差別相。至於三歸五戒亦不成就。為不了諸行根本故。不知諸法體性故。不明諸境真實故。是以先德云。菩薩初悟一切法自性平等。云何平等。入於諸法真實性故。謂真實性中。無差別相。無種種相。無無量相。萬法一如。何有不等。此真實性依何立故。復次明證無依法。所謂不依於色。不依於空。若萬法依空。空無所依。今萬法依真。真無所依。即無依印法門故。捨離世間。世間即有種種差別。斯則性常不立。何況於相。亦不依空立色。亦不依色立空。亦無異無不異。無即無不即斯見即絕。強名內證。所以華嚴頌云。設於念念中。供養無量佛。未知真實法。不名為供養。又頌云。雖盡未來際。遍遊諸佛刹。不求此妙法。終不成菩提。又頌云。設於無數劫。財寶施於

佛。不知佛實相。此亦不名施。故知六度萬行。若不直了一心。無一行門而得成就。

覺樹根株。教門頭首。

此一心法。諸佛成道之本。菩薩悟入之初。如大集經云。佛告賢護。我念往昔有佛世尊。號須波日。時有一人行值曠野。飢渴困苦。遂即睡眠。夢中具得諸種上妙美食。食之既飽。無復飢虛。從是寤已。還復飢渴。是人因此即自思惟。如是諸法。皆空無實。猶夢所見。本自非真。如是觀時。悟無生忍。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如人以寶倚瑠璃上。影現其中。亦如比丘觀骨。起種種光。此無持來者。無有是骨。是意作耳。又大方等大集經云。復次賢護。譬如比丘修不淨觀。見新死屍形色始變。或青或黃或黑或赤。乃至觀骨離散。而彼骨散。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唯心所作。還見自心。又如鏡中像。不外來。不中生。以鏡淨故。自見其形。行人色清淨。所見者清淨。欲見佛。即見佛。見即問。問即報。聞經大歡喜。自念佛從何所來。我亦無所至。我所念即見。心作佛。心自見。心見佛。心是佛。心是我。心不自知心。心不自見心。心有想為癡。心無想是泥洹。是法無可示者。皆念所為。設有其念。亦了無所有空耳。是名佛印。

安詳作象王之行。決定成師之吼。

象王行威儀安詳。表普賢之行。師子吼者。師子吼有四義。一百獸腦裂。喻菩薩說法百法俱破。二香象降伏。喻菩薩說法天魔降伏。三飛鳥墮落。喻外道邪見墮落。四水族潛藏。喻煩惱潛藏。又涅槃經云。師子吼者決定說。一切眾生有佛性。又云。但有心者。皆得成佛。又云。有所得。野干鳴。無所得。師子吼。以心外無法。即無所得。

欲薦默傳之法。合在言前。將陳祕密之。門寧思機後。

達磨西來。默傳心印。唯默知之一字。若機緣不逗。終不顯揚。直候親承。爾乃印可。此是自證法門。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可言說。又悟落第二頭。機前無教。教後無實矣。

圓宗燄火。手觸應難。

論云。般若波羅蜜。猶如大火聚。四面不可觸。觸即燒手。若說有。說無。說亦有亦無。說非有非無四句。乃至複四句。具足四句。及絕言等。皆謗般若。如觸火四邊。皆燒著手。故云離四句絕百非。若得四悉檀意。了之如清涼池。四門可入。皆總得道。

驅四句於虛無之外。殄百非於寂寞之間。

墮落四句。皆成邊見。若見一法。盡處百非。若能頓了心宗。見網自然迴出。隨處得道。舉念皆宗。故云一色一香。無非中道。華嚴經云。遠離二邊。契於中道。古釋云。二邊有四。一染淨。二約惑縛脫。通惑業。三有無。通事理。四一異。約心境。何以有此。謂成菩提。既離細念。妄惑盡已。顯現法身。智慧純淨。若為是見。未免是邊。故經云。若有見正覺。解脫離諸漏。不著一切世。此非證道眼。今了於惑體性本空。後無所淨。故離二邊。又染淨交徹。故無住著。是曰離邊。縛脫者。謂昔常被惑業繫縛。流轉無窮。今得菩提。釋然解脫。若謂此見。即是住邊。菩薩智了本自無縛。於何有解。無縛無解則無著。故得離耳。有無通事理者。若昔謂或有。今了或空。二謂以空。今知妙有。又真樂本有。失而不知。妄苦本空。得而不覺。今日始知。若如是知。並未離邊。又煩惱業苦。本有今無。菩提佛身。本無今有等。皆三世有法。菩提之性。不屬三世故。三世有無。皆是邊攝。真智契理。絕於三世。故離有無之二邊等。一異有二。一者

心境不了則二。契合則一。亦成於邊。二者生佛有異。今了一性。亦名為邊。今正覺了此中有無無二。無二亦復無。大智善見者。如理安住。故離此邊。而言昔者。謂斷常來去生滅依正。雖是二法。皆攝為邊。又二與不二。亦名為邊。今一契菩提。一切都寂。故云遠離。

如那羅箭之功。勢穿鐵鼓。

那羅延箭。能穿鐵鼓。

似金剛鎚之力。擬碎邪山。

金剛之鎚。能碎金山。

成七辯才。

有七辯才者。一捷疾辯。卒答不思。二利辯。音聲清巧。三無盡辯。問答無窮。四無斷辯。流注相續。五隨應辯。對機授藥。六第一義辯。善說實相。七世間最上辯。超出羣類。已上七辯。皆從心慧而發。

具四無畏。

四無畏者。一一切智無畏。二漏盡無畏。三說障道無畏。四說盡苦道無畏。華嚴經頌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即是了心成佛。心外無法對待。故一切處無畏。

人中日用之韜鈴。世上時機之經緯。

眾生日用而不知。如魚在水不見水。鳥處空不見空。人在道不識道。

若森羅之吐孕。總攝地輪。

一切萬物。從大地而生。一切萬法。從心地而出。

猶萬物之發生。皆含一氣。

易鉤命訣云。天地未分之前。謂之一氣。於中則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為五運也。運即是運數。謂時改

易。初取易義也。元氣始散。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轉變。五氣故稱五運。皆是天道已分也。

玄邈甚深。力自堪任。

一切眾生。皆自有真心之力。如起信論云。從本已來。性自滿足一切功德。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等也。

月渚煙林而常談妙旨。雲臺寶網而盡演圓音。

華嚴經云。大光明網雲臺中。而說頌言。佛無等等如盡空。十方無量勝功德。人間最勝世中上。釋師子法加於彼。又云。一切供養具雲中。自然出音而說頌曰。神通力用不可量。願隨眾生心樂說。又云佛光明中。於一切菩薩眾會之前。而說頌言。神通自在無邊量。一念皆令得解脫。長者論。問曰。大眾何不以言自問。因何默念致疑。何不自以言讚勸請。云何供具雲出音請佛。答曰。明佛得法界心。與一切眾生同心故。以心不異故。知彼心疑。供具說頌者。明一切法。總法界體也。法界不思議。一切法不思議故。明聖眾心境無二故。凡夫迷法界。自見心境有二。故顛倒生也。

餐香積之廚。真堪入律。

淨名經云。香積世界。彼國菩薩聞香入律。即獲一切功德藏三昧。若從香入法界者。自身即是香眾世界。自心即是香積如來。無量功德。一心圓滿。悟入此者。何假外求。香界既然。十八界亦爾。盡是棲神之地。皆為得道之場。

聽風柯之響。密可傳心。

阿彌陀經云。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是知境是即心之境。心是即境之心。能所似分。一體無異。若能見境識心。便是密傳之旨。終無一法與人。

莫尚他宗。須遵此令。出世之大事功終。入禪之本參學竟。

釋迦出世。為一大事因緣。開眾生心中佛之知見。達磨西來。唯以心傳心。今但悟一心。自覺覺他。已諧本願。如高僧釋曇遂。每言三界虛妄。但是一心。追求外境。未悟難息。又高僧解脫和尚。依華嚴作佛光觀。於清宵月夜。光中忽見化佛說偈云。諸佛祕密甚深法。曠劫修行今乃得。若人開明此法門。一切諸佛皆隨喜。解脫和尚乃禮拜問云。此法門如何開示於人。化佛遂隱身不現。空中偈答云。方便智為燈。照見心境界。欲知真實法。一切無所見。

直言不謬。指南之車轍非虛。

若以心示人。皆歸正法。不落邪見。如指南之車。皆歸正道。

的示無疑。鷄犀之枕紋常正。

有駭鷄犀枕。四面觀之。其形常正。正法觀心之人。一切皆正。如云邪人觀正法。正法亦隨邪。正人觀邪法。邪法亦隨正。有學人問新豐价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答云。大似駭鷄犀。

絕待英靈。一念齊成。轉變天地。撼動神明。孰見不喜。誰聞弗驚。普現心光。標人間之萬號。

萬法無體。因心得名。乃至觀於他心。微細可鑒。皆是以心知心。似分能所。四祖云。一切神通作用。皆是自心。所以經云。諸佛於不二法中。現大神變。華嚴記云。釋他心通者。攝境從心不壞境者。即示心境有無。護法云。若得本質。恐壞唯心。既不壞境。得之何妨。壞有何失。以無心於萬物。萬物未嘗無。此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謂物實有故。若唯心壞境。則得在於境空。失在於心有。故以境由心

變。故說唯心所變不無。何必須壞。若以緣生無性。則心境兩亡。故云借心以遣境而心亡。非獨存心矣。二云能所兩亡不獨存故者。上不壞境。且遣懼質之病。今遣空有之理。故心境並許存亡。心境相籍故空。相依緣生故有。有即存也。空即亡也。空有交徹存亡兩全。第一義唯心非一非異者。正出具分唯心之理。雖有唯心之義。尚通生滅唯心。雖兩亡不羈。而未言心境相攝。今分明具唯識故。故云第一義唯心。同第一義故非異。不壞能所故非一。非一故有能所。緣他義成矣。非異故能所平等。唯心義成矣。云正緣他時即是自故者。結成得於本質。無心外過。以即自故。不失唯識。是以即佛心之眾生心下。第二正示法性他心之相。此有兩對語。前對明所緣。後對明能緣。今初言即佛心之眾生心者。此明所緣眾生心即是佛心。此明不異。次云非即眾生心之佛心者。此句明眾生心與佛心非即。非即於有所緣。非異故不壞唯心義。言為所緣者。結成所緣。簡非能緣也。次下辯能緣云。以即眾生心之佛心者。此句明能緣佛心即是眾生心。明非異。次云非即佛心之眾生心者。此明佛心與眾生心有非一義。非一故為能緣。非異故不壞唯識之義。言為能緣者。結成能緣。簡非所緣也。更以喻況。如水和乳。乳為所和。喻眾生心是所緣。水為能和。喻佛心為能緣。以此二和合。如似一味。鵝王嘅之乳盡水存。則知非一。然此水名即乳之水。此乳名即水之乳。二雖相似。而有不一之義。故應喻之。以即水之乳。非即乳之水。為所和。以即乳之水。非即水之乳。為能和。義可知矣。

遍該識性。猶帝釋之千名。

天帝釋有千種名。一名帝釋。二名喬尸迦等。如云菩提。涅槃。真如。解脫。玄珠。靈性等。皆是心之別稱。

妙覺非遙。當人不遠。

心證菩提。即心而已。離心無佛。離佛無心。了了識心。惺惺見佛。如大集經云。復次賢護。如人盛壯。容貌端嚴。欲觀己形美惡好醜。即便取器盛彼清油。或時淨水。或取水精。或執明鏡。用是四物觀己面像。善惡妍醜顯現分明。賢護。於意云何。彼所見像。於此油水水精明鏡四處現時。是為先有耶。賢護答言。不也。曰。是豈本無耶。答言。不也。曰。是為在內耶。答言。不也。曰。是豈在外耶。答言。不也。世尊。唯彼油水水精鏡。諸物清朗。無濁無滓。其形在前。彼像隨現。而彼現像。不從四物出。亦非餘處來。非自然有。非人造作。當知彼像。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無有住所。時彼賢護如是答已。佛言。賢護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諸物清淨。彼色明朗。影像自現。不用多功。菩薩亦爾。一心善思。見諸如來。見已即住。住已問義。解釋歡喜。即復思惟。今此佛者從何所來。而我是身復從何出。觀彼如來。竟無來處。及以去處。我身亦爾。本無出趣。豈有轉還。彼復應作如是思惟。今此三界唯自心有。何以故。隨彼心念。還自見心。今我從心見佛。我心作佛。我心是佛。我心是如來。我心是我身。我心見佛。心不知心。心不見心。心有想念。則成生死。心無想念。即是涅槃。諸法不真。思想緣起。所思既寂。能想亦空。賢護當知。諸菩薩等。因此三昧。證大菩提。

隨法性而雲散晴空。任智用而華開媚苑。

長者論云。隨法性則萬法俱寂。隨智用則萬法俱生。不離一真。化儀儀百變。

攀覺樹而不榮。陷鐵圍而非損。冒境而朝宗悟旨。諸佛果源。擗目而得意真真。羣生理本。

真俗之法。邪正之門。皆是一心以為根本。如安心法門云。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校自心現量者。悉皆是夢。若識心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問云。何自心現。答。見一切法有。有自不有。自心計作有。見一切法無。無自不無。自心計作無。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見己之法王。即得解脫。若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即處處不失念。從文字解者氣力弱。即事即法者深。從汝種種運為。跳踉癡蹶。悉不出法界。亦不入法界。若以界入界。即是癡人。凡有所施為。終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體是法界故。又非獨羣生理本。亦是山河大地之本。人我眾生之本。如宗密禪師原人論。明窮人之本原。如儒宗命由於天。關於時運。道教生於元氣。小乘教我為其本。權教但說空為本。儒道二教原人之本。人畜等類皆是虛無天道生成養育。謂道法自然。生於元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故愚智皆稟於天。由於時命。故死後却歸天地。復其虛無。若佛權教說。如中觀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若約此原身。心境皆空。身原是空。空即是本者。若心境皆無。知無者誰。又若都無實法。依何現諸虛妄。且現見世間虛妄之物。未有不依實法而能起者。如無溼性不變之水。何有假相虛妄之波。若無淨明不變之鏡。何有青黃長短之影。故知空教。但破執情。如法鼓經云。一切空經。是有餘說。有餘者餘義未了也。大品經云。空是大乘之初門。未是究竟之說。今依性教佛了義經說。直顯真源。一切有情。皆有本覺真心。無始已來。常住清淨。昭昭不昧。了了能知。亦名佛性。亦名如來藏。從無始際。妄想翳之。不自覺知。但認凡質。故耽著結業。受生死苦。大覺愍之。說一切皆空。又開示靈覺真心清淨。

全同諸佛。故華嚴經云。佛子。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即得現前。便舉一塵含大千經卷之喻。塵況眾生。經況佛智。次後又云。爾時如來普觀法界一切眾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眾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迷惑不見。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評曰。我等多劫。未遇真宗。不解反自原身。但執虛妄之相。甘認凡下。或畜或人。今約至教原之。方覺本來是佛。故須行依佛行。心契佛心。反本還源。斷除凡習。損之又損。以至無為。自然應用恒沙。名之曰佛。當知迷悟同一真心。大哉妙門。原人至此。今會通本末者。且真心之性。雖為身本。生起蓋有因由。但緣前宗未了。所以破之。今將本末會通。乃至儒道亦是。何者。總不出一心故。謂初唯是一心真靈之性。不生不滅。眾生迷睡。不自覺知。由隱覆故。名如來藏。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相。所謂不生滅真心。與生滅妄想和合非一非異。名為阿賴耶識。此識有覺不覺二義。依不覺故。最初動念。名為業相。又不覺此念本無故。轉成能見之識。及所見境界相現。又不覺此境從自心妄現。執為定有。名為法執。執此等故。遂見自他之殊。便成我執。執我相故。違順情生。憎愛業起。隨善惡業。運於中陰。入母胎中。稟氣受質。此會儒道說以氣為本。氣則頓具四大。漸成諸根。心則頓具四蘊。漸成諸識。十月滿足。生來名人。即我等身心是也。然所稟之氣。展轉推本。即混一之元氣也。所起之心。展轉窮源。即真一之靈心也。究實言之。心外的無別法。元氣亦從心之所變。屬前轉識所見之境。是阿賴耶相分所攝。從初一念業相。分為心境之二。心既從細至麤。展轉妄計。乃至造業。成六麤之相。受苦無窮。境亦從微至著。展轉變

起。乃至天地。成住壞空。周而復始。又業既成熟。即從父母稟受二氣。與業識和合。成就人身。據此則心識所變之境。乃成二分。一分却與心識和合成人。一分不與心合。即是天地山河國邑。三才中唯人靈者。由與心神合也。佛說內四大與外四大不同。正是此也。但能反照心源。靈性顯現。無法不達。名法報身。自然應現無窮。名化身佛。是知若了一心。三身頓現。故般若吟云。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即知三教皆一真心。為原人之本。

祖佛不道。父母非親。

第八祖佛陀難提。問佛馱密多曰。父母非我親。誰為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為最道者。偈答云。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

知三有異我而明佛性。

大涅槃經云。迦葉菩薩問二十五有有我不。答曰。有我。即佛性此是真我。具八大自然義。即是常樂我淨四德涅槃。非外道凡夫所執之我。如華嚴記云。佛性之體。體非因果。因中取之。名為因性。果中取之。名為果性。非是佛性分成因果。如瓶取空。是瓶中空。世界取空。是世界中空。空無有異。故言眾生智慧。是佛性因。菩提涅槃。是佛性果。非是佛性分成因果。故結示云。然則佛性非因非果。若以無障礙法界為宗。則法性即佛性。知一切法即心自性。若以心性為佛性者。無法非心性。則不隔內外。而體非內外。內外屬相。性不同相。何有內外。然迷一性而變成外。外既唯心。何有非佛。所變無實。故說牆壁言無佛性。以性該相。無非性矣。如煙因火。煙即是火。而煙鬱火。依性起相。相翳於性。如即水成波。波即是水。境因心變。境不異心。心若有

性。境寧非有。況心與境。皆即真性。真性不二。心境豈乖。若以性從相。不妨內外境。而例於心今有覺知。修行作佛。即是邪見外道之法。故須常照。不即不離。不一不異。無所惑矣。故云則非內非外。隨物迷悟。強說昇沈。又華嚴策林問。眾生與佛。迷悟不同。眾生則六道循環。佛則萬德圓滿。如何有即眾生即佛二互相收。混亂因緣。全乖法界。答。夫真元莫二。妙旨常均。特由迷悟不同。遂有眾生與佛。迷真起妄。假號眾生。體妄即真。故稱為佛。妄則全迷真理。雖真無迷。悟即迷本是真。非是新有。迷因橫起。若執東為西。悟解理生。如東本不易。就相假稱生佛。約體故得相收。不見此源。迷由未醒。了斯玄妙。成佛須臾。經云。法界眾生界。究竟無差別。一切悉了知。此是如來境。如來纔成正覺。普見眾生已成正覺。眾生向佛心中。自受其苦。冀希玄之士。無捨妄以求真。

會萬物為己而成聖人。

肇法師云。會萬物為自己者。其唯聖人乎。又云。聖遠乎哉。體之即神。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夫云聖人者。聖即正也。了心悟道。即是正人。迷心背道。即是邪人。邪正由心。淨穢在我。

一兩真金。勝氎花千斤之價值。

高僧釋道世云。勤勇懺悔者。雖知依理。須知心妄動。若真悟心遠離前境者。如經云。譬如氎花千斤。不如真金一兩。喻能觀心勝。即滅罪強。又華嚴策。問。二障塵沙尚非所喻。阿僧祇劫未得斷名。十地聖人分分漸損。如何一斷一切斷耶。既越常規。難以取信。答。惑本無從。迷真忽起。迷而不返。瀾漫無涯。若織雲布空。其來無所。須臾彌滿。六合黯然。長風忽來。倏爾雲盡。千里無點。萬像歷然。方

便風生。照惑無性。本空顯現。眾德本圓。八萬塵勞皆波羅蜜。恒沙惑障並是真源。眼翳未除。空華亂起。但淨法眼。何惑不除。滯執堅牢。居然多劫。

半株檀樹。改伊蘭四十之由旬。

經云。一株檀樹。能改四十由旬之伊蘭林。況一真心法。能破一切染法。如台教立無生一法。為破一切法遍。

上上真機。滔滔法海。墮無明而不可隳。縱神力而焉能改。

此一心法。是普眼門。唯對上機。方能信入。淪五趣而不墜。登一相而非昇。以是不變易之法故。

設戴角披毛之者。本性非殊。任形消骨散之人。至靈常在。

如般若吟云。百骸雖潰散。一物鎮長靈。又首楞嚴經云。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為汝銷滅。

等覺不遷。隨物周旋。

經云。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不壞假名而談實相。若等覺之心即不動。以染淨之覺隨緣而作諸法。亦不壞諸法而談實相。以諸法無體不可壞。若壞即失諸法本空故。

為出世真慈之父。作歸宗所敬之天。

如宗鏡錄中。立真心為宗。祖佛同證。即不立眾生緣慮妄心。此心無體。諸經所破。然此妄心無體即真。故不用破。以眾生執實。故須破之。宗鏡錄云。心有二種。一隨染緣所起妄心。而無自體。但是前塵。逐境有無。隨塵生滅。唯破此心。雖法可破。而無所破。以無性故。百論破情品云。譬如愚人見熟時燄。妄生水想。逐之疲勞。智者告言。此非水也。為斷彼想。不為破水。如是諸法自性空。眾生取相故著。為破是顛倒故。言破。實無所破。二常住真心。無有變異。

即立此心以為宗鏡。識論云。心有二種。一相應心。謂無常妄識虛妄分別。與煩惱結便相應。二不相應心。所謂常住第一義諦。古今一相。自性清淨心。今言破者是相應心。不相應心立為宗本。

一雨無私。羣木而自分甘苦。太虛絕量。眾器而各現方圓。

法華經明三草二木。一雨而受潤不同。楞嚴經明方現方空。圓現圓空。若除器方圓。則空無所在。

既在正觀。須當神聽。

上士神聽。中士心聽。下士耳聽。神聽入玄。能契心性。

扣寂寂之玄門。躡如如之道徑。若玻瓈隨物而現色。於自體而匪亡。

如玻瓈珠。雖現外色青黃赤白。不失珠體。

猶金剛對日而分形。逐前塵而不定。

如金剛珠。於日中而色不定。此皆表心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雖不守自性。亦不失自性。不守性是隨緣。不失性是不變。

菩提窟宅。解脫叢林。澹泊而慧眼何見。杳靄而大智難尋。五嶽崢嶸而不峻。四溟浩渺而非深。

一心高廣。橫豎難量。山未為高。海未為深。又遍界盈空。無法可現。山非是山。海非是海。以唯心故。如華嚴經頌云。了知非一二。非染亦非淨。亦復無雜亂。皆從自想起。

輪王坐妙寶牀時。方能入定。

輪王坐妙寶牀時。入四禪而心離五欲。

菩薩戴法性冠處。始得明心。

菩薩著法性冠處。見一切法悉現在心。

滯念纔通。幽襟頓適。成現而可以坐參。周遍而徒煩遊歷。

此一心成現法門。不用一點身心之力。坦然明白。先德云。沙門採寶。不動神情。其寶自現。又云。虛明自照。不勞心力。又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如瑜伽儀軌釋云。夫欲頓入三業。修習毗盧遮那法身觀。瑜伽儀軌釋。如來法身觀者。先觀發起普賢菩薩微妙行願。復應以三密加持身心。則能入文殊師利大智慧海。然修行最初。於空閑處。攝念安心。閉目端身。結跏趺坐。運心普緣無邊剎海。諦觀三世一切如來。遍於一一佛菩薩前。殷勤恭敬禮拜旋繞。又以種種供具雲海。奉獻如是等一切聖眾。廣大供養已。復應觀自心。心本不生。自性成就。光明遍照。猶如虛空。復應深起悲念。哀愍眾生不悟自心。輪迴諸趣。我當普化拔濟。令其開悟。盡無有餘。復應觀察自心。諸眾生心。及諸佛心。本無有異。平等一相。成大菩提心。瑩徹清淨。廓然周徧。圓明皎潔。成大月輪。量等虛空。無有邊際。

達無不是。統法界以為家。

心為法界之家。亦為涅槃之宅。如法集經云。能知一切唯是一心。名為心自在。於其掌中出諸珍寶。亦以虛空而為庫藏。名為物自在。一切身口意業以智為本。名智自在。又云。觀世音白佛言。菩薩若受持一法。一切諸佛法自然如在掌中。何者是一法。所謂大悲。釋曰。此是同體大悲。此悲性遍一切眾生界。故能一雨普潤。蘭艾齊榮。一念咸收。邪正俱濟。寶雲經云。一切諸法。心為上首。若知於心。則能得知一切諸法。大灌頂經云。禪思比丘無他想念。唯守一法。然後見真。釋曰。一法為宗。諸塵無寄。他緣自絕。妙性顯然。志當歸一。而何智不明。尋流得源。而何疑不釋。撮要

之旨。斯莫大焉。又如世尊最後垂示。應盡還原品三告之文。經云。爾時世尊如是逆順入諸禪已。普告大眾。我以甚深般若。遍觀三界一切六道。諸山大海大地含生。如是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同虛空相。無名無識。永斷諸有。本來平等。無高下想。無見無聞無覺無知。不可繫縛。不可解脫。無眾生無壽命。不生不起不盡不滅。非世間非非世間。涅槃生死皆不可得。二際平等。等諸法故。閑居靜住。無所施為。究竟安置。必不可得。從無住法。法性施為。斷一切相。一無所有。法相如是。其知是者。名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汝等大眾。應斷無明。滅生死始。又復告大眾。我以摩訶般若。遍觀三界有情無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無繫縛者。無解脫者。無主無依。不可攝持。不出三界。不入諸有。本來清淨。無垢無煩惱。與虛空等不平等非不平等。盡諸動念。思想心息。如是法相。名大涅槃。真見此法。名為解脫。凡夫不知。名曰無明。作是語已。復入超禪。從初禪出。乃至入滅盡定。從滅盡定出。乃至入初禪。如是逆順入超禪已。復告大眾。我以佛眼遍觀三界一切諸法。無明本際性本解脫。於十方求了不能得。根本無故。所因枝葉皆悉解脫。無明解脫故。乃至老死皆得解脫。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如上真實慈父廣大悲心不可思議三告之文。或有遇斯教者。可以析骨為筆。剝皮為紙。刺血為墨。而書寫之。不可頃刻暫忘。剎那失照。

用而靡虛。將大地為標的。

如與大地為的。所射無不中者。如觀心人。所見無不是心。終無一塵有隔。如入楞伽經偈云。無地及諸諦。無國土及化。佛辟支聲聞。唯是心分別。人體及五陰。諸緣及微塵。

勝人自在作。唯是心分別。心遍一切處。一切處皆心。以心不善觀。心性無諸相。

至道無隔。唯理堪親。

若洞達一心。能通萬彙。如牖隙之內。觀無際之空。似徑尺鏡中。見千里之影。

抉目而金鑕快利。

大涅槃經云。初一說。名一指示。中間重說。名二指示。經末復說。名三指示。下合中末。未見佛性。並如於盲。華嚴疏釋。以三諦為指。指為旨趣。義甚分明。一時橫觀。皆觀三諦。豎亘十地。亦證三諦。第一指者即示俗諦。言凡是有心。定當作佛。皆有佛性。二者示真諦為第二指。云佛性者。名第一義空。三示中道為三指。經云佛性即是無上菩提道種子故。非有如虛空。非無如兔角。故知三諦。喻於三指。

霑頂而甘露光新。

頓悟一心之時。如醍醐入心。甘露霑頂。

寂默無言。因居士而薦旨。

文殊問維摩居士。如何是真入不二法門。居士默然。斯乃顯一心不二之妙旨。

虛空絕相。化闍王而悟真。

文殊菩薩化阿闍世王。王以袈裟親自挂文殊身上。而不見文殊身。及挂大眾。亦不見身。返挂自身。亦不見身及衣。但見虛空相。因茲悟道。

慧日晶明。信心調直。被大乘衣而坐正覺牀。飲菩提漿而餐禪悅食。

大涅槃經云。汝等雖染衣出家。未披如來大乘法衣。法華經云。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故號沙門。舉足下足。乃至著僧伽梨。念念皆與摩訶衍相應。

飲正法味。餐涅槃食。所以阿難為不了心宗。懺悔云。我身雖出家。心不入道。如黃蘗和尚云。達磨西來。唯傳一心法。直下指一切眾生心。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令識取自心。見自本性。莫別求法。云何識自心。即如今言語者是汝心。若不言語。又不作用。心體猶如虛空相似。實無相貌。亦無方所。亦不一向是無。祇是有而不見。又云。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即真佛。佛與眾生一心。更無有異。不如言下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此心即法。法外無心。又仰山和尚云。頓悟自心無相。猶若虛空。寄根發明。即本心具恒沙妙用。無別所持。無別安立。即本地。即本土。

善財知見。舉目而皆入法門。華藏山河。立相而無非具德。

善財童子。登山入閣。皆證法門。以真心遍一切處故。隨處發明。咸得見道。所以還源觀云。華藏海內。其中莫問若山若河。皆具如來時智德。

羣蒙盡正。一槩齊平。迹分塵界而不濁。性合真空而靡清。體凝一味而匪縮。用周萬物而非盈。

此一心法。湛然不動。雖隨事開合。任物卷舒。其體未曾增減。設對機說法。廣略開遮。不可執方便之言。迷於宗旨。如華嚴經頌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是故生障礙。不了於自心。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彼由顛倒慧。增長一切惡。

似天中意樹之林。常隨天轉。

天中有如意樹。常隨諸天意轉。

若人間心想之處。還逐人成。

一切境界。因想而生。故經云。一切國土。唯想持之。華嚴經頌云。一切諸國土。想網之所現。幻網方便故。一念悉能入。又論云。離人無有法。離法無有人。

貧濟驪珠。幽冥玉燭。如來寶眼而自絕纖毫。

佛眼無外。豈立纖毫。

金沙大河而更無迴曲。

金沙大河。直入大海。以表正見直入心海。

若海中之鹹味。物物圓通。猶色裏之膠青。門門具足。

如傳大士心王銘云。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為大法將。持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色裏膠青者。書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結於水。而寒於水。又一切法中。皆有安樂性。則是色總持門。如大般若經云。一切法趣色。色尚不可得。云何當有趣非趣。如是具歷諸法皆然。般若意似當諸法之性。不異色性。故皆趣色。色不可得。當法性空。既無所趣。安有能趣。若智者意。一切法趣色。假觀。色尚不可得。空觀。云何當有趣非趣。即中道觀。今但要初句。以取色性。為諸法依。以性普收。故皆趣色。則一色中具一切法。是事事無礙之義。故隨一法皆收法界故。

孤高獨步。瑩徹攄情。意根淨而寶坊淨。

淨名經云。心淨即佛土淨。又云。心淨故眾生淨。心垢故眾生垢。如一切垢淨世界。及台教四土。祇是一自性清淨心。此心若淨。一切佛土皆悉淨也。如鏡明則照遠。鈴響則聲高。是以華嚴經頌云。佛刹無分別。無憎無有愛。但隨眾生心。如是見有殊。又攝論云。一切淨土。是諸佛及菩薩唯

識智為體。即金剛般若論云。智習唯識通。如是取淨土。若佛地論。以佛自在無漏心為體。非離佛淨心外。別有實等淨心色也。又云。色等即是佛淨心所感。離佛自心之外。別無能感。如是假實之色。皆不離佛淨心。即此淨心。能顯假實之色。故經云。青色青光。黃色黃光等是也。

心地平而世界平。

首楞嚴經云。毗舍如來摩持地菩薩頂言。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

若拂霧以披天。神襟頓爽。似撥雲而見日。法眼恒清。

悟心之時。頓消積滯。如彌勒成道偈云。久欲度眾生。欲拔無由脫。今日證菩提。豁然無所有。

一道逍遙。羣心仰慕。保證而猶玉璽之真文。

一切萬法。皆為心之所印。如王寶印。無前後際。故法句經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云何一法中。而見有種種矣。

包藏而若瓊林之寶庫。

第八識包含。猶如庫藏。含藏十法界種子。無法不足。久行方了。具遍吉之明宗。

遍吉是普賢菩薩。首楞嚴經頌云。心聞洞十方。生於大因力。初心不能入。云何獲圓通。

初學易親。成慈氏之入路。

首楞嚴經云。彌勒菩薩云。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乃至盡如來國土淨穢有無。皆是我心變化所現。我了如是唯心識故。識性流出無量如來。

正念纔發。狐疑自惺。匪五目之可鑒。豈二耳之能聽。

五眼者。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佛言。我以五眼尚不見。云何無目凡夫而稱見乎。二耳者。一凡耳。二天耳。道書云。上士神聽。中士心聽。下士耳聽。

非有而非空。故稱卓絕。不出而不在。實謂通靈。

首楞嚴經云。汝之心靈。一切明了。是知性自神解。寂照泠然。如靈辯和尚云。夫一心不思議。妙義無定相。應時而用。不可定執。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用有差別。隨處得名。究竟不離自心。此心能壞一切。能成一切。故云一切法皆是佛法。心作天。心作人。心作鬼神。畜生地獄。皆心所為。好惡皆由心。要生亦得。要不生亦得。即是無礙義。祇今一切施為。行住坐臥。即是心相。心相無相。故名實相。體無變動。亦名如來。如者不變不異也。無中現有。有中現無。亦名神變。亦曰神通。總是一心之用。隨處差別即多義。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又東方入正定。西方從定出。若了心外無法。一切唯心。即無一法當情。無有好惡是非。即不怖生死。一分處皆是。故云當成無所畏。無所畏即佛。佛具四無畏也。

塵思俱逃。煩機頓洗。

未悟道時。多興妄慮。纔了心日。想念不生。故經云。識停閑靜。想滅無為。又首楞嚴經云。想相為塵。識情為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無上知覺。又大乘理觀。不念諸佛。即是念覺。故昔人云。真如無念。非念法能階。實相無生。豈生心能至。無念念者。則念真如。無生生者。生乎實相。故起信云。若知雖念無有能念所念。是名隨順。若離於念。名為得入。淨名云。常求無念實相智慧。故般若云。若念一切法。不念般若波羅蜜。不念一切法。則念般若波羅蜜。

迴超萬行之先。深徹法源之底。月光大士。變清水於自心。

首楞嚴經云。月光童子初習水定。弟子窺牕觀室。唯見清水。取一瓦礫投於水內。出定之後頓覺心痛故知定果色。皆是定中意識所變。

空藏高人。現太虛於本體。

首楞嚴經云。虛空藏菩薩云。我得無邊身。爾時手執四大寶珠。照明十方微塵佛刹。化成虛空。又於自心現大圓鏡。內放十種微妙寶光。流灌十方盡虛空際。

甄明暢志。悟入怡神。若旱天而遍霽甘澤。猶萎草而頓遇陽春。

涅槃經云。純陀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霽甘露雨。灑我心田。又如大地。得遇春雨。草木潰發。故云。萬物得地而生。萬行得理而成。所以般若經云。一心具足萬行。

翠羽紅鱗。普現色身之三昧。霞峯霧沚。同轉根本之法輪。

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又山河大地。一一皆宗。智朗昏衢。夢驚長夜。

識論云。一切眾生。以第七識為長夜。如夢時不知是夢。覺時方悟。如迷時不了自心是佛。悟時方知。故經云。佛者覺也。如睡夢覺。如蓮華開。

貧室之金藏全開。

大涅槃經云。如貧女人。舍內多真金之藏。家人大小無有知者。時有異人善知方便。乃至即於其家。掘出真金之藏。女人見已。心生歡喜。生奇特想。眾生佛性亦復如是。若遇善友開發。明見佛性。心開意解。生大歡喜。

談宅之牛車盡駕。

法華經明等賜一大車而出火宅。若了一切處唯是一心實相之旨。即是出宅義。

紛然起作。冥冥而弗改真如。豁爾虛凝。歷歷而常隨物化。

肇論云。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颺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此四不遷。即萬物皆不遷矣。則離動而無靜。離靜而無動。以一心動靜。豈有離也。

大象無形。洪音絕聲。三光匿曜。河嶽齊平。

肇論云。大象隱於無形。大音匿於希聲。此一心光橫吞萬象。更無纖毫於中發現。故傅大士頌曰。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爺。山海坦然平。敲冰來煑茶。故知萬法盡入不二法門。一際平等。更不俟夷嶽盈壑。續鳧截鶴。然後方平。

向九居六合之中。隨作色空明闇之體。

六合者。四維上下。九居者。一欲界天。二初禪天。三二禪天。四三禪天。五四禪天。六空處天。七識處天。八無所有處天。九非想非非想天。廣則二十五有四十二居處。並是有情受生居住之處。此皆因情想結成生死之身。業繫二十五有之處。悉從心出。所以楞伽經云。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又云。心遍一切處。一切處遍心。法華經云。三方及四維。上下亦復爾。如首楞嚴經云。妙覺明心。先非水火。乃至汝以空明。則有空現。地水火風各各發明。則各各現。若俱發明。則有俱現。故知萬法但心為體。循業發現。所見不同。隨自想念而生差別。故云如來藏。隨為色空。周遍法界。是以離自真心。更無一法。所有境界。皆是心光。

於七大四微之內。分為色香味觸之名。

七大者。一地大。二水大。三火大。四風大。五空大。六見大。七識大。如首楞嚴經云。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色

真空。性空真色。清淨本然。周遍法界。乃至推七大。皆無自性他性共性無因性。所以佛告阿難。若汝識性生於見中。如無明闇及與色空。四種必無。元無汝見。見性尚無。從何發識。若汝識性生於相中。不從見生。既不見明。亦不見闇。明闇一瞞。即無色空。彼相尚無。識從何發。若生於空。非相非見。非見無辯。自不能知明闇色空。非相滅緣。見聞覺知無處安立。處此二非。空則同無。有非同物。縱發汝識。欲何分別。若無所因突然而出。何不日中別識明月。汝更細詳微細詳審。見託汝睛。相推前境。可狀成有。不相成無。如是識緣因何所出。識動見澄非和非合。聞聽覺知亦復如是。不應識緣無從自出。若此識心本無所從。當知了別見聞覺知。圓滿湛然。性非從所。兼彼虛空地水火風。均名七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阿難。汝心羶浮。不悟見聞發明了知。本如來藏。汝應觀此六處識心。為同為異。為空為有。為非異同。為非空有。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識明知。覺明真識。妙覺湛然。周遍法界。含吐十虛。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又本是一真心。分成六和合。如眼見之為色。耳聞之為聲。鼻嗅之為香。舌嘗之為味。身受之為觸。意知之為法。又祖師云。處胎曰身。出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嗅香。在舌曰談論。在手曰執捉。在脚曰運奔。變現俱該法界。收攝不出微塵。識者喚作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魄。故云一色一香。無非中道。

德禦神州。威靈法宇。通智海之宏津。立吾宗之正主。

心為萬法之宗。宗者尊也主也。如楞伽經中。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不退轉法輪經云。善知一切眾生無相。悉同法界。非見非不見。何以故。法界即是一切眾生心界。是

名信行。南嶽思大和尚云。若學者先須通心。心若得通。一切法一時盡通。

違情難信。如藕絲懸須彌之山。

涅槃經云。佛言。若有人能以藕絲懸須彌山。可思議不。不也。世尊。佛言。菩薩能以一念稱量生死。有不可思議理。而但仰信而已。不能一念即如來藏。故非圓意。

入悟能談。似一手接四天之雨。

如佛藏經云。無名相中。假名相說。皆是如來不思議力。譬如有人。嚼須彌山。飛行虛空。石筏渡海。負四天下及須彌山。蚊脚為梯。登至梵宮。劫盡燒時。一唾劫火即滅。一吹世界即成。以藕絲懸須彌山。手接四天下雨。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相無為無生無滅。令人信解。甚為難有。甚為希有。又經云。奇哉世尊。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故云說法是大神變。無中說有。有中說無。豈非神變耶。

居混沌之始。出恍惚之間。

混沌之始者。以不知無始無明。最初一念。不覺而起。第八藏識。一半不執受。為無情世間山河大地等。一半有執受。為有情世間眾生五陰身等。皆從一心所造。不達此理者。此間周禮。或稱混沌。西天外道。或說冥初。老十云。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

法雷震四生之幽蟄。慧日燭三界之重關。

此一心宗。當悟之時。如迅雷震於長空。似千日照於曠野。能令墮業繫之人。出三界之牢獄。溺生死之者。脫六趣之樊籠。

不世之珍。抱玄門而寂寂。非常之道。任法性以閑閑。

不世之珍者。以此心寶。非世之珍。非常之道者。此一心大道。非常情之所解。

發覺根苗。胤靈筋骨。

因心悟道。發心之初。即坐道場。便登祖位。

若谷神之安靜。似幻雲之出沒。

肇論云。法身無像。應物以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萬機煩赴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動若行雲。止猶谷神。豈有心於彼此。情繫於動靜者乎。注云。法身無形。能現眾像。聖智無知。能照萬機。無心應物。雖慙而不撓其神。有難皆通。雖通而不干其慮。無心而動。動若行雲。心無定方。猶谷神之不死。絕彼此動靜之心也。老聃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註云。谷者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即五藏之神也。若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是謂玄牝者。註云。玄者天也。牝者地也。主出入於鼻與天通。故鼻為玄也。主出入於口與地通。故口為牝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者。根者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通天地之元氣。

事因理顯。猶金烏照萬里之程。

華嚴疏云。理隨事變。一多緣起之無邊。事得理融。千差涉入而無礙。

用就體施。如玉兔攝千江之月。

證道歌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一法遍含一切法。我性常與如來合。

非相非名。孤寂幽清。一言無不略盡。殊說更非異盈。

一言者。約略說。約理說。殊說者。約廣說。約事說。故不動一心而演諸義。不壞諸義而顯一心。即卷常舒。如來於一言語中。演說無邊契經海。即舒常卷。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如草木四微。從地而生。還歸地滅。猶波浪鼓動。依水而起。還復水源。如法從心生。還歸心滅。故

經云。當處生。當處滅。又華嚴經頌云。佛智通達淨無礙。一念普知三世法。皆從心識因緣起。生滅無常無自性。所以清涼疏云。華嚴經者。統唯一真法界。謂總該萬有。即是一心也。

吞苦霧而浸邪峯。須澄性海。

性海泓澄。湛然明淨。當悟心之時。能盡苦源。頓消邪見。故般若心經云。行深般若之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降四魔而夷六賊。應固心城。

四魔者。一天魔。二陰魔。三死魔。四煩惱魔。首楞嚴經云。六為賊媒。自劫家寶。心城者。華嚴經入法界品中。寶眼主城神為善財言。應守護心城。謂畢竟斷除慳嫉諂誑。應清涼心城。謂思唯一切諸法實性。應增長心城。謂成辦一切助道之法。應嚴飾心城。謂造立諸禪解脫宮殿。應照耀心城。謂普入一切諸佛道場。聽受般若波羅蜜法。應增益心城。謂普攝一切佛方便道。應堅固心城。謂恒勤修習普賢行願。應防護心城。謂常專禦扞惡友魔軍。應廓徹心城。謂開引一切諸佛智光明。應善補心城。謂聽受一切佛所說法。應扶助心城。謂深信一切佛功德海。釋曰。夫城者。能防外寇。護國安人。堅密牢強即無眾患。況心城須護。密守關津。無令外緣六塵魔賊所侵。內結煩惱姦臣所亂。防非禁惡。常施瑩淨之功。立德運慈。廣備莊嚴之事。遂得四門無滯。一道常通。力敵大千。威臨法界。可以撫提弱喪。攝化無遺。伏外降魔。永固真基者矣。

廣演玄風。長施法利。

沙門唯以弘教說法。能報佛恩。首楞嚴經頌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又證道歌云。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擁塞。

諸聖不改其儀。

此一心法。是古今千聖不易之道。

萬邪莫迴其致。

邪不干正。天魔不能壞。外道不能亂。故云。天魔外道皆法印。魔界即佛界。外道經書皆是佛說。既同輪並駕。焉能壞乎。

十軍三惑。消影響於幻場。

十軍者。佛偈云。欲是汝初軍。憂愁為第二。飢渴第三軍。渴愛為第四。第五睡眠軍怖。畏為第六。疑為第七軍。含毒為第八。第九利養軍。著虛狂名聞。第十軍自高。輕慢出家人。諸天世間人。無能破之者。我以智慧力。摧伏汝軍眾。汝雖不欲放。到汝不到處。是知戰魔軍者。即是自心魔。終無心外境。能與心為緣。但是自心生。還以心為相。三惑者。一見思惑。二塵沙惑。三無明惑。若直了心者。不唯十軍三惑。乃至八萬四千塵勞門。悉皆殞滅。故偈云到汝不到處。消影響於幻場者。如寶積經云。爾時世尊告幻師言。一切眾生及諸資具皆是幻化。謂由於業之所幻故。諸比丘眾亦是幻化。謂由於法之所幻故。我身亦幻。智所幻故。三千大千一切世界亦皆是幻。一切眾生共所幻故。凡所有法無非是幻。因緣和合之所幻故。但了一心。諸幻自息。故寶藏論云。一切皆幻。其幻不實。知幻是幻。守真抱一。

智刃慧刀。利鋒芒於實地。

以智慧劍。殺煩惱賊。

一言合理。天下同歸。

一言契理。天下知音。故云。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

體標奇而顯妙。用含虛而洞微。可謂鎮敵國之寶珠。千金罕易。挺驚人之法將。萬古傳輝。

敵國之寶珠者。此心或為無價之寶。或在輪王頂上。或處貧子衣中。龍女親獻而成佛剎那。善友求之而利濟無盡。驚人之法將者。說心地法門之時。天魔膽落。外道魂驚。如舍利弗智慧第一。為釋迦右面弟子。稱為法將。

動而無為。寂而常照。立佛道之垣牆。樹修行之大要。大約修行。不出定慧一心。真如妙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觀。非能所觀而分二法。

畫出山河國土。意筆縱橫。分開赤白青黃。心燈照耀。華嚴經頌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陰悉從生。無法而不造。心光照耀者。大般若經云。若幽冥世界。及於一一世界中間。日月等光所不照處。為作光明。應學般若。般若者即心智之光。華嚴論云光明覺品者。為令信心。自以自心光明。覺照一切世間。無盡世界。總佛境界。自亦同等。以心隨光一一照之。

性自神解。不同虛空。或垂本以顯跡。或居邊而即中。猶師子就人之機理標徑直。

癡狗逐塊。師子就人。此喻上機聞法。直了心宗。不隨問答。逐語生解。

如王索一鎚之器。言下全通。

王索寶器。須是一鎚便成。第二第三鎚成。皆不中進。此喻一言之下。便契無生。不須再問。落於陰界。

慧海關防。靈園苗裔。遍滋廣攝而不揀高低。豎徹橫該而混同麤細。

一心廣備。不擇上中下機。以是一際平等法門。故豎徹三際。橫亘十方。覽而不遺。收無不盡。麤處麤現。細處細現。麤細隨緣。法體恒寂。唯心之旨。常無變易。

作一種之光輝。為萬途之津濟。

大莊嚴經論。說求唯識人頌云。能取及所取。此二唯心光。貪光及信光。二光無二體。釋曰。求唯識人。應知能取所取。此之二種。唯是心光。如是貪等煩惱光。及信等善法光。如是二光。亦無染淨二法。何以故。不離心光別有貪等信等染淨法故。二光亦無相。偈曰。種種心光起。如是種種相。光體非體故。不得彼法實。釋曰。種種心光。即是種種事相。或異時起。或同時起。異時起者。謂貪光瞋光等。同時起者。謂信光進光等。光體非體等者。如是染位心數淨位心數。唯有光相。而無光體。是故或世尊不說彼為真實之法。

闇鬼沒於明燈。

如人闇中疑鬼。以燭照之。豁然疑解。況心外見法。了心即無境。

毛輪消於厚翳。

如人目有翳。空中見毛輪。況不識心人。妄見心外之境。如密嚴經頌云。幻事毛輪等。在在諸物相。此。皆心變異。無體亦無名。

確乎不拔。高超變易之門。

萬法不遷。一心常住。但當見性。自斷狐疑。余曾親推。似見斯旨。如宗鏡中引不遷論云。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疏云。前風非後風。故偃嶽而常靜。前水非後水。故競注而不流。前氣非後氣。故飄鼓而不動。前日非後日。故歷天而不周。鈔云。然自體念念不同。則初一念起時。非第二念時。乃至最後吹

著山時。非初起時。則無前念風體。定從彼來。吹其山也。且山從初動時。以至倒臥地時。其山自體念念不同。則初一念動時。非第二念動時。乃至最後著地時。非初動時。則無初動山體。定從彼來。至著地時。斯皆風不至山。嶽不著地。雖旋嵐偃嶽。未曾動也。以此四物。世為遷動。然雖則倒嶽歷天。皆不相知。各不相到。念念自住。各各不遷。且如世間稱大。莫遇四大。四大中動。莫越風輪。以性推之。本實不動。如義海云。鑒動寂者為塵。隨風飄颺是動。寂然不起是靜。而今靜時由動不滅。即全以動成靜也。今動時由靜不滅。即全以靜成動也。由全體相成。是故動時正靜。靜時正動。亦如風本不動。能動諸物。若先有動。則失自體。不復更動。今觀此風周遍法界。湛然不動。寂爾無形。推此動由。皆從緣起。且如密室之中。若云有風。風何不動。若云無風。遇緣即起。或遍法界拂。則滿法界生。故知風大不動。動屬諸緣。若於外十方虛空中。設不因人拂。或自起時。亦是龍蜃鬼神所作。以鬼神屬陰。至晚則風多故。乃至劫初劫末成壞之風。並因眾生業感。世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緣會則生。緣散則滅。若執自然生者。祇合常生。何得緊繃不定。動靜無恒。故知悉從緣起。又推諸緣和合成事。各各不有。和合亦無。緣緣之中。俱無自性。但是心動。反推自心。心亦不動。以心無形故。起處不可得。即知皆從真性起。真性即不起。方見心性。遍四大性。體合真空。性無動靜。以因相彰動。因動對靜。動相既無。靜塵亦滅。故首楞嚴經云。性風真空。性空真風。即斯旨矣。

湛爾唯堅。永出輪迴之際。

此心前際不生。中際不住。後際不滅。故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世間相者。即眾生五陰心。離五陰

無世間。何者。無情世間。即眾生心變。既從心變。一一隨心。常住真如之法位。

妙極眾象。理統諸方。如積海而含萬水。猶聚日而放千光。

此一點靈臺自性光明。遍照法界。無法不收。故首楞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現處即心。更無別體。如圓覺疏序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真淨明妙。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眾生之本原。故曰心地。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交徹融攝。故曰法界。寂靜常樂。故曰涅槃。不濁不漏。故曰清淨。不妄不變。故曰真如。離過絕非。故曰佛性。護善遮惡。故曰總持。隱覆含攝。故曰如來藏。超越玄祕。故曰密嚴國。統眾德而大備。鑠羣昏而獨照故曰圓覺。其實皆一心也。背之則凡。順之則聖。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親而求之。則止觀定慧。推而廣之。則六度萬行。引而為智。然後為正智。依而為因。然後為正因。其實皆一法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住持圓覺而具足圓覺者如來也。離圓覺無六道。捨圓覺無三乘。非圓覺無如來。泯圓覺無真法。其實皆一道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蓋證此也。如來為大事出現。蓋為此事也。三藏十二部一切脩多羅蓋詮此也。釋曰。心之一法。名為普法。欲照此心。應須普眼虛鑒。寂照靈知。非偏小而可窮。以圓滿而能覺。故曰圓覺。此約能證也。真如妙性。寂滅無為。具足周遍。無有缺減。故曰圓覺。此約所證也。能所冥合。唯是一心。此一心能為一切萬法之性。又能現三乘六道之相。攝相歸性。曾無異轍。則世間出世間昇降雖殊。凡有種種施為莫不皆為此也。離此。則上無三寶一乘。下無四生九有。

文圍義圍。言將發而詞喪。清神靜思。意欲緣而慮亡。

言將發而詞喪者。首楞嚴經云。用世語言。入佛知見。如將手掌捉摩虛空。徒益自勞。虛空云何隨汝執捉。意欲緣而慮亡者。般若經云。如蚊蚋蟲。處處能泊。而不能泊火燄之上。如意根遍緣一切境。而不能緣般若。以心智路絕故。處眾不羣。居尊匪獨。

志公和尚歌云。處眾不見誼譁。獨自亦無寂寞。

闡大道之基垆。布教海之漩渦。了辯乳之真機。

大涅槃經云。如盲問乳。不知乳之正色。如無己眼。隨他問答。不達自心。若上上機人。一聞千悟。獲大總持。

達觀象之明目。

大涅槃經。明眾盲摸象。各說異端。不見象之真體。亦況錯會般若之人。依通見解。說相似般若。九十六種外道。及三乘學者。禪宗不得旨人。並是不見象之真體。唯直下見心性之人。如晝見色。分明無惑。具己眼者。可相應矣。

躡薩雲路兮非近非遠。詣清涼池兮不遲不速。

薩雲路者。即眾生心。了之即是。非論近遠。清涼池者。即一心圓明。無塵垢熱惱。故云清涼。智論云。有目無足。不到清涼池。有足無目。亦不到清涼池。目足更資。方能得到。頓悟自心為目。如說修行為足。故須理事齊運。定慧雙修。方入一心之智海也。

出一語兮海竭山崩。提妙旨兮天翻地覆。舉圓宗兮敷至理。法界橫關。括眾義兮掩羣詮。禪門齧齧。

宗門中有齧齧句。不通問答。

念念而靈山出世。步步而兜率下生。

華嚴論云。一念相應一念佛。大集經云。貪瞋癡出。即是佛出。又如來藏經云。我以佛眼觀一切眾生貪欲恚癡諸煩

惱中。有如來智。如來眼。如來結加趺坐。儼然不動。善男子。一切眾生雖在諸趣。煩惱身中有如來藏。常無染污。德相備足。如我無異。及經頌云。我今解了如來性。如來今在我身中。我與如來無差別。如來即是我真如。又成佛之義。隨門不同。古釋有四。一約性。即一真法界。二約相。即無盡事法。三性相交徹。顯此二門不即不離。四以性融相。德用重重。初約體門者。問。體是佛不。答。是約無礙。應成四句。一是佛。法性身無所不至故。經云性空即是佛故。二非佛。絕能所覺為其性。平等真法界。非佛非眾生故。三亦佛亦非佛。以法性無自性故。四雙非。性與無性雙泯絕故。經云。無中無有二。無二亦復無。三世一切空。是則諸佛見。二就相門有二。一情。二非情。真心隨緣變能所故。然此二門。各皆染淨。謂無明熏真如。成染緣起。真如熏無明。成淨緣起。染成萬類。淨至成佛。以修淨緣斷彼染緣。方得成佛。依此二義。則生佛不同。於淨緣中。復有因有果有純有雜。若約純門。隨一菩薩盡未來際唯修一行。一一皆然。若約雜門。萬行齊修盡未來際。若約因門。盡未來際常是菩薩。若約果門。盡未來際常是如來。經云。為眾生故。念念新新成等正覺。若雙辯門。盡未來際修因得果。若約雙非。盡未來際非因非果。便同真性。今正約以性融相。一成一切成。成與不成。情與無情。無二性故。法界無限故。佛體普周故。色空無二故。法無定性故。十身圓融故。緣起相由故。生界無盡故。因果周遍故。遠離斷常故。萬法虛融故。故說一成一切成也。非謂無情亦有覺性。同情成佛。若許成佛。此成則能修因。無情變情。情變無情。便同邪見。又此眾生乃是像上之摸者。以見自成。即見他成。如云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覺。此有三意。一云同一無性故得現成者。謂既無二性佛

證一性得成佛故。生隨一性皆成佛矣。二云妄性本虛生元是佛者。生自有妄。見生非佛。佛了妄虛。生何非佛。三真性叵得非今始成者。若有可得。今得成佛。證性叵得。佛非始成佛本是佛。佛之本佛。何異生佛。是故一成一切皆成。亦可說言。若一不成一切不成。同一性故。今是成佛門故。故一切皆成佛也。

娑婆現華藏之海。

還源觀云。是以大智圓明。覩纖塵而觀性海。真源朗現。一塵之處現全身。萬法顯必同時。一際理無前後。華嚴記云。華藏淨緣熟。娑婆為華藏。娑婆染緣熟。華藏現娑婆。此皆轉名不轉體。但隨心現。如法華經三變淨土。祇變心耳。又云。華藏世界海者。以無盡大願風輪。持大悲水。生無邊行華。以法性虛空。能容萬境。重疊無礙。於其水上生一大蓮華。周法空界。名種種藥香幢。明根本智。起差別智。行差別行。名藥。如經頌云。譬如心王寶。隨心現眾色。眾生心淨故。得見清淨刹。又云。譬如眾續像。畫師之所作。如是一切刹。心畫師所成。又云。無量諸刹種。隨眾生心起。又云。一一心念中。出生無量刹。

園林為王舍之城。見聞覺知。運普賢無盡之行。周旋俯仰。具文殊本智之名。

先德云。文殊即是眾生現行分別心。普賢即是眾生塵勞業惑行。又普賢身同虛空性。一切眾生以為生死。是以能對現色身。以同是虛空性故。又云。六根三業。並是文殊實相。體周萬象森羅。無非般若。何有一處非文殊普賢耶。

從實分權。

從一乘實。分出三乘權。從三乘權。會歸一乘實。即是從心而開三。從心而合一。又即一而三相不同。即三而一體無別。

因別顯總。擲大千於方外。吸海水於毛孔。

因別顯總者。以用彰體。因境識心。非總無以出別。非別無以顯總。如淨名經云。擲娑婆於界外。移妙喜於此方者。是明即近即遠。即穢即淨。不出一心矣。又云海水入毛孔者。台教云。識得海水真性。即是毛孔真性。故云海水入毛孔。又云芥納須彌者。一切眾生無明心。即是佛心。是名須彌入芥。設有無邊不可思議神變之事。皆同此釋。華嚴記云。佛智平等如虛空。則眾生之界。皆是如來智中之物。二者智能包納。猶是智類。今毛孔頓現。則細巨頓收。良以色性融無礙故。以性融相。為本真心之力也。

妙位初成之際。天雨四華。無明欲破之時。地搖六動。

天雨四華者。台教云。表菩薩四位。一十住位。二十行位。三十迴向位。四十地位。華是柔軟義。亦表於行。亦表於善根。菩薩以行入位。故天雨華。然皆是心華。般若經云。此非天華。亦非意樹華。乃是無生華。地搖六動者。是破無明。動六根之堅執。執從心生。亦是動於心地。

理事無礙。

理能成事。事能顯理。有理事無礙。有事事無礙。華嚴記云。周遍含容觀中。有事事無礙者。菩薩雖復看事。即是觀理。然說此事為不即理者。以事虛無體。而不壞相。所以觀眾生。見諸佛。觀生死。見涅槃。以全理之事。恒常顯現。是以事既全理。故不即理。若也即理。是不全矣。如金鑄十法界像。一一像全體是金。不可更言即金也。

本末同歧。

因本示末。末還歸本。如心無自性。因境而生。境無自性。因心而現。能所互成。一體無異。如百門義海云。若以塵唯心現。則外塵都絕。若以心全現塵。則內心都泯。泯者泯其體外之見。存者存其全理之事。即泯常存。即存常泯。橫吞五乘之粹。

五乘者。一人乘。二天乘。三聲聞乘。四緣覺乘。五菩薩乘。持五戒。得人乘。持十善。得天乘。修四諦法。得聲聞乘。修十二因緣法。得緣覺乘。修六度行。得菩薩乘。乃至三乘四乘一乘。皆從一心而出。所以楞伽經頌云。諸天及人乘。聲聞緣覺乘。諸佛如來乘。我說此諸乘。乃至有心轉。諸乘非究竟。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故知三乘五性。皆自心生。若無於心。既無能乘之人。亦無所乘之法。故云無乘及乘者也。

圓舒八藏之奇。

八藏者。一漸教。二頓教。三不定教。四祕密教。五藏教。六通教。七別教。八圓教。如經云。十二分教。於真如法界流出。以心為體。演出無窮。何者。若心空。演出聲聞藏。若心假。演出菩薩藏。若心中。演出佛藏。

從心而出心。猶蘭生蘭葉。因意而發意。似檀孕檀枝。

境從心變。變是自心。從心現心。更無異物。如寶積經偈云。如鑽木出火。要假眾緣力。若緣不和合。火終不得生。是不悅意聲。畢竟無所有。知聲性空故。瞋亦不復生。瞋不在於聲。亦不身中住。因緣和合起。離緣緣不生。如因乳等緣。和合生酥酪。瞋自性無起。因於麤惡事。愚者不能了。熱惱自燒燃。應當如是知。究竟無所有。瞋性本寂靜。但有於假名。瞋恚即實際。以依真如起。了知如法界。是名瞋三昧。又偈云。是大夜叉身。從於自心起。是中無有實。妄生

於恐怖。亦無有怖心。而生於怖畏。觀法非實故。無相無所得。空無寂靜處。現此夜叉身。如是知虛妄。是夜叉三昧。且夜叉一身。於外相分甚為麤惡。令人怖畏。瞋之門。是根本煩惱。最能煩亂。此內外二法。尚成三昧。舉一例諸。可為一心龜鏡。則若境若心。皆成正受。如華嚴經偈云。禪定持心常一緣。智慧了境同三昧。

不空之空。非有之有。

心空。則無性而空。空而不空。心有。則無性而有。有而不有。不有之有。有顯一如。不空之空。空成萬德。可謂摧萬有於性空。蕩一無於畢竟矣。則張心無心外之境。張境無境外之心。若互奪兩亡。心境俱泯。若相資並立。心境宛然。又二而不二。心境冥一。不二而二。心境歷然。又心外無境故難入。境外無心故甚深。

如外無智而可知。智外無如而可守。

華嚴經云。智外無如為智所入。如外無智能證於如。智即是如。如即是智。法界寂然曰如。寂而常照曰智。豈離寂外別有智耶。若智外有如。智則收法不盡。若如外有智。真如則不遍智中。舉一全收。不容相並。如經云。無有少法與法同住。則顯法性無容並真。二既不存。一亦奚立。如斯斷證。唯實教宗。又如是所證。智是能證。能所冥合。心境一如。

帝網而重重交映。非一非多。

此是十玄門中。第七因陀羅網境界門。如天帝殿。珠網覆上。一明珠內。萬象俱現。諸珠盡然。又互相現影。影復現影。重重無盡。故千光萬色。雖重重交映。而歷歷驅分。亦如兩鏡互照。重重涉入。傳輝相寫。遞出無窮。此況一心真如無盡之性。流出萬法。影現法界。無盡無窮。

芥瓶而歷歷分明。不前不後。

華嚴疏云。炳然齊現。猶彼芥瓶。即十玄門中。第三微細相容安立門。一能含多。即曰相容。一多不雜。故云安立。炳者明也。一者是所合微細。如瑠璃瓶盛多芥子。炳然齊現。不相妨礙。非前非後。此況一心能含萬法。性相歷然。

註心賦卷第二

註心賦卷第三

宋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

忘心而照。無念而知。若瑞草生於嘉運。如林華結於盛時。

忘心而照者。寶藏論云。唯道無根。靈固常存。唯道無體。微妙恒真。唯道無事。古今同貴。唯道無心。萬物圓備。無念而知者。眾生有念而知。聲聞無念無知。菩薩無念而知。如書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春生夏長。應不失時。

頓息疑情。現額珠於明鏡。

大涅槃經云。王家有力士。眉間有金剛珠。因鬪而沒。後有良醫。執鏡以照其額。珠陷入膚中。分明顯現。此況一切眾生身中佛性。無智照之力。隱而不現。後遇善友。得悟心鏡。了了見性。亦復如是。余曾集心鏡錄一百卷。以心為鏡。洞徹十方。一法相宗。以第八識為鏡。二法性宗。以如來藏性為鏡。如楞伽經云。譬如明鏡。現眾色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言如來藏為鏡者。起信論云。復次覺體相者。有四種大義。與虛空等。猶如淨鏡。云何為四。一者如實空鏡。遠離一切境界相。無法可現。非覺照義故。二者因熏習鏡。謂如實不空。一切世間境界。悉於中現。不出不入。不失不

壞。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實性故。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智體不動。具足無漏熏眾生故。三者法出離鏡。謂不空法。出煩惱礙。離和合相。純淨明故。四者緣熏習鏡。謂依法出離故。遍照眾生之心。令修善根。隨念示現故。釋曰。四鏡之名者。一空鏡。謂離一切外物之體。二不空鏡。謂體不無。能現萬像故。三淨鏡。謂已磨治。離塵垢故。四受用鏡。謂置之高堂。須者受用。四中。前二自性淨。後二離垢淨。又初二就因隱時說。後二就果顯時說。又前二約空不空為二。後二約體用為二。又前二體。後二相。

全澄亂想。獲真寶於春池。

大涅槃經云。如人遊春池。失琉璃寶。爭競入水。取瓦礫而歸。有一智人。安徐入水。乃獲真寶。故云。探珠宜靜浪。動水取應難。定水澄清。心珠自現。又莊嚴經論說。有人見雹謂是琉璃。收之瓶內皆悉成水。後見真琉璃。亦謂為雹。棄而不取。世人皆是不應取而取。應取而不取也。不應取而取者。如但隨外境。不向內觀。應取而不取者。如不信自心。反求他學。

體廣用深。

如龍以一滴水。可浸陵谷。人以一燼火。可夷阿房。皆是現前唯心所變。日用而不知者。自稱眇劣。不逮聖人。一何悲哉。志公和尚偈云。法性量同太虛。眾生發心自小。

文豐理詣。攀覺樹以分枝。受輪王之解髻。

法華經云。譬如強力轉輪聖王。兵戰有功。賞賜諸物。如有勇健能為難事。王解髻中明珠賜之。能戰心魔。心珠自現。故融大師云。若能強戰有功勳。髻中明珠終不惜。

初終交徹。即凡心而見佛心。理事該羅。當世諦而明真諦。

即凡心而見佛心者。如華嚴經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為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又頌云。假使百千劫。常見於如來。不依真實義。而觀救世者。是人取諸相。增長癡惑網。繫縛生死獄。盲冥不見佛。云何不見佛。一為不識自心。二為不明隱顯。何者。眾生之因隱於本覺。諸佛之果顯於法身。因隱之本覺。是果顯之法身。果能成因。則佛之眾生。果顯之法身。是因隱之本覺。因能辦果。則眾生之佛。故云凡聖交徹。理事相含矣。又華嚴演義云。謂真該妄末。妄徹真源。如波與溼。無有不溼之波。無有不波之溼。其真妄所以交徹者。不離一心故。妄攬真成。無別妄故。真隨事顯。無別真故。真妄名異。無二體故。真外有妄。理不遍故。妄外有真。事無依故。若約涅槃生死說者。生死即涅槃。妄徹真也。如波徹水源。涅槃即生死。真徹妄也。如水窮波末。故中論云。生死實際。即涅槃際。涅槃實際。即生死際。如是二際者。無毫釐差別。即是交徹也。生死涅槃際既爾。乃至心境。能所。染淨。自他。一切萬法。皆同一際。一際者。即無際也。實際也。一切諸法。皆與實際為定量。今古凡聖不可易也。所以云。道俗之不夷。二際之不泯。菩薩之憂也。又一切法皆如。豈妄外有真。又真如遍一切處。豈真外有妄。是知真妄常交徹。亦不壞真妄之相。則該妄之真。真非真而湛寂。徹真之妄。妄非妄而雲興。故云當世諦而明真諦也。

龍宮詮奧。海藏抽奇。空裏披文之際。

寶性論云。有一智人。恐如來教法將滅。遂仰書一藏經文於空中。莫有知者。況心中具一切法門。此約空門顯心。塵中剖卷之時。

華嚴經云。一微塵中有大千經卷。有一明眼人。破塵出經卷。亦沉眾生情塵中。具無量教法。此約有門顯心。如台教云。破塵出卷者。恒沙法門。一心中曉。

覺華枝秀。忍草苗垂。臨太華之猶低。機前鵬翥。

大鵬翼翥九萬九千里。豈黃雀能及乎。此況直了自心圓信成就。豈小機劣解而能逮乎。機前者。本心成現。意在言前。不涉迷悟。不待問答。經云。圓明了知。不因心念。又祖師云。虛明自照。不勞心力。

比毗嵐之未速。言外鷹馳。

目擊道存。不待言說。如法華經云。其疾如風。又云疾走往捉。又云乘此寶乘直至道場等。皆喻識心見道疾矣。祖師云。即心是者疾。發心行者遲也。

身泛禪河。手開玄鑰。執石為珍。

阿那律執瓦礫皆變珠珍。又如福德人捉石成金。如了妄心無體。即是真心。達煩惱性空。成菩提大道。如執毒成藥。變石為金矣。

攬草成藥。

耆婆攬草無非是藥。達士見境無非是心。

傳智燄兮胡假世燈。

經云。有光能照法界。豈須冥處燃燈。以智慧光破愚癡暗。此心燈者。亦云無盡燈。有何盡耶。

受佛職兮寧齊天爵。

十地菩薩示受佛職位。如來十號是佛職。不讀華嚴經。焉知佛富貴。此一真心。可謂富貴。可謂尊極。故云無等等。天爵者。即仁義也。

貿內珠而自省。不探驪龍。

法華經云。譬如有人至親友家。醉酒而臥。是時親友官事當行。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其人醉臥都不覺知。乃至親友會遇見之。示以寶珠。汝今可以此寶貿易所須。常可如意。故劍南和尚歌云。自從識得此明珠。釋梵輪王俱不要。

受密印而明知。摩求乾鵠。

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皆默傳心印。又華嚴經說海印三昧印。即是喻香海澄停。湛然不動。四天下中色身形像。皆於其中而有印文。如印印物。亦猶澄波萬頃。晴天無雲。列宿星月。朗然齊現。無來無去。非有非無。不一不異。當知如來智海亦復如是。識浪不生。至明至靜。無心頓現。一切眾生心念根本。並在智中。如海含像。如經頌云。如海普現眾生身。以此說名為大海。菩提普印諸心行。是故正覺名無量。摩求乾鵠者。書云。張顥因覩墮鵠。視眾人爭取之。乃化為石。鎚破。其文有印云。張顥忠孝侯印。後顥乃仕晉封侯。此是世間行忠孝獲斯符印。豈同祖佛所傳心印耶。

迷時徒昧。諦處非難。念想而如山不動。襟懷而似海常安。

迷時心外見境。寓目生情。取捨萬端。無時暫暇。若知心是境。見無心外法。逢緣自寂。身心坦然。

實際無差。與三世佛而一時成道。真空平等。共十類生而同日涅槃。

如台教云。如過去有佛。號住無住。發願使己國眾生同日同時成佛。即日涅槃。又賢劫前。有佛號平等。亦願己國及十方眾生亦同日成佛。即日滅度。故淨名經云。觀一切眾生即菩提相。不復更得。一切眾生即涅槃相。不復更滅。華嚴經云。如來初成正覺時。於自身中見一切眾生已成佛竟。已涅槃竟。皆同一性。所謂無性。以無性故。悉皆平等。隨

染緣時成眾生亦無性。隨淨緣時成佛亦無性。以皆從緣生故。無性理同。故云實際無差。真空平等者。經中頌云。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則不生。既達境唯心。便捨外塵相。從此息分別。悟平等真空。問。如上所說。一切眾生已成佛竟。已涅槃竟。則何用諸佛出世。答。為劣解眾生。母胎出現。上上根人。諸佛不出不沒。又為一切眾生不知如是事故。諸佛出世說此實法。如淨名云。說眾生空。是真實慈。又約化門。說成佛度眾生之義。即化辯真。亦非二見。如有難云。諸佛有誓願。度盡一切眾生。方成正覺。如今眾生未度。何得先成。有違本願。如古師云。如實義者。諸佛皆有悲智二門。以大悲故。窮未來際無成佛時。故菩薩闡提不成佛也。以大智故。念念速成。又欲化盡諸眾生界。自須速成。方能廣化。不懼違昔度盡誠言。又了眾生之本如故。化而無化。是則常成亦常不成。亦常化生而無化。悲智自在。何局執耶。

心若不分。法終無咎。是之而六蔭七情。非之而二頭三手。

於一心真境之上。說是說非。皆是情生意解。無有實義。故信心銘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如大集經云。如第五大。如第七情。如十九界。無出無入。無生無滅。無有造作。無心意識。乃名無過。

從因緣而生起。

三教所宗。儒則宗於五常。道宗自然。佛宗因緣。然老子雖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似有因緣。而非正因緣。言道生一者。道即虛無自然。故彼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謂虛通曰道。即自然而然。是雖有因緣。亦成自然之義耳。佛法雖有無師智。自然智。

而是常住真理。要假緣顯。則亦因緣矣。故教說三世修因契果。非無善因惡因。故楞伽經。大慧白佛。佛說常不思議。彼諸外道亦有常不思議。以無因故。我說常不思議有因。因於內證。豈得同耶。是則真常。亦因緣顯。淨名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法華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經云。一切諸法。因緣為本。中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則真空中道。亦因緣矣。若爾。涅槃十六云。我觀諸行悉皆無常。云何知耶。以因緣故。若一切法從緣生者。則知無常。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是故無常。則外道有因緣矣。釋曰。此明外道在因緣內。執於緣相。以為常住。是故破之言無常耳。今明教詮因緣妙理。具常無常。豈得同耶。況復宗者從多分說。所以因緣是所宗尚。不應致疑。

不同兔角之無。向正法而施為。豈類乾城之有。

真空是不空之空。空該有表。妙有是不有之有。有徹真源。一切正法從因緣而生。是依他起性。不同兔角斷滅之無。乾闥婆城日光暫現。是眾生遍計性所執之有。夫有無難解。多落斷常。如華嚴記云。一者或說妄空真有。如涅槃經云。空者所謂生死。不空者所謂大般涅槃。二者妄有真空。真空即是性。俗有即是相。三者俱空。相待無性故。四者俱有。性相不壞故。於諦常自二。於解常自一故。

德業無盡。至理難論。恒一恒異。常泯常存。

此一心法。是無盡之藏。大法之源。若悟入之人。功齊妙覺。不可以一異斷常情見之解矣。

說證說知。背天真而永沈有海。無照無悟。失圓修而常鎖空門。

若於真心執有修有證。違背天真之佛故。若執無修無照。又失圓修。李長者論云。策修而至無修。方知萬法無修。又云。忻寂不當。放逸還非。以有作者故。所以若執有滯空。皆不達自心一色一香中道之旨。如華嚴疏云。事理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者。若執禪者。則依本智性。無作無修。鏡常自明。不拂不瑩。若執法者。須起事行。當求如來依他勝緣。以成己德。並為偏執。故辯雙行。若言依本智者。約理無偏。智性本具足故。若言而求佛智者。約事無所求中。吾故求之。所以心鏡本自久翳塵勞。恒沙性德並埋煩惱。是故須隨順法性。修證波羅蜜。以助顯故。諸佛已證。我未證故。又理不礙事不妙理故。事不礙理。求即無求故。若此之修。修即無修。為真修矣。

大體焉分。隨機自別。萬派而豈有殊源。千車而終無異轍。

心為萬法根源。如六妙門云。此為大根人善識法要。不由次第。懸照諸法之原。所謂眾生心也。一切法由心而起。若能反觀心性。不得心原。即知萬法皆無根本。

不隱不顯。四聰而莫認真歸。

四聰而莫認真歸者。絕觀論云。夫道者。若言一人得之。道即不遍。若言眾人得之。道即有窮。若言各各有之。道即有數。若言總共有之。方便即空。若言修行得之。造作非真。若言本來有之。萬行虛設。何以故。非限量之所分別故。

無性無形。

無性無形者。華嚴經云。一切空無性。妄心分別有。又云。以佛眼觀見一切眾生。已成佛竟。已涅槃竟。皆同一性。所謂無性。乃至大悲之體。故得起悲。二由眾生不知無性。佛證無性。故化令得知。如淨名云。說眾生空。是真實慈。

妙辯而難窮實說。

肇論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華。此則理為神禦。口以之默。豈曰無辯。辯而不能言也。

冥心合道。意解難明。了達而尚非於智。參詳而豈在於情。

此一心法門。是諸佛祕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唯應親省。莫能知之。故祖師傳法偈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所得。得時不說知。如般若無知論云。直言以真諦之所徵求般若之智。即般若之智非是有知。何者。為真諦之緣。唯是中道第一義空無相之理。所知之緣。既是無相。能知之智。安得有知耶。故不然也。惑人皆緣色生識者。當對色時。率爾眼識同時意識剎那起時見色。此色即是第八識中相分依他似有境之色。此色當現時。未有一切相。由此色境為緣。引生第二念尋求心。此尋求心。即是第六意識。故云緣色生識。是名見色者。由有尋求心生故。即此尋求心。緣本色境不著。便即變影而緣。即變出一切森羅萬像之相。遂於此影像相上。起其現量之心。不了本空。執為實有。取色分劑。計從外來。故云是識見色。此即惑境有相。惑智有知也。反此真智即不緣者。此明悟人。不緣色生識也。何者。由其悟之人。達其諸法本體皆空。猶如幻夢。無有真實。但從自識所變。畢竟無前境界可得。故起信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即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諸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為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當知萬法。唯是自心現量見。妄計為有。若能心無妄念。了法本空。即無一切境

界之相。何有於色可緣。既無有色可緣。即不緣色生識。故即無取相。無色可緣。故即無有相。既無有相之惑境。即是無相之真境。既無取相之惑智。即是無知之真智。此乃真境無相。真智無知。為斯義故。以緣求智。智即非知也。

化人舞而幻士歌。誰當斷送。木馬奔而泥牛鬪。孰定輸贏。

有學人問新豐价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答曰。見兩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木馬泥牛。此非心識思量之境界。

故知唯識唯心。無二無別。

般若經云。一切智智清淨。乃至一切法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是知諸法與心。全同非分同。體用無別。相連不斷。似分能所。徹底無差。

一旨而已絕詮量。

萬法浩然。皆宗無相。舉一例諸。言思頓絕。

萬法而但空施設。

諸法無體。但空生空滅。設標名立體。皆是眾生想成。故經云。若知一切國土皆想持之。如是得名初發心菩薩。何者。悟心為入道之始。又融大師云。擾擾萬物空生死。如先德云。安立水月道場。修習空華萬行。降伏鏡像魔軍。成就夢中佛事。

虛生虛滅。唯情想而成持。

首楞嚴經云。想相為塵。識情為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無上知覺。是知一切生死。皆從情想而生。情想若無。心道自現。故經云。識停閑靜。想滅無為。

似義似名。但意言而分別。

如金剛三昧經云。佛言。善不善法。從心化生。一切境界。意言分別。制之一處。眾緣斷滅。何以故。一本不起。三用無施。住於如理。六道門杜。又攝論云。從願樂位。乃至究竟位。若欲入唯識觀修如行。緣何境界。緣意言分別為境。離此無別外境。何以故。此意言分別。似文字言說及義顯現。唯有意言分別。無別有名言。菩薩能通達名無所有。則離外塵邪執。又此義依名言。唯意言分別。前以遣名。此下依名遣義。義者即六識所緣境。離名無別此境。名言既唯意分別。故義亦無別體。菩薩通達無所有。亦離外塵邪執。又此名義自性差別。唯假說為量。前已遣名義。名義既無。自性及差別云何可立。若離假說。無別名義自性及名義差別。由證見此二法不可得故。名為通達。又六行集引識論云。凡夫從本來意言分別有二種。一似名。二似義。名義攝一切法皆盡。此名義俱是意言分別所作。離此無別餘法。以此文證。故知凡夫妄見境界。或名或義。皆是當時意言分別。如食浪蕩。妄見針火。據彼妄情。意謂是實。不知妄見。謂有外火。據實唯是意作火解。火則唯是意言分別。謂有火名。名是意言。謂有火事。事是意言。眾生妄見自身他身地水火風等。皆亦似彼。雖復就實唯識無外。據凡妄情。謂有能所。如古德云。謂色等五塵界。是現量境。五識親證。都無塵相。如來藏中頓現身器無塵相。六七妄想謂有我法。想所現相。是分別變。分別變相。但可為境。而無實用。如日發燄。帶微塵而共紅。非實紅也。如水澄清。含輕雲而俱綠。非實綠也。如觀知畫像而非真。若了藏性。了塵境而為妄。故經云。非不證真如。而能了諸行。皆如幻事等。似有而非真。

於一圓湛。折出根塵。外搏地水而成境。內聚風火而為身。

首楞嚴經云。元於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內外四大。合成其身。眾生第八藏識相分之中。半為外器。不執受故。半為內身。執為自性生覺受故。如來藏識何緣如此。法如是故。行業引故。如云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楞嚴經鈔云。且妄見心動故外感風輪。由愛心發故外感水輪。由堅執心故外感地輪。由研求慍心故外感火輪。由四大故起六根。起六根故見六塵。故知三界離有情心更無別體。若了無明根本一念妄心無體。則知從心所生三界畢竟無有。

持種之門。

第八識。亦名本識。一切有為法種子所依止。亦名宅識。一切種子之所棲處。亦名藏識。一切種子隱伏之處。

作生死之元始。

顯揚論云。阿賴耶識者。謂先世所作增上業煩惱為緣。無始時來戲論熏習為因。所生一切種子異熟為體。此識能執受了別色根。根所依處及戲論熏習。於一切時。一類生死不可了知。

總報之主。

第八識為一切眾生總報之主。此識相及境不可分報。一體無異。此識能生一切煩惱業果報事。又總報業者。如受戒招得人身。是總報業。由於因中有瞋有忍等。於人總報中而有妍醜。名別報業。

為涅槃之正因。

阿毗達經頌云。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傳。

標實慧宗。

法華經云。於眾生心中開佛知見。古釋云。佛知見者。即眾生真心。此心亦名實慧。亦名佛慧。

成真性軌。

台教於一心說三軌。一真性軌。二觀照軌。三資成軌。即是一心三德。以真性軌為一乘體。即是法身。觀照軌為般若。祇點真性寂而常照。名為報身。以資成軌為解脫。祇點真性法界含藏無量眾善。名為應身。

具體而有法皆宗。

真心為湛然常住不空之體。與萬法為宗。故首楞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

絕待而無塵可比。

神性獨立。絕待無比。

高高法座。非聲聞陔短之能昇。

淨名經云。須彌燈王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入居士室。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況悟一乘圓教。非淺根所解。

赫赫日輪。豈外道嬰兒之所視。

經云。如朝日初生。七日嬰兒若視。即失眼光。況外道無目。不能見如來智日。失正見之光。

無偏無黨。至極至尊。總千岐而得旨。搜一切而歸根。

絕觀論云。云何為宗。答。心為宗。云何為本。答。心為本。云何為體。云何為用。答。虛空為法體。森羅為法用。如頓教五位門云。第一識心者。語是心。見是心。聞是心。覺是心。知是心。此是第一悟。一一能知。如許多心皆是一心。一心能遍一切處。第二知身同無情身。不知痛痒好惡。一切皆是心。不干身事。心能作人。心能作畜。心能作魚。心能作鳥。第三破四大身。身即是空。空即是無生。空無內外中間。離一切相。第四破五陰。色陰若有。四陰不虛。色陰若無。四陰何有。第五見性成佛。湛然常住。

眼底放光。照破十方之刹土。

法華經云。放一淨光。照無量國。心光普照。寧有邊耶。

意根演教。碾開一代之法門。

如來一代時教。並按眾生心說。離心更無一字可說。故金剛經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觸目相應。盈懷周匝。清白混同。水乳無雜。理從事變。存泯而盡逐緣分。事得理融。一多而常隨性合。意網彌布。心輪遍生。

意網彌布者。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則知意如密網。一切眾生不能出故。如經頌云。諸法不牢固。但立在於念。善解見空者。一切無想念。若了法空。意地亦寂。則妄心幻境既虛。一道真心自現。心輪遍生者。上塵部師立九心輪。一有分。二能引發。三見。四等尋求。五等觀徹。六安立。七勢用。八返緣。九有分。然實但有八心。以周匝而言。總說有九。故成九心輪。一旦如初受生時。未能分別。心但任運緣於境轉。名有分。二心若有境至。心欲緣時。便生警覺。名能引發。三其心覺已。於此境上轉。見照屬彼。四既見彼已。便等尋求其善惡。五既察彼已。遂等觀徹。六識其善惡。而安立心。起語分別。語其善惡。七隨其善惡。便有動作。勢用心生。八動作既興。善惡而廢。遂更返緣前所作事。九既返緣已。退歸有分。任運緣故。名為九心。方成輪義。

與羣徒而作體。向萬物以安名。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

前五轉識。及第八識。俱在現量。現量者。得法自性。不帶名言。無籌度心。是圓成語。不作外解。不落比非之量。媚慈又論云。五識現量。總無二種顛倒。猶如明鏡現眾色相。

第七染識。有想倒見倒。第六意識。具有三倒。取我法相。名為想倒。於想愛樂。復名心倒。於想計著建立。名見倒。

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呈。

眼識與同時明了意識緣時。起分別心。作外量解。便成比量。則心外見法。

原夫業識之宗。何成教訓。能所不分。是非焉運。

三細識中。第一業識。未分能所。智解不生。如起信論云。第一業識。以最微細作諸識本故。如是業識。見相未分。然諸菩薩知心妄動無前境界。了一切法唯是識量。捨前外執。順業識義。說名業識。心不見心無相可得者。是明諸法非有之義。又楞伽經偈云。身資生住持。若如夢中生。應有二種心。而心無二相。如刀不自割。如指不自觸。如心不自見。其事亦如是。若如夢中所見諸事是實有者。即有能見所見二相。而其夢中實無二法。三界諸心皆如此夢。離心之外無可分別。故言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而就自心不能自見。如刀指等。故言心不見心。既無他可見。亦不能自見。所見無故。能見不成。能所二相皆無所得。故言無相可得。

因依轉相之內。倏起見心。

於此第二轉識中。初起見分。

俄闕現識之間。忽陳相分。

至第三現識。便立相分。如境現像。諸師所明一心法中。總有四分義。一相分。二見分。三自證分。四證自證分。相分有四。一實相名相。體即真如。是真實相故。二境相名相。為能與根心而為境故。三相狀名相。此唯有為法有相狀故。通影及質。唯是識之所變。四義相名相。即能詮下所詮義相分是。於上四種相中。唯取後三相而為相分相。又相分有二。一識所頓變。即是本質。二識等緣境。唯變影緣。不得本質。

二見分者。唯識論云。於自所緣有了別用。此見分有五類。一證見名見。即三根本智見分是。二照燭名見。此通根心俱有照燭義故。三能緣名見。即通內三分俱能緣故。四念解名見。以念解所詮義故。五推度名見。即比量心推度一切境故。於此五種見中。除五色根及內二分。餘皆見分所攝。三自證分。為能親證自見分緣相分不謬。能作證故。四證自證分。謂能親證第三自證分緣見分不謬故。從所證處得名。此四分義。總以鏡喻。鏡如自證分。鏡明如見分。鏡像如相分。鏡後弮如證自證分。故云四分成心。

光消積暎。影射重昏。

今所悟者頓豁自心。方省其所知境各從心現者。如翳目見明珠有類。今淨眼觀瑩淨無瑕。美惡唯自見殊。珠體本末如一。當悟之時。如開藏取寶。剖蚌得珠。光發襟懷。影含法界。

徹古而真源不散。該今而妙用常存。八萬四千之教乘。苗抽性地。三十七品之道樹。果秀靈根。

三十七品法者。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此是一切菩薩助道之法。一一修習並從心起。何者。夫身受心法。俱無自性。了不可得。即四念處。觀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即四正勤。心性靈通。隱顯自在。即四神足。信心堅固。湛若虛空。即五根五力。覺心不起。即七覺支。直了心性。邪正不干。即八正道。不唯三十七品助道之法。塵沙佛法悉從心起。如入楞伽經偈云。爾時佛神力。復化作山城。所有諸眾等。皆悉見自身。入化楞伽中。如來神力作。亦同彼楞伽。諸山及園林。寶莊嚴亦爾。一一山中佛。皆有大慧問。如來悉為說。內身所證法。出百千妙聲。說此經法已。佛及諸佛子。一切隱不現。羅婆那夜叉。

忽然見自身。在己本宮殿。更不見餘物。而作是思惟。向見者誰作。說法者為誰。是誰而聽聞。我所見何法。而有此等事。彼諸佛國土。及諸如來身。如此諸妙事。今皆何處去。為是夢所憶。為是幻所作。為是實城邑。為乾闥婆城。為是翳妄見。為是陽燄起。為夢石女生。為我見火輪。為見火輪烟。我所見云何。復自深思惟。諸法體如是。唯自心境界。內心能證知。而諸凡夫等。無明所覆障。虛妄心分別。而不能覺知。能見及所見。一切不可得。說者及所說。如是等亦無。佛法真實體。非有亦非無。法相恒如是。唯自心分別。出迷之津。履玄之始。

因心而迷。因心而悟。因心而生。因心而滅。如因地而倒。因地而起。不唯迷悟之始。自行化他。須明此旨。如古德云。求大乘者。所疑有二。夫大乘法體。為一為多。如其是一。即無異法。無異法故。無諸眾生。菩薩為誰發弘誓願。若是多法。即非一體。非一體故。物我各別。如何得起同體大悲。由是疑惑。不能發心。今為遣此二疑。立一心法者。遣彼初疑。明大乘法唯有一心。一心之外更無別法。但有無明迷自一心。起諸波浪流轉六道。雖起六道之浪。不出一心之海。良由一心動作六道。故得發弘誓之願。六道不出一心。故能起同體大悲。如是依於一心。能遣二疑。得發大心。具足佛道。

義似華開。行同雲起。

一心無盡之義。如華開錦上。一心真如之行。猶雲起長空。如華嚴錦冠云。法界功德大悲雲者。法喻雙舉也。然大悲十義。故同於雲。一從法性起。如雲起於空。二感應而生。如龍吟雲起。三性相體離。如雲無心。四充法界。如雲滿空。五用無盡。如雲不竭。六能密祐。如雲高覆。七動地警物。

如雲震雷。八放光明。如雲發電。若以三昧為雷。智慧為電亦得。九普宣大法。如雲注雨。十用罷即寂。如雲無依。具此十義。故喻於雲。

當覆一簣之日。山聳千尋。元行初步之時。程通萬里。百尺之山。起於累土。千里之程。起於初步。合抱之樹。生於毫末。滔滔之水。起於濫觴。如一念心生。若善若惡。善則遠期佛果。惡則永劫沈淪。應須護於初念。

真俗無礙。其道在中。非即非離。常泯常通。應用恒沙。求之而奚窮祕跡。含容百巧。窺之而靡銜殊功。

維摩經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以足跡不可尋。又一心具足。若向外求。即內不足也。此一心妙道。是無功之功。非有為所作。故不可誇銜其功矣。

易辯邪途。難探正穴。聽之者無得無聞。演之者非示非說。

諸佛無有色聲功德。唯有如如及如如智獨存。凡有見聞。皆是眾生自心影像。則說唯心說。聽唯心聽。離心之外。何處有法。古德云。如來演出八辨洪音。聞者託起自心所現。如依狀貌變起毫端。本質已無。影像如在。羣賢結集自隨見聞。依所聞見結集自語。良以離自心原無有外境。離境亦無內心可得。諸傳法者非授與他。但為勝緣。令自得法。自解未起。無以悟他。自解不從他來。他解寧非自起。是故結集及傳授者。皆得影像。不得本質。無有自心得他境故。是知結集。乃是自心所變之經。至傳授者。傳授自心所變之法。得影非質。思而可知。若能常善分別自心所現。能知一切外性非性。此人知見可與佛同。所說之法與佛無異。悟入自覺信智樂故。

妙峰聳於性地。仰之彌高。

華嚴經云。善財南行。向勝樂國。登妙峯山。參德雲比丘。妙峰者。心為絕待之妙。高顯如山。故稱妙峰。德雲語善財言。我住自在心念佛門。知隨自心所有欲樂。一切諸佛現其像故。

法水涌於真源。酌而何竭。

此一心常住之法。用而無盡。體不可窮。一得永得。盡未來際。

包空而遍。匝界而周。是以大忘天下。方能萬事無求。火災欲壞之時。一吹頓滅。

般若經云。三千大千世界劫火洞然時。菩薩能與一氣。欲令頓滅。應學般若。

世界將成之際。舉念全收。

問。三界初因。四生元始。莫窮本末。罔辯根由。莊老指之為自然。周孔詔之為渾沌。最初起處。如何指南。答。欲知有情身土真實。端由無先我心。更無餘法。謂心法剎那自類相續。無始時界。展轉流來。不斷不常。憑緣憑對。非氣非稟。唯識唯心。肇論鈔云。老子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若佛教意。則以如來藏性。轉變為識藏。從識藏變出根身器世間一切種子。推其化本。即以如來藏性。為物始也。無生無始。物之性也。生始不能動於性。即法性也。南齊沈約均聖論云。然則有此天地以來。猶一念也。融大師問云。三界四生。以何為道本。以何為法用。答。虛空為道本。森羅為法用。問。於中誰為造作者。答。此中實無造作者。法界性自然生。可謂總持之門。萬法之都矣。光未發處。尚無其名。念欲生時。似分其影。初因強覺。漸起了知。見相纔分。心境頓現。首楞嚴經云。皆是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遷流。因此虛妄。

終而復始。釋曰。此皆最初因迷一法界故。不覺念起。念起即是動相。動相即是第一業識。未分能所。乃覺明之咎也。從此變作能緣。流成了相。即明了知性。為第二見分轉識。後因見分而生相分。即因了發相。為第三相分現識。能所纔分。盡成虛妄。何者。見分生於翳眼。相分現於幻形。於是密對根塵。堅生情執。從此隔開真性。分出湛圓。於內執受知覺。作有識之身。於外離執想澄。成無情之土。遂使鏡中之形影。滅而又生。夢裏之山河。終而復始。但以本源性海。不從能所而生。湛爾圓明。照而常寂。祇為眾生違性不了。背本圓明。執有所明。成於妄見。因明立所觀之境。因所起能觀之心。能所相生。心境對待。隨緣失性。莫反初原。不覺不知。以歷塵劫。所以首楞嚴經云。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富樓那言。唯然。世尊。我常聞佛宣說斯義。佛言。汝稱覺明。為復性明。稱名為覺。為覺不明。稱為明覺。富樓那言。若此不明。名為覺者。則無所明。佛言。若無所明。則無明覺。有所非覺。無所非明。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必明。妄為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同異。真有為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溼為巨海。乾為洲渾。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

注。水勢劣火。結為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為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釋曰。此二覺義。幽旨難明。若欲指陳。須分皁白。大約經論。有二種覺。一性覺。二本覺。有二種般若。一本覺般若。二始覺般若。有二種心。一自性清淨心。二離垢清淨心。有二種真如。一在纏真如。二出纏真如。此八種名。隨義分異。體即常同。今一切眾生。祇具性覺。本覺般若。自性清淨心。在纏真如等。於清淨本然中。妄忽生於山河大地。以在纏未離障故。未得出纏真如等。若十方諸佛。二覺俱圓。已具出纏真如等。無有妄想塵勞。永合清淨本然。則不更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如金出礦。終不更染塵泥。似木成灰。豈有再生枝葉。將此二覺。已豁疑情。如疏釋云。世界相續文中有三。一先辯二真。二明其三相。三明其四輪。且第一先辯二真者。經曰。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富樓那言。唯然。世尊。我常聞佛宣說斯義。釋曰。言二真者。一性覺妙明。二本覺明妙也。性覺妙明者。是自性清淨心。即如來藏性。在纏真如等。本性清淨。不為煩惱所染。名為性覺。本覺明妙者。出纏真如也。從無分別智。覺盡無始妄念。名究竟覺。始覺即本覺。悟本之覺。名為本覺。故起信論。於真如門。名為性覺。於生滅門。名為本覺。由迷此性覺。而有妄念。妄念若盡。而立本覺。以性覺。不從能所而生。非假修證而得。本自妙而常明。以真如之性。性自了故。故云性覺妙明。以始覺般若。明性覺之妙。故云本覺明妙。又以始覺之智。了本性故。則本覺明妙。故經中常說真如。為迷悟依。故言我常聞佛宣說斯義。以本性清淨。是性覺義。但以性中說覺。

如木中火性。非是悟己。而更起迷。故悟時始立本覺之號。悟本覺己。更不復迷。故將二覺之名。以答富樓那難訖。上來雖於迷悟二門。說二覺相。而未廣辯起妄因由。先真後妄。故次下明。即當第二明三相門。文分為二。初立因相。次立果相。即起信論三細義。初立因相。文又分三。第一總問覺明之號。第二別答能所斯分。第三同異發明。結成三相。且初總問覺明之號者。經曰。佛言。汝稱覺明。為復性明。稱名為覺。為覺不明。稱為明覺。釋曰。何故作此問耶。謂前標二覺之號。性體即是覺明。妄起必託於真。故使依真起問。且佛問意。汝稱覺明。為復覺性自明。名為覺明。為復覺體不明。能覺於明。故稱覺明是明之覺。第二別答能所斯分者。經曰。富樓那言。若此不明。名為覺者。則無所明。釋曰。準富樓那答意。必有所明當情。為其所覺。若無覺之明。則無覺明之號。但可稱覺。而無所明。故云則無所明。據佛本意。性覺體性自明。不因能覺所明。方稱覺明。以真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祇緣迷一法界。強分能所。故成於妄。第三同異發明。結成三相者。經曰。佛言。若無所明。則無明覺。有所非覺。無所非明。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必明。妄為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釋曰。此文正釋迷真起妄之相也。若無所明。則無明覺者。牒富樓那語也。有所非覺。無所非明者。正破也。若要因所明。方稱覺明者。此乃因他而立。非自性覺。故言有所非覺。如緣塵分別。而有妄心。離塵則無有體。豈成真覺。又釋若以不明。名為覺者。則無所明者。故知覺體。本無明相。佛證真際。實不見明。若見於明。即是所明。既立所明。便有能覺。但除能所之明。方稱妙明。此妙之明。

是不明之明。不同所明故。華嚴經云。無見即是見。能見一切法。肇論云。般若無知。無所不知矣。若因明起照。則隨照失宗。此則元因覺明起照生所。所立照性遂亡。則是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乃是但隨能緣之相。覆真唯識性。一向能所相生。如風鼓水。波浪相續。澄湛之性。隱而不現。後此迷妄生虛空之相。復因虛空成立世界之形。於真空一心。畢竟無同異中。熾然建立。成諸法究竟之異。皆因情想擾亂。勞發世界之塵。迷妄昏沈。引起虛空之界。分世界差別為異。立虛空清淨為同。於分別識中。又立無同無異。皆是有為之法。盡成生滅之緣。未洞本心。終成戲論。無所非明者。若能覺之體。要因所明。方稱覺明者。若無所覺之明。則能覺之體。便非是明。故云無所非明。故知覺之與明。互相假立。本無自體。豈成自性覺。故云有所非覺。無所非明。此文雖簡約。道理昭然。無明又非覺湛明性者。縱破也。顯妄覺之體。無湛明之用。若言但覺於明。何須覺體自明者。則自性非明。便無覺湛之用。故云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必明。妄為明覺者。釋妄覺託真之相也。何以得知妄覺初起。有覺明之相耶。祇緣性覺必有真明。所以妄覺託此性明。而起影明之覺。執影像之明。起攀緣之覺。迷真認影。見相二分。自此而生。覺明之號。因茲而立。問曰。此之妄覺。為見性明而起。為不見明而起。若見真明。不合成妄。若不見真。則不名為覺明。答曰。本性真明。非妄所見。妄心想像。變影而緣。不了從自影生。妄謂見明之覺。以初無別相。唯有真明。妄心想像此明。故有覺明之號。覺非所明。因明立所者。次下正明三相。相因而起也。夫一真之覺。體性雖明。不分能所。故云覺非所明。由影明起覺。能所即分。故云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者。最

初立異相也。即如起信云。由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其念。名為動相。即是業相。既云不了一法界相。不覺而起。即是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者。即轉相也。異彼動相。故云異彼所異。初之動相。異一真故。此之同相。異動相故。因異立同者。前之初起。名之為動。動必有靜。相形而立。故云因異立同。靜相似真。故名同相。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者。即現相也。形前二相而立。故云同異發明。非前二相。故云因此復立無同無異。起信即云。業相。轉相。現相。此經即云。異相。同相。無同異相。此為無明強覺。能所初分。展轉相形。立此三相。以剎那生住異滅。體雖總是賴耶。約生滅相熏。有其因種。因必有果。約當現行。所感位別。至果相中。當廣料簡。第二果相者。經曰。如是擾亂。相待成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同異。真有為法。釋曰。彼前三相。互相相待。剎那剎那。生住異滅。動息不住。相待成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者。勞是勞累。塵是塵垢。既迷清淨之體。亂成塵想。塵想相渾。能覆真性。故名為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者。覺明熏習。積妄成塵。擾惱相熏。故名煩惱。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者。果相現前也。起是動相。動即是風。四風動搖。積成世界。故云起為世界。動息之處。即名為靜。是前同相。結成虛空。故云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同異。真有為法者。彼前無同異相。結成有情含藏識也。此之識體。無分別性。故云無同無異。而能變起一切之相。故云真有為法。自後一切諸塵境界。能熏所熏。隨所發現。皆從此識而生。故起信論名為現識。能現六塵境界故。問曰。起信三相。總是賴耶。何故此中。別配現識。答曰。此之三相。總是無明。

前後相熏。分能立所。起信攬前因種。總是賴耶。此經以果相現行。分能變所變。即世界為所變。現識為能變。能變既是賴耶。故配現識。又起信論云。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黎耶識。即此經無同無異相。名阿賴耶識。起信舉初攝後。此經舉後攝初。因門果門。體亦不別。第三明四輪成世界。即承前三相。起為世界。靜為虛空。彼無同異真有為法。既言世界虛空。及有情相。世界即地水火風四輪。次第從何妄想變此。不同有情。即內根外塵。四生業果。受報輪迴。此之分位。即有眾生相續。業果相續。自此已下。一一廣明。今此且辯四輪成世界。文又分二。初明四輪成界。後辯草木山川。且四輪成界者。經曰。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釋曰。覺明空昧。相待成搖者。釋風輪及空界相也。由初妄覺。影明不了。遂成空昧。如障明生暗。二相相形。覺明即是動相。空昧即是靜相。一明一昧。一動一靜。剎那相生。如風激浪。相待不息。於內初起。即名為搖。於外即成風輪世界。是故世界之初。風輪為始。空昧即是虛空。既無形相。不名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者。釋地相也。因空異明。相待成搖。搖能堅明。以成於礙。如胎遇風。即成堅礙。亦是執明生礙我。於內即是覺明堅執。於外即成金寶。故云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知寶性因覺明有。是故眾寶皆有光明。小乘但知業感。而不知是何因種。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性者。釋火性也。堅執覺性。即成於寶。搖動所明。即出於風。動靜不息。即是風金相摩。於外即成火光。能成熟萬物。故言為變化性。寶明生潤。火

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者。釋水輪也。寶明之體。性有光潤。為火熱蒸。水便流出。又覺明生愛。愛即是潤。於內即是愛明。於外即成寶潤。火性上蒸。融愛成水。一切業種。非愛不生。一切世間。非水不攝。故四大性。互相因籍。體不相離。同一妄心所變起故。如虛空華不離心故。愚人不了。心外執法。顛倒見故。次下辯草木山川之異者。經曰。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溼為巨海。乾為洲渾。以是義故。大海之中。火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為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炎。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為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釋曰。妄性不恒。前後變異。所感外相。優劣不同。愛心多者。即成巨海。執心多者。即成洲渾。風性生慢。火性生瞋。於色起愛。渾中流水。違愛生瞋。海中火起。水邊平地曰渾。慢增愛劣。結為高山。愛增慢輕。抽為草木。或瞋愛慢三。互相滋蔓。異類成形。草木山川。千差萬品。先從妄想。結成四大。從四大性。愛慢滋生。離有情心。更無別體。故云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是以賦云。世界欲成之際。舉念全收。非唯世界但有成壞。萬法悉從心生。故經云。成劫之風。壞劫之風。皆是眾生共業所感。業由心造。豈非心耶。

乘急戒圓。

乘急者。於一心大乘種性。志力淳熟。解心明利。戒圓者。於大乘戒法。堅持無犯。故瓔珞經云。一切戒。以心為體。心無盡故。戒亦無盡。

因成果滿。

初發菩提心為因。後究竟心為果。故云。初與實相為因。後以實相為果。

該括有空。

有徹空源。空居有表。如波徹水源。水窮波末皆是一心。體用交徹。如色空章十門止觀。第一會相歸性門。於中有二種。一於所緣境會事歸理。二於能緣心攝散歸止也。第二依理起事門者。亦有二種。一者所歸之理非斷空故。不礙事相宛然現前。二由所入之止不滯寂故。復有隨事起於妙觀也。第三理事無礙門者。亦有二種。一由習前理事。融通交徹令無。二雙現前故。遂使止觀同於一念頓照也。第四理事雙絕門者。由理事雙現。互相形奪故。遂使兩相俱盡。非理非事。寂然而絕。是故令止觀雙泯。迴然無寄也。第五心境融通門者。即彼絕理事之無礙境。與彼泯止觀之無礙心。二而不二。故不礙心境而冥然一味。不二而二。故不壞一味而心境兩分也。第六事事相在門者。由理帶諸事全遍一事。是故以即止之觀。於一事中見一切法。而心無散動。如一事。一切亦爾。第七彼此相是門者。由諸事悉不異於理。復不異於一事。是故以不異止之觀。見於一事即是一切。而念不亂。如一事。一切亦爾。第八即入無礙門者。由交參非一。與相含非異。體無二故。是故以止觀無二之智頓見。即入三門同一法界。而心無散動也。第九帝網重現門者。如於一事中具一切故。此一切內復各具一切。如是重重不可窮盡。如一事既爾。餘一切事亦然。以止觀心境不異之智。頓見一切。各各重重悉無窮盡。普眼所矚。朗然現前。而無分別。亦無散動。第十主伴圓備門者。菩薩以普門之智。頓照於此普門法界。然舉一門為主。必攝一切為伴。一切亦爾。是故主伴伴主。皆悉無盡。不可稱說。菩薩三昧海門。皆此安立。自在無礙。然無異念也。

交參主伴。

以一心為主。萬法為伴。或萬法為主。一心為伴。互為主伴。性相該通。如云此土文殊說。則十方國土文殊一時同說。

十玄門之資攝。無盡無窮。

十玄門者。一同時具足相應門。此約諸法相應無前後說。如海一滴。含百川味。二一多相容不同門。此門約理說。如一室千燈。光光涉入。三諸法相即自在門。此門約用說。就三世間圓融即入。而成無盡。如金金色。二不相離。四隱顯祕密俱成門。此門約緣說。如片月澄空。晦明相並。五微細相容安立門。此門約相說。即一時齊現。似束箭齊頭。如琉璃瓶。盛多芥子。六因陀羅網境界門。此門約譬喻說。約法相即互照重現無盡門。如兩鏡互照。傳輝相寫。遞出無窮。七諸藏純雜具德門。此門約諸行說。亦名廣狹門。亦名主伴門。如北辰所居。眾星拱之。八十世隔法異成門。此門約三世說。如一夕之夢。翱翔百年。九唯心迴轉善成門。此門約心說。如徑尺之鏡。見千里之像。十託事顯法生解門。此門約智說。如立像豎臂。觸目皆道。此十玄門。法法皆具。悉入一心無盡之旨。如海涌羣波。羣波即海。金成眾器。眾器皆金。若以平等心是一義。差別心是多義。以一心即一切心。是相即義。是同時相應義。以一切心入一心。是相入義。以一心攝一切心。是隱義。以一切心資一心。是顯義。以不壞差別心而現平等心。是多中一義。以不隱平等心而現差別心。是一中多義。又微細心不礙廣大心。廣大心不礙微細心。是一多不同義。亦是相容義。以一心為主。一切心為伴。是主伴義。以一實心是純義。差別心是雜義。差別心即一實心雜恒純。一實心即差別心純恒雜。即諸藏純雜義。以一心帶一切心還入一心。是帝網義。因心現境。見境識心。是託事顯

法義。長劫短劫延促時量。皆從積念而成。一心所現。是十世義。因一心正義。演難思法門。究竟指歸。言亡慮絕。即唯心迴轉義。自心既爾。彼心亦然。涉入交羅。重重無盡矣。

六相義之融通。不常不斷。

夫一切字一切法。皆有此六相。若善見者。得智無礙總持門。於諸法不滯有無斷常等見。此六字義闕一。即理智不圓。此是初地位中。觀通世間一切法門故。不可廢一取一。雙立雙亡。雖總同時繁興不有。縱各具別冥寂非無。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會。此六相義。於一一法上皆具。今於一心上具者。心是總相。能生世間出世間一切法故。於一心中起善惡心。是別相。心王心所皆同真性。同一聚法。是同相。念念互起。各各差別。是異相。諸法由心迴轉。心生則種種法生。則是成相。心心不可得。是壞相。

鷲山正脈。鹿苑鴻基。真風長扇。慧範恒施。

此一心法。是十方三世諸佛得道之場。說法之本。原始要終。不離此法。該今括古。豈越斯門。如百門義海云。遠近世界。佛及眾生。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事法。依心而現。念既無礙。法亦隨融。是故一念即見三世一切事物顯現。故知萬法不出一心矣。夫心法者大約有三。一者四分成心。二者心法四緣生。三者三量明心。四分成心者。一自證分。是心體。二見分。是心用。三相分。是心相。四證自證分。是心後邊為量果。八識心王各各具四分義。心法四緣生者。一是因緣。從種子而生。二是所緣緣。境牽生心用。三是等無間緣。念念相續。四是增上緣。不相障礙。若闕一緣。心法即不生。三量明心者。一是現量。得法自性。不帶名言。二是比量。比度而知。三是非量。境不現前。且山河大地。是第八阿賴耶識相分。眼識於第八識相

分上。又變起一重相分。同與明了意識初念中率爾心緣時。是現量。後落第二念意識作解之時。便成比量。若境不現前。緣過去獨影境中。是非量。凡一代時教。說心地法門。不出四分三量料簡。廣說在宗鏡錄中。又約妄心。有五種心。一率爾心。謂聞法創初。遇境便起。二尋求心。於境未達。方有尋求。三決定心。審知法體。而起決定。四染淨心。法詮欣厭。而起染淨。五等流心。念念緣境。前後等故。又約境有三。一性境。是現量心得。二帶質境。是比量心現。三獨影境。是非量心緣。

隱顯無際而晦明相並。

百門義海云。若心攝一切法。即彼隱而此顯。若一切法攝心。即彼顯而此隱。由顯時全隱而成顯。亦全顯而成隱。相由成立。是故隱時正顯。顯時正隱。如合日月。晦明相並。又十玄門中。祕密隱顯俱成門者。謂諸法相攝之時。能攝則現。名之為顯。所攝不顯。名之為隱。即隱常顯。即顯常隱。名曰俱成。常情不知。名為祕密。次辯相者。且約一多相攝。以明隱顯。有其六句。一一顯多隱。一攝多故。二多顯一隱。多攝一故。三俱上二句。同時無障礙故。四泯約相形。奪俱不立故。五具上四。是解境故。六絕上五。是行境故。然一顯與多顯不俱。一隱與多隱不並。隱顯顯隱。同時無礙。三昧章云。又事相隨理存亡自在。亦融成十義。一以事全事。故事泯也。二以理全事。故事存也。三以前二不相離故。亦存亦泯也。四以二相奪故。非存非泯也。五以舉體全理。事相方成故。即泯而存也。六以事舉體全成。無不蕩盡故。即存而泯也。七以二義相順故。即存即泯俱存。八以相奪故。即存即泯俱泯也。九以前八義同一事法。存亡自在。無礙俱

現。十以同時相奪義。故無不盡。圓融超絕。迴出情表。亦深思可見。

念劫融通而延促同時。

百門義海云。融念劫者。如見塵之時。是一念心所現。此一念之時。全是百千大劫。何以故。以百千大劫。由本一念。方成大劫。既相成立。俱無體性。由一念無體。即通大劫。大劫無體。即該一念。由念劫無體。長短之相自融。然亦不壞長短之相。故云。塵含法界。無虧大小。念包九世。延促同時。九世者。過去世中。有現在未來。未來世中。有過去現在。現在世中。有過去未來。三三成九世。

微妙之境幽深。非從像設。太玄之鄉緜邈。莫可心知。卓爾不羣。湛然純一。天成神授而挺生。萬德千珍而共出。

一切眾生心。本具無漏功德。念念內熏。及至成佛時。便為性起功德。如懶瓚和尚偈云。我有一語。無過直與。細於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又古德云。至妙靈通。目之曰道。若不鏡方寸。則虛負性靈矣。

眾義咸歸於此宗。百華同成於一蜜。獨超紫微之表。教海宏樞。細開虛寂之間。禪扃正律。

問。眾義咸同成一蜜者。即成佛本理但是一心。云何更立文殊普賢行位之因。釋迦彌勒名號之果。乃至十方諸佛國土神通變現種種法門等。答。此是無名位之名位。無因果之因果。是心作因。是心成果。是心標名。是心立位。釋論云。初觀實相名因。觀成名果。故知初後皆心。因果同證。祇為根機莫等。所見不同。若以一法逗機。終不齊成解脫。須各各示現。引物歸心。雖開種種之名。皆是一心之義。若違自心。取外佛相勝妙之境。則是顛倒。所以華嚴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為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

勝法。又頌云。假使百千劫。常見於如來。不依真實義。而觀救世者。是人取諸相。增長癡惑網。繫縛生死獄。盲冥不見佛。云何不見佛。一者為不識自心。二者為不明隱顯。何者。眾生之因隱於本覺。諸佛之果顯於法身。因隱之本覺。是果顯之法身。故云凡聖交徹。理事相含矣。所云釋迦牟尼者。釋迦。此云能仁。牟尼。此云寂默。能仁者。即心性無邊。含容一切。寂默者。即心體本寂。動靜不干。故號釋迦牟尼。覺此名佛。彌勒者。此云慈氏。即是一心真實之慈。以心不守自性。任物卷舒。應現無方。成無緣化。故稱慈氏。阿彌陀者。此云無量壽。即如理為命。以一心真如性無盡故。乃曰無量壽。阿閼者。此云不動。即一心妙性。湛然不動。妙覺位不能增。無明地不能滅。文殊即是自心無性之本理。普賢即是自心無盡之妙行。觀音是自心之大悲。勢至是自心之大智。乃至神通變化。皆即一心矣。故般若經云。一心具足萬行。即斯旨也。

唯自不動。於彼云云。

肇論云。既無心於動靜。亦無像於去來。去來不以像。故無器而不形。動靜不以心。故無感而不應。然則心生於有心。像出於有像。註云。月若入器則一器有。而眾器無。良由月體不入器中故。則能千器萬器一時遍應。聖人不以像應物。則塵刹普現其身。動靜不慮其心。故有感皆通。周易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心生於有心。像出於有像者。一切聖心及佛像。皆是眾生有心中而現。聖且無心無像。但本願力故為增上緣。各令機熟眾生自見如是事。

道在心而不在事。法由我而不由君。

萬法唯識者。總有四種意識。一者明了意識。境現在前。二者獨散意識境不在前。獨頭而起。如緣過去境等。又不在

定。但是散心所緣。故云獨散意識。三夢中意識。此三種意識。皆是眾生自心業之影像色。四定中意識。所現境界。即是坐禪人定中所現。名定果色。如攝論云。如觀行人。定中所見色相境界。識所顯現。定無境界。此於九想中。所變青黃等色相。是定境。非所憶持識。憶持識有染汙。此境現前所見分明清淨。則唯識之旨。於此彌彰。如依鏡面。但有自面。無有別影。何以故。諸法和合道理難可思議。不可見法。而令得見。定心亦爾。定心有二分。一分似識。一分似塵。此二種實唯是識。若憶持識是過去色。此定中色。若在散心五識。可言緣現在外塵起。若散意識。緣過去塵起。若在觀中。必不得緣外色為境。色在現前。又非緣過去境。當知定心所緣色。即見自心。不見別境。以定中色。此定外色。應知亦無別境。是知一心即萬法。萬法即一心。何者。以一心不動。舉體為萬法故。如起信鈔云。舉體者。謂真如舉體成生滅。生滅無性即是真如。不曾有真如處不生滅。未曾有生滅處不真如。唯我不動。於彼云云者。如長者論云。以一切眾生根器為明鏡。佛於一切眾生心海。任物自見。各得自法。皆令向善及得菩提。

真性與緣起同壽。不思議而可思議。有量共無量平運。居見聞而非見聞。

一切染淨諸法。是真性中緣起。一心。是緣起中真性。真性則不思議無量。緣起則可思議有量。以皆是一心同時故。不思議即可思議。無量即有量。究竟論之。二俱寂滅。如華嚴經頌云。菩薩入是不思議。於中思議不可盡。入是不可思議處。思與非思俱寂滅。又云。所思不可思。是名為難思。

物外祥雲。法中間氣。奇絕而異代殊珍。廣大而宗徒富貴。

古云。不讀華嚴經。焉知佛富貴者。以華嚴以心為宗。故稱無盡宗趣。如經云。知一切法在一念。又如大莊嚴法門經云。復次長者子。菩薩不應覺於餘事。但覺自心。何以故。覺自心者。即覺一切眾生心故。若自心清淨。即是一切眾生心清淨故。如自心體性。即是一切眾生心體性。如自心離垢。即是一切眾生心離垢。如自心離貪。即是一切眾生心離貪。如自心離瞋。即是一切眾生心離瞋。如自心離癡。即是一切眾生心離癡。如自心離煩惱。即是一切眾生心離煩惱。作此覺者。名一切智知覺。又華嚴經頌云。心集無邊業。莊嚴諸世間。了世皆是心。現身等眾生。

得初而即得後。猶圓珠無間隔之方。了一而便了餘。似海滴總江河之味。

一是多。一能遍於多。多是一。多能遍於一。亦如毛孔是小。剎土是大。毛因悟顯。剎逐迷生。迷則有分限。悟則無邊際。又若具諸剎毛孔皆有稱性及不壞相義。今毛上取稱性義。故如法性之無外。剎上取不壞相。故不遍稱性之毛。又內外緣起非即離故者。亦有二義。一約內外共為緣起。由不即故。有能所入。由不離故。故得相入。二約內外緣起與真法性不即不離。此復二義。一由內外不即法性。有能所入。不離法性。故毛能包剎遍入。二者毛約不離法性。如理而包。剎約不即法性。不遍毛孔。思之成觀。

一法纔徹。萬彙皆通。直論入道之處。靡離淨意之中。經頌云。迷時三界有。悟即十方空。欲知成道處。祇在淨心中。

諸佛不證真門。悟時無得。異生弗沈。死海。迷處全空。

以凡聖一如。本無迷悟。但了佛是心。萬法如鏡。是以思益經云。思益菩薩放右掌寶光。一切四眾皆如佛相。各坐

寶蓮華座。下方四菩薩踊出。欲禮世尊。乃發願言。今此眾會。其色無異。當知一切諸法亦復如是。此語不虛。願釋迦如來現異相。令我禮敬。即時釋迦如來。踊起七多羅樹坐師子座。

幽旨罕窮。淺根難信。情見不到而理深。智解莫明而機峻。業果隳於淨地。苦海收波。罪華籍於慈風。刀山落刃。

業由心造。罪是心生。若了自他唯心。即無逆順對治。無復結業。如阿闍世王。及央掘魔羅比丘等。遇佛悟罪性空。得入聖位。故云得道業亡。又云心生即是罪生時。今若悟境是心。心即不起。心滅即是罪消時。自然罪山摧而業海枯。鑊湯息而銅柱冷矣。

旨不可見。義不可尋。理短而甘鞭屍吼石。

鞭屍者。佛滅後八百年。有如意論師出世。善能談論。王禮為師。遂召外道。令如意論師立義。論師立先因後果。集苦道滅。集是有漏因。苦是有漏果。道是無漏因。滅是無漏果。外道遂來出過。外道云。汝師出世。說苦集滅道四諦。何以弟子說集苦道滅。有違師教過。如意救云。我不違師教。佛在世日說先果後因者。為對不信因果有情。先說苦果。後說集因。我今順因果說。亦不相違。此時外道朋黨熾盛。眾中無證義人。王賜外道金七十兩。封外道論為金七十論。如意此時墮負。嚼舌而終。至佛滅後九百年。世親出世。披尋外道邪論。果見如意屈負。遂造論軌論式等上王。救如意論師。王加敬仰。賜世親金七十兩。封為勝金七十論。王令縛草鞭屍。表外道邪宗。鞭草屍血出。所以云世親有鞭屍之德。故知說須逗機。無證便墮。古人嚼舌。可謂為法忘軀矣。鞭草出血者。是知理為神禦。邪法難扶。無情出血。表心境一如矣。吼石者。昔劫初之時。有外道名伽毗羅。修道得五通。

造略數論。知世無常。身不久住。恐後有人破我所造之論。遂欲駐身拒來破者。便往自在天所。求延壽法。天云。我今變汝為一物。最為長壽。其仙人遍報門徒。我今化為石。若有異宗來難我法者。但教書於石上。我自答通。天遂變仙人為一方石。可長一丈餘。在頻陀餘柑林中。後陳那造因明論成。以宗因喻三支比量。破其數論。弟子莫能通答。將陳那比量。往餘柑林。書於石上。尋書出答。後又書比量於石。與弟子同封記之。至明旦往看。石上書答訖。如是陳那又書比量於石上。難彼外道。至二三日方答得。陳那復書。至七日後方答。如是又書其石。並不書出答詞。被陳那難詰。其石汗出。大吼振破。昇在空中。所以世云陳那有吼石之能也。變身為石。而能形文對答者。可謂心境同原。自他一際。有情無情。同一體性。如漩復頌云。若人欲識真空理。心內真如還遍外。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名為真法界。又首楞嚴經云。根塵同原。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華。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石吼振破者。是知妙理難虧。真心莫易。可以摧邪轉正。去偽存真。且如金石至堅。尚能隳壞。豈沉浮言汎解。而能移易乎。

請說而願捧足傾心。

西天有陳那菩薩。世稱命世。賢劫千佛之一也。山神捧菩薩足。高數百尺。唱言。佛說因明。玄妙難究。如來滅後。大義淪絕。今幸福智攸邈。深達聖旨。因明論道。願請重弘。因許所請。遂造因明正理門論。又如釋迦如來初得道時。梵王請轉法輪。亦如舍利弗請佛說法華經等。皆是傾心瀝懇。三請方說。

廣長舌之敷揚。

佛說法華經。出舌至梵天。說阿彌陀佛經時。舌覆大千世界。以凡夫人舌過鼻尖。表三生不妄語。聖人出舌至髮際。以佛說法華一乘等心地法門時。舌出過凡聖之上。以表所說心法真實。起眾生信故。

暫披而即能熏種。

法華經云。須臾聞之。即得阿耨菩提。又云。一句染神。歷劫不忘。如華嚴策林。問。罪有淺深。位有階降。阿鼻地獄極惡罪人。如何頓超便階十地。若言經力。或推佛光。何不獄中談經。何借光明常照。仰申所以。用顯大違。答。圓頓教海。德用難思。諸佛威神。利樂叵測。然其化物。要在有緣。地獄罪人。昔聞圓法。具金剛種。得遇佛光。光流成道之時。則是根機已熟。冥機叩聖。感應道交。亦似萌芽。久含陽氣。東風一拂。頓示抽條位雖頓圓。久因積善。若非其器。亦不遇斯光。諸地久修。果無頓得。其由影隨質妙。響逐聲倫。理數而然。亦何致惑。善惡之法。皆是熏成矣。

五實語之剖析。

五語者。金剛經云。一真語。二實語。三如語。四不誑語。五不異語。此表所說一心金剛般若之法不虛。以金剛是不可壞義。般若即無二之旨。

一覽而須納千金。

因明鈔云。玄鑒居士。是護法菩薩門徒。護法造得唯識稟本一百卷。臨入滅時。將付玄鑒居士云。支那菩薩到。為將分付。此土如有人借看。但覓取金一百兩。可借與看一遍。三藏於居士處。得此稟本歸。翻為十卷。即成唯識論是也。又天親菩薩造唯識三十頌。付一居士。亦囑云。若有要看者。索金一兩。邇後門庭來求觀者。輸金如市。是知古人。重教

輕珍。敬人愛法。況聞之入道。便為出世之人。豈世間珍寶而為酬比耶。故法華經偈云。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

舉止施為。現大神變。

證道歌云。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如今眾生身中三身者。寂是法身。智是報身。用是化身。四智者。前眼等五識。是成所作智。第六意識。是妙觀察智。第七末那識。是平等性智。第八阿賴耶識。是大圓鏡智。在眾生時。智劣識強。但名為識。當佛地時。智強識劣。但名為智。祇轉其名。不轉其體。又歌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又志公和尚歌云。運用元來聲色中。凡夫不了爭為計。

理不偏而事不孤。行常順而道常遍。即多用之一體。同時頓具而非分。於一體之多門。前後交羅而齊現。

出世之道。理由心成。處世之門。事由心造。若以唯心之事。一法即一切法。舒之無邊。以唯心之理。一切法即一法。卷之無跡。因卷而說一。此法未曾一。因舒而說多。此法未曾多。則非一非多。有而不有。而多而一。無而不無。華嚴記云。一多十門分別者。一孤標獨立者。即頌云。多中無一性。一亦無有多。二法互奪故。故得獨立。亦一即多而唯多。多即一而唯一。廢己同他。故云獨立。二雙現同時。即頌云。知以一故眾。知以眾故一。無一即無多。無多即無一。故二雙現。更無前後。如牛二角。三兩相俱亡。即前二俱捨也。四自在無礙者。欲一即一。不壞相故。欲多即多。一即多故。一既如此。多亦準之。常一常多常即。故云自在。五去來不動者。一入多而一在。多入一而多存。若兩鏡相入。而不動本相。相即亦然。六無力相持者。因一有多。多無力而持一。因多有一。一無力持多。七彼此無知者。二互相依。

皆無體性。故不相知。覺首云。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八力用交徹者。即頌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義。九自性非有者。互為因起。舉體性空。十究竟離言者。不可言一。不可言非一。不可言亦一亦非一。不可言非一非非一。不可言相即。以相入故。不可言相入。以相即故。不可言即入。不壞相故。不可言不即入。互交徹故。口欲言而辭喪。心將緣而慮亡。唯證智知。同果海故。一多既爾。染淨等無不皆然。又如善財遍求遍事。此一乃即多之一。故至普賢一時頓圓。則是即一之多。一多無礙。故曰難思。又三昧章云。一諸門融合。圓明頓現。具足一切也。二隨舉一門。亦具一切。三隨舉一義。亦具一切。四隨舉一句。亦具一切。五以此圓分。俱是總相。是故融攝一切。六俱是別相。莫不皆是所攝一切。七俱是同相。能所攝義齊均同故。八俱是異相。義各別不相離故。九俱是成相。緣起義門正立俱現故。十俱是壞相。緣起無作同一味故。

美惡無體。唯想任持。聲響冥合。形影相隨。

夫十惡業。因從心生。果還心受。於生報。後報。現報。總三報之中。生後二報。事在隔生。於現報之中。見聞親驗。此是增上業果。於總別報中。現身便變。如自鏡錄云。新羅國大興輪寺。第一老僧。厥名道安。自小出家。即住茲寺。又薄解經論。為少長所宗。然於飲食。偏好簡擇。一味乖心。杖楚交至。朝夕汲汲。略無暇日。眾雖患之。莫能救止。後因抱疾。更劇由來。罵詈瞋打。揮擲器物。內外親隣。不敢瞻視。經數日。遂生變作蛇。身長百餘尺。號吼出房。徑赴林野。道俗見聞。莫不傷心而誠矣。此即瞋火從自心而發。還燒自身。瞋之一法既然。八萬四千煩惱亦爾。

胎獄華池。受報而自分優劣。瓊林棘樹。稟生而各具榮衰。

淨名經云。心淨故眾生淨。心垢故眾生垢。起信論云。染淨諸法。皆相待而成。故知垢淨由心。更無別體。莊嚴論云。諸行剎那增上者。如佛說。心將世間去。心牽世間來。由心自在。世間隨轉。識緣名色。此說亦爾。故知諸行是心果。又隨淨者。淨是禪定人心。彼人諸行。隨淨心轉。修禪比丘。具足神通。心得自在。若欲令木為金。則得隨意。故知諸行皆是心果。如作罪眾生。可得外物。一切下劣。作福眾生。可得外物。一切妙好。故知諸行皆是心果。當知一切萬法。既以心為因。亦以心為果。雖然淨穢顯現不同。於心鏡中。如光如影。了不可得。

明斷由人。斯言可聽。運意而須契正宗。舉步而莫行他徑。

心鏡錄中。問。真心靡易。妙性無生。凡聖同倫。云何說妄。答。本心湛寂。絕相離言。性雖自爾。以不守性故。隨緣染淨。且如一水。若珠入則清。塵雜則濁。又如一空。若雲遮則昏。月現則淨。故大智度論云。譬如清淨池水。狂象入中。令其渾濁。若清水珠入。水即清淨。不得言水外無象無珠。心亦如是。煩惱入故。能令心濁。諸慈悲等善法入心。令心清淨。然垢淨不定。真妄從緣。若昧之。則念念輪迴。遺失真性。若照之。則心心寂滅。圓證涅槃。故知真妄無因。空有言說。約真無說。約說無真。皆是狂迷情想建立。千途竟起。空迷演若之頭。一法纔生。唯現闍婆之影。

如急湍之水。逐南北而分流。

人性如急湍水。決東即東。決西即西。方圓任器。曲直隨形。心之性柔。亦復如是。

似蚘蠖之身。食青黃而不定。

如蚘蠖蟲。食蒼而身蒼。食黃而身黃。如云。心大般若大。心小般若小。則轉變由心矣。

如來之藏。萬德之林。湛然無際。曷用推尋。木母變色之時。生於孝意。

如丁蘭至孝。剋木為母。晨昏敬養。形喜慍之色。土木不變。唯心感耳。亦如世間致生祠堂。有政德及民。往往有遺愛去思。為立祠宇。中塑像。以四時饗之。其人當饗祭日。則酒氣腹飽。

金像舒光之日。起自誠心。

或志心供養尊像。而放光明者。皆是志誠所感。如經云。一切化佛。從敬心起。又書云。河嶽不靈。唯人所感。

引喻何窮。證明非一。理理而悉具圓常。事事而皆談真實。

如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以一心是萬法之實性故。又頌云。雖說種種。道其實為一乘。是以釋摩訶衍論云。一切諸法一心量。無心外法。以無心外法故。豈一心法與一心法作障礙事。亦一心法與一心法作解脫事。無有障礙。無有解脫。一心之法。一即是心。心即是一。無一別心。無心別一。一切諸法。平等一味。一相無相。作一種光明心地之海。

似幻師觀技而無著。了是心生。如調馬見影而弗驚。知從身出。

幻師幻出男女之形。而心不著。知是自幻術心生。如調馬見影不驚。知影從我形出。則心不見心。無相可得。

諸塵不隔。此旨堪遵。變化莫測。緜密難論。如善財不出道場。遍歷百城之法。

李長者論云。善財遍巡諸友。歷一百十城之法。不出娑羅之林。慈氏受一生成佛之功。不出一念無生性海。

猶海幢常冥寂定。廣開佛事之門。

華嚴經云。海幢比丘。結跏趺坐。入於三昧。離出入息。無別思覺。身安不動。從其足下。出無數百千億長者居士婆羅門眾。皆以種種諸莊嚴具。莊嚴其身。悉著寶冠。頂繫明珠。普往十方一切世界。雨一切寶。一切纓絡。一切衣服。一切飲食如法上味。一切華。一切鬘。一切香。一切塗香。一切欲樂資生之具。於一切處。救攝一切貧窮眾生。安慰一切苦惱眾生。皆令歡喜心意清淨。成就無上菩提之道。如金剛三昧經云。空心不動。足具六波羅蜜。

最上之宗。第一之說。大悟而豈假他求。內證而應須自決。似冰含水。融通而豈有等倫。

冬則結水成冰。春則釋冰成水。時節有異。溼性不動。眾生佛性亦爾。在凡身如結冰。居聖體如釋水。但隔迷悟之時。一心不動。

如金與鑲。展轉而更無差別。

密嚴經頌云。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鑲。展轉無差別。以如來藏不守自性。隨緣六道。如金逐工匠之緣。造作瓶盤眾器。雖隨緣轉。而不失金體。如來藏亦復如是。雖隨染緣作眾生。是隨緣義。而不失自體。是不變義。

註心賦卷第三

註心賦卷第四

宋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

若空孕色。猶藍出青。馬鳴因茲而製論。

馬鳴菩薩。是西天第十二祖師。造一千部論。數內有一心遍滿論。乃至諸論。皆研心起。離眾生心。無一字可說。故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如天親菩薩。造頌及論。成立佛經。令諸學者。了知萬法。皆不離心。故云。自心起信。還信自心。

釋迦由此而弘經。

諸佛證心成佛。從心演教。因心度人。若離於心。亦無三寶四諦。世出世間等法。如肇論云。為莫之大故。乃反於小成。施莫之廣故。乃歸於無名。何謂小成。通百千恒沙之法門。在毛頭之心地。何謂無名。形教遍於三千。無名相之可得故。以唯是一心故。如傅大士行路難云。君不見心相微細最奇精。非因非緣非色名。雖復恬然非有相。若凡若聖己之靈。此靈無形而常應。雖復常應實無形。心性無來亦無去。流轉六趣實無停。正覺覺此真常覺。方便鹿苑制尊經。

外道打髑髏之時。察吉凶之往事。

增一阿含經云。佛與鹿頭梵志俱行。至大畏林。取人髑髏。授與鹿頭。此外道善解諸聲。問云。此是何人髑髏。鹿頭打作一聲。答云。此是男子。因百節酸疼故命終。今生三惡道。又打一髑髏云。被人害死。此人持十善。今得生天。佛一一問之。皆答不謬。是以聲中本具諸法。眾生日用不知。故知聲處全耳。法法皆心故。

相者占人面之際辯。貴賤之殊形。

定慧論云。如人面色。具諸休否。若言有相。問者不知。若言無相。占者淵解。當隨善相者。信人面上具一切相也。心亦如是。具一切相。眾生相隱。彌勒相顯。如來善知。故遠近皆記。不善觀者。不信心具一切相。當隨如實觀者。信心具一切相也。又如彌勒相骨經云。一念見色。有三百億五陰生滅。一一五陰。即是眾生。

大體平分。玄基高峙。十心九識之宗。

十心者。華嚴疏云。此一心。約性相體用本末即入等義。有十心門。一假說一心。則二乘人。謂實有外法。但由心變動。故說一心。二相見俱存故說一心。此通八識及諸心所。并所變相分。本影具足。由有支等熏習力故。變現三界依正等報。三攝相歸見故說一心。亦通王數。但所變相分。無別種生。能見識生。帶彼影起。四攝數歸王故說一心。唯通八識。以彼心所依王無體。亦心變故。五以末歸本說一心。謂七轉識。皆是本識差別功能。無別體故。經偈云。譬如巨海浪。無有若干相。諸識心如是。異亦不可得。六攝相歸性說一心。謂此八識皆無自體。唯如來藏平等顯現。餘相皆盡。一切眾生即涅槃相。經云。不壞相有八。無相亦無相。七性相俱融說一心。謂如來藏舉體隨緣。成辦諸事。而其自性本不生滅。即此理事混融無礙。是故一心二諦。皆無障礙。八融事相入說一心。謂由心性圓融無礙。以性成事。事亦鎔融不相障礙。一入一切。一一塵內。各見法界。天人脩羅等。不離一塵。九令事相即說一心。謂依性之事。事無別事。心性既無彼此之異。事亦一切即一。如經偈云。一即是多。多即一等。十帝網無礙說一心。謂一中有一切。彼一切中復有一切。重重無盡。皆以心識如來藏性圓融無盡。以真如性畢竟無盡故。觀一切法即真如故。一切時處皆帝網故。九識者。

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九真識。九識者。以第八染淨別開為二。以有漏為染。無漏為淨。前七識不分染淨。以俱是轉識攝故。第八既非轉識。獨開為二。謂染與淨。合前七種。故成九識。又第九識。亦名阿陀那識。密嚴經說九識為純淨無染識。如瀑流水。生多波浪。諸波浪等以水為依。五六七八等。皆以阿陀那識為依故。

三細六麤之旨。

三細者。一者業相。即無明業相。以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為業。覺則不動。動則有苦。果不離因故。二者轉相。即能見相。以依動故能見。不動則無見。三者現相。即境界相。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離見則無境界。第一業相。未分能所。第二轉相。漸立見分。第三現相。頓現相分。論云。不覺故心動者。動為業識。理極微細。謂本覺心因無明風。舉體微動。微動之相。未能外緣。即不覺故。為精動隱流之義。精者細也。隱者密也。即是細動密流難覺故。所以云不覺。謂從本覺有不覺生。即為業相。喻如海微波。從靜微動。而未從此轉移本處。轉相者。假無明力。資助業相。轉成能緣。有能見用。向外回起。即名轉相。雖有轉相。而未能現五塵。所緣境相。喻如海波浪。假於風力。兼資微動。從此擊波轉移而起。現相者。從轉相而成現相。方有色塵山河大地器世間等。如仁王經云。初剎那識異於木石者。有說初識。隨於何趣續生位中。最初剎那第八識也。識有緣慮。異於木石。有說初識。如楞伽經云。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言真相者。本覺真心。不籍妄緣。名自真相。業相者。根本無明。起靜令動。動為業識。極微細故。轉相者。是能見相。依前業相轉成能緣。雖有能緣。而未能顯所緣境故。

現相者。即境界相。依前轉相。能現境故。又云。頓分別知自心及身。安立受用境界如次。即是根身外器色等五境。以一切時任運現故。此是三細。即本識故。最初業識。即為初依生起門為次第故。又遠劫來。時無初始。過未無體。熏習唯心。妄念為初。違真起故。又從靜起動。名之為業。從內趣外。名之為轉。真如之性不可增減。名為真相。亦名真識。此真識。即業轉現等三性。即神解性。不同虛空。通名識。亦名自相。不籍他成故。亦名智相。覺照性故。所以云。本覺真心。不籍妄緣。以真心之體。即是本覺。非動轉相。是覺性故。又釋云。初剎那識異於木石者。謂一念識有覺受故。異於木石。即顯前念中有末心所見赤白二穢。即同外器木石種類。此識生時。攬彼為身。故異木石。問。遠劫無始。名初識耶。答。過去未來無體。剎那熏習。唯屬現在。現在正起妄念之時。妄念違真。名為初識。非是過去有識創起。名為初識也。應知橫該一切處。豎通無量時。皆是即今現在一心。決無別法。所以法華經云。我觀久遠猶若今日。則三世情消。契無時之正軌。一真道現。證唯識之圓宗。已上釋三細相訖。次解六麤相者。論云。後以有境界緣故。復生六種相。故名麤。六麤者。一起計。一者智相。依於境界。心起分別。愛與不愛故。二生愛。二者相續相。依於智故。生其苦樂。覺心起念。相應不斷故。三取著。三者執取相。依於相續。緣念境界。住持苦樂。心起著故。四立名。四者計名字相。依於妄執。分別假名言相故。五造業。五者起業相。依於名字。尋名取著。造種種業故。六受報。六者業繫苦相。以住業受報。果不自在故。上三細六麤。總攝一切染法。皆因根本無明。不了真如一心而起。

根身國土。因本識而先生。

根身器世間。從第八識而建立。如唯識論云。一切三界。但唯有識。識有二種。一顯識。即是本識。此本識。轉作五塵四大等。二分別識。即是意識。於顯識中。分別作人天長短大小男女諸佛等。分別一切法。譬如依鏡影色得起。如是緣顯識。分別識得起。又轉識。能迴轉造作無量識法。或轉作根。或轉作塵。轉作我。轉作識。如此種種不同。唯識所作。或於自於他。互相隨逐。於自則轉為五陰。於他則轉為怨親中人。一一識中。皆具能所。能分別是識。所分別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別性。由如此義。離識之外。更無別境。但唯有識。又轉識論。明所緣識。轉有二種。一轉為眾生。二轉為法。一切所緣。不出此二。此二實無但是識轉作二相貌也。又論云。雖非無色。而是識變。謂識生時。內因緣力。變似眼等。色等相現。即以此相。為所依緣。然眼等根。非現量得。以能發識。比知是有。此但功能。非外所造。外有對色。理既不成。故應但是內識變現。釋云。眼等雖有所依所緣之色。而是識所變現。非是心外別有極微以成根境。但八識生時。內因緣種子力等。第八識變似五根五塵。眼等五識。依彼所變根。緣彼本質塵境。雖親不得。要託彼生。實於本識色塵之上。變作五塵相現。即以彼五根為所依。以彼及此二種五塵為所緣緣。五識若不託第八所變。便無所緣緣。所緣緣中。有親疏故。然眼等根非現量者。色等五塵。世間共見。現量所得。眼等五根。非現量得。除第八識緣及如來等緣。是現量得。世不共信餘散心中無現量得。此但能有發識之用。比知是有。此但有功能。非是心外別有大種所造之色。此功能言。即是發生五識作用。觀用知體。如觀生芽。比知種體是有。所以密嚴經偈云。眼色等為緣。而得生於識。猶火因薪熾。識起亦復然。境轉隨妄心。猶鐵逐磁石。如乾

城陽燄。愚渴之所取。中無能造物。但隨心變異。復如乾城人。往來皆不實。眾生身亦爾。進止悉非真。亦如夢中見。寤後即非有。妄見蘊等法。覺已本寂然。四大微塵聚。離心無所得。

妍醜高低。從分別而潛起。

凡分別。屬第六意識。分別有三。一自性分別。二隨念分別。三計度分別。如祖師偈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心從何起。妄心既不起。真心任遍知。

轟然端直。靡歷光陰。德用之道恢廓。善巧之門甚深。

若不先了真如一心。為自行化他之本。曷能酬本願。起化輪。垂善巧權門。備無邊德用。如十住經序云。以靈照故。統名一心。以所緣故。總號一法。若夫名隨數變。則浩然無際。統以心法。則未始非一。又十二門論序云。論之者。欲以窮其心源。盡其至理也。若一理之不盡。則眾異紛然。有惑趣之乖。一源之不窮。則眾途扶疎。有殊致之迹。殊致之不夷。乖趣之不泯。大士之憂也。

金地酥河。匪出化源之意。

百法鈔云。十地菩薩。所變大地為黃金。攪長河為酥酪。化肉山魚米等事。令眾生得實用。此皆不離大菩薩之心。然地種不動。但令所度眾生自心感見。乃是菩薩本願力為增上緣。令眾生見如是事。

人波鬼火。寧離業識之心。

唯識論云。且如一水。四見成差。天見是寶嚴地。人見是水。餓鬼見是火。魚見是窟宅。故知前塵無定相。轉變由人。如云。境隨業識轉。是故說唯心。識論云。身不定如鬼者。或見猛火。或見膿河等。實是清河。無外異境。然諸餓鬼。悉皆同見膿滿河而流。乃至慳慳業熟同見此。若由昔同

業各熏自體。此時異熟皆並現前。彼多有情同見斯事。實無外境。為思憶故。準其道理。世間亦然。共同造作所有熏習成熟之時更無別相。色等相分從識而生。是故定知不由外境。識方得起。現見有良家賤室貧富等異。如是便成見其色等應有差別。同彼餓鬼見成非等。然諸餓鬼雖同一趣。見亦差別。由業異故。所見亦然。彼或有見大熱鐵圍。融煮迸潰。或時見有屎尿橫流。非相似故。或有雖同人趣。薄福之人。金帶現時。見為鐵鎖。或見是蛇。吐其毒火。是故定知。雖在人趣。亦非同見。但唯識變。法無差別。如先德云。人水鬼火。豈在異方。毛海芥山。誰論巨細。一塵一識。萬境萬心矣。又襄邑縣有賴鄉。鄉中有廟。廟有九井。若齋潔入祠者。汲水則溫清。若濫濁入祠者。汲水則混濁。又漢時鄭弘。夜宿郊外一川澤。忽逢故友。四顧荒榛。沽酒無處。因投錢水中。各飲水而醉。故知境隨業識而轉。物逐情感而生。若離於心。萬法何有。

跡現多門。光韜實地。不用天眼而十方洞明。

華嚴疏云。菩薩悟普法故。名為普眼。眼外無法。故名普眼。既心眼之外。無纖毫之法。即知心遍一切處。故楞嚴經云。十方虛空生汝心中。猶如片雲點太清裏。豈空中十方國土。而不明見乎。所以志公和尚偈云。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瞽。又淨名經云。不以二相見。名真天眼。以了一心。無相可得。由無相即無有二。是名真天眼。

豈運神通而千界飛至。

不動一心。恒遍十方刹海。無來去之相。是神足通。故經云。諸佛菩薩。於無二法中。現大神變矣。

未離兜率。雙林而已般涅槃。

華嚴論明如來八相成道。釋天猶未下。母胎猶未出。雙林而已般涅槃。不出一剎那際三昧。當知降生時。即是說法時。即是涅槃時。以不出一心故爾。肇論涅槃論云。至人空洞無像。而物無非我。會萬物以為己者。其唯聖人乎。何則。非理不聖。非聖不理。理而為聖者。聖不異理也。故天帝曰。般若當於何求。善吉曰。般若不可於色中求。亦不可離色中求。又曰。見因緣起為見法。見法為見佛。斯則物我不異之教。所以至人戢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即化。總六合以鏡心。一去來以成體。古今通。始終同。窮本極末。莫之與二。浩然大均。乃曰涅槃。

不起樹王。六欲而早昇忉利。

華嚴經云。不離覺樹而昇釋天。古釋云。若約處相入門。以一處中有一切處故。是此天宮等本在樹下。故不須起。然是彼用。故說昇也。若約相入門。以一處入一切處故。樹遍天中。亦不須起。欲用天宮表法昇進。故云昇也。然佛體無不遍周。但隨眾生心想見。如不思議經云。以一切佛一切諸法。平等平等皆同一理。如陽燄等。一切眾生及諸如來一切佛土。皆不離想。乃至若我分別。佛即現前。若無分別。都無所見。想能作佛。離想無有。如是三界一切諸法。皆不離心。

堅貞難並。泡沫非同。立絕相之相。

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以心無形相。故號無相法門。亦名無相道場。若於一切相。見無相之理。即見唯心如來。

運無功之功。

向心外有作。皆是有功。若諦了一心本來具足無漏性起功德。則是無功之功。故云。有功之功。功歸敗壞。無功之功。功不虛棄。

慈勅分明。始因四念之處。

大涅槃經最後垂示。總前教迹同此指歸以四念處。即是心賦所明一切眾生身受心法。如經云。佛告阿難。如汝所問佛涅槃後依何住者。阿難。依四念處嚴心而住。觀身性相同於虛空。名身念處。觀受不在內外。不住中間。名受念處。觀心但有名字。名字性離。名心念處。觀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名法念處。阿難。一切行者應當依此四念處住。又云。譬如國王。安住己界。身心安樂。若在他界。則得眾苦。一切眾生亦復如是。若能自住於己境界。則得安樂。若至他界。則遇惡魔。受諸苦想。自境界者。謂心四念處。他境界者。謂五欲也。華手經云。佛告跋陀婆羅。於爾時世。一切善人應作是念。我等當自依四念處者。於聖法中。一切諸法皆名念處。何以故。一切諸法常住自性。無能壞故。一切諸法皆名念處者。故知即法是心。即心是法。皆同一性。豈能壞乎。若有二法。則有相壞。大寶積經偈云。得無動處者。常住於無處。無動處者。則自心境界。此境界即無處所。如金剛三昧經云。心無邊際。不見處所。論釋云。心無邊際者。歸一心原。心體周遍。遍十方故無邊。周三世故無際。雖周三世。而無古今之殊。雖遍十方。而無此彼之處。故言不見處所。大法炬陀羅尼經云夫念處者。云何念義。當知是念。無有違諍。隨順如法。趣向平等。離諸邪念。無有移轉及諸別異。唯是一心。

教文審的。終歸三點之中。

三點者。如世∴字三點。不縱不橫。不並不別。所謂解脫。法身。般若。夫法身即是人人須有。靈智故名般若。若得般若。則一切處無著。不為境縛。即是解脫。又若顯法身而得解脫。則功全由般若。非唯此二法。一切萬行皆因般若成立。故五度如盲。般若如導。若布施無般若。唯得一世榮。後受餘殃債。若持戒無般若。暫生上欲界。還墮泥犁中。若忍辱無般若。報得端正形。不證寂滅忍。若精進無般若。徒興生滅功。不趣真常海。若禪定無般若。但行色界禪。不入金剛定。若萬善無般若。空成有漏因。不契無為果。故知般若。是險惡徑中之導師。迷闇室中之明炬。生死海中之智楫。煩惱病中之良醫。碎邪山之大風。破魔軍之猛將。照幽途之赫日。警昏識之迅雷。扶愚盲之金鑰。沃渴愛之甘露。截癡網之慧刃。給貧乏之寶珠。若般若不明。萬行虛設。祖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淨。不可剎那忘照。率爾相違。以此三法。不縱不橫。非一非異。能成涅槃祕藏。如大涅槃經云。佛言。我今當令一切眾生。及以我子四部之眾。悉皆安住祕密藏中。我亦復當安住是中。入於涅槃。何等名為祕密之藏。猶如∴字。三點若並。則不成∴。縱不成∴如魔醯首羅面上三目。乃得成∴。三點若別。亦不得成。我亦如是。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異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為眾生故名入涅槃。所以云。法身常。種智圓。解脫具一切。皆是佛法。無有優劣。故不縱。三德相冥。同一法界。出法界外。何處別有法。故不橫。能種種建立。故不一。同歸第一義。故不異。雖三而一。雖一而三。一則壞於三諦。異則迷於一實。在境則三諦圓融。在心則三觀俱運。在因則三道相續。在果則三德周圓。如是本末相收。方入大涅槃祕密之藏。古德云。此之三德。不離

一如。德用分異。即寂之照為般若。若。即照之寂為解脫。寂照之體為法身。如一明淨圓珠。明即般若。淨即解脫。圓體即法身。約用不同。體不相離。故此三法。不縱不橫。不並不別。如天之目。似世之。名祕密藏。為大涅槃。又台教類通三軌法。一真性軌。二觀照軌。三資成軌。即是三德。以真性軌為一乘體。此為法身。一切眾生悉一乘故。以觀照軌為般若。祇點真性寂而常照。便是觀照第一義空。以資成軌為解脫。祇點真性法界含藏諸行。無量眾善即如來藏。三法不一不異如點。如意珠中論光論寶。光寶不與珠一。不與珠異。不縱不橫。三法如是。

性非造作。

性地圓成。非干意造。故圓教立無作四諦。

理實鎔融。

鎔者銷也。融者和也。理能銷萬事。和百法。終歸一道。

明之而心何曾動。昧之而路自迷東。

起信論云。復次顯示從生滅門即入真如門。所謂推求五陰。色之與心。六塵境界。畢竟無念。以心無形相。十方求之終不可得。如人迷故謂東為西。方實不轉。眾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為念。心實不動。若能觀察知心無念。即得隨順入真如門故。

任竭海移山。未是無為之力。縱躡虛履水。皆為有漏之通。

法華經頌云。若接須彌。擲置他方無數佛土。亦未為難。若以足指動大千界。遠擲他國。亦未為難。乃至若佛滅後。於惡世中能說此經。是則為難。又西天外道。以持呪力。能移山塞海。及得五神通。皆不免生死。但能覺了即心是佛。復能開示自覺覺他。紹隆佛種。此難信之法。淺機難解。故

云能說此經是則為難。是以寶藏論云。通有五種。一曰道通。二曰神通。三曰依通。四曰報通。五曰妖通。妖通者。狐狸老變。木石精化。附傍人神。聰慧奇異。此謂妖通。何謂報通。鬼神逆知。諸天變化。中陰了生。神龍隱變。此謂報通。何謂依通。約法而知。緣身而用。乘符往來。藥餌靈變。此謂依通。何謂神通。靜心照物。宿命記持。種種分別。皆隨定力。此謂神通。何謂道通。無心應物。緣化萬有。水月空華。影像無主。此謂道通矣。

辯玉須真。採珠宜靜。但向境外而求心。焉知圓光而在眚。

眚者目病。首楞嚴經云。如世間人目有赤眚。夜見燈光別有圓影五色重疊。此沉迷心為境之人。不知境是自心。如燈上圓光。認為他境。

捏目之處。飛三有之虛華。

首楞嚴經云。三界有法。捏所成故。於欲界色界無色界中所有之法。皆是捏出。本無來處。徹底唯空。又如捏目生華。有何真實。唯有真心遍一切處。有佛無佛。性相常住。故經云。眼病見空華。除瞽不除華。妄心執有法。遣執不遣法。又一切國土。皆想持之。取像曰想。若無想則無境。如盛熱時。地蒸炎氣。日光燦之。遠望似水。但是心想。世間所見。皆如燄水。無有真實。如華嚴經頌云。勇猛諸佛子。隨順入妙法。善觀一切想。心想方世間。眾想如陽燄。令眾生倒解。菩薩善知想。捨離一切倒。眾生各別異。形類非一種。了達皆是想。一切無真實。十方諸眾生。皆為想所覆。若捨顛倒見。則滅世間想。世間如陽燄。以想有差別。知世住於想。遠離三顛倒。譬如熱時燄。世見謂為水。水實無所

有。智者不應求。眾生亦復然。世趣皆無有。如燄住於想。無礙心境界。

迷頭之時。認六塵之幻影。

首楞嚴經云。佛言。富樓那。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己頭不見面目。以為魑魅。無狀狂走。此人何因無故狂走。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是以三界之中。見有見無。盡是心狂。終無外境。

順法界性。合真如心。智必資理而成照。理不待發而自深。意絕思惟。鑒徹十方之際。佛不說法。聞通無盡之音。

意絕思惟者。寶雨經云。如理思惟。是名供養一切如來。如理思惟者。即是絕一切思惟。如六祖云。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佛不說法者。大涅槃經云。若知如來常不說法。是名具足多聞。所以法華玄義云。手不執卷。常讀是經。口無言音。遍誦眾典。佛不說法。恒聞梵音。心不思惟。普照法界。故知不動真心。獲如是功德。

莫摘枝苗。須搜祖禰。豁爾而無明頓開。湛然而情塵自洗。惡從心起。如鐵孕垢而自毀鐵形。善逐情生。猶珠現光而還照珠體。

猶珠現光而還照珠體者。如古釋云。止觀無所現有三義者。一無心現約止。二所現空約觀。三無別體約止觀契合。又一約心。二約境。三心境兩冥。又一約智。二約理。三理智冥契。就第三義中疏先正釋。後自體顯照故名為覺者。通妨謂有難言。若無別體。何能普現眾生心行。故答云。自體顯現。如珠有光。自照珠體。珠體喻心。光喻於智。心之體性。即諸法性。照諸法時。是自照故。引起信文甚分明。然論問曰。虛空無邊故世界無邊。世界無邊故眾生無邊。眾生

無邊故心行差別亦復無邊。如是境界不可分劑難知難解。若無明斷無有心想。云何能了名一切種智。答曰。一切境界本來一心。離於想念。以眾生忘見境界。故心有分劑。以妄起想念不稱法性。故不能決了。諸佛如來離於見想無所不遍。心真實故。即是諸法之性。自體顯照一切妄法。有大智用無量方便。隨諸眾生所觀得解。皆能開示種種法義。是故得名一切種智。

鵠林大意。須歸準憑。

法華經頌云。世尊法久後。要當說真實。

形端影直。風靜波澄。辯偽識真。如試金之美石。除昏鑒物。猶照世之明燈。

密嚴經頌云。照耀如明燈。又如試金石。正道之標相。遠離於斷滅。夫世間出世間一切萬法。但以一心驗之。自無差別。似燈破闇。如石試金。悉皆去偽辯真。破邪歸正。故頌云正道之標相。自然不落斷常有無之見。故頌云遠離於斷滅。

事絕纖毫。本無稱謂。因用之而不窮。從讚之而成貴。

心本無名。體亦寂滅。因用則無窮。因讚則成德。此皆為傳布故。隨順於世間矣。

義天行布。重重之星象璨然。法海圓融。浩浩之波瀾一味。

華嚴有二門。一行布門。二圓融門。若行布。則一中無量。若圓融。則無量中一。如經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又約事行布。約理圓融。皆不出心。了之成佛。故云當成無所畏。

根塵泯合。能所雙銷。了了而如同眼見。一一而盡是心標。

若決定信入此唯識正理。速至菩提。如登車而立至遐方。猶乘舟而坐昇彼岸。如經所說。言大乘者。謂是菩提薩埵所行之路。及佛勝果。為得此故。修唯識觀。是無邊失方便正路。為此類故。顯彼方便。於諸經中種種行相而廣宣說。如地水火風并所持物。品類難悉。方處無邊。由此審知自心相現。遂於諸處捨其外相。遠離欣感。復觀有海喧靜無差。棄彼小途。絕大乘望。及於諸有耽著之類。觀若險崖。深生怖畏。五趣中道。若知但是自心所作。無邊資糧。易為積集。不待多時。如少用功。能成大事。善遊行處。猶若掌中。由斯理故。所有願求。當能圓滿。隨意而轉。以了此界一法是心。則此知無邊法界皆是我心。故云善遊行處猶若掌中。又入楞伽經偈云。不生現於生。不退常現退。同時如水月。萬億國土見。一身及無量。身火及霏雨。心心體不異。故說但是心。心中但是心。心無心而生。種種色形相。所見唯是心。佛及聲聞身。辟支佛身等。復種種色身。但說是內心。又肇論云。淨名曰。不離煩惱而得涅槃。天女曰。不出魔界而入佛界。然則玄道在於妙悟。妙悟在於即真。即真則有無齊觀。有無齊觀則彼已莫二。所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澄觀和尚云。實相心界者。依此心所生諸剎。譬如大海所生諸物。皆無不海。一切諸法皆從實相心所生。皆無不心。是故當知眼中所見色。耳中所聞聲。皆真法也。以一切法唯一法故。如經云。一切法唯一相故。於諸法中。若了觀心。如同眼見。

照燭森羅。隨念而未曾暫歇。飛穿石壁。舉意而頃剋非遙。

此真心體。寂而常照。猶如鏡光。無有斷絕。如高成和尚歌云。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凡夫祇是未曾

觀。何得退輕而自屈。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十方鐘鼓一時鳴。靈光運運常相續。應意時。絕分別。照燭森羅終不歇。透過山河石壁間。要且照時常寂滅。

絕觀通人。破塵上將。作智海之健舟。為法筵之極唱。

絕觀通人者。若云菩提涅槃真如解脫。皆是住觀之語。若親證一心。諸觀並息。又說此唯心法門時。法華經云。是第一之說。金剛經云。為最上乘者說。華嚴經云。不思議說。故云法筵之極唱。

如蚩附翔鸞之尾。迴登丹漢之程。猶聲入畫角之中。出透重霄之上。

如法性論云。問。本際可得聞乎。答。理妙難觀。故有不知之說。旨微罕見。故發幢英之問。有天名曰幢英。問文殊師利。所言本際。為何謂乎。文殊答曰。眾生之原。名曰本際。又問。眾生之原。為何謂乎。答曰。生死之本。為眾生原。又問。於彼何謂為生死本。答曰。虛空之本。為生死原。幢英於是抱玄旨而輟問。如悟不住之本。若然。則因緣之始。可聞而不可明。可存而不可論。問。虛空有本乎。答無。問。若無有本。何故云虛空之本為生死原。答。此猶本際之本耳。則於虛空無本。為眾本之宗。化表無化。為萬化之府矣。故知人心為凡聖之本。則凡亦是心。聖亦是心。以所習處下。不能自弘。諸佛將眾生心登妙覺。眾生將佛心溺塵勞。若以心託事則狹劣。若以事從心則廣大。凡世人多外重其事。而內不曉其心。是以所作皆非究竟。以所附處卑故耳。如搏牛之蚩。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正。所託迅也。亦如牆頭之草。角裏之聲。皆能致其高遠者。所託之勝也。如入心法中。一一附於自心。則能毛吞巨海。塵含十方。豈非深廣乎。

言言合道。法法隨根。對大心之高士。談普眼之法門。
心本無法。名為普眼。華嚴經云。海雲比丘語善財言。
如來為我演說普眼法門。假使有人。以大海量墨。須彌聚筆。
書寫於此普眼法門。一品中一門。一門中一法。一法中一義。
一義中一句。不得少分。何況能盡。

厚地金剛。穿之而始終不壞。

大涅槃經云。譬如有人。善知伏藏。即取利鏹。斲地直下。
盤石沙礫。直過無難。唯有金剛。不能穿徹。此況心性堅牢。
不從前際生。不於中際住。不隨後際滅。不變不異。性相常存。

雪山正味。流之而今古恒存。

大涅槃經云。雪山笏中。藥味常正。此況一切眾生一真之心。
隨染緣時流轉五道。其性不減。乃至隨淨緣時成就佛身。性亦不增。
隨緣而不失自性。故云。一切眾生一時成佛。佛界不增。眾生界不減。
佛界即眾生故。又同一性故。

一際無差。隨緣自結。曠代無減。十方咸說。如天寶器。任福而飯色不同。

如三十三天共食寶器。隨其福德。飯色有異。

似一無為。隨證而三乘有別。

金剛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此一心法。隨三賢十聖。
約智淺深。證時各別。如大涅槃經云。十二因緣是一法。隨智證成四種菩提。
上上智觀得諸佛菩提。上智觀得菩薩菩提。中智觀得緣覺菩提。下智觀得聲聞菩提。
譬如黃石有金。上上福人烹出金。上福人烹出銀。中福人烹出銅。下福人烹出鐵。

萬法萬形。皆逐心成。孤光一照。眾慮俱清。如瓶貯醍醐。隨諸器而不等。
猶水分江海。逐流處而得名。

此一心法。是一際門。如醍醐一味無差。諸器自分大小。猶水一味不別。江海自分異名。

直了無疑。襟懷自豁。非劣解情當。乃上根機奪。猶如庭雀。焉攀鴻鵠之心。還似井蛙。豈測滄溟之闊。

夫真如一心。圓信難解。且如在家凡夫。出家外道。皆是背覺合塵。不識自心境界。故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若是聲聞緣覺。但證生空。亦執心外有其實境。若藏通二教菩薩。設識自心。皆是緣生無性。徹底餐空。若大乘別教菩薩。雖知常住不空之心。能含十法界性。即今未具。直待熏修。次第生起。唯圓教菩薩。知自心即具十法界。一念圓足。則悟心大士。方了圓宗。高翥義天。深遊性海。豈凡小權漸之所建乎。又滄溟者。即況如來智海。如華嚴經云。佛子。此閻浮提。有二千五百河。流入大海。乃至如是大海。其水無量。眾寶無量。眾生無量。所依大地亦復無量。佛子。於汝意云何。彼大海為無量不。答言。實為無量。不可為喻。佛子。此大海無量。比如來智海無量。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優波尼沙陀分不及其一。但隨眾生心為作譬喻。而佛境界非譬所及。佛子。菩薩摩訶薩。應知如來智海無量。從初發心修一切菩薩行不斷故。應知所住眾生無量。一切學無學聲聞獨覺所受用故。應知住地無量。從初歡喜地乃至究竟無障礙地諸菩薩所居故。

羣經之府。眾義之都。寫西來之的意。脫出世之真模。或徇他求。如鑽冰而覓火。但歸己解。猶向乳以生酥。

鑽冰覓火者。違法性故。如心外求道。從乳求酥者。順法性故。似背境觀心。如還源觀云。明者德隆於即日。昧者望絕於多生。會旨者山岳易移。乖宗者錙銖難入。又普賢行

願疏云。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心。入普賢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修因於曠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

正業常新。恒居本位。統一心之高廣。

法華經云。其車高廣。高則豎徹三際。廣則橫亘十方。攝法無遺。包藏無外。凡有所見。皆是自心。如華嚴經云。如有人將欲命終。見隨其業所受報相。行惡業者。見於地獄畜生餓鬼。所有一切眾苦境界。或瞋或罵。囚執將去。亦聞嗥叫悲歎之聲。或見灰河。或見鑊湯。或見刀山。或見劍樹。種種逼迫。受諸苦惱。作善業者。即見一切諸天宮殿。無量天眾天諸綵女。種種衣服具足莊嚴。宮殿園林盡皆妙好。身雖未死。而諸業力見如是事。善財童子亦復如是。以菩薩業不思議力。得見一切莊嚴境界。

燭微言之周備。

如首楞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十地論云。三界無別法。但是一心造。則一言無不略盡。殊說更無異塗。

了宗之際。殞十方之虛空。

首楞嚴經云。若一人發真歸源。此十方虛空皆悉消殞。懺罪之時。翻無邊之大地。

修一心無生懺。如翻大地。亦云。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實相者即無相也。亦云實地。故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

一華開而海內春。一理現而法界真。

如陽和發生。無處不春。心為法界之體。無法不心。故經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眾生。

如二乘之蒙佛記。

台教云。八千聲聞。於法華會上。見如來性。得授佛記。如秋收冬藏。更無所作。如來性者。即是自心性也。若識心人。萬緣皆辦。故云已事已辦。梵行已立。

似窮子之付家珍。

一念纔起。五陰俱生。背覺合塵。即是捨父逃逝。循環五趣。即是五十餘年。若頓悟一心。即是定父子。付家財。此是定天性之父子。付一心之法財。故經云。我實汝父。汝實我子。當了了明心之日。即是歸宗合覺。亦云返本還源矣。

水未入海之時。不成鹹味。

百川入海。皆同一味之鹹。萬境歸心。盡趣一真之道。境若歸心之日。方可言均。

古德云。水未入海不鹹。薪未入火不燒。境未入心不等。故經頌云。一切諸法中。皆以等觀入。慧解心寂然。三界無倫疋。

夢宅虛無。

三界是夢宅。故云長眠三界中。所夢之境。皆是夢中意識。如唯識論云。如夢觸女形。能出不淨。覺時亦爾。未觸女形之時。由極重染愛現前。便致如斯流溢之相。由於夢有等無間緣差別力故。遂便引起非理作意。以此為因。便見遺洩。又如小兒夢遺尿等事。如似夢中雖無實境。能出不淨。又如夢食毒等。應身成病。有悶絕流汗之事。此亦由其唯識有用。又如論云。諸地獄中所有獄卒狗鳥等。所有動作。不待外緣。彼地獄受罪眾生。先罪惡業。為任持故。如木影舞。同眾生相。所以首楞嚴經云。晝則想心。夜成諸夢。以夢覺俱不出心故。夢中無境。唯心成事。與覺無異。如小乘立九難。難大乘師云。我信夢中唯識。不信覺時。以有實作用故。因以夢喻。如出不淨等亦有實作用。遂破彼疑。應立量云。

覺時境色是有法。定唯識為宗。因云以有實作用故。同喻如汝夢中境色。是以華嚴經頌云。菩薩了世法。一切皆如夢。非處非無處。體性恒寂滅。諸法無分別。如夢不異心。三世諸世間。一切悉如是。夢體無生滅。亦無有方所。三世悉如是。見者心解脫。夢不在世間。不在非世間。此二不分別。得入於忍地。又大智度論云。佛說諸法。無有根本定實如毫釐許所有。欲證明是事。故說夢中受五欲譬。如須菩提意。若一切法畢竟空無所有性。今何以故現有眼見耳聞法。以是故。佛說夢譬喻。如人夢力故。雖無實事。而有種種聞見瞋處喜處。覺人在傍。則無所見。如是凡夫人。無明顛倒力故。妄有所見。聖人覺悟。則無所見。一切法。若有漏。若無漏。若有為。若無為。皆不實虛妄。故有見聞。如幽冥錄。焦湖廟有一柏杙。或云玉杙。杙有小坼。時單父縣人楊林為估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杙邊。因入坼中。遂見朱門瓊室。有趙太尉在其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為祕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杙傍。林愴然久之。又菩薩行者是想念生。此有二意。一要須想念方能起行。如夢從想故。智論之中。所聞見事。多思惟念。故夢見也。二。夫大覺是佛。近而說之。七地已前。猶為夢行。八地為覺。如夢渡河。八地無明未盡。亦是夢境。唯佛一人故稱大覺。如華嚴記云。覺夢相成。故須說覺。於中初以覺成夢。以未覺時不知是夢故。於中初要在覺時方知是夢者。正辨須覺。所以謂大夢之外。則必有彼大覺之明。謂我世尊方知三界皆如夢故。上引楞伽歎佛能了於夢。次。正在夢時不知是夢者。謂為實故。為諸凡夫長眠大夜。不生厭求。故叡公云。夢中瞻夢。純昏心也。次。設知是夢亦未覺故者。此通妨難。謂亦有人夢知是夢。

如人重眠。忽有夢生。了知我夢。以睡重故。取覺不能。喻諸菩薩從初發心。即知三界皆夢。豈非是覺。何用更說覺時。故今釋云亦未見覺。未大覺故。故起信論云。若人覺知前念起惡。令其不起。雖復名覺。即是不覺。有生滅故。無明覆心不自存故。次云。覺時了夢知實無夢者。非唯覺時知夢。亦知無夢。如八地菩薩夢渡河喻。證無生忍。不見生死此岸。涅槃彼岸。能度所度皆叵得故。況於大覺。故經云。久念眾生苦。欲拔無由脫。今日證菩提。豁然無所有。然由夢方有覺。故辨夢覺時者。上辨以覺成夢。此辨以夢成覺。對夢說覺。無夢無覺。既了夢無夢。對何說覺。故覺夢斯絕。如無不覺。則無始覺。覺夢雙絕。方為妙覺也。

化源寂滅。

凡聖境界。悉從心化。以一切萬法不離心故。如金剛三昧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又華嚴經十忍品云。佛子。何為菩薩摩訶薩如化忍。佛子。此菩薩摩訶薩。知一切世間皆悉如化。所謂一切眾生意業化。覺想所起故。一切世間諸行化。分別所起故。一分苦樂顛倒化。妄取所起故。一切世間不實法化。言說所現故。一切煩惱分別化。想念所起故。復有清淨調伏化。無分別現行故。於三世不轉化。無生平等故。菩薩願力化。廣大修行故。如來大悲化。方便示現故。

破疑情而藤蛇併融。廓智地而形名雙絕。

論偈云。於藤生蛇知。見藤即無境。若知藤分已。藤知如蛇知。即藤蛇併空。形名俱絕。是知千聖同證。心外無得。

心外求悟。望石女而兒生。意上起思。邀空華而菓結。本非有作。性自無為。智者莫能運其意。像者何以狀其儀。言語道亡。是得路指歸之曰。

阿難等於楞嚴會上。蒙如來微細開示。各悟真心遍十方界。遂白佛言。我等今日明識歸家道路。故決定無疑。

心行處滅。當放身捨命之時。

若心外緣他境。如魚在陸不得自在。若背境歸自心。似鳥翔空無有隔礙。則念念歸真。心心至道矣。如始教云。十法界三科十八界如丈。一法界五陰如尺。唯在識心如寸。如今去丈論尺。去尺論寸。若達心具一切法已。方能度入一切色心。如今去色論心。去心所論心王。如一一尺無非是寸。及一一丈無非是尺。是故丈尺全體是寸。故知若真諦。若俗諦。若有為。若無為。一剎一塵。無非是心。既頓悟一心。全成圓信。則心外無一法可解。心內無一法可思。懷抱豁然。永斷纖疑矣。

執迹多端。窮源孤邁。非世匠之所成。豈劫火之能壞。

心本圓成。性非造作。不可以功成。不可以行得。論云。劫火能燒三界。不能燒虛空。故法華經云。我淨土不毀。而眾見燒盡。以心性常住。非生因之所生。唯了因之所了。

白毫光裏。出莫測之身雲。

華嚴經云。如來白毫相中。有菩薩摩訶薩。名一切法勝音。與世界海微塵數諸菩薩眾。俱時而出。右遶如來。經無量匝。又云。如來師子之座。眾寶妙華。輪臺基陛。及諸戶牖。如是一切莊嚴具中。一一各出佛剎微塵數菩薩摩訶薩。釋曰。菩薩是因。諸佛是果。供養具是境。菩薩身是心。即是因果同時。心境互入。如經頌云。諸佛一似大圓鏡。我身猶若摩尼珠。諸佛法身入我體。我身常入諸佛軀。

無生蓋中。現大千之世界。

維摩經云。長者子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供養佛。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五百蓋者。即是五陰。合成一蓋者。即是一心。華嚴經云。此寶蓋皆從無生法忍之所起。乃至一切供具。皆是自心表現。心外實無一法建立。若心外見法。是外道經書。非佛法旨趣。

釋門挺價。法苑垂箴。

釋門挺價者。如龍女所獻心珠。故云價直三千大千世界。亦云無價寶珠。法苑垂箴者。一切諸法。以心為定量。先賢所稟。後學同遵。可為萬代之箴規。十方之龜鏡。

無聲之樂寂寂。

以真心大寂滅樂。豈隨喧動耶。故禪門中泥為無絃琴。真如之海沈沈。

一心真如之海。澄之不清。攪之不濁。湛然寂照。瑩淨無瑕。所以眾生因一念無明境界風。鼓動真如海。起種種識浪。相續不斷。故楞伽經頌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

應量出生。如龍王之降雨差別。

如龍王雨。隨人間天上能感之緣。因自業而不同。成異味而有別。如經偈云。譬如虛空中。雨八功德水。到鹹等住處。生種種異味。如來慈悲雲。雨八聖道水。到眾生心處。生種種解味。如華嚴經云。佛子。譬如海中有大龍王。名大莊嚴。於大海中降雨之時。乃至從他化天至於地上。於一切處所雨不同。所謂於大海中雨清冷水。名無斷絕。於他化自在天雨簫笛等種種樂音。名為美妙。於化樂天雨大摩尼寶。名放大光明。於兜率天雨大莊嚴具。名為垂髻。於夜摩天雨大妙華。名種種莊嚴具。於三十三天雨眾妙香。名為悅意。於四天王天雨天寶衣。名為覆蓋。於龍王宮雨赤真珠。名涌出光明。於阿脩羅宮雨諸兵仗。名降伏怨敵。於北鬱單越雨

種種華。名曰開敷。餘三天下悉亦如是。然各隨其處。所雨不同。雖彼龍王其心平等。無有彼此。但以眾生善根異故。雨有差別。佛子。如來應正等覺無上法王亦復如是。欲以正法教化眾生。先布身雲彌覆法界。隨其樂欲。為現不同。

循業發現。猶人間之隨福淺深。

如福德人執石為寶。猶業貧者變金為蛇。法無定形。隨心轉變。如迷時菩提為煩惱。悟時煩惱為菩提。但隨迷悟之心。菩提性常不動。夫論一心。獨立絕妙。豈在文賦詞句而廣敷演乎。祇為眾生不了真心。妄起差別。但有一法纔生。並為心病。執有成妄。達空成真。如淨名經云。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眾生為之疲勞。諸佛則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菩薩入此門者。若見一切淨妙佛土。不以為喜。不貪不高。若見一切不淨佛土。不以為憂。不礙不沒。生法師云。若投藥失所。則藥反為毒矣。苟曰得愈。毒為藥也。是以大聖為心病之醫王。觸事皆是法之良藥。苟達其一。眾事皆備矣。菩薩既入此門。便知佛土本是就應之義。好惡在彼。於我豈有異哉。

既達心宗。應當瑩飾。鍊善行以扶持。澄法水而潤澤。

華嚴經云。解脫長者言。我已入出如來無礙莊嚴解脫門。乃至我見如是等十方各十佛刹微塵數如來。彼諸如來不來至此。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如來。隨意即見。乃至知一切佛及與我心悉皆如夢。知一切佛猶如影像。自心如水。知一切佛所有色相及以自心悉皆如幻。知一切佛及以己心悉皆如響。我如是知。如是憶念。所見諸佛。皆由自心。善男子。當知菩薩修諸佛法。淨諸佛刹。積集妙行。調伏眾生。發大誓願。入一切智自在遊戲不可思議解脫之門。得佛菩提。現大神通。遍往一切十方法界。以微細智普入諸劫。如是一切

悉由自心。是故善男子。應以善法扶助自心。應以法水潤澤自心。應以境界淨治自心。應以精進堅固自心。應以忍辱坦蕩自心。應以智證潔白自心。應以智慧明利自心。應以佛自在開發自心。應以佛平等廣大自心。應以佛十力照察自心。故知摩尼沈泥。焉能雨寶。明鏡匿垢。曷以照人。猶眾生心久積塵勞似障真性。今雖明達。要假真修。故云設有餘習。還以佛知見治之。則成出纏真如。離垢解脫。究竟清淨矣。

照世行慈而不謬。先洞三明。

三明者。一過去宿命明。二未來天眼明。三現在漏盡明。雖約三世而立三明。但是心明。故證道歌云。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

觀根授道而無差。須憑十力。

十力者。一是處非處力。三業力。三定力。四根力。五欲力。六性力。七至處道力。八宿命力。九天眼力。十漏盡力。此十力者。遍知因果。普照萬法。若窮萬法。根本是心。但了一心。十力如鏡。

杜源大士。立志高強。

直了真心實觀之人如杜源。漸教法學之人如尋流。故圓教初心。已超權學之士。如云。以小乘之極極。不如圓教之初初。故心為源。法如流。心為所現。法依於心。則萬法是心之影故。

或剝皮出髓而誓思繕寫。

釋迦如來因地。值無佛世。欲求經法。天帝化為羅刹。言。汝能剝皮為紙。折骨為筆。打骨出髓為墨。我能示汝佛經。菩薩聞之歡喜。遂剝皮折骨。羅刹驚之。遂乃隱身不現。十方有佛現身。為說法要。

或投巖赴火而志願傳揚。

大涅槃經云。有仙人於羅刹求法。羅刹言。汝能捨身。我當為說。仙人遂上高巖。投身直下。羅刹接得。為說偈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則是悟心性之樂。如智度論云。如犢子啾啾鳴喚。見母即止。一切諸法亦復如是。至法性即住。萬法到心。諸緣並絕。

身燭千燈。瀝懇而唯求半偈。

大方便佛報恩經云。昔有轉輪聖王。就婆羅門求法。於身剝成千瘡。注滿膏油。以取上妙細氈。纏以為炷。點成千燈。供養彼師。求於半偈。於是法師為王說偈曰。夫生輒死。此滅為樂。此樂者。是法樂。大寂滅樂。禪定樂。不同天上天樂。人間識樂。天上樂者。以動踊為樂。雙鎚畫鼓。對舞柘枝。是人間識樂。故智度論頌云。獨坐林樹間。寂然滅諸惡。憺怕得一心。此樂非天樂。

足翹七日。傾心而為讚華王。

釋迦如來因地。於林中翹足七日。以一偈讚底沙如來。偈云。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故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又云。此事唯我能知。是以心為祕密門。非佛難證。

更有念法勤苦。祇希一言。懸懸而頓忘寢食。顚顚而不避寒暄。遍界南求。行菩薩之大道。

善財童子南行。遍法界參五十三員善知識。得一百十城法門。為求菩薩之道。最先參見文殊初友。已悟自心。後漸至諸善知識。皆云我已先發菩提心。但求菩薩差別智道。及至彌勒。證一生成佛之果。後彌勒却指歸再見初友文殊。以表前心後心一等。更無差別。始終不出一心。離此別無奇特矣。

忘身東請。為般若之真源。

常啼菩薩東行。於法涌菩薩求學般若。常啼者。常在空閑林。為求般若。未聞般若時。恒常啼泣。故號常啼。及聞空中聲告言。往東行當遇善友開發。遂賣身求供。直至法涌菩薩處。遇菩薩入定。立待定出。仍刺血灑地等。後乃得悟法音。頓明般若心要。

沖邃幽奇。舉文難述。任身座與肉燈。用海墨而山筆。

如法華經中。提婆達多以身為牀座。轉輪聖王剗身千燈。華嚴經云。聚須彌山為筆。以四大海水為墨。不能寫普眼經之一品。斯皆為法忘軀。誓求至道。寧容造次乎。

藥王燒手。報莫大之深恩。

法華經云。藥王菩薩。燃百福莊嚴臂。供養日月淨明德佛。七萬二千歲。乃至云。我捨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故。我捨兩臂者。即是捨斷常二見。便得成佛。如華嚴經頌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不生是不常。不滅是不斷。纔離斷常諸見。自然成佛。論云。見在即凡。情亡即佛。

普明刎頭。求難思之妙術。

大方便佛報恩經云。有婆羅門。於普明王乞頭。王言。我為一切眾生故。願於來世。得大智慧頭。施於汝等。乃至爾時普明王者。即釋迦如來是。佛言。我捨轉輪王頭布施。數滿一千。況餘身分。大凡菩薩捨頭目髓腦。皆為求無上正等正覺之心。此無上心。乃是成佛之妙術也。

能祛冰執。可定行藏。

心外見法。便成執滯。所以首楞嚴經頌云。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若洞境明心。則無執想。所以經云。佛言。我於諸法無所執故。得常光一尋。身真金色。

證自覺之聖智。

楞伽經云。佛告大慧。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菩薩摩訶薩。獨一靜處。自覺觀察。不由於他。離見妄想。上上勝進。入如來地。是名自覺聖智相。是以覺自心成聖智。如密嚴經頌云。如地無分別。萬物依以生。藏識亦復然。眾境之依處。如人以己手。還自捫其身。亦如象與鼻。取水自霑灑。復似諸嬰孩。以口含其指。如是識分別。現境還自緣。是心之境界。普遍於三有。久修觀行者。而能善通達。內外諸世間。一切唯心現。

入本住之道場。

楞伽經云。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當說。無說是佛說。大慧白佛言。何言不說是佛說。佛告大慧。我因二法故作是說。一自得法。二本住法。云何自得法。若彼如來所得。我亦得之。無增無減。緣自得法究竟境界。離言說妄想。離文字二趣。云何本住法。謂古先聖道。如金銀等性。法界常住。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如趣彼城道。譬如士夫行曠野中。見向古城平坦正道。即隨入城。受如意樂。仁王經觀空品云。若有修習聽說。如虛空同法性。一切法皆如也。又諸佛所說。但是傳述古佛之教。非自製作。般若論云。須菩提言。如來無所說。此義云何。無有一法。唯獨如來說。餘佛不說。如密嚴經頌云。譬如百川流。日夜常歸往。如地有眾寶。種種色相味。諸有情受用。隨福而招感。如是賴耶識。與諸分別俱。增長於生死。轉依成正覺。故知溺生死河。登菩提座。皆是自心致此昇降。是以先德云。智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

步步而到泥徹底。

如香象渡河。步步到底。此喻圓教。不同權漸。如兔馬渡河。故李長者論云。不如一念圓證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寶積經頌云。文殊大智人。深達法源底。

箭箭而破的穿楊。

如射。若以的為的。多乖少中。若以地為的。無不中者。如以心為的。無不合宗。又養由善射。百發百中。百步穿楊。箭不虛發。故云。但以大乘理對。萬不失一。

齊襟而唯思舉領。整綱而祇要提綱。

況此一心祕密法門。如提綱舉領。撮要而談。亦云單刀直入。夫教中。有顯了說。祕密說。有真實說。方便說。有遮詮。表詮。此是顯了說。真實說。是表詮。直表其心體。不是遮非破執方便之言。故法華經頌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顯了說者。如密嚴經頌云。無心亦無境。能所量俱無。但依於一心。如是而分別。又頌云。如火輪垂髮。乾闥婆之城。不了唯自心。妄起諸分別。

浴滄溟而已用諸河之水。爇一塵而皆含眾味之香。

大涅槃經云。如人入海中浴。已用諸河之水。楞嚴三昧經云。如擣萬種為丸。若爇一塵。具足眾氣。皆喻若了一心。一切法門悉皆冥合。

如忉利雜林。摩作差殊之見。

佛地論云。三十三天有一雜林。諸天和合福力所感。若諸天眾不在此林。宮殿等事共樂時受。勝劣有異。有我我所差別受用。若在此林。若事若受都無勝劣。皆同上妙。無我我所和合受用。能令平等。故名雜林。此由諸天各修平等和合福業增上力故。令彼諸天阿賴耶識變現此林。同處同時同一相狀。由此雜林增上力故。令彼轉識亦同變現。雖各受用而謂無別。是以若達諸法皆心想生。即從世俗門入聖行處。

猶須彌南面。純舒金色之光。

須彌山南面。純現金光。雜色之鳥投入山時。皆同金色。如萬法歸心。皆同心法故。

作似醉醒。如同夢起。外道授呪於天中。婦人求男於林裏。

西天有外道。供養梵天求呪。遂於夢中見天授呪然梵天實不下。但託天為增上力。皆是夢心所感如斯事耳。又復聞乎為求子息者。密隱林中。夢見有人共為交集。便得其子。此並是夢中意識所變。但是自心。實無外境。

無為無事。全當實相之門。唯寂唯深。頓悟法空之旨。

千經萬論。正談人空法空。悟入一心之旨。八識之源。此一心八識。微細難知。唯佛能了。且八識心王。以第八阿賴耶識為根本。能生起前之七識。如起信論云。生滅與不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古德釋云。不生滅心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者。以七識染法為生滅。以如來藏淨法為不生滅。不生滅心舉體動故。心不離生滅相。生滅之相莫非神解故。生滅不離心相。如是不相離。故名和合為阿賴耶識。以和合故。非一非異。若一即無和合。若異亦無和合。非一非異。故得和合也。又如來藏清淨心動作生滅不相離。故云和合。非謂別有生滅。來與真合。如動水作波。波非外合。謂生滅之心。心之生滅。無相故。心之生滅。因無明成。生滅之心。從本覺起。而無二體。不相捨離。故云和合。如大海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生與無生若是一者。生滅識相滅盡之時。心神之體亦應隨滅。墮於斷邊。若是異者。依無明風熏動之時。靜心之體不應隨緣。即墮常邊。離此二邊。非一非異。又上所說覺與不覺。二法互熏。成其染淨。既無自體。全是一覺。何者。由無明故成不覺。以不覺

義熏本覺故。生諸染法。又由本覺熏不覺故。生諸淨法。依此二義。遍生一切。故言識有二義。生一切法。

百氏冥歸。萬古難移。據前塵之無體。唯自法之施為。若樂工之弄木偶。如戲場之出技兒。

起信疏云。經頌云。佛說如來藏。以為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阿賴耶。是梵語。此云我愛執藏。即是一切眾生第八根本識心。第八識心。即如來藏。以一切外道眾生。不能了達。執為藏識。佛言。大慧。七識不流轉。不受苦樂。非涅槃因。大慧。如來藏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解曰。七識念念生滅無常。當起即謝。如何流轉。自體無成。故不受苦樂。既非染依。亦非無漏涅槃依矣。其如來藏真常普遍。而在六道。迷此能令隨緣成事。受苦樂果。與七識俱。名與因俱。不守自性而成。故七識依此而得生滅。云若生若滅。此明如來藏。即是真如隨緣。故受苦樂等。又云。常與無明七識共俱。無有斷絕。意云。如來藏以隨緣故。名阿賴耶識。故與無明共俱。說大海如阿賴耶。波如無明七識。水即如來藏。云無斷絕者。無始時來。相續不斷故。如來藏者。即所熏之淨性。隨染緣成虛偽等者。即能熏之染幻。識藏即所成賴耶也。為善不善因者。謂此性隨善緣起諸善法。性即為善因。隨不善緣起諸不善法。性即為不善因。受苦樂與因俱者。隨善受樂。性在其中。隨惡受苦。性亦在其中。若生若滅者。循環諸趣。萬死萬生。如技兒等。如人作戲。變改服章。體是一人。初未曾易。故楞伽經頌云。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五識如音樂。妄想觀技眾。所以草堂和尚偈云。樂兒本是一形軀。乍作官人乍作奴。名目服章雖改變。始終奴主了無殊。故知清淨如來藏一點真心。不增不減。湛然常住。以不守自性。隨染淨之緣。遂成凡聖十法界。雖即

隨緣。又不失自性。在凡不減。處聖不增。如水隨風作波之時。不失溼性。一切眾生真心亦復如是。隨相轉變。性常不動。故還源觀云。真如之性。法爾隨緣。隨緣之時。法爾歸性。

縱淺縱深。靡出一心之際。

華嚴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次第遍往諸佛國土神通三昧。乃至於一念頃。一切佛所勤求妙法。然於諸佛出興於世。入般涅槃。如是之相。皆無所得。如散動心了別所緣。心起不知何所緣起。心滅不知何所緣滅。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分別如來出世及涅槃相。佛子。如日中陽燄。不從雲生。不從池生。不處於陸。不住於水。非有非無。非善非惡。非清非濁。不堪飲漱。不可穢汙。非有體非無體。非有味非無味。以因緣故而現水相。為識所了。遠望似水。而興水想。近之則無。水想自滅。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得如來出興於世及涅槃相。諸佛有相及以無相。皆是想心之所分別。佛子。此三昧名為清淨深心行。菩薩摩訶薩於此三昧入已而起。起已不失。是知非唯佛教以心為宗。三教所歸。皆云反己為上。如孔子家語云。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所謂不出園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是知若反己以徇物。則無事而不歸自心。取捨忘懷。美惡齊旨。是知但了一心。無相自顯。則六趣塵牢。自然超越。出必由戶。莫不因斯道矣。如古德云。六道羣蒙自此門出。歷千劫而不返。一何痛矣。所以諸佛驚入火宅。祖師特地西來。乃至千聖悲嗟。皆為不達唯心出要道耳。華嚴經明一念能為無盡之事。故云一心超勝。如經云。一者。佛一跏趺坐遍滿十方無量世界。二。一切諸佛說一義

句。悉能開示一切佛法。三。放一光明。悉能遍照一切世界。四。一身中悉能示現一切佛身。五。一處中悉能示現一切世界。六。於一智中。悉能決了一切諸法。無所罣礙。七。一念中悉能遍往十方世界。八。一念中悉現如來無量威德。九。一念中普緣三世佛及眾生。心無雜亂。十。於一念中與去來今一切諸佛體同無二。是為十。還源觀引論云。由依唯識故。境本無體。真空義成故。以塵無有故。本識即不生。由此方知。由心現境。由境顯心。心不至境。境不至心。常作此觀。智慧甚深。唯識序云。離心之境克湮。即識之塵斯在。帶數之名攸顯。唯識之稱兆彰。故得一心之旨。永傳而不窮。八識之燈。恒然而無盡矣。

任延任促。但當唯識之時。

如經云。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城等。時即是一心唯識之時。故云。一念無量劫。無量劫一念。法華玄贊疏云。如經中說一時者。即是唯識時。說聽二徒心識之上。變作三時相狀而起。實是現在隨心分限。變作短長事緒終說。總名一時。如夢所見。謂有多生。覺位唯心。都無實境。聽者心變三世亦爾。唯意所緣。是不相應行蘊。法界法處所攝。古德言一時者有四。一則不定約剎那。二則不定約相續。三則不定約四時六時八時十二時等。四則不定約成道已後年數時節。名為一時。但是聽者根熟。感佛為說。說者慈悲。應機為談。說聽事訖。總名為一時。今不定約剎那等者。聽法之徒根器或鈍。說時雖短。聽解時長。或說者時長。聽者亦久。於一剎那。猶未能解。故非剎那。亦不定說。若約相續者。猶能說者得陀羅尼。說一字義。一切皆了。或能聽者得淨耳意。聞一字時。一切能解。故非相續。由於一會聽者根機有利有鈍。如來神力。或延短念為長劫。或促多劫為短念。亦不定

故。總約說聽究竟名時。亦不定說。若約四時六時八時十二時者。一日一月照四天下。長短暄寒。近遠晝夜。諸方不定。恒二天下同起用故。又除已下。上諸天等。無此四時及八時等。經擬上地諸方流通。若說四時等。流行不遍故。亦不定說。若約成道已後年數時節者。三乘凡聖所見佛身報化年歲短長成道已來近遠各不同故。釋曰。上所說不定約剎邨時。及相續時。與四時六時八時十二時等。及約成道已後年數時節。名為一時者。以根有利鈍。長短不定。上界下界。時節無憑。但說唯心之一時。可為定量。無諸過失。事理相當。既亡去取之情。又絕斷常之見。不唯一時作唯識解。實乃萬義皆歸一心。則稱可教宗。深諧祕旨。能開正見。永滅羣疑。所以經云。一切諸法。以實際為定量。又云。但以大乘而為解說。令得一切種智故知但說大無過。夫言大乘者。即是一心之乘。乘是運載義。若論運載。豈越心耶。又夫不識心人。若聽法看經。但隨名相。不得經旨。如僧崖云。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又釋法聰。因聽慧敏法師說法。得自於心。蕩然無累。乃至見一切境。亦復如是。若不觀心。盡隨物轉。是故大乘入道安心論云。若以有是。為是有所不是。若以無是為是。則無所不是。一智慧門。入百千智慧門。見柱作柱解得柱相。不作柱解。觀心是柱法。無柱相。是故見柱即得柱法。一切形色亦得如是。故華嚴經頌云。世間一切法。但以心為主。隨解取眾相。顛倒不如實。

大矣圓詮。奇哉正轍。

如來圓教。正說一心。經云。三界上下法義唯心。此就世間依報以明心。又云。如如與真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我說為心量。此據出世法體以明心。終窮至實。畢到斯原。隨流感果。還宗了義。故經云。道不離心。心不離道。

如十玄門中。由心迴轉善成門者。並是如來藏性清淨真心之所建立。若善若惡。隨心所轉。故云迴轉善成。心外無別境。故言唯心也。若順轉即名涅槃。經云心造諸如來。若逆轉即是生死。經云三界虛妄皆一心作。即生死涅槃。皆不出心矣。

六神通而焉可變。四辯才而莫能說。

法華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以眾生心。是絕待妙。無法可比故。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議。是以達磨西來。默傳心要。為若此。

攀枝而直到根株。尋水而已窮源穴。

心為萬法根本。故華嚴經云。菩薩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若於心外覓法。便向他求。如但尋枝派。轉失根源。是以永嘉集云。即心為道者。可謂尋流得源矣。

傳印而盡繼曹溪。得記而俱成摩竭。

韶州曹侯溪。是第六祖能大師住處。示眾云。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故先德云。不得一法。號曰傳心。釋迦成道於摩竭國中。經云。菩薩不行見法。不行聞法等。諸佛疾與授記。故華嚴經頌云。所取不可取。所見不可見。所聞不可聞。一心不思議。但直了自心之時。心外了無所得。即便是得記之時矣。

可謂履道之通衢。悟宗之真訣。

此一心門。能收一切。故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所以肇論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眾生得一以成道。一者道也。天有道以輕清。地有道以寧靜。谷有道以盈滿。草木有道以生長。鬼神有道以靈聖。君王有道執王天下。故知道不可斯須廢之。道即靈知心也。

註心賦卷第四(終)

音釋

粵音曰語辭也 治直之反 恢枯迴反 鍵渠演反門
鍵 燭音雀炬火也 逗都后反住也止也 罩即教反 迄許
訖反至也 殆徒解反近也 瞬舒閏反目動也 穀苦角反鳥
卵 筋音斤筋骨也 僑舉喬反逸怒也 旂子盈反旂旗也
攬盧減反 謬靡幼反訛也 炙之石反 閔初六切 挺徒逞
反出也 該古來反咸也備也 漑古代反灌也 壓烏甲反鎮
也降也 這音者 續疋賓反續紛也 駢部田反 瞥篇滅反
樞昌朱反本也 饑渠刃反饑也 跳徒聊反躍也 醪音勞濁
酒也 蘖魚列反曲蘖 恃音市依也 磁疾之反 紇呼吸反
又胡吉反 駛疎事反疾也 刺盧達反僻也 揩苦皆反摩揩
也 鄙邦美反陋也 饗他結反貪食也 姬與之反王妻別名
又居夷反 駟音四 瓢皮霄反 葦音必 遽其據反急疾也
撻他達反打也 怒乃故反嗔也 綰烏板反繫也 餒音羔
脹音帳腹滿也 啗徒濫反噉也食也 籤七簾反 黠倉敢反
揖衣入反讓也 褱方小反袖端 嚮音育賣也 噪思號反呼
噪也 齟許救反以鼻取氣 仞而振反七尺曰仞 賈音古商
賈也 格古伯反式也 紳音申帶也 烹鋪庚反 鍛都換反
鍊也 刈魚計反獲也取也 繩音乘索也 悸甚李反心悸也
杌吳鵠反木机也 模莫胡反規也 謫陟革反 蝕音食日月
虧 葛測隅反 訣音決別也 勃蒲沒反星名 彗祥衛反星
名 訕音冈謗也 弑施侍反臣殺君曰弑 譏居依反排也
誣音無枉也 僭子念反天命不僭也 沘郎計反妖氣 膚甫
無反皮也 閉音蔽 險和儉反嶮也 派疋賣反分派也 泓
烏橫反水深也 坦他但反平也 闢皮益反啟也 蔽必袂反
掩也 錠音定錫屬 媼初之反妍媼也 杲古老反日出明白

也 芒武芳反草端麥芒 釐里之反理也 溢盈訖反滿也
礫盧的反瓦礫也 潯徐林反傍水涯也 敲苦交反擊也 緩
胡管反舒也 銛息廉反利也 闐苦臭切寂靜也 梟古堯切
鳥名 獍君命反獸名 剔湯力反解骨也 摘陟革反手取也
蒂音帝草木根也 抑於棘反屈也按也 濕失入反水沾也
狹胡甲反 菌渠殞反又求免反 胃直祐反介胃也 矛音牟
戈矛也 居於反傲也 彖通貫反 銜音縣自媒也 諂丑
琰反諂傷也 倏音叔走疾也 爛盧旦反 獺他達反水中獸
名 涸移各反水竭也 胃姑洊反掛也 蠅余凌反青虫也
捕皮布反 槁枯老反 撓奴巧反亂也 炳兵永反炳煥明也
嚙魚列反 卒麤鶻反暴也 彝以脂反常也法也 憂居轄反
淵於玄反深也 泳為命反潛行水中 騫音牽 詎音巨豈也
爍晝樂反灼爍也 噀蒲真反笑也 呻音申呻吟也 隙祛力
反壁縫也 諳於含反 漱蒲鶻反 觴式羊反 侔音牟等也
均也 芰音皆草根也 驅匡愚反 殄徒演反滅也 捷慈葉
反 緯移貴反經緯也 猗於離反長也倚也 洹胡端反 櫪
呼感反 噍所甲反 撓資轄反逼撓也 跟音良跳跟也 癩
都連反 蹶居月反失脚又走也 潰胡對反散也亂也 躡尼
輒反履也 牖胡柳反 鑰邊兮反 晶音精光也 槩古代反
平斟斛槩 縮所六反斂也退也 攄良據反木名又初離反
璽斯氏反王印曰璽 甄居延反又側鄰反 萎於為反薦也
怡與之反和也悅也 潰扶沸反水溢也 偃於碾反偃仰也
鳧音符野鴨也 循音巡 突徒鶻反 禦魚舉反禁也 恍火
廣反 惚呼骨切 蟄直立反 牝扶履反又毗忍反 澣資任
切 扞音翰以手扞物 滋子之反水名 確口角反堅固也
圃音布園圃也 蚘音太 蛛音未 齧魚列反 鏃作木反箭
鏃 績胡對反畫績也 涓之純反又是倫反沃也清也 鬪都

豆反鬪競也 燼疾刃反燭燼也 眇亡沼反 逮音代及也
奧烏到反深也藏也 翥章恕反舉也飛也 鑰音藥關也 貿
莫候反交易市賣 顥音皓大也 懔七到反持也志也 矧昨
禾反矧短也 痒音養皮痒也 弣音霸弓弣也 暄於計反陰
也 顗郎對反羸絲也 剖普后反判也破也 蚌蒲榜反 簣
求位反土簣也 探他含反取也 渾大亶反水中沙堆 藪思
候反 絞古巧反 蔓音萬 脈牟伯反 範扶減反 遯勅角
反遠也 瓚才但反又才口反 扃孤榮反 閔初六反 瘵依
倨反血瘵也 彙音謂類也 柑音甘木名 汎敷陷反 攸音
由 藁呼勞反 厥居月反其也 湍他端反水湍也 𧈧音尺
蠖烏鑊反 慍於閏反怒也 峙直里反住基也 蠱初六切又
勅六反直貌 迸里更反 濇音讚水濇也 尿式視反 尿奴
吊反 榛側詵反 戢阻立反斂也止也 楫音接舟楫 醯虛
兮反 眚釋幸反 魑丑知反 襴奴禮反 蚩武康反 斲陟
莫反 礫郎擊反小石曰礫 箛音角竹名 貯展呂反 蛙烏
華反 鑽子算反錐鑽也 錙子思反 銖音殊分銖也 嗥胡
勞反叫也 殞餘准反滅也 洩思列反 巫音無 箴知林反
規也棟也 繕時現反 剗烏完反 芻無粉反 捫音門摸也
技其里反 漱蘇奏反又尸候反漱口也 圜音還園圍 徇亂
閏反 湮音因落也沈也 緒徐呂反

